

*Fantasy series*



# 轩辕翔龙传

幼龙初翔 △

易飘零 ◆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轩辕翔龙传之幼龙初翔 上、中、下 /易飘零著.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 11

腾龙奇幻书系

ISBN 7 - 219 - 04907 - 2

I. 轩... II. 易... III. 科学幻想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2383 号

---

策 划：彭庆国

责任编辑：农向东

特约编辑：刘 智

封面设计：黄 浩

## 轩辕翔龙传之

幼龙初翔 上、中、下

易飘零 著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530028

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33 印张 750 千字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 - 219 - 04907 - 2 / I · 746 定价 上、中、下 54.00 元



# 目 录

## 第一部 伏龙篇

序 章	锡安的历史 .....	3
第一章	始动的离别 .....	9
第二章	翔翼破空 .....	17
第三章	翔龙启程 .....	31
第四章	受枪交友 .....	44
第五章	小试身手 .....	54
第六章	战前情话 .....	67
第七章	大会开幕 .....	82
第八章	激战木人巷 .....	92
第九章	初遇强敌 .....	104
第十章	再 战 .....	119
第十一章	无人胜利 .....	134
第十二章	魔族遗迹 .....	147
第十三章	飞翼金铠 .....	159
第十四章	腾龙云纵 .....	167
第十五章	双龙风云会 .....	180



轩辕翔龙传之  
幼龙初翔<sup>①</sup>

第十六章	龙霸天下 .....	192
第十七章	死亡 .....	202
第十八章	在创世神殿 .....	212
第十九章	灭魔剑法 .....	222
第二十章	封王 .....	232
第二十一章	天剑无痕 .....	245
第二十二章	一段插曲 .....	255
第二十三章	死神的镰刀 .....	265
第二十四章	大战僵尸 .....	275
第二十五章	天火巨弩 .....	285
第二十六章	决战魔皇 .....	295
第二十七章	毁天灭地 .....	304

## 第二部 游龙篇

序章	灭国 .....	317
第一章	逃亡 .....	324
第二章	使臣来临 .....	332

*Fantasy series*



第一部

伏龙篇



## 序 章 锡安的历史

无尽的时空中，有一个被称为锡安的世界。各个种族在这个世界里安详、平和地生活着。创世神——奥拉丁是这个世界的守护神，他带给世界安定的环境。整个世界没有战争，人类和其他的各个种族互相理解、互相尊重，靠着诚实和信用来解决彼此间的矛盾，这一时期被称为安元时代。

在这个时期，各个种族之间的文明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他们使用魔法来完成对力量的控制，用武技来锻炼自己的身体。他们崇尚自然，虽然发展了自身，却从不利用这种发展去破坏自然的和谐。

时间无声地流逝，大约过了一万年之久，一个不知名的种族突然随着一颗撕裂天空的红色巨星出现在大陆的东方。他们与人类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是头上多了角、背后多了翅膀而已。然而他们的心性，却和大陆上的人们有着很大的不同。战斗、占有、奴役，是他们文明的主要部分。他们根本就不晓得文化是什么，他们所创造的一切都是为了战斗。土地、奴隶、黄金、矿产是他们所必需的，为了这个，他们对大陆的其他种族发动了战争。

那几乎是一场灾难性的突袭，在短短的三年里大陆的三



分之二都已经沦陷在那些侵略者的铁蹄下。各族的联军虽然全力抵抗，但也是节节败退，最后不得不依靠全大陆最为广阔的森林——“泰来森林”这道天然的屏障来抵抗侵略者的攻击。

之后，侥幸逃脱的人们慢慢地在森林西边的一块平原上重新建立了家园，将这里当做反抗入侵者的基地。他们在这儿训练下一代，为今后的战斗积蓄力量。战争处于胶着状态……

然而逃脱者毕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人成为侵略者的奴隶。在不降即死的威胁之下，那些无力抵抗的弱者想生存似乎也只有接受屈辱这一条路可走了。但活着并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在侵略者那异常残酷的统治之下，活着甚至比死更难过。整个大陆处于血与泪的呻吟中……

转眼十三年过去了，在长期的抗争中各个种族渐渐地强大起来。他们通过不断地消耗，一点一滴地使侵略者灭亡。接着他们发动了反攻，强大的联军依靠着神所传授的魔法与武技，从大陆的北部、中路、南部三个地方对侵略者进行反攻。他们很快收复了大片失地。

但胜利离这群一心想光复家园的人们依旧很远。面对侵略者最为强大的近卫军团，联军依旧像无能的兔子一般孱弱。许多有名的战士纷纷在与近卫军团的战斗中死去。战局变得很不稳定。

也许是过多的杀戮使创世神无法再沉寂于创世山上了吧，他终于决定干涉这一场让世界走向灭亡的战争。他率领天上的诸神降临大地，将侵略者一一化为灰烬。最后他与侵略者的首领约战于大陆中部的天雷山。一场惊天动地的对决



使得侵略者败退到大陆的东面，并且使原来一整块的大陆分裂成东西两块大陆，中间的天雷山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有魔法封印的星之洋。

天上的诸神虽然取得了这场决战的胜利，却也是损伤惨重。就连创世神自己也因受了重伤，无法直接越过星之洋。不愿意看见侵略者继续在东大陆张狂的诸神联合起来用全部的力量勉强生成了一个由异次元到达东大陆魔法阵。他们让联军中最强的两个人类部族——罗尼撒部族和东龙部族通过魔法阵前往东方讨伐侵略者的残余势力。在之后的一百年里，两个部族不断地同侵略者的残党作战，终于在东大陆南方的一场战斗中彻底击溃了侵略者残余势力，侵略者只有极少的部分逃进了深山之中。

最后的大战终结了，可这却是今后整个世界的混乱的一个开始。失去了大部分力量的神不得不重新返回创世山修养，而无利于处理人间的一切。分裂开来的锡安世界由于星之洋的阻隔，形成了各不相通的两个文明。战后的世界满目疮痍，所有的一切都需要残存下来的人们去处理。

出于对这场战争刻骨铭心的记忆和对侵略者的极端仇恨，人们将侵略者称为魔族！而这场战争则被称为创元战争，而反攻开始的那一年则作为锡安世界有史纪年的开始。分裂之后的两块大陆：东面的被称为龙大陆，西面的被称为圣大陆。

创元战争对整个世界的影 响是巨大的：原来的文明资料大量遗失，使得剩下的人们不得不借用一些属于侵略者的创造；地表的环境因为战争大量地被破坏了，适合生存的地方



被大大地限制了；资源被大量地开采，使得战后出现了资源短缺的情况。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战后各个种族之间的矛盾最终成了不可调和的战争。

在战后为了生存，各个种族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实力，组建了各自的国家，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不再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而以实力、计略为主。

在圣大陆，组成了大陆上人数最多的种族——人族，在魔法师元老会的统一指挥下对圣大陆上的其他种族进行了肃清。他们借用魔族所遗留下的强大武器——魔机，完全消灭了最能威胁他们生存的巨人族，并将精灵族等部族远远地驱逐到北方的不毛之地。为了防止其他种族从北方入侵，他们竟然保留了魔族的一部分俘虏，让他们永远镇守在北部荒漠的深处。之后，人类出现了分裂，其中各个部落的首领在圣大陆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

在东面的龙大陆，消灭了魔族残余之后的情况和圣大陆是一样的。不适应南方温暖气候的罗尼撒人自行到龙大陆的北边发展去了。在那里他们用了和圣大陆的人们一样的铁血政策强行征服了北方的冰原，成为北方的霸主，建立了龙大陆第一个帝国——幽明帝国。

而留在南方温暖地带的东龙部族则采取了和罗尼撒部族完全不同的手段。为了真正地掌握这片原本就是他们家园的土地，他们使用“融合”的办法。这样的进程虽然缓慢，却为他们日后的强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天龙历 400 年，东龙部族完成了对大陆南部最后一个部



落的整合。在欢庆整合完成的大会上，包括东龙部落在内的所有部落首领以其原有部落旗帜中的一个部分绘成了一面新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上，一头从来没有见过的神物被绘制出来，为了感谢东龙部族给大家带来的安定，人们将旗帜上的神物称之为——龙，而称原有的东龙部族为龙族。

天龙历 401 年，南方诸部族联盟建立，当时的龙族首领——龙震乾成为第一任联盟长官。在之后的三百年里，这个松散的类国家政体一直维持着大陆南方的总体格局。在互相之间的交往下，各部族的联系更加密切起来。一种大一统的思想渐渐被每一个人所接受。

天龙历 701 年，在龙族的支持下部落联盟转变成了国家机构。当时的部落联盟首领成为统治整个大陆南方的第一人，之后世袭制取代了原本的推举制，龙大陆最为强大的圣天帝国建立。为了感谢龙族在这件事上的功绩，圣天帝国将龙族封到了最为肥沃的东方领地上。

时间再逝，到了天龙历 933 年，由于圣天帝国第 12 任皇帝炎政的暴虐，造成了民众的不满，各地起义军蜂拥而至。圣天帝国分裂成了安正国等几个大小不一的国家。从天龙历 933 年到天龙历 980 年的 47 年里，整个大陆南方形成了诸侯封建割据的混乱局面，百姓在痛苦中不断期望统一的再次降临。

天龙历 970 年，龙族第 13 届族长龙轩辕起义，带领龙族人民推翻了圣天帝国中央的统治，建立了龙帝国。依靠龙族许多年来所积蓄的强大军力，他很快就重新统一了原来圣天帝国的大部。

天龙历 990 年，龙元祖龙轩辕驾崩，皇太子龙承天继承



皇位。龙帝国逐渐停止了原来的军事扩张，而全力发展自身的文化与经济。经过几十年发展的龙帝国，实力迅速充实起来，成为了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然而动乱的阴影并没有就此散去。在最后联合剿灭中侥幸逃过一劫的魔族残余在深山老林之中与当地的土著部族杂居，经过几百年的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种族——印月族，并渐渐地强大起来。

天龙历 800 年，由于圣天帝国的强大，刚刚发展起来的印月族不敢朝中部进军转而向更南方的中南次大陆前进。经过一百年的开拓，印月族于天龙历 900 年在中南次大陆上建立了统一的军事帝国——印月帝国。出于其族人心中那一点无法磨灭的原始记忆以及对更宽广天地的企盼，印月帝国乘圣天帝国衰落之机，对原本是圣天帝国南边的领地进行了侵蚀。他们渐渐地在侵蚀中得到了发展。到了龙帝国建立之时，印月帝国的实力已经十分强大了。

天龙历 1022 年，龙帝国和印月帝国首次在龙帝国西南部天冲平原交战，结果龙帝国取胜。

天龙历 1027 年，龙帝国在天冲平原上修建了要塞都市群——天波城，派遣皇子龙腾远领 3 万人驻守。

天龙历 1027——1034 年的 7 年中印月帝国对天波城先后发动了八次大规模的进攻。然而在一代名将龙腾远的防守下，天波城始终没有被攻克。

天龙历 1034 年，印月帝国的第九次侵略开始，侵略军由印月帝国著名的统率之一暗月将军卡伯德拉·德安鲁率领，全军 15 万人踏上了征途……



## 第一章 始动的离别

红色而柔和的阳光透过晨曦的朝云 将其无比绚烂的光华 轻轻地洒落在天波城的青石板大道上。由于印月帝国军的人马隐藏得太好，而且还处于三百里之外，因此整个天波城依旧还是一片祥和的景象。

此刻已是卯时，按照惯例巨大的城门早已敞开，为远近的村庄提供一个交易的场所。这一日正是十五，是一个月少有的赶集之日。虽然是和平时期，但由于不明白敌人究竟会在什么时候攻来，因此这里的一切大体上还是按照军事化的布局来安排。

城外的人们早已苏醒，而城内的人们大都还在睡眼蒙眬之中。天波城是要塞都市，因此除了一些经营民生物品的商人居住之外，就是军人的家属以及从事与战争有关的冶铁制造业人了。要知道，天波城所生产的刀剑大都能达到斩剑的水准，是所有士兵们梦幻中的兵器。

人们都沉浸在安宁的忙碌之中，整座城池安然有序。然而一骑飞奔而来的快马，却打破了原有的次序。马上的骑士飞身掠过身旁的楼宇直朝督帅府奔去。他一边不住地鞭打着马使其不要停下来，一边则大声吆喝着周围的人群，使他们



让开道路让自己通过：“闪开，闪开！这是京城来的千里加急，有急事面见督帅大人。”

骑士如风般穿过人群，所有的人都默默地退开。对于这样的情形，身处于天波城的人们早就习以为常了。毕竟从建城以来，这座城池就经常与快马、急情、战争为伍。然而刚刚的快马却使他们的心有些沉重起来。这是这个月来的第十二次千里快马了，虽然和战争无关，但所报的却是极为重要的事情——作为一国之主的龙承天的病情。

人总是会有生老病死的，这在普通人家看来似乎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尽管他们会紧张会伤心，但却不会造成混乱。然而在作为一国之主的皇帝身上，又有着许多的不同。国不可一日无君，而作为皇位继承人的龙腾远又远在边境的天波城镇守，要是皇上真的出了什么差错而引起国家混乱的话，那么首先倒霉的还是这些老百姓。

“真是有些担心啊。”在快马的烟尘过去之后，百姓们私下议论开来，“这个月快马来得这么急，只怕是皇上真的不行了吧？”龙帝国虽然有着在公共场合莫谈国事的规定，但对此却管得不是太严，而且在这山高皇帝远的边境，就更是没有什么约束力了。

“也许吧，我想再来一两次快马，镇守大人只怕就要立刻启程上京了。”另一位百姓如此猜测道，“只要镇守大人可以顺利地接受皇位，我们百姓的生活也就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吧。”

“也是。”一个人突然压低了声音说道，“听说皇上的几位兄弟正在京城里闹得很凶呢，他们都想把镇守大人赶下



去。也许是这样这快马才来得这么急吧，谁都知道快马急报的发令权是掌握在皇上的手里……”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议论，然而这些百姓的议论却很少能传到统治者的耳中。高高居于上位的他们，在聆听百姓的思想上，却是显得有些白痴。因为他们总是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面孔。

“报——！陛下病危！请督帅速速回京，迟了就来不及了！”奔入天波城的骑士终于来到了镇守府的门前，还未等马匹停稳，他便扯开自己的嗓门向里头传道。

“什么？！”龙腾远听到由专人传来的这个消息后不由得吃了一惊，连忙派人将那骑士召唤到跟前，紧张地问道：“父皇，他怎么样了？”

“陛下重病——已处弥留之际了！”骑士流着汗焦急地答道，“陛下他一直在念着督帅大人的名字呢。”

“啊？”龙腾远木然地坐倒在身后的红木椅上，心中充满了凄凉的伤感。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或许便是一种悲哀吧。“尽管是为了国家，然而当父皇重病的时候我却必须待在这里，我真是天底下最不孝的人啊！”龙腾远心里暗暗地自责道。然而作为一城的统帅，即使心里再有什么伤痛，他也不能忘却自己身上所担负的职责。在离开天波城之前，他必须安排好各位将军的工作才行。

“将各位将军召集到大厅里来吧。”龙腾远缓缓地下令道，“升帐。”

厅外的大鼓，顿时响了起来。这是紧急召集三军将领的



信号。只要你是能够进入大厅参加军事会议的将领都必须在三通鼓声之内到达大厅。对于迟到或者没来的将军，按照其情节的轻重，可是要遭受杖责的。

三通鼓毕，所有人都到齐了。他们齐刷刷地站立于大厅的两侧，疑惑的目光望着站立在主帅位上的龙腾远。“督帅大人这么急找我们究竟有什么事？”他们惊疑着，却没有任何的举动，因为他们明白龙腾远会解释的。

“刚刚接到京里来的千里快报，说父皇已然病危，要我速速返回京城。因此我必须将这天波城防守的任务，交付给各位将军了。”龙腾远沉重地说道。尽管他早已是强制忍耐着，但将军们依旧可以从那低沉的话语中听出其内心的悲痛。

“大人的内心一定很焦急吧。”这些将军心里暗暗地想道，也就没再说什么了，只是在自己的心里暗自发誓，“在大人离开期间，我等一定会保证城池的安全。”

“关承云将军。”龙腾远高声喝道。

“在。”一个黑脸长须的武将站了出来。

“承云，任命你为天波城城防校尉！天波城的城防就交给你了！”龙腾远下达了第一道命令。

“是。”关承云镇定地答道。

“周信。”龙腾远又呼唤了另外一名将军的名字。

“在。”一个白面留着三绺胡须的武将站了出来。

“你负责天波城水军。虽然印月帝国的人马不太可能从海上攻来，但也必须做好相关的防御！”龙腾远叮嘱道。

“是。”周信恭敬地回答道。



“程启元，赵安羽。”龙腾远呼唤着他最喜爱的两员小将的名字。

“在。”两员少年武将站了出来。

“程启元，你负责天波城机动兵力——飞羽军团；赵安羽，你负责近卫骑士团。这两支部队的人马虽然不多，却是最为精锐的重装飞骑部队，你们可要好好地掌管。”龙腾远像是有些不放心，又说道，“有什么事情，多问问关承云和周信两位将军。”

“是。”两人答到。

“很好。”龙腾远满意地点了点头。

人生于世，总有许多事情要去完成，总会有许多问题要去面对。即使龙腾远处理完了公事，却还有自己的妻儿需要面对。“恒月产后身体尚未恢复，翔儿又太小自然不可能和自己一起去了。”脱下身上战袍的他显然有一些苦恼。毕竟他才刚刚享受到初为人父的喜悦，却要立刻和自己的儿子分手，确实有些无奈。他漫步走着，似乎不晓得如何与自己的妻子提出此事。尽管他明白妻子是一定会答应的，但事情就是卡在他的喉中，说不出来。

“夫君，父皇病危了吗？”恒月柔柔的声音突然在龙腾远的身后响起。这件事龙腾远虽然尚未说给她知晓，但透过下人们的禀报，恒月的心里却早已明白了几分。

“是啊，刚刚一千里快马来报，要我马上回京啊。”龙腾远黯然答道，“为人之子虽然不应该妄加猜测，但从快马报得如此之急来看，似乎父皇真的不行了。我必须立刻动身啊。”



轩辕翔龙传之

幼龙初翔④

“呜，那不是又要好几个月？”恒月心里虽然早有准备，却也没想到竟然会如此急迫。她默默无言地看着龙腾远，心里为这次的离别而伤感。自从成亲之后，来到这边境的要塞都市，夫妻二人就很少碰面了。虽说感情依旧如昔，但毕竟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然而她却无法阻拦他。不提什么皇位的重要性，就单以他作为儿子的身份而言，在自己父亲重病弥留之际，无论如何都必须赶回去的。“看来离别是注定的了。”她幽幽地叹道。

“别这样吧。才几个月而已，很快就过去了。”龙腾远看出妻子心中的难过连忙安抚道。“翔儿呢？”

“交给奶妈抱着呢。”恒月说起自己的儿子，脸上总是充满了幸福的光辉，“你这一去，只怕连翔儿的满月酒都喝不上了。虽然你早已给他按辈分取了‘翔儿’的小名，但大名你还未决定呢。”恒月带着几分怨怼地说道，“既然要去好几个月，你就把大名告诉我吧。”

“呵呵，你还真急啊。”龙腾远笑着说道，“既然‘翔’字早已是确认的了，那我就在这‘翔’的后头取一个‘天’字，名为‘翔天’。”

“好名字啊，不过这其中可有什么寓意吗？”恒月疑惑地问道。

“我既是这天波城的镇守，也是整个龙帝国的继承人。我会登基为皇，那我的儿子将来也一样会登基为皇，掌管天下。翔天，翔天就是希望，他就是今后能翱翔于天下的飞龙啊。”龙腾远满怀期望地说道。

“好啊。”恒月满意地笑了，“夫君，我相信我们的儿



子一定会成为天下之飞龙的。”尽管龙翔天现在还是一个未满月的娃娃，但在恒月的心里却隐隐有了如此的感觉。

“那是当然的，他可是我们的儿子啊。”龙腾远说着忘情地将恒月搂在自己的怀中，诉说起许久以来的相思。毕竟分别在即，两人都显得十分热情。一夜很快地过去，第二天一早龙腾远便带着几个随从出发了。他没有惊动还在沉睡中的妻子，悄悄地踏上了去京城的道路。

此刻在龙帝国的边境，暗月将军——卡伯德拉·德安鲁的营地依旧显得极静。只有一些最为亲近的将领和那每刻一报的探马不断地进出居于营地正中的大帐。三个月了，他们已经在这里潜伏三个月了。除了主帅第一次所下达的等待命令之外，这三个月来所有的士兵们都像是被囚禁在暗牢里的犯人一般，不曾接到任何新的指示。

“报——将军。”此刻又是一个探马飞身进帐，向总帅汇报有关天波城的最新情况，“龙腾远已离开天波城。”

“好，再探。”暗月将军喜形于色地说道。他明白自己盼望已久的机会终于来到了。“要攻下天波城，就在这几天之内啦。”他暗自高兴着，随即将任务下达给各位将军：“察合台。”

“将军可有什么吩咐？”察合台应声道。

“你今夜率所部一万人进发天波城，于城外一里地的武平原驻扎，多取些木材，制造攻城器械，以听候调用。”暗月将军笑着说道。

“明白。”察合台躬身领命。



“其余人马三天后卯时出发，目标直指天波城。”暗月将军沉声下令，“既然能够使天波城发挥其应有作用的人已经离开了，那么在他还没有返回的时间里，便是我们攻下天波城的机会。”

“是。”诸将领命道。

世上的事总是以极快的速度变化着。就在龙腾远刚刚离开天波城不到半个时辰，暗月将军便已经下达了针对天波城的攻击命令。这一切都是在不以龙腾远为对手的条件下进行的。此刻第九次天波城侵略战的计划早已确定，所缺的便就是等待了。

“龙腾远是以千里快马前进。三天之后，他早已在数千里之外。等他得到天波城遭受攻击的消息，只怕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面对诸将散去的大帐，卡伯德拉如此想着，“这一战我们是赢定了。”他轻轻地一挥手，拉开了身后描绘着天波城侵略路线的地图，也拉开了战争的序幕。



## 第二章 翔翼破空

“轰……”巨大的轰鸣让大地为之颤抖，无数被烧得通红的石块犹如无情的暴雨一般疯狂地落在城头上，留下一具具被它砸死的守军尸体和青砖石上那丑陋的黑色痕迹。天波城不愧是一座坚固的要塞，就算是承受了三天这样的攻击，它那完全由青石砌成的城墙，却依旧没有被击碎。

然而这依旧如昔的坚固要塞却无法让龙帝国军的士兵们高兴起来。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他们，望着团团围住城池的敌人，心里已经明白：要塞已经被孤立了，如果再无法得到有效的支援，那么这座要塞的陷落也只是早晚的事情。

但再怎么样，他们也是普通的士兵罢了。作为整场战争中被将军们以数字来进行计算的他们，在军令的面前确实要有着“明知将要死去，也必须战斗到底的觉悟”。事实上被困在这座孤城里的他们除了战斗以外，也无法作任何事情了。

形成眼下这种局势，不能不说是卡伯德拉战略执行的成功。在他最初的计划里，是将消灭天波城周边的一切防御措施作为攻击的首要目标。在他看来，只有先消灭那些杂碎才能慢慢地享用天波城这份完美的“大餐”。当然这里头的消



灭并不仅仅是指战场层次上的消灭，为了最终的胜利，他甚至利用了龙帝国内部的纷争。

“把皇太子放在这么边远的城市当镇守，这本身或许就是个错误吧。”卡伯德拉想起了出征以前在印月帝国王都所会见的一个来自龙帝国建王府的人……

“你说你来自龙帝国建王府？”当时的卡伯德拉用严厉的目光审视着眼前这位个头不高的青年，“开玩笑吧，你来敌国做什么？”

“虽说是敌国，却也是有可能成为盟友的，不是吗？”个头不高的青年轻轻地瞥了卡伯德拉一眼，“我国皇上病危，宫廷中即将会出现一场大风暴。如果将军您愿意说服贵国皇上出兵攻打天波城，将天波城城守击毙，以助我的主上成为龙帝国皇帝的话，我王愿意割让南疆千里土地作为酬劳。”

“什么？攻打天波城？”卡伯德拉虽然也是一员名将，但他自认无法攻克那号称“天下第一要塞”的城池，因为他明白天波城是如何易守难攻的。尽管天波城本城的守军只有三万，但天波城那四通八达的官道却将周围十余座城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印月帝国的部队如果强行地攻打天波城的话，那么在一天之内他就会遭受天波城周边十余座城池守军的攻击。

“天波城真正厉害的不是城池本身，而是它周围那星罗棋布的防御壁垒啊。”卡伯德拉有些苦涩，他想起了那无数阵亡于天波城郊的印月帝国军人，“你居然要我们去攻打那



座要塞，你们难道不晓得我军半年前才刚刚败北吗？”卡伯德拉苦笑地盯着眼前的年轻人，他那深沉的目光中已然出现了杀意。

“这一次你们的敌人只是天波城本身和其周围五十里的防御阵地而已。事实上天波城周围的那些子城早已在我家主人的控制之下。只要你们按照这张地图所标识的路线进军，我保证你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天波城的腹地。”年轻人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张地图交给卡伯德拉。

“哦？”卡伯德拉接过图纸轻轻地瞄了一眼，立刻放下心来。他知道这地图是真的，因为那上头异常清楚地标示了整个天波城的防御体系的布局。“很好，既然这样我就姑且相信你们一回。”他平静地说道。

就这样，卡伯德拉犹如神助一般在天波城守军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十五万人马布置到了离天波城五十里处的山谷之中，并于龙腾远离去后的第三天发动了对天波城的攻击作战。由于天波城周围那些城池守军不互相配合很快就将天波城周边五十里之内的防御阵地扫荡干净。一切都如他事先所预料的那样，印月帝国大军已经完全包围了天波城本城。虽然现在还没有将城池攻破，但卡伯德拉确实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明白这座被称为“天下第一要塞”之城市的陷落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战术层次上的事情虽然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但在一次攻击被打退之后，进攻的一方必然要重新整顿阵型，以便发动下一次攻击。这样也就给了防守一方喘息的机会，利用这战斗中的间隙士兵可以得到很短暂的休息，伤员也可以得到最



基本的治疗。然而守城的将领们即使在这样的间隙里也不能松懈，因为他们必须对整个战局的变化负责。在这空当之中，他们必须想好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做。尤其是现在，作为主将的龙腾远不在的时候，天波城的将军们就更需要依靠自己的能力来处理眼前的事情了。他们在这没有战斗的时间里，不约而同地聚在镇守府的大厅之中，不断商议这眼前的战局。

在先前的战斗中吃尽苦头的程启元连身上的铠甲都没有脱下便对一直守护在后方的赵安羽扯开了大嗓门：“赵安羽，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把你手下的近卫兵团投入战斗？你难道不晓得敌人的攻击越来越强了吗？再这样下去城池终究会被攻破的。”

赵安羽沉声答到：“这个我知道，但督帅交给我的任务是守护夫人和小主人。在夫人和小主人都在城内的情况下，我近卫兵团不能离开天波城半步。”

“你……你……你难道就见死不救吗？”程启元越说越大声，似乎马上就要扑上前去和赵安羽拼命一般。

“程启元，你给我闭嘴！”作为天波城城防校尉的关承云从自己的位置上猛地站起身来，用力地一拍桌子喝道，“现在讨论的是下一步的作战步骤！不是来吵架的。”几天来不停地作战，使得平时镇定异常的关承云也变得急躁起来。

“讨论，如今的情况还用得着讨论吗？看看城头吧，尽管城墙没有什么损坏，但守城的军士却只剩下了8000人，根本就很难再抵挡敌人下一次的攻击啊！城中的机动兵力也损



伤不少，现在连轻伤员都算上去，能作战的也只有 1.2 万人，而用来支援本城防御的水军战舰也近七成破损。再这样下去，我们只会被活活地耗死。”程启元一一列出天波城现在的悲惨状况，尽管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将军，但对于这些明摆着的事实，他只要稍微去了解一下，也就知道得很清楚了。

“既然不能继续再守下去，那就突围吧。虽说弃城而亡是一件不怎么光彩的事情，但为了日后的胜利，我们也是要想忍受这样的屈辱。”关承云作出了决定，“安羽啊，城内惟一完好无损的部队只有你的近卫兵团了，你看能不能抽调一部分人来担任后卫？”

“这……”赵安羽有些犹豫，即使眼下的情况再怎么危急，他也无法忘却自己所肩负的责任。

但关承云接下来的话，却使他服从了这个决定。“安羽，如果大家都被困在这里，那么夫人和小主人就完了。为了突围，为了保存国家的这些精锐，也为了夫人和小主人的安全，飞羽军团直接参与作战是很必要的。”

听到关承云这么说，赵安羽终于决定下来：“承云兄，我的近卫骑士团就交给你了！”

夜，是隐藏行迹的最好时机。在这苍茫的夜色下，天波城残存的部队开始突围，向暗月军团的本营发动了奇袭，无数的火箭和残存的城炮朝着暗月军团的营地猛轰过去。一时间大地颤抖，整个暗月军团的营区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还在享用晚餐的印月帝国士兵



们被打蒙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那从天而降的火箭是怎么来的，要知道他们的营地可是在天波城的百丈以外啊，一般的箭矢是根本射不到这么远的。他们一直以为自己是处于进退两利的状态，却不想现在……

混乱，一片令人吃惊的混乱。整个印月帝国军的营地乱糟糟的，士兵胡乱奔跑着，一心想躲过那红色的箭雨。

乘着这样的混乱，天波城的北城门打开了。那早就蓄积已久的力量在瞬间爆发出来，他们化做一群破栏而出的饿虎疯狂地冲向依旧在混乱之中的印月帝国军。他们刺出手中的长枪，那锋利的枪刃轻而易举地刺穿了敌人那因为混乱还来不及穿上盔甲的身体。血流淌了一地，突围的士兵敏捷地越过敌人尸体一步一步地朝预先的目的地行去。在最初一刻钟的时间里，整个突围异常顺利地进行着。

然而他们的对手卡伯德拉毕竟不是省油的灯。当一般的将领还在惊讶于自己的阵地为什么会遭受火箭的袭击之时，他已经在考虑敌人这样做的意图了。

“他们想突围。”在接到敌人正全力攻击北方阵营的消息之后，卡伯德拉立刻作出这样的判断。作为全军的统帅，他迅速下令后方阵营的六万人马朝城北增援。这是印月帝国军惟一没有遭受火箭攻击的部队，因此他们并没有被那如同瘟疫一般的混乱所感染。

“绝对不能让那些人逃走。”卡伯德拉如此想道。对于天波城的守军，参加多次侵略战的总帅心里总有这那么一股咬牙切齿的仇恨。

于是随着印月帝国后方部队的加入，突围部队开始陷入



苦战之中。由于周围的敌人越来越多，再加上不断有印月帝国骑兵队的来回穿插，龙帝国一方的阵形已经无法再如最初一般完整，他们渐渐地被打散了，断绝了联系，慢慢地被敌军的汪洋大海所湮灭。在一片混乱中，他们的命运就像在大海中行驶的小舟一般要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他们大都不晓得战友的情形，活着的人除了知道四周有着无数的敌人之外，所知道也就只有自己还活着这一个事实了。

有着与其他将领不同任务的赵安羽并不能迅速地冲出重围。面对如潮水一般拥来的敌人，他只能吃力地维持着自己周围那几百名近卫队的阵形和载有夫人和小主人的马车的安全而已。连续不断地和敌人拼杀，不停地夺取挡在自己面前的敌人之命，出于军阵之中的渺小让赵安羽心里充满了无力的挫败之感。虽然他也是一员万夫莫敌的勇将，但在这样混乱的局面之中，他却也无法改变整个战局。

队伍慢慢地前进着，突然一队印月帝国的重甲骑兵猛地冲了过来，逼近了赵安羽的队伍。

“小心。”赵安羽高声喝道。他晓得自己手中这几百人的轻骑卫队是无法抵挡猛冲而来的重骑队。他之所以叫喊，只是想让手下的士兵机警地闪开罢了。毕竟重骑的强大只是在于他横冲直撞的威力而已，它并不适合于近身的交手。然而话是喊了出去，但混乱之中的士兵，似乎并没有平时那么机灵。当那些近卫骑手终于意识到主帅究竟在说些什么的时候，那些刚猛的敌人已然如暴风一般席卷过来，很快冲散了近卫队的队形并将赵安羽和他的手下阻隔开来。接着无数的步兵又紧跟着蜂拥而上，将两者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远了。



风暴般的突击终于过去了，但此刻赵安羽身旁只剩下十五名亲随而已。他已经看不见自己手下的身影，就连那极为显眼的马车也无法瞧出一点踪迹。在四周一片混乱的喊杀声中，赵安羽心急如焚。

“督帅将自己的亲人托付给我，这是对我的信任啊。”赵安羽心中想道，“既然这样我怎能辜负这种信任而将夫人和小主人忘却呢？”看着那一层又一层阻隔在自己周围的敌人，赵安羽已经作出了决定：“我即使拼掉这条性命，也务必把小主人和夫人救出来。”他轻轻地拍了拍自己身下的坐骑，向身旁的士兵问清了马车最后消失的方向，便立刻拨转马头，往那儿冲去。

“挡我者死！”赵安羽喝道，手中的长枪化做一只只劲矢朝眼前的敌人刺去。这威猛无比的枪法正是赵安羽自创的“疾矢枪法”。在他的面前，每一个敌人不是捂着自己的胸口就是按着自己的喉咙惨叫着倒下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的面前打上一个照面。

“魔神——这家伙不是人。”见识到了如此枪法的暗月军团士兵纷纷传说着，向四周奔散开去。他们都是基于内心深处的那一点恐惧和对自己生命的珍惜，才纷纷避开赵安羽的来势。很快，在赵安羽面前的敌人便已经散得稀稀拉拉了。

“夫人和小主人到底在哪？”对于自己的威名给敌人造成的恐惧赵安羽并没有感到多少高兴，他现在所关心的不是眼前的敌人如何，而是夫人和小主人的所在。他不断地向四处张望，想尽快找到他的目标。突然左前方的骚动，引起了



他的注意，在隐约中他看到了那处于骚动之中的马车和那显得特别娇弱的身影。

“是夫人。”赵安羽一经确认便立马赶了过去。他手中长枪急抖，在一眨瞬间便将挡在自己身前的几个敌兵刺死，破开了围挡在马车之前的圈子。他飞快地冲近了马车，却看见一员印月帝国的武将正要把恒月夫人带走。

这下赵安羽可急了，他大喝：“来将休走，把夫人放下。”说着手中的枪早已化做一道银色的闪电刺了过去。

察合台心里正暗自高兴，在战场上捉住敌方总帅的妻小这是多大的功劳啊。他似乎看见无数的赏赐在向自己招手。他一边命令士兵将这女人带回去，一边则陶醉于自己的幻想之中。在这一刻他忘却了战场上应有的谨慎，他沉迷了，就连面前赵安羽那飞速逼近的身影，他也丝毫没有察觉。然而赵安羽的那一声怒吼却将他从沉迷中惊醒过来，他一回头，只见一只长枪已经到了跟前，逼近了他的喉咙。

赵安羽厉声喝道：“放下夫人。”他手中的长枪抖动着，锋利的枪尖失毫没有离开察合台的喉咙。

瞬间自己的生命遭到了威胁，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察合台无力地低下了头，一切的沉迷都变成了虚无的云烟，他轻轻地低咕了一声，只得向手下的士兵命令到：“把那女的放下。”

“是。”手下的士兵们丝毫不敢违背命令，乖乖的将恒月夫人放了开来，任由她走到赵安羽的身边。

“夫人，请把少主交给我。”赵安羽估量了一下眼前的局势对恒月夫人说道。他认为要最后冲出敌人的包围，非要



靠马匹的迅捷不可，而骑术并不怎么高明的恒月夫人再带上幼弱的少主，那无疑是致命的累赘。

“嗯。”恒月夫人似乎也很明了眼前的情况，她立刻将龙翔天交给了赵安羽。

赵安羽接过包裹着龙翔天的襁褓，仔细地将他藏于自己的棉甲之中。然而赵安羽却因此放松了对察合台的控制，使他轻松地逃了出去。

“小子，你完了。”刚一逃出，察合台立刻变得张狂起来，他厉声向自己的士兵下令：“放箭，放箭……把这两个混帐的家伙给我射死。”

在他的咆哮声中，周围的印月帝国士兵纷纷弯弓搭箭朝赵安羽射去。

“可恶。”赵安羽奋力挥舞着手中的长枪，不停的将射来的箭矢击飞。然而这毕竟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赵安羽的动作就算再怎么迅捷，也不可能将射来的箭矢完全挡开，在不断的挥击中也是会有遗漏出现的。只听得身后一声惨叫，赵安羽便眼睁睁的看着恒月夫人那中箭倒下。一箭正中胸口，而那箭却是赵安羽少数漏网的几箭之一。对于这似乎完全由自己所造成的后果，赵安羽开始感到愤怒，这不仅仅是针对敌人的凶残，也是针对于自己的无能，尽管他已经尽了力。

“可恶！”赵安羽大吼道，他全身真气鼓荡，整个人像大鹏一般从马背上跃起，手中的枪式猛地一变，自上而下地使出了“疾矢枪法”的绝招——翔翼破空。无数从赵安羽手中发出的枪影茫茫地包围了他周围数丈的地方，将那些手持



弓箭的士兵连带着他们的将军察合台一起圈在里头。他想要这些人的命。

“啊……”随着接连不断的惨嚎声响起，赵安羽撤去了手中的枪影，重新落回到马背之上。他拨转自己的马头，连身后那些倒地的敌人也不瞧上一眼，便朝事先所预定的集合地点突围而去。他手中的枪急抖着不断刺杀挡在自己面前的敌人。那四溅在身上的鲜血和没有丝毫表情的面庞使得他那原本英俊的脸变得狰狞无比，他犹如血人一般在敌军的阵营里突杀着，给碰上他的敌人以极大的恐惧，使他们闻风而逃。

渐渐的敌人少了，前方的大路也终于显现出它的踪影。他经过这段不知有多久的拼杀，终于将自己和小主人带出了敌阵。

“终于安全了。”这是赵安羽发现了眼前没有一个敌人的时候的第一个想法。他低头望了望怀中的少主。“很好，小主人还活着。”赵安羽终于松了一口气，看了看怀中那依旧安睡着的稚嫩脸庞，他觉得自己所承受的一切都有了回报。

他轻轻地抽打着自己的坐骑，朝前往龙城的大道上赶去。虽然多日来的疲惫令他有些昏昏沉沉，但他明白现在还不是沉睡下去的时候，他必须将这里的一切连带着怀中的龙翔天给主公一个交代才行。“坚持住！在还没有平安到达龙城之前，你还不能倒下。”他如此给自己打气。

风静静地吹着，感受着风中的灼热，赵安羽的心沉甸甸的，身后那座号称“强攻不破”的要塞似乎已经陷落了。尽



管自己已经奔出了很远，但他却依旧能感受到要塞哭泣的声音。

“很悲惨呢，但却不让人感到绝望，因为我们还有复仇的机会。”赵安羽自言自语地说着，但脸上却滑落了两行清泪。

“你还好吧，我的师兄？”一个清冷却又不失温柔的声音在赵安羽的身旁响起。

“云柔，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赵安羽身形一震，似乎对来者有着说不清的惊讶，“作为建王手下第一护卫的你，不待在龙城来这里作什么？”

“执行任务。”云柔在一旁的大树上露出娇弱的身躯，她笑着回答赵安羽的疑问，“我在这里等了你很久了。”

“任务？等我？”赵安羽更加惊讶了，“难道这任务和我有关吗？”

“嗯。”云柔轻轻的应了一声，俏丽的脸庞上突然出现了与之并不相称的严肃，“奉建王之令特来取龙翔天之首级。”

“什么？建王不是小主人的叔公吗？怎么会……？”赵安羽显然并不理解宫廷斗争的内幕。他是在龙腾远到达天波城之后才加入军营的，而龙腾远在他们这些将领面前也很少谈及宫廷的事情。

“师兄，你还是太天真了。在皇位面前，哪里还有亲情可言呢？”云柔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你还是将怀里的小鬼交给我吧。说实话，我还真不想和你动手呢。”

“这是不行的。”赵安羽坚定地说道，他轻轻地一抖手



中的长枪，“放弃吧，师妹。别的我或许可以让你，但在这件事上，我却不能退缩，即使我的功夫并不如你。”

“何必呢？你的主人已经是自身难保了，你又何必再为他卖命。”云柔幽幽地说道。

“我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我绝对不会把小主人交给你的。你要么便让路，要么便自己来取吧。”赵安羽严厉地说道。

“呵呵，既然是这样……”云柔似乎有些无奈。她心中还装着以前的情意，然而现在她却要为了自己的主公和师兄交手。虽说在胜负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在内心的深处她却感到一种撕裂的痛楚。

“师兄，接招吧。”随着云柔娇叱一声，整个人高高地跃起，在瞬间调整为头下脚上的姿势，身剑合一直直地朝地上的赵安羽撞过来。尽管心中有所不舍，但她出手的招式却依旧狠烈。

强大的气劲撕扯着将空气分开，凛冽的风像刀片一般割裂它所经过的地面，形成了一道极细的裂缝。

疲惫的赵安羽无法躲闪开这一击，虽然他全力地在闪避了，但那剑式的快捷却也使他的闪避变成了无用功。尽管躲开了心脏要害，但他的左脚似乎已经失去了知觉。赵安羽明白刚刚那从自己身旁飞逝而过的剑已经将自己左脚的经络全部挑断了。

“师兄，实在是对不起啊。”云柔的身影出现在赵安羽的身后，“虽然我不想伤害你，但是……”她说着又一次摆出了攻击的架势。



“我就这样完了吗？”赵安羽呆呆地问着自己，虽然心里极不甘心，但眼下他却也没有什么办法来处理这样的危局了，他无力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对不起啊……师兄，就让我来送你上路吧。这一切都是为了建王殿下下的命令啊。”云柔幽幽地说道，她手中的长剑一抖，又是一记“身剑合一”朝赵安羽攻去。在她看来，这一剑绝对能取得赵安羽的性命。

然而不可思议的变故发生了，一股从天而降的绝大震动将云柔的剑式震散。

“是谁？”云柔吃惊地问道。

“莫问！只是那两个小子我带走了。”高空中传来洪亮的声音，“告诉承云那小子，好好地准备自己的后事吧。龙帝国皇家五老已经正式决定出面来稳定朝局了。策划这一切的他，自然也别想得到什么好果子吃。”

“什么？”云柔还想再问些什么，却感受到一股极强的冲力朝自己涌来。她不由得退了几步，踉跄地跌倒在地上。等她再站起身来的时候，眼前除了空无一人的战马之外，她已经看不到任何东西了。



## 第三章 翔龙启程

龙帝国西南的疆域并不稳定。自从天龙历 1034 年的那场大规模的战争之后，整个南疆的局势就变得更加恶化了。被攻陷了天波城的龙帝国并不甘心失败，随着其宫廷斗争的结束，原来的天波城镇守、皇太子龙腾远于天龙历 1035 年登上了皇帝至尊的宝座。出于自身的仇恨和身为一国之主的职责，他都不可能坐视印月帝国继续占领天波城。于是，龙帝国军开始于天龙历 1037 年在天波城以北的云星城修建要塞工事，同时将数以万计的精锐部队从首都调集过来，积极为将来的反攻作准备；而探知这一情况的印月帝国军自然也不愿意这已经到手的城池再次被对方夺走。尽管本国的政局出现了一丝混乱的迹象，但是作为印月帝国大将军的卡伯德拉还是抽调了相当数量的部队北上增援天波城防守。

到了天龙历 1038 年，双方的军队似乎都已经在天波城周围集结完毕。虽然还不曾发生大规模的冲突，但小规模的战斗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在天波城这一块谁都认为是自己固有领土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国界的存在。双方的士兵都是在哪儿碰上，就在哪儿决战。

这突发的战斗固然无法改变整个战局，但却使天波城周



边的村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虽然整个大陆的总体局势都还算和平，但在龙帝国的南疆人们却真切地感受到了乱世的可怕。连年的战乱使得他们无法再安定地生活在原来的家园，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似乎就成了他们惟一的选择。

当然任何时候也是会有例外出现的，就像这个位于天波城以东两百里的小村落——天流村。

天流村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也不是龙帝国有记载的行政单位，只是因为最初有十几户人家聚合在一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村落。这实在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处于群山包围之中的一个小村庄，因为没有和什么大城市相连，也不曾拥有很高的战略地位，自然也就被双方的将军们所遗忘了。事实上在他们所持有的军事地图上，根本就找不到天流村这个地名。

村子小得可怜，同时也贫穷得可以。全村算得上比较像样的东西除了贯通全村的一条石板小街外就只有那位于村子中央的小酒店了。这酒店不大，却是村里的人们了解外边情形的惟一地方。每隔三四个月便有一些外出闯荡的人回到自己的家里休息上那么一阵子。由于是休息，他们便会闲来无事地到酒店里坐坐，顺便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说出来炫耀一番。看着周围听众那注视的神情，他们心里也感到一种光荣。因为在这个村子里外出闯荡的人毕竟是太少太少了。

这一天中午，一个外出闯荡的中年人兴高采烈地来到这间小小的酒店。看着他那兴奋的神色，村里的闲人都不约而同地聚集过来，脸上洋溢着一种淳朴的笑容。

“赵大个，你这次出去一定又发了吧？”一个二十来岁



的精壮汉子问道。

“小发一笔而已。”赵大个那满是风尘的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其实我是为了别的事情高兴。”

“我知道了，一定是为了你媳妇给你生了一个大胖小子的缘故吧。你现在可算是后继有人了。”另一个年轻人插嘴说道。

“这倒也没错。只是前些日子，她生产的时候我可是担心得很啊。”豪爽的赵大个一提到这件事，脸上也流露出了担忧，“这下子总算好了，母子平安就是最大的福气，这可比我挣上那几十上百万要强得多了。”

“这怎么说？”这一群听众不是打光棍的王老五就是不知世事的小鬼头，他们自然不晓得这其中的缘故了。

“咳……”赵大个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开始他的解说，他本来就是一个憋不住话的人：“你们知道建王失势抄家的事情吗？听说他这次不晓得又因为什么原因恼怒了当今圣上，结果被满门抄斩呢，据说其中还连带着他那两名将要临盆的小妾。”

“啊……”人群里发生一阵唏嘘声。满门抄斩，这种残酷的事情对于生活在边远村落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令人惊讶的。在他们听来，这似乎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

但由于故事中的人物是建王，因此村里的人在短暂的惊讶过后并没有太多的表示。事实上建王这个名号，在南疆人们的心里已经和恶魔差不多了。自从四年前，当今皇上终于取得帝位之后，作为争位战败者的建王就已经没落了。然而那时候他本身的势力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相反由他所提名



的一些官员因为本身确实有才华，反而得到了重用。在这个时候建王如果能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失败，他或许能逃过被调查的厄运。

然而心高气傲的他并没有安分守己，他派出了死士去刺杀皇帝，但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出人意料的被新登基的皇帝所折服的死士，非但供出了幕后的主使，同时还说出了昔年印月帝国大军围攻天波城的由来。这一下，大为震怒的皇帝终于下令对建王所做的事情进行全面的调查。在得到充分的证据之后，皇帝将一切的隐密昭告天下，并下令查抄建王府，削夺建王之名号，将建王囚禁起来。

这虽然是宫廷里发生的事情，但因为牵扯到当今南疆这混乱无比的局势，就变得和百姓有了切身的关系。在得知这一切的混乱都是建王为了谋夺侄子的王位，而不惜引外敌入侵之后，大家对建王已经是厌恶至极了。尽管在这么边远的村落，没有人对建王的死而幸灾乐祸，但也没有对他表示同情。只是说到那两名小妾的问题，人们才稍稍地感到一些残酷的意味，毕竟斗争是残酷的。

“听说皇上为那两名小妾的事情还下令法外开恩呢。毕竟他们怎么也算是皇帝的亲族。然而终究是晚了一步，当持有免死命令的使者赶到刑场之际，人头已经落地了。”赵大个说着故意作出一副惋惜的样子，“真是有些可怜啊，那未出世的小鬼和他父亲的罪恶可是没有多大关联呢，可就这样死了。所以我说母子平安是最好的啦。”

“这倒也没错。”人们说着，同时看到赵大个不想再走下去的模样，也纷纷地散去了。



“王大叔，麻烦你帮我打一壶酒好吗？”离开人群的一个小孩闪动着灵巧的身躯来到酒店的柜台前，踮起脚跟对柜台里头那依旧在算账的中年人说道。

“翔天，你又来买酒呀？”酒店的王老板抬起头来看了看那还不足柜台高的幼小身影笑着问道。

“是啊。师父说今天有客人，要我来买点酒回去。”那个叫翔天的小孩答道。

“是这样啊。翔天，你大叔的病还好吗？”王老板关切地问道。

“还是老样子啊，我上次去雷神庙替大叔求了一只平安符，可是却没什么用。”翔天那纯真的脸蛋上有着淡淡的哀愁。对于从小就不晓得自己父母是谁的他来说师父和大叔可是他最亲的人了。

“啊……就连先生也对那种病无能为力吗？”王老板以翔天听不清的声音嘀咕着。他径自走到后台，将一个大葫芦的酒取出，交到柜台前的小鬼手上。“酒打好了。翔天，上山的路要小心啊。”王老板关心地叮嘱。

“明白了，王大伯，我要走了哦。”翔天高声回应着，一蹦一跳拎着酒壶走了。对于有着另外“任务”的他，可是没办法在现在这个时候去找自己的伙伴呢。

“在酒店里听了那么久的故事，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希望不要因为这件事让师父担心。”他边走边想，身下那快捷的步伐使他不一会就到了山门之前。

伏云山并不是什么陡峭的山峰，但盘旋在山腰间的小路对于一个只有五岁的小孩而言却也是一段艰难的路程。当翔



天沿着小路回到自己所居住的流云草庐，却已是掌灯时分了。

“惨了，这下子一定会挨骂的。”翔天那小小的脑袋摇晃着，似乎害怕这件事的发生。他蹑手蹑脚地走进屋子，却异常奇怪地发现屋子居然是静悄悄的，就连对面赵大叔的房间也没有丝毫灯光。

“怎么会这样呢？”翔天觉得很是怪异，但随即又高兴起来，“师父既然不在了，那表明他也不知道我回来得这么晚。既然都不知道了，那我也就不会挨骂。”小小年纪的他并不去担心师父的事情，他现在只是为自己可以免去一场教训而高兴。

将酒放在饭桌上，翔天开始考虑接下来的事情。少了师父的约束，他似乎是自由的。然而究竟该作什么好呢？看着已晚的天色，他并不打算再下山去。“不要说时间不容许，就连那黑色的山道我都感到些许害怕呢。”他小声嘀咕着，那灵动的大眼睛转向了静静矗立在一旁的小竹屋。“我还是去看那些书好了。”他如此决定。

师父是什么人，翔天并不知晓，但他却知道师父有许多书，许多有趣的书。虽然山上没有玩伴，但只要能安静地看那些书，翔天也就觉得满足了。自从三岁那年师父教他识字以后，他便从那一卷一卷似乎很老的书里找到了自己的乐趣。他尽管识字不多，但那些书中也是有插图的。那一幅幅绘着小人的图案，给翔天带来不少新鲜的感觉。在久而久之的对视之中，翔天将那些插图已深深地印入脑中。他喜欢去临摹那些小人，也喜欢自己去模仿小人的动作。在不知不觉



中，翔天的身手变得比以前更加敏捷，步伐也变得更加轻灵了。

静静地待在竹屋里，点了一盏明亮的小油灯，翔天就这样翻开书本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不一会，他已经完全沉迷进去，看到有趣之时，他甚至会不由自主地手舞足蹈起来。

时间就这样的消逝，也不知过了多久，翔天觉得自己的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他感到饿了，去找东西吃。因为师父不在了，一切的事情都要自己动手呢。他走出竹屋，向后方的厨房探去。突然一阵奇怪的轰鸣声响起，使黑夜中的他不由自主地被吓了一跳。“是后山传来的声音。”翔天判断道。他立刻就感到怪异的存在：“后山应该是荒废多年的啊？怎么会有异响呢？”小鬼特有的好奇心使他忘却了饥饿，匆忙往后山转去，想一探这神秘的声响。

伏云山的后山，是一个翔天很少去的地方。他觉得那里很无聊，除了那高高的草丛之外便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然而此刻翔天却觉得这里很有趣，因为他晓得那奇怪的声响就是从那草丛的后头传来的。于是他小心地向前走去，在微弱的月光下，翔天看清楚了前方的情形——两个身着长衫的人互相面对着，一个背对着他，一个则面对着他。而且面对着他的那个人，还是翔天异常熟悉的人。

“师父！”翔天不由地惊讶起来，他很快就察觉到了不对劲：“师父怎么会来这里呢？”他觉得很奇怪，似乎什么事情会在今夜发生。因此他不敢轻举妄动，只是静静地趴在草丛中，紧张地看着眼前的动静，机灵地听着双方所说的话。



突然翔天听到他师父开了口：“清铭兄，你我神交多年，非要在今日一决胜负吗？”

“轩宇贤弟，我很想领教你的龙腾九势哦！”另一个长衫人清铭说道。

“龙腾九势，我龙族近千年来没有人练成过啊。”轩宇说道，“我也只练成五势而已，仍比不上我的兄长啊。如今你要比，我只能用这五势来斗你了。”

“那好，出招吧！”清铭说罢，双手一圈，一式“皓月当空”，发出两道强大的气劲犹如旋涡一般不断搅动着空气中的气流直朝龙轩宇拍去。

“好。”轩宇轻轻地叫了一声，便微微地晃动自己身形，潇潇洒洒地避开了。不轻易去接对手的招式，似乎是他们这一级别的高手最常用的战术。

“游龙身法”，清铭吃了一惊，立刻认出了轩宇所施展出来的功夫。“要游斗吗？”清铭的嘴角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便也施展开他赖以成名的“月影身法”与龙轩宇来一个以快打快。

这一下翔天就无法看清两人的动作了，因为他们双方的身法实在太快了。在翔天这五岁幼童的眼中，两人那不断交织在一起的身影就像两条飞龙在空中盘旋，一切都好像是在梦中一般，虚幻而不真实。

约莫过了一刻钟，两人的身形才止住了。只见龙轩宇的手指一点到了清铭的喉咙，而清铭的拳头则击中了龙轩宇的胸口。两人身形一定，便收回各自的招式。

清铭似乎有些感慨说道：“我避世潜修二十余年没想到



还是平手啊。”

轩宇说道：“清铭兄，你避世潜修二十余年，可我也没有荒废啊。今日结果当在意料之中，不要太介怀了。”接着他转向翔天所在的地方喝道：“翔天还不快出来，躲在草丛里做什么？”

“啊！”翔天吃了一惊，“师父你已经发现了啊？我还以为……您不知道呢！”

“呵！你刚才一来我们就知道啦。方圆一里之内有什么我是不知道的？”龙轩宇说道，“这么晚了，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看书忘了时间，觉得肚子饿了，想找点吃的，结果却听见异响，我觉得好玩就过来了。师父，你好厉害啊！简直就像神仙一般。”翔天那灵动的大眼里尽是崇拜的目光，这一刻他真的觉得自己的师父似乎就像是神仙一般强大。

看了看徒儿那纯真的目光，轩宇笑着问道：“你想学吗？那可是很辛苦的啊！”

“辛苦？我不怕，只要威风就行了。”翔天两眼陡然发亮，他虽然不晓得什么大的道理，但所说的理由却是那样的简单直接。

轩宇听了微微地一笑，说道：“既然如此，我明天起就教你属于我们龙族的武功吧。”

“好啊，好啊。”翔天拍手笑道。不过他似乎觉得只学师父的功夫还有些不过瘾，故而转头对那位能和自己的师父打成平手的长衫人说道：“清铭大叔，你和我师父一样厉害啊，也教我几招好吗？”



清铭一见到翔天就喜欢上了这个小男孩，听他如此说道，便笑着回答：“如果你师父不反对的话。”

翔天听了清铭的话，转头热切地望着他师父，眼中满是企盼。见到这样的情况，轩宇还不明白自己的徒弟心里在想什么。只听他笑着对清铭说道：“铭兄如此喜爱翔天，那是翔天的运气，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这样的话是最让翔天满意的，只见他突然冲上前去一把搂住自己师父的脖子，大声说道：“哇，太棒了，师父。”

自从那夜之后，轩宇正式开始教习翔天武艺。虽然翔天在事先已经看了许多关于武功的书，但那只是看看而已，许多关键的地方他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因此轩宇是从头开始向翔天解释所有的武学道理。为了激发小孩子的好学之心，轩宇在每讲解一个新的招式之时，总是彻底地将招式以十成功力在翔天的面前展现一次，那绝世的威力常常让幼小的翔天羡慕不已。

“什么时候我能像师父一样就好了。”有了自己的目标，翔天自然也就更加刻苦起来。再加上清铭时常来伏云山指点他一些别的东西，翔天的功夫自然是进展神速了。

然而随着年纪的增大，翔天除了自身的武技的进展之外，也渐渐地开始思考一些其他的事情。原本对自己的身世不怎么关心的他，也不断向自己的师父和大叔询问这个问题。但他终究没有从师父和大叔那里得到答案。

“你只要不断地练好自己的功夫就成了。只要你的功夫达到一定的水准，我们自然会告诉你一切的。”在不知多少次询问之后，师父如此对翔天说道。



既然是这样，翔天也只能无奈地接受了。他不断地充实着自己，无论是武技上还是其他的方面。

渐渐地十二年过去了，现在的翔天已然是一名英挺的少年了。也许是因为他一直都待在山上的缘故吧，他身上总是散发着一股若有若无的淡然和足以包含世间一切的温和。然而这终究只是表面的，只有包括他师父在内的少数几个人才真切地晓得在那无尽的温和之下，是一种怎样的执著。

“如果没有这种执著，翔天的功夫也不会进步得如此之快吧。”他师父如此认为。对于自己教导出的这个徒儿，轩宇除了由衷的满意以外并没有别的想法。尽管就清铭而言，翔天似乎是温和得过头了。

“也许该是将一切都告诉他的时候了吧。”私下里轩宇和翔天的大叔如此商量着。

终于在一天夜里，大叔将翔天叫入房中，将翔天所应该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他。原来大叔便是当年的赵安羽，而翔天则是现在龙帝国的皇帝龙腾远之长子龙翔天，而翔天的师父则是龙帝国开国之主龙轩辕的弟弟——龙轩宇，也就是翔天的嫡亲叔祖公。当年就是他从赵安羽的师妹手下将翔天和赵安羽救下的。但因为赵安羽的腿受了重伤，无法再骑马，而印月帝国由重兵控制了天波城的重要通道，使得赵安羽终究没能将翔天送回去。

“那后来父皇不是发动了反攻吗？那时候即使大叔不能送我回去，但师父也是可以送我的啊。”闻知一切的龙翔天哭着质问道。

“虽然可以这样做，但那时你已经开始修行武技了，这



是绝对不能半途而废的事情。你一旦回到皇宫，必然是锦衣玉食，这很可能会消磨你的意志。在这样的培养之下你除了成为一个废物，还会怎样？”龙轩宇的话很严厉。

“那……那也不应该……”龙翔天结结巴巴地说道。

“别说了，翔天。事实上，你师父除了担心你的学业之外，也是有别的原因的。相处了这么久，大家一定会有感情的吧？就好像你一直把我当成你的叔叔一般。”赵安羽开口说道，“现在你学业有成，也是应该让你回去父子团聚的时候了。你现在才十七岁，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只要你孝顺父亲，好好地运用自己的能力，我想你或许会成为一个好皇帝的。”

感受到了那一股即将离别的凄凉，龙翔天的眼泪并没有停止：“大叔不和我一起回去吗？”

“我已经废了，再也不能做些什么了。龙都，那里除了有我不想见的人以外，只有皇上还让我牵挂，但现在一切都由你去解决，我也不必再担心什么了。”赵安羽幽幽地说道。十几年的隐居，他已经没有了十几年前的豪气，他已经不再是将军了。

“这样……”龙翔天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龙轩宇看着他们说清楚了事情，便将龙翔天唤到自己的身前，将一柄颇为沉重的剑交给了他，并叮嘱道：“这是轩辕圣剑，是世间拥有最强力量的剑。我现在将它交给你，希望你不要辜负了这剑曾经有过的名声。”

“是，师父。”龙翔天几乎是含着泪从龙轩宇的手中接过剑，“师父，我明日就要走了，也不晓得何时才能见到你



啊。”

“不必伤感，只要你心中记着我这个师父就行了。”龙轩宇笑着抚摸龙翔天的头，“早点去休息吧，明天就要下山了。”

“是……师父。”龙翔天低着头离去了。



## 第四章 受枪交友

次日清晨，当太阳刚刚登上伏云山之巅的时候。龙翔天已经背好了师父和大叔帮他准备的包袱准备踏上下山的道路。他没有打算再去和师父、大叔话别，因为他懂得那只是更加伤感而已。默默地看了看眼前这座可以说是俭朴至极的小屋，他定住了，心中一种不舍急切地涌了上来。他鼻子一酸，几乎有一种就此待下去的冲动。良久之后，他缓缓地移动自己的身子，朝山门走去。

突然他像是看到了什么古怪的事情一般，又一次呆呆地停住了自己的脚步。因为他看到了一个有着斑白头发的长衫人静静站在山门的边上，伏着手背对着自己，似乎在眺望远方的山峦。这是龙翔天异常熟悉的身影，从小到大，他几乎是天天都面对着。

“师父……”龙翔天低声呼唤着眼前的长衫人，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那拖着长长鼻音的话语已经将他的内心直接袒露出来。

“翔天，你这就要走吗？”龙轩宇淡淡地问道，并轻轻地转过身子背对着龙翔天。

在晨曦中，龙翔天分明瞧清了师父眼眶里的泪水。“原



来师父和我一样不舍得分离啊。”他微微地感叹，却又有些惊异师父怎么突然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师父来此可有什么要交代徒儿的吗？”他问道。

“嗯，是有些事情。”龙轩宇点了点头，“你下山之后，千万不可提起为师的名字，尤其是在皇家人面前。当然如果是父亲问起，自是可以说的，但也只能悄悄地说。总之我是你师父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为师已经老了，只想在这山上清养，并不希望那些俗人来打扰啊。”

“明白了。”龙翔天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真诚地向师父询问：“我下山究竟该怎么做呢？对于下边的事情我懂得不多，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可不好办呢。”

“翔天，你记着，十几年的清修下来你的力量在当世已经算是很强了。换而言之，你已经是强者。既然是强者，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的事情，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只要你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就够了。你的心是善良的，因此我相信你并不会坏到哪里去。”龙轩宇笑着说道。

“对得起自己？”龙翔天摇了摇脑袋，似乎有些不满意师父所给的答案，“也许师父是让我自己寻找道路吧。”没有经历过多少事情的他，也只能这样理解了。

轻轻地向师父挥了挥手，龙翔天在朝阳的照射下，踏着有些伤感又有些企盼的脚步朝山下走去。他没有再回头，即使他也不晓得什么时候还会再次和师父见面。

就这样下到山脚，太阳已经是升到了空中。虽说才四月初，但龙翔天已依稀感觉到一些燥热。

“还是先到村中的酒店里准备些干粮吧。”龙翔天如此



想道。他知道，师父和大叔帮他准备的包袱里除了一些银两和换洗的衣物之外并没有其他的东西，也就是说龙翔天必须要自己准备在路上吃的食物。

“唉，这倒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呢，还要进村子。”龙翔天微微地有些抱怨，他本来是不想进村子的。因为他不想和大家道别，对于他来说那只是纯粹地增加自己和大家的伤感罢了。然而看了看现在的情况似乎不进村子是不行了。

山脚下的天流村和平常一样安静。由于不是午饭时间，因此小小的石板道上除了一些嬉闹的幼童之外，并没有其他人，就连以前那些游手好闲的汉子也因为朝廷要重建天波城而被征调去做苦役了。在反攻完成之后，龙帝国加强了对南疆的控制，其所发布的命令已经真正地施行到这样偏远的村庄中了。

踏进这留有回忆的小酒店，龙翔天尽力地平静着心情。他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之后，开口叫唤沉浸在账目之中的王老板：“王大叔，麻烦你帮我准备一个月用的干粮好吗？”

“是翔天啊？”王老板抬起了低垂的头，他看了看龙翔天背负布包的样子，笑着问道：“准备一个月用的干粮？翔天你是要出远门吗？”

“嗯，师父说我年纪也不小了，该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龙翔天点着头说道，“所以他这次让我去龙都办点事情呢。”

“龙都？那可是不近啊。听经常来酒店光顾的人说，从我们这南疆到龙都可是几千里的路程，要好几个月才能到达啊。”王大叔说道，“虽然你年纪是到了要出去闯荡的时



候，但现在的路上可不是很太平啊！听说有些人物，连官府都拿他们没有办法。”

“那不用担心啊。”龙翔天脸上露出犹如朝阳一般温和的笑容，“我可是在师父和大叔那里学到不少本领呢。你也说过的嘛，我大叔可是一名勇将啊。”

村里的人并不晓得伏云山上的龙先生会武，但对于赵安羽的身份他们却猜测个八九不离十。毕竟一个全身是血并且提着锋利长枪的年轻男子，在这个村里可是一个异样的存在。而且当年赵安羽出现在伏云草庐的时候，也正是印月帝国军攻占天波城的时候。虽然不曾听到当事人亲口承认自己的身份，但只要把这两者联系起来，赵安羽的身份也就明白在那儿了。“一个勇猛的将军”，这便是村里人对赵安羽的判断。

“那倒也是。”王老板点了点头，“我虽不曾见到那些闯荡者口中的江湖人究竟凶残到什么地步，但想来也不会比你大叔更厉害吧？”出身于乡下的人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东西是无从判断的，但对于他所一知半解的却是会有着自己的幻想。

“对了，我有一件东西要交给你啊。”王老板像是想起什么似的，神秘秘地说道。

“什么东西？”龙翔天看着王老板的样子，心中也有着那么一点好奇。

“跟我来。”王老板领着龙翔天进了酒店的后院，来到他自己的卧房之前。“你等等。”王老板如此对龙翔天说道，自己则径自走进内屋，过了一会便捧了一个约丈三的盒



子出来了。

“这是……”龙翔天见居然有这么长的盒子，不觉很是奇怪地问道。

“打开看就知道了。”王大叔说着，将盒子交到龙翔天的手中，“这可是我送给你的东西啊。”

“啊！”龙翔天小心地打开盒子，只见里面放着一杆非常锋利的铁枪。虽然看上去有些年代了，并不是刚打造的新物，但那锋利无比的枪刃依旧散发出阵阵寒气。

“这是……”龙翔天怔怔地望着王大叔。他从来没有想过王大叔居然会藏有这样锋利的长枪。

“不要看着我，这不是我的东西，而是你安羽大叔的东西。十二年前他托我将这枪卖掉，但我一直没有这样做。他是将军，这是大家都晓得的事情。将军怎么能没有枪呢？我一直等着他的腿能好起来，把这东西交还给他。然而他一直没好，我也一直替他保管了十二年。如今看来他是用不上了，村里的其他人也不会耍这玩艺。你的功夫既然是你大叔教的，想来也使得上手，那就由你收下吧。”王老板颇有感触地说道。

“谢谢王大叔！”龙翔天提起那杆锋利的长枪，对王老板一拱手说道，“我走了。”

“嗯。”王老板点了点头，“你要的干粮，我已经让伙计放在了柜台上，一切都已经帮你收拾好了。”

“太感谢了。”龙翔天又是一个拱手，朝外厅走去。在酒店的厅堂匆匆地用过一些午餐，龙翔天便拎着装满干粮的大包裹离开了他相处十二年的村子，踏上了上京的道路。



一路上风餐露宿，在渺无人烟的旷野小道上走了六天的山路，终于来到了安元城。

安元城位于天波城以东一百里的地方，离龙帝国的另一个要塞也就是后来作为反攻天波城之基地的施天阁也只有不到两百里的路。它可以是连接天波城和施天阁的要地，是一座重中之重的城市，其在战略上的地位并不在天波城之下。然而这却是一座新建的城池，在天龙历 1042 年以前，天波城和施天阁之间并没有这座城池的存在。当时从天流村出来的人非得继续东行五十里才能见到人烟。后来龙帝国为巩固天波城和施天阁的后方加强两者之间的联系，而动用天冲地区一百二十万人修建的。到了现在，这座城池虽然完工不到九年，却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整座城池呈现出一副生机勃勃的景象。以前一些因为战乱而背井离乡的人，也很愿意在这新的城池里讨一份生活。

走在安元城的大街上感受着这与乡村完全不一样的气息，龙翔天对眼前的一切感到新奇有趣。他四处张望着，对于城市中的繁华，他总有一种看不过来的感觉。相较于城里人，那光鲜许多的穿着，龙翔天身上的这一套就像是乞丐一般，连日来的风尘，已经使他的衣衫上沾满了尘土。现在的他最需要的就是找上一间客栈好好地吃上一顿，再美美地睡上一觉，然后继续准备明天的路程。

“就那间吧。”龙翔天到处看了看，选中前方街角不远处的一家中等规模，看上去不是那么华丽的客栈。那客栈虽然不大，位置却选得很好。一面写着“四海客栈”四个大字的招客旗插在客栈二楼的屋檐角边，令来往于大路各方的人



都可以看得见。

“掌柜的，来一间上房。”龙翔天一走进客栈的大厅，便对柜台上的老板吩咐道。不谙世事的他，根本不晓得自己身上的穿着是多么的狼狈，是很有可能被当做乞丐赶出来的。

然而不晓得是龙翔天的运气好，还是这座城的人素质高。虽然是一身风尘的进了客栈，龙翔天并没有亲身体会到那种狗眼看人低的事情。相反那掌柜还十分抱歉地对龙翔天说道：“哟，这位客官真是不巧了。这几天人多，城里各家客栈已经都没有空房了。”

“哦，那怎么办？掌柜的，我只要在这里住一个晚上就行了。”龙翔天恳求道。

“我也没办法啊！”掌柜一脸为难，“除非有人愿意和你挤一挤。这些天，像你这样风尘仆仆的人，来得实在太多了。”

“啊？”龙翔天错愕不已，他不晓得自己居然会赶上客流量最大的时候。

“这下子可怎么办哪？我在这里没有熟人，谁愿意和我住呢？”龙翔天焦急不已。既然已经进了城，叫他再出城去睡那荒郊野外，即使是龙翔天这样不讲究舒适的人，也是极不愿意的。因此他十分着急。

这时一位坐在窗前的年轻人似乎看出了龙翔天的焦急，便开口说道：“这位兄台，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今晚可以和我挤一挤。”

龙翔天闻言大喜，黑色的眼睛闪出高兴的光芒：“你真



的让我睡你的房间吗？那太好了，我在此先谢了。”

“嗯。”那年轻人点了点头，文弱的脸上出现一丝淡淡的笑容，“我也是一个人上路，此刻还正愁着没有伴呢，要知道我这个人是最讨厌孤独的。”

“这样啊，”龙翔天似乎有些领会那年轻人的意思，“但不管怎么样，我终究还是要谢谢你的。如果不介意的话，我们现在就一起吃饭好吗？”

“求之不得呢。”年轻人说着让开了一旁的位置。

龙翔天随便点了几盘小菜，就坐在了年轻人的身旁。

“我姓‘龙’，名‘翔天’，来自乡下的一个小村庄，不识大体，还望兄台见谅。”龙翔天如此地介绍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对眼前这位文弱的年轻人颇有一种愿意亲近的好感。

“我姓‘徐’，单名一个‘汶’字，只是一个来自天波城海边的穷书生罢了。这一次上京，主要是为了求得功名。”年轻人说着自嘲地笑了起来，“你不要看我这个样子，我可是一个势利的人哪。”

“怎么会？”听徐汶说得有趣，龙翔天也笑了起来，“徐兄也是上京吗，我们正好同路啊。”

“怎么？你也是上京赶考的吗？”徐汶惊讶地问道，“可我觉得你不像啊。”

“你说对了，我不是赶考的，我只是上京去找亲戚罢了。”龙翔天淡淡地笑道。

“这样啊，那我们可是同路了。”徐汶似乎显得更加高兴了。他向店家要了一小壶酒，硬是拉着龙翔天的手，非要



他陪着喝上几盅。尽管眼前的这两位少年都是初识，但短短的几句对话，都让他们觉得对方是一个可以成为朋友的人。独自奔赴异乡的人是最怕孤独的，因此在几杯黄汤下肚之后，他们就像是老朋友一般亲热了。当夜两人都喝醉了，在店家的搀扶下，龙翔天住进了徐汶的屋子。

第二天清晨，龙翔天和徐汶在客栈用过早餐，结了账，付了房钱，徐汶就交代伙计买了两匹马来，给龙翔天一匹，自己一匹便骑着上路了。龙翔天虽然有推辞，却不得不接受，而套用徐汶的说法“走是走不到京城的。”

结伴而行的日子，虽然也免不了风餐露宿之苦，但由于互相之间的帮助，旅途倒也惬意万分，不曾觉得寂寞。经过一个多月的旅程，两人终于来到了龙帝国的首都——龙城。

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当初大陆上拥有最为广大疆域的圣天帝国，便也是以它作为都城进而统领全国的。现在作为龙帝国的首都，整座城市又进行了新的扩建，成为长宽都达两百里，拥有扩充县城四座的巨大城池。

“好大的城啊！真是太雄伟了。”第一次见到龙都那高达十余丈的巨大城墙和那无论往东往西都看不到边际的轮廓，龙翔天第一个惊讶地叫出声来。他身旁的徐汶虽然没有出声，但是从他的眼睛里也可以看出他的吃惊。

走进这个城市，龙翔天和徐汶这两个来自乡下的少年似乎有些担心自己会迷路。因此他们所作的第一件事便是找一个可以落脚的客栈。他们选择了安龙客栈这间不是很豪华的客栈住下了。

之后，徐汶便去报名参加年考。由于这期间有许多事情



要做，例如拜访同窗之类的，一连几天忙极了。

而龙翔天却整日待在客栈里无事可做。他虽然有着寻访父亲的任务，但因为父亲是皇帝，这其中的麻烦似乎也不少，尤其自己并不想因为这件事而招惹出太多的麻烦。可按照徐汶对自己所说的那些有关宫廷的传闻，龙翔天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皇宫、朝廷无疑是麻烦的发祥地，即使你不去找麻烦，麻烦也是会找上你的。“要是能直接见到父亲，并和他相认就好了。”他如此设想。然而这毕竟是一件缥缈的事情，深处于内宫中的皇帝怎么能说见就见呢。

“太麻烦了。”龙翔天有些暴躁地挠了挠自己的黑发，“我总不能就这样跑到皇宫的面前对那里的侍卫说，我是你们的大皇子，是来返主归宗的吧？那不被人当成疯子才怪。”想到这里，他感到些许烦闷，便站起身来决定到街上逛逛。



轩辕翔龙传之

幼龙初翔①

## 第五章 小试身手

五月的龙城的确是一个温暖宜人的地方。当南疆的五月早已能明显地感受到夏日之火热的时候，这座繁华的城市却依旧处于晚春的沐浴之下。龙城是依河而建的，那犹如碧玉腰带一般的金水河荡漾着柔柔的波浪将整座城池由东向西分作南北两个部分。

北边府院厝厝，是那些王宫大臣聚居的。紧紧依靠着皇宫的他们似乎天天沐浴在皇恩浩荡之下，当然也是整日伴着那深不可测的天威。南边的水榭亭阁，在万种柔情之中，将整座城市的繁华尽情地展现出来。在这里不但有着文人学士竞相会聚的书院，也有着群芳汇集的青楼歌馆，更有着号称“能买到天下万物”的东西二市。如果说龙城的北边是政治的枢纽，那么龙城的南边则是经济的命脉。两个互不可缺的部分在金水河分割之后又全然地统一在巨大的城郭之中，形成了这座天下第一大城特有的风景。

金水河畔大堤高筑，在这保护两岸人们生活的巨大土墩之上，爱美的龙城人种植了众多的杨柳，让原本荒芜丑陋的大堤变得绿意盎然，富有生气。随着大堤顶部石道的修建，这里又成为另一个挣钱的好地方。无数的商家在此落户，渐



渐地将这里变成了不夜之地。

负手而行，轻飘地游走在大堤的石道之上，感受着那由河边吹来的徐徐微风，呼吸着那带着树和泥土气息的空气，静静地瞧着两旁店铺的繁华喧闹，听着那由不远处传来的阵阵轻歌曼舞之音，却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在这里龙翔天亲切地感受到了另一种城市的风貌，一种和他旅途中所经过的城市完全不同的风貌。“自然与人文或许就在这城池里得到了完美的统一吧。”他心里叹息着。虽然来到这城市只有短短几天的时间，但他已经有些不可自拔地迷恋上这座城市了。

“莫指大堤道，绿浦归帆少。今日菖蒲花，明朝绿阴老。”远远的歌馆之中传来这样曼妙的歌声。虽然唱得不错，但龙翔天很讨厌歌词中那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意味。相较于那青楼歌馆之中的婉约，他倒是对于普通道上的耍杂有着更浓厚的兴趣。这也许是因为那些耍杂的人大都是来自乡下的缘故吧。

“好！！！”前方围观的人们爆起一阵阵喝彩声，将龙翔天的好奇心勾起了。他侧着身子挤进人群之中，向内看去。

只见一位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和一名七八岁的小男孩在那儿表演杂技。那个小姑娘实在是太过娇小了。虽是长得水灵灵的，颇有几分美丽，但那身材单薄却有些弱不禁风的样子，让人不经意地兴起一点怜惜。此刻的她正犹如风中摇摆的荷叶一般摇摇晃晃地站在一根细长细长的竹竿上，那不断摇摆的身体似乎很快就要掉下来，令围观的人不由自主地为



她捏着一把冷汗。然而这样的飘零摇摆似乎只是一个场前的噱头而已，只见她摇晃着脚尖碎步慢慢地移到竹竿的中央，再慢慢地曲下自己的身子。突然她双腿猛地发劲一个腾空跃起，紧跟着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在空中接连翻了八个跟头，又稳当而轻巧地落在竹竿之上。

“好！！”周围的人们又哄然叫道。对于如此精彩并且是靠着真实过硬的本领来完成的表演，即使是生活在国都里的人们，也是第一次见到。

“好漂亮的身手。”龙翔天在鼓掌的同时，心里也不停地赞赏道。尽管师父和大叔都说他的功夫已经到家了，但自己究竟能达到什么水平他自己也是说不准的。“也许我也无法做到这一步吧。”他心里并没有一个底。

这时在一旁的小男孩捧着一个铜碗出来了：“各位先生、小姐、阿姨、叔叔、婶婶、伯伯、爷爷、奶奶，我们姐弟因家乡遭了洪水逃荒至此，不得已表演这‘燕子腾空’的绝技，以混口饭吃，还请各位赏个脸儿。”

“好的，好的。”围观的人们心驰于如此精彩的表演，都心甘情愿地将钱扔在碗里。龙翔天虽然不知道看了演出是要缴钱的，但看了周围的人都丢了，又感于这对小小年纪就要出来讨生活的姐弟俩实在值得同情，便也跟着丢了。他丢出的是一小块碎银，虽然不是太大，但那银色的光泽在一片铜板中却显得那样的显眼。

小男孩讶异地看了龙翔天一眼，似乎对这个穿着不甚显眼的少年竟会有这样阔绰的手笔感到惊奇。然而他也没有说什么，这或许是因为他从龙翔天脸上那和煦的微笑中看出了



真诚吧。出门讨生活的人，无论年纪是多么的幼小，但对于察言观色，他们也是有着异常精确的判断。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只单单看这一场就有这样不少的收入。虽然不能说日日都是如此的火爆，但想来也不会差上许多。场中的姐弟二人欣喜地相对一笑，那稍稍有些成熟的脸上露出了对未来的展望。“说不定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找一个新家安定下来。”依旧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人们，对于未来总是有着期望。

然而上天似乎总喜欢给人带来一些“惊喜”。正当卖艺的姐弟二人欢喜地点收着今日的收入时，有一个恶狠狠的声音突然打断了他们：“是谁允许你们在这里卖艺的？”

围观的人群像是对这身影十分惧怕似的赶忙散开，没有人敢再围着场地。偌大的道路中央，一下子寂静下来，似乎方才的热闹都像是梦幻一般，此刻梦醒了自然也就散了。只有姐弟二人那略显孤单的身影静静地面对来者的强势，他们是无处可藏的。

几个豪府奴仆打扮的人抬着一顶华丽的软轿走了过来。那软轿镶金带玉的，除了民间所禁用的龙凤之外，轿子似乎把天地间一切的豪华都硬生生地往那上头搬去。尽管模样是华丽至极，但实际上却可以看出轿子的主人在审美上确实有些不大不小的毛病。因为那绚丽的外表用的尽是颜色鲜艳的装饰，一点也不考虑颜色本身的搭配。虽然轿子很是值钱，但看在一些人的眼里却只有一个“俗”字可言。

轿子沉甸甸的，可以轻易地明了轿中人物的分量。龙翔天因为不清楚事情的经过，也只有随波逐流地跟随着散开的



人群来到街边的一角，冷眼旁观这场中的情形。“能坐上这种轿子的人，家里应该是很有钱的吧。”他如此判断着，心里却不明白这并不好看的软轿为什么在城中百姓的心里犹如如此大的威势。

轿子停下了，华丽的轿帘向上掀起，从中走出一个犹如屠夫一般凶恶的人来，只见那人：年约十七八岁，三角眼，朝天鼻，招风耳，满脸麻子，黑色面皮，歪斜的嘴巴，那模样要说有多恶心就有多恶心。偏偏他还故作潇洒地摇着一把绘着大红牡丹的描金纸扇，真是有辱斯文。

他下轿之后，犹如庙宇中的恶神一般大步走到那姐弟俩的面前大吼“这可是官用宫道，不是你们这两个小贱人卖艺的地方。在没有得到官府正式许可之前，一切非法所得可是要统统上缴的。”说着他一把拎起那小男孩的身子，将他手中那盛钱的铜碗夺了过去，然后将男孩掼倒在地。

“呀，我的钱。”剧烈的痛楚使男孩流出了眼泪，然而他最关心的不是身上的伤痛，而是被恶人抢走的钱。男孩哭喊着扑上前去，紧紧地抱住了恶人的脚。他只想用自己那微薄的力气将恶人推倒，而从其身上夺回自己的所有。

“去你的。”那公子模样的人狠狠地踹出一脚，将那男孩远远地踢开。

“天行。”那女孩叫喊着扑到她弟弟的身前。她流着晶莹的泪水，急忙查看弟弟的情形。

“你们不是想要这些钱吗？”公子模样的人一脸邪笑地走到姐弟俩的面前，将手中的铜碗在他们的眼前摇晃着，“要钱吗？这倒也不是很难的事情。只要你姐姐肯好好伺候



公子我，这一切自然也是好商量的。”他说着，一双淫猥的眼睛直直地盯住女孩那微微隆起的胸脯。

“什么？”姐弟二人闻言一惊，脸上泛出愤怒的火光。

“唉，年大少又要作孽了。”见到这样的情形，旁边围观的路人低声说道。

“年大少？他是什么人，怎么没人来治他呢？”龙翔天小声地问道，“你们好像很怕他，难道他很厉害？”

“这位小哥，敢情是外地来的吧？”左边的中年人像是担心龙翔天会惹出什么麻烦似的，小声说道，“这年大少是当今宰相年辅纘之子，是我们这龙城最令人讨厌的人物之一。他自己是没什么本事，但平素却仗着他老爸的势力到处胡作非为。而那些小小的京官守卫，也因为怕得罪宰相这样的大主儿而不太爱管他的事，只要不是惹上不该惹的人，自然也由得他去了。”

“啊，只是一个仗着老爸声威的家伙啊。只是这老爸是宰相有什么了不起啊，他自己又不是宰相。”龙翔天气愤地说道。围观的人们都慑于年大少的淫威，不敢出声，即使有大胆的也只敢小声议论，惟恐让年大少听见了惹祸上身，因此龙翔天的这一声就显得特别响亮。

“谁？谁在那说话？”年大少大声咆哮道。

龙翔天站了起来，说道：“不敢，正是区区在下。”

“你想打抱不平吗？”年大少那原本就不怎么样的脸上挂着令其面目变得更加恶心的笑容。他斜着自己的三角眼，轻蔑地看着眼前这个从人群里出来的家伙，一个从乡下来的土少年。



“嗯。”龙翔天用力地点了点头，斩钉截铁地说道，“正是这个意思。”

“好小子，你吃了熊心豹子胆不成？那小娘儿们又不是你的姘头，你何苦为她惹上这担子事呢？”年大少皮笑肉不笑地说道，那齷齪的言语已然让他的手下发出张狂的笑声。

“姘头？那是什么？”龙翔天终究没见过多少世面，自然也不明了这话语的含义了，是以他对年大少的话感到十分的奇怪。

“哈哈……”刺耳的笑声从年大少的口中发出，他似乎觉得眼下的事情因为龙翔天的加入变得更加有趣了，“姘头，就是你的女人。如果她不是你的女人，自然也由不得你插手了。因为我现在可是要把她变成我的女人。”

“如果她是我的女人，我便可以管了吗？”龙翔天傻傻地反问，“既然非这样不可，那我自然也必须承认了。”

“早说嘛。既然你也看上了她那就直讲，何必充什么侠客打抱不平呢。”年大少笑了，笑得很是开心，“但是小子，我可是要明白地告诉你，只要我年大少爷看上的东西是没有得不到的。即使她真的是你的女人，我也一样会得到手。”

“可是年大少我也要告诉你，只要我龙翔天决定插手的事情，没有得到一个最终的结果，我也是不会放手的，你不要以为几句话就能把我吓倒。”龙翔天从年大少的言语中似乎也察觉出自己被人耍了，一股热血涌上心头，应答年大少的口气渐渐地也变得坚硬起来。

“是吗，那我可要看看了。”年大少油嘴滑舌地应道。



他身体未动，那尖尖的三角眼却瞄向了一旁候着的几个奴才，发出了“由你们来摆平”的讯号。

一接到主子的命令，年大少手下的那群家丁中便早有一人闪了出来喝道：“跟我家少爷说话，也不客气点，真是找打。”说着，便转头望向自己的主子，似乎想从他那里得到最新的指示。

年大少这时重重地点了个头，笑着说道：“有些人啊，没什么本钱，就想来管事情。殊不知这样的胡作非为，可是要被天给压垮的。也许你们该给那些好事之徒一点教训。”

这话虽然说得隐隐晦晦，但作为主子手下的奴才，哪里还会不清楚？“尽管打，打死了由我撑着。”从话语中嗅出这样凶狠气息的奴才，胆子一下子大了起来，不约而同的一声大喝：“上。”便抡舞着手中的拳头，狠狠地扑了上去。

“啊，真要打啊。”龙翔天见对方扑过来恶狠狠的样子，心里不由得发毛起来。他虽然学了一身本领，但除了和自己的师父练习过之外，是从来也不曾和人交过手的。这时他眼见对方那数条凶狠的身影朝自己气势汹汹地扑来，心顿时慌了。原本能够使出的招式，也在一时间忘得一干二净。在这匆忙之间，他根本就忘却了躲闪，而是傻傻地站在那里。

“乒……”沉闷的声音响起，那似乎是许多重拳打在人肉身上的声音。事实上这似乎是早已预料到的事情了，想来那样一个有些傻气的小伙子，又怎么能同时对付那么多个大汉的攻击呢？

“唉，真是作孽啊。”一听到那声音的响起，许多围观



的人都害怕地别过头去，似乎不想看见龙翔天那头破血流的样子。

“啊……痛啊……”不住的惨叫声在街上漫天地响起，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声音并不是从同一个人口中发出的。

“难道……”似乎发现事情有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别过头去的人们重新将目光转向场中：只见年大少的那些奴才一个个捂着自己的手不断地在那儿哼哼，颇有些疼痛难忍的模样。而那个他们一直以为没什么本事的乡下少年却一脸诧异地呆在现场，好像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难道还有高人出来打抱不平不成？”除了那些家丁、龙翔天自己还有那目不转睛紧盯着场上变化的姐弟二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他人帮助龙翔天躲过了这迅猛的一击。

“真的有人相助吗？”年大少的心里不禁涌起了几分担忧。他依稀记起了他的一位狐朋狗友叮嘱他的事情：“这些天还是收敛一点的好。现在我国正准备举办武道大会，自然是有很多江湖人前来参加的。万一不小心惹上了其中的某个人物或是不经意地作出了令那些所谓的侠客看不惯的事来，那可就糟了，那些目无法纪的家伙才不管你老爸是谁呢。”想到这里，年大少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他谨慎地看着四周，似乎想从中观察出些蛛丝马迹来。

然而事实并非他们所想的那样是有高人相助，当然他们再怎么看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也许那人已经走了。”年大少嘀咕着，心里又有些高兴起来，“看来那些江湖之士也是不敢惹我的。”他恨恨地



瞪着那脸色已经恢复平常的龙翔天，大笑道：“小子，你终究还是没有办法逃脱啊。”说着，他又狠狠地瞪了瞪自己那些显得有些畏缩的手下，“你们怕什么？帮助他的人已经离去了，还不快给我上？”

“啊？”听着自己的主子说出这般没头没脑的话来，这些身为奴才的家伙却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们再怎样也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去告诉主子：“你的判断是错误的。刚才并不是有什么高人相助，真正让我们吃亏的就是眼前的这个土包子。”

不得已之下，他们移动了自己的脚步，向龙翔天走去。他们心里在担心着，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有些害怕眼前这位脸色已经恢复平常的少年。虽然他并没有摆出什么威猛的姿态，也不曾释放出令所有人都惊惧的气息，他只是静静地站立在那里，无所畏惧地面对着自己，却已经让想对他不利的自己感到恐惧了。

然而主子的命令毕竟是不能违抗的，这一群奴才强制压下心中的恐惧，再次挥击出了早已攥得紧紧的拳头。虽是毫无花巧的一记直击，但那粗大的拳头荡开前方的空气所兴起的猎猎风声，却也能让一般的市井百姓感到心惊了。

“又来了，这一下没有那高人的帮助，这少年一定不行了吧？”人们的心里刚刚掠过这样的想法，却立刻瞧见了那令人心惊的一幕：在那些粗大的拳头快要波及他身体的时候，一直静立不动的龙翔天突然有了动作，他猛地朝他的右边滑去，身形飞速地移动着，他在空间里幻出了淡淡的几道人形的身影，便轻而易举地脱出了那群奴才合围的圈子。



“啊……怎么会这样，这土包子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有着和围观的百姓一样想法的年大少，这下也知道自己的判断是错了，而且还是彻彻底底地错了。“那所谓的高人，根本就是土包子自己啊。”他明白今天要想全身而退似乎已经很难了。

“啪……啪”清脆的声音在无声的大道上响起，那是龙翔天攻向那群奴才的招式发出之后所响起的。在这清脆之音过后，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因为他们都清楚地看到，年大少那群奴才的脸上全出现了两片明显的五指印。

“你……你想怎样？”年大少结结巴巴地问道。在他的面前已经出现了刚刚轻松地赏给他手下奴才们两个大耳刮子的龙翔天。对于高人就在自己眼前出现，强势的他也无可奈何地低下了头。正如龙翔天所判断的那样，年大少除了仗着老爸的势力捣乱之外，他本身却是没有什么本领。因此他面对着不吃这一套的龙翔天，自然也无法再猖狂下去了。

“不怎样，我只是想你以后收敛一点而已。”龙翔天笑着说道。

“你难道不怕我找你的麻烦吗？”年大少一听龙翔天并不想把他如何，便也认为龙翔天是在惧怕他父亲的势力，于是他的胆子又大了起来。

闻言，龙翔天并不担心，只是微微一笑，说道：“你要找我的麻烦就尽管来吧。只是那边的姐弟二人，我可不容许你们再去惹他们，还有把你抢走的银钱留下。”说着，他再也不理会这边的人，而径自朝那头的姐弟二人走去。

“你……你等着……”年大少无法忍受这种结果，却又



不敢去和龙翔天较量，只得在龙翔天身后厉声大叫一通，便带上自己的家丁，重新乘上那顶张狂的软轿灰溜溜地离去。当然在龙翔天的提醒之下，他自是不敢不留下那盛有姐弟二人卖艺所得的铜碗了。

围观的人们见年大少在这乡下的少年面前讨不了好，最终大败而归，心里都有些欢喜，似乎感到多年来的怨气已经悄悄地出了。然而他们毕竟是住在这里的百姓，害怕年大少的报复会牵扯到自己，于是在年大少一离去的当口，也纷纷地散了。

见一切都有了结果，两个卖艺的姐弟在上前拾起了地上的铜碗之后，又快步走到龙翔天的面前躬身谢道：“多谢恩公相救。”

“唉，别恩公、恩公地叫，我听了都觉得怪怪的了。”龙翔天笑着回应道：“我叫龙翔天，只是比你们大不了几岁而已，叫我恩公似乎把我都给叫老了啊。”

“既然如此，那我叫你龙大哥好吗？我很想有一个像你这般厉害的哥哥呢。”那小男孩似乎并不怕生，在见识过了龙翔天的身手之后，他眼中尽是对龙翔天的崇拜。

“那自然是最好好了。”龙翔天也笑了起来，“我也很想有你这样一个弟弟呢。”

听着这一大一小的对话，作为姐姐的女孩不由得露出开心的笑容。然而她好像又想起了什么悲苦的事情，开心的笑容很快就成了凄凉的苦笑，并落下了担忧的泪水。

“你怎么了？”龙翔天关切地问道，“坏人已经被打跑了，你们今天的钱也要了回来，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吗？”



似乎好久没有听过这样温和的话语了，那女孩的眼泪不由落得更加急切。“我在担心以后的事情啊。龙大哥总不可能一直跟着我们吧，你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而我们今天得罪了年大少，只怕以后都无法在这里卖艺了。”女孩幽幽地说道。

“是啊……”听姐姐如此说法，男孩那原本亮起来的脸蛋又一次黯然地低垂下去。

“这……”龙翔天似乎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然而他并不愿意见到这一对姐弟就这样消沉下去，是以对面前的两人作出了保证：“这没什么问题啊。只要有我龙翔天的一口饭吃，自然也不会让你们饿着的。既然你们现在并不知道要做什么好，那么就和我住一起吧。”

“这样……行吗？”小男孩略带怯意地问道。

“自然是可行的了。我不是你们的龙大哥吗？”龙翔天笑道，他将以后的一切都看得很开。



## 第六章 战前情话

龙帝国的丞相府，一座位于龙帝国皇宫西边不到五十丈的巍峨府邸。这是整个龙帝国文职官员中最高位者的府院，也是历代皇帝经常光顾的地方。在龙帝国不到百年的历史里，这座府邸的主人也不断变化着。到了现在，入主这府邸的人姓年，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其本身似乎和皇帝也是很有关联的。据坊间的传言，当今的皇帝颇有意思要立这年府的大小姐为太子妃。如果这传言属实的话，那么这年家将成为皇室最为重视的家族之一。

然而就是这样的人家，也有令他们为难的地方。在府邸后院的深处，一个花园一般的庭院成了禁地，也成了整个府邸中最令人头痛的地方。

“哐……”屋内又传来一阵陶瓷碎裂的声音，那清脆声响不断打击在门外众人的心坎上。这些下人、佣仆正为里头的人担心着。这并不是因为里面的人是一个多么受人爱戴的主子，而是因为那严酷的家法使得这些伺候主子的下人为了自己的小命着想不得不表现出应有的担忧。

“少爷究竟怎么了？”一个年老的声音在那些佣仆的身后响起。



原本倾伏在门房边倾听里边动静的下人闻言纷纷转过头来，却见一个身材高大，颇有些威严的老者走了过来。只见他生得很是威猛，虽然年过五旬，但从那有力的臂膀，炯炯有神的目光，都可以看出这身躯依旧有着不逊于年轻人的精力。这人正是这年府的管家——秦定，一位在整个年府中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

“老管家，你来得正好。少爷……少爷的病又犯了。”负责管理着院落的仆人连忙拉住秦定的手焦急地说道。

“什么？少爷的病又犯了？”秦定的脸上掠过一丝担忧的阴影，他急忙询问那仆人，“你快说，少爷这病怎么又犯了？原先的时日里不是都还好好的吗？”在整个年府中除了当家的主人年辅纭之外，真正关心这年家少爷的人就数这老管家秦定了。

“听说先是在外头受了气，而回来之后一时半会又消不了火，勾发了病根，就成了这样。”那仆人约略解说到，“至于具体的情形，我也是不太清楚。这都是听少爷的那些跟班说的。”

“哼，又是那群不安分的小子。”老管家秦定重重地哼了一声，吩咐道：“把那些人给我找来，我倒要问问，他们究竟把少爷带到哪去了，居然给他闹了这一肚子的气。”他说着，脸突然变得阴沉起来，一副风雨欲来的模样。凡是熟悉这老管家的人都明白，老管家要发火了。

因为不明白事情的缘由，所以无法对里头的人进行安抚性的劝说。也因为无法进行劝说，所以听着里头之人因恼怒而将屋内的东西砸坏的声音，老管家的心顿时纠结起来。他



愤怒着，将一切的矛头转向了那群被唤来的跟班：“不是要你们好生保护少爷吗？一切都要顺着他的意思去做吗？你们怎么还找气给他受？”

“我们是顺着少爷的意思啊。他一定要去逛大堤道，我们就带他去逛大堤道。只是没想到惹上了祸事，招上了碰不得的人。”那些跟班也是一肚子的委屈，他们捂着脸颊上那鲜红的五指印，抹着虚情假意的眼泪，对老管家细细解说着上午的情形。

“什么？居然还有人敢惹上我们年府？那家伙不是吃了豹子胆吧。”居于上位久了，老管家的性子也有了改变。一遇到这样的事情，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家的少爷侵犯了人家，而是对方居然敢反抗。所谓“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在老管家的心里，他家的少爷自然也是惹不得的。就算是少爷自己去招惹了对方，对方也得表现出一份逆来顺受的样子。

“真是太大胆了，这些家伙难道不晓得我们年府在京都里的威势吗？”老管家觉得很气愤。老脸上那骄横跋扈的模样，好似侵犯少爷的人如果就在面前，他真的会不顾自己身份，一拳挥过去替自己的少爷出一口气。

“嗯，就是。根本就没把我们年家放在眼里啊。”年轻的跟班见老管家都如此维护自己的少爷，哪里还有不懂得跟风的道理，也连忙应和起来。他们这些人虽然身材高大，一副孔武有力的样子，但因为是自小就在这年府里长大，当久了奴才，却变成了这样一副毫无骨气的奴才样。

“这么说你们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主子而受伤的了？”老管家的脸转得很快，刚刚还是一副怒气冲冲的模样，现在却



是笑容可掬的样子，微笑着询问他们脸上的伤痕，“既然如此，你们就出去领些银子，好好的养上几日吧。毕竟日后少爷还要你们跟着。”

原本以为要挨上一顿责罚才可以过关的奴才，怎么也想不到这牵扯上少爷的事竟会如此简单地摆平，而且还发了这么一笔不算太小的财，不由得大喜过望。“多谢总管。”他们连忙拱拱手，不断地告谢。

“嗯，只要好好地待在少爷身旁，以后的好处自然不会少给你们的。”老总管笑着说道，“去吧。”

“是。”跟班们点着头，乐癫乐癫地走了。

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并圆满地处置了参与事件的奴才之后，老总管开始想办法安抚那依旧在屋子里的人了。虽说他在其他的奴仆面前可以摆出一副主子的模样对其进行处理，但在这屋里的人面前，他也只能摆出奴才的样子，尽力满足那人的需求。

“少爷，您的事我都知道了。您先别发火，万一气坏了身子，可没办法看到那些敢违抗您命令的家伙的可悲下场啊。”隔着一扇薄薄的木门，老管家对里头的人进行劝说。

过了好一会儿，才听见里头传来那气喘吁吁的犹如公鸭一般的嗓音：“你有办法搞定他们？”

“是的，少爷。”老管家肯定地应道。

“哦？”里头的少爷似乎有些感兴趣的样子，他轻轻地拉开了木门的一角，“你进来说吧。”

“是。”老管家应和着。他一边挥手遣散了聚集在门口的下人，一边轻巧地侧着身子闪进屋内。



屋子很大很大，大得都显得有些空旷了。然而眼下的屋子却犹如经历了一场风暴一般，乱得一塌糊涂。地上全是锐利的陶瓷碎片，虽然已经成了碎片，但依旧可以从那碎片所映射的亮丽花纹中看出，这是属于当朝极品的瓷器；墙上一幅幅珍藏的字画早已破碎不堪，原本洁白的墙上，此时更是出现了几个用朱笔写下的“杀”字。由于是刚刚写下的字迹，那鲜红的墨水顺着墙壁淌下，就像是人流下的鲜血一般，为这间偌大的屋子更增添了不少恐怖的气氛；巨大的书桌上，此刻已经没有一本书还能安然地摆放在上头，它们全然被屋子的主人扫到了地上，无一幸免。

看来少爷这气来头不小啊。老管家小心翼翼地踏着满地的碎片前进，心里对屋子主人的破坏力有了更高的估计，看来还是得满足他的愿望才行。

一路走来，看着屋内的满地狼藉，老管家的心里一阵唏嘘：“真是作孽哦。原来的少爷可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的。”

年府的老管家秦定是从小看着年大少长大的。那时的年大少虽然模样长得不甚英俊，但却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全然没有现在这种仗势欺人的恶习，而且在功课上也十分的优秀，在府内下人们的心里可算得上是一个好主子。

然而到了年大少十五岁那年，事情却发生了变化。他喜欢上了一位同窗的妹妹，可最后却没有结果。这件事，年大少自己守得很紧，但总管全府的老总管秦定还是利用了一切渠道了解到了其中的一些事情。据说年大少曾经向那女子作过表白，但他最后得到的却是这样一句话：“我怎么也不可



能喜欢上你这样一个猪头的。”

这真是太过分了。当这话变成小道消息在府里流传开来的时候，虽然所有人的心里都为年大少打抱不平，但看待年大少的眼光却多了一丝怜悯。他们也许是好心的，但却做得不太好，因为这目光实在太过直白了。

这样的目光，当然逃不过年大少的眼睛。在得知众人对他的想法后，他狠狠发了一通脾气，渐渐地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尽管是一个很恶劣的变化，但当时的人们却没有想太多，他们以为少爷只是一时的失意罢了。

但最为关心年大少的老管家却隐隐察觉出了其中的不对劲。一天夜里，乘着大家都睡熟的时候，他带了一位有名的郎中来为少爷诊脉。然而最后所得出的结果，却是让他为之震惊——年大少得了“偏质疯狂症”，一个不知道怎样治疗的病症。虽然郎中曾说过病症最好的办法就是狠下心来让年大少静静地呆在院落里静养，不让他到外头去，但老管家却因不忍心见孤独的少爷在院落一次又一次的哭喊而心软了，他最终决定放任少爷。

即使因此而败坏年府的名声，我也要这么做。因为我再也见不得少爷受苦了。他如此想着。从此他尽力地满足少爷的一切愿望，即使年大少在外头闯下祸端，他也私下运用丞相府的势力替其一摆平。这似乎让少爷的病得到了好转，但秦定自己心里却明白得很：少爷的病不是好了，而是加重了。只要再遇上什么事情，他又会爆发起来。

“唉……这真是……”看着眼前犹如木头一般干坐在床沿上无精打采的年大少，秦定除了感叹就再也说不出什么



了。

“秦定。”过了好久也不曾见老管家自己开口，年大少的呼吸顿时又沉重起来，“你不是有办法搞定他们吗？那么我告诉你，我要他们的命，我要他们的命啊！”

“少爷，这……”面对年大少的愤怒，老管家秦定已经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好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一次少爷的怒火居然这么大，竟然到了要对方命的地步。“这或许是病情加重的缘故吧。”他颇有些无奈。

“秦定，你能不能办到……”年大少紧紧地追问。

“既然是少爷的要求，那么……”老管家终于狠下心来，“我自然是有办法的。”

“说。”年大少继续追逼道。

“可以请安中平这个穷剑手去解决那小子。”老管家说出自己的办法。

“可能吗？安中平会听我们的吗？”年大少说道，“虽然听说他的功夫很好，但我们与他素无往来啊！”

“少爷放心！安中平只想要一把好剑，只要少爷把无痕剑赠与他，他怎么能不为我们卖命。”秦定说道。

“好，就交给你办吧，但千万别叫父亲知道，明白吗？”年大少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听说龙城武道大会正准备举行，我看那土小子的样子也是去参加大会的。如果他真是参加大会的人，那么就让安中平借用大会的合法手段在众人面前解决掉他。我想亲眼看着那小子被打败的样子。”

“明白了，我这就去办。”秦定说着，连忙退出了屋



子。将一片空寂又重新留给自家的少爷。他明白少爷的火已经熄了，现在需要的仅仅是安静的修养而已。

不过……退出屋子的老管家念头又开始转了，那个让少爷气成这样的人，究竟是一个怎样三头六臂的人物呢？他决定好好地调查这样一个敢招惹他们年家的人物……

月静静地垂挂在漆黑的天幕上，在它的身旁有光亮的小星星不断地眨着自己的眼睛。夜已深了，街上的打更人已然清楚地敲起了子时的梆子。那清脆的声音不断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回荡着。

此刻安龙客栈早已是一片漆黑，那些身处异乡的旅人也已纷纷地进入自己的梦乡之中。这个时段，正是入梦的好时候。如果谁还要在这时去谈论事情的话，那他所谈论的，一定是见不得人的事情。

深深地打了一个哈欠，那位将年大少气得不成样子的少年龙翔天，正略带倦意地推开徐汶的房门：“唉，你居然这么晚找我来说事情？看来你的精神很好啊。一天忙到晚，居然还如此有精神，我真是很佩服你啊。”

“呵呵，如果不是有要紧的事，我也不会这样急着找你啊。”徐汶呵呵地笑了，他机警地侧耳倾听了下隔壁房间的动静，开口对正准备喝一杯冷茶清醒脑子的龙翔天问道：“你的人都睡下了吗？”

“啊？”龙翔天一听，不由得惊讶地将已经喝在喉咙里的茶喷了出来，“你说得明白点好不好，什么是我的人？”

“他们不是你带回来的吗？”徐汶笑得很是奸诈，“因



为你看上了人家小姑娘了吧，所以才会这么好心。否则一向不太想惹事的你，怎么会为此惹上年丞相呢？”

“别乱说，”龙翔天一把捂住徐汶的嘴巴，然后悄悄地贴到他的耳边说道，“说实话，我现在想来也是有点后悔呢。不过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我也没什么办法可想了。我不能就此丢下他们不管吧。”

“哈，后悔？你是怕你那门也许是当官的亲戚会因为惧怕年丞相而不认你吗？”对于龙翔天进城寻找亲戚的事情，徐汶的了解程度也只有这样了。

“可能吧……”龙翔天含含糊糊地应着，随即又斩钉截铁地说道：“但最终不管结局如何，我都不会放弃他们的。”

“我就知道，你是这样想。你这人就是太负责了。”徐汶笑着说道，“既然你已经这样决定了，那么眼下的这件事，你可要想办法解决。”

“什么事？”龙翔天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钱啊。”徐汶镇静地说道，“多了两个人，多了两张口，多了一间客房，这一切可都要花钱的啊。你不会以为一切都像你住在山上那么简单吧。”

“钱啊？”龙翔天挠了挠自己的头，没什么体会地说道，“那也用不了多少吧。”

“如果没有收入的话，你的银子只够你带着他们再住半个月了。”徐汶很残酷地将事实摊到龙翔天面前。由于一路上龙翔天这个从深山里出来的少年对金钱实在没什么概念，因此徐汶就自作主张地担负起了为龙翔天管理收支的任务。



“啊？那怎么办？”龙翔天一听徐汶如此说，不由得也开始担心了，“我需要出去找工作吗？”

“那也解决不了眼下的问题啊。再说城里哪一个店铺会愿意雇请一个住在客栈里的人呢？”徐汶的话如一盆冷水浇在了龙翔天的头上。

“那有什么好办法没有？说实话就算让我去工作，我也不晓得究竟要做什么才好。”龙翔天颇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听说你的功夫很好？”徐汶突然转开了话题。龙翔天会武，他还是今天下午从被龙翔天带回的小弟弟——水天行的口中听说的呢。“这家伙，藏得真深。”徐汶的心里不知怎么地有一种被骗的感觉。

“还好，至于究竟是怎样一个程度我也不太清楚。”龙翔天打着哈哈说道。

“那你就去参加龙城武斗大会吧。靠你自己的拳头，为你挣一口饭吃。这当然也是为你全家着想啊。”徐汶嬉笑着说道。

“龙城武斗大会啊？那是什么东西啊？”龙翔天打了个哈欠，他实在有些困了。

“这可是龙帝国最大的盛典之一呢。”徐汶笑着解释道：“我们龙帝国是一个文武并重的国家，每四年都要举行一次文武大试，以便从其中挑选出合适的人才为国出力。这文试最高级别的就是我所参加的三元会试了，而武试就是即将要举行的龙城武斗大会了。我虽然不会武，但也曾听我那些学友们说，这龙城武斗大会的前十名优胜者都会被诰封为



将军的，而且还有不同档次的赏金啊。”

“又是封将军，又是拿赏金。”龙翔天听着眼睛陡然一亮，问道，“既然是封官了，那么是不是可以直接见到皇帝？”

“那自然是了，听说被封为将军的人会被皇上亲自招去，询问用兵对阵的策略呢。这也是龙城武斗大会后有时会出现第一名的得胜者官职居然会没有第二名高的缘故。”徐汶耐心地解释道。

“啊，可以单独见到皇上呢。”龙翔天不住地嘀咕着，他整个人都被这个消息给灌满了。对他来说能单独与皇帝见面，就意味着他将不费吹灰之力地就可以同自己的父亲相认。这可是什么奖赏也比不上的好事情。

“徐兄弟，我要参加，我要参加啊。”这时的龙翔天简直就和拿到糖果的小孩一般。

“呵呵，既然这样，你就找个时间去报名吧。”徐汶笑着说道，心下却有些纳闷，这家伙是怎么了，居然变得如此兴奋。

既然事情已经说开了，徐汶自然也不久留龙翔天，只是略带诧异地看着他蹦跳着冲回房间去后，便也安静地熄了灯。能让一个对于金钱没什么想法的人也产生去挣钱的念头，在闭上眼睛之后徐汶也是颇佩服自己的。他很快便睡着了，根本不曾想象另一间的龙翔天究竟是怎样的兴奋。

第二天一大早，龙翔天从自己的被窝里翻身起来。因为昨夜太兴奋的缘故，直到三更天才沉沉地睡下，此刻虽然是按时起了身，却还是一副睡眠不足的模样。这样的情况本来



是不应该出现在龙翔天这样的练武之人身上，然而由于龙翔天所修行的龙族心法的特异性，使得他在不提起真气的时候，就和普通人差不多。

随意地抹了把脸，龙翔天一副懒散的样子出现在水芸儿等人的面前。看着眼前大家都静静地坐在那儿的模样，龙翔天自己也颇觉得怪异。“怎么都在啊？”他开口问道。

“龙大哥，对不起，是我们连累了你。”水芸儿突然幽幽地说道。

“啊？这事？”龙翔天一听这没头没脑的话觉得更是奇怪了，“怎么了？芸儿，你怎么突然这样说？”龙翔天一边应着，一边扫视过桌旁众人的脸，最后他将自己的视线锁定在徐汶的脸上。

“你说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龙翔天向徐汶问道。

“我只不过将事情明白地告诉他们而已，哪想却成了这样。”徐汶的脸上也是一脸的无辜。

“啊？你都说了？”龙翔天的心里约略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他也明白芸儿为什么会对自己说那样的话。“她是在为我担心呢？”龙翔天想着，心里突然感受一股异样的暖流经过。虽然徐汶昨夜半开玩笑地问自己时，自己一口否认了，但龙翔天自己却无法骗得了自己。他对水芸儿确实有着另一种关怀，一种很怪的感觉，怪得让龙翔天自己也不清楚那感觉究竟是什么。

“放心，那些参加武斗大会的家伙也强不到哪里去，一切都是我原定的啊。”龙翔天一脸微笑地回答道。

“可……可你因为我们而惹上那年大少了啊，他可是年



丞相的公子呢。”尽管水芸儿平时并不是这样一位胆小怕事的女子，但她只要一想到自己惹上的是那拥有极大势力的年府而牵扯到其中的又是龙翔天，她的心就不由自主地软了下去。

一个是普通的少年，一个是当朝的权贵。这样的势力对比原本就相差很大吧。虽然只有十四岁，但她的社会阅历却比龙翔天要多得多。在这一场悬殊的较量上，她的理智告诉她，最后输的很有可能是自己这一边。

“那又怎么样啊？”龙翔天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等我成了将军之后，我也不怕他。”他誓言旦旦地保证道，事实上他更想说的是：“等我见了皇上，那我的身份就不同了。说不定那丞相还会怕我呢。呵呵，有一个皇帝老爸，有时也是不错的呢。”第一次他对自己的身份有了麻烦以外的感觉。

“嗯，嗯。说得很好哦。”一旁的徐汶听了顿时拍起手来，“龙兄弟努力当上将军，我努力去考一个状元。这一文一武的组合，天下还有谁敢来惹我们呢。”两个都是第一次碰上这档子事的人，显然是一样的乐观。

“但……”水芸儿看了看两人那富有光彩的脸颊，深深地叹了口气，“或许一切都是我的错，或许你本来就不应该救我的。”

“哪有这样的事啊。谁都晓得是那个年大少的错啊。你们只是为了自己生活而已，又没去招惹谁，怎么能怪你们呢？你说对不对啊？徐兄？”龙翔天一边征求第三者的意见，一边则紧紧地握住了桌脚边水芸儿那稍嫌冰冷的小手：



“芸儿，你要有信心，我们一定不会输给他们的。”

“那是自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嘛。要是我会武功的话，我也会这么做的。”徐汶正经地说着，但眼尖的他很快发现对面那两人的“异样”，因此打趣道：“不过说来，龙兄弟你也是赚到了哦？”

龙翔天不解：“怎么说啊？”

徐汶道：“救到了一个如此美丽的姑娘啊。芸儿妹子，你看龙兄弟怎么样啊，要不要我给你做媒啊！”

“啊，徐大哥，不来了。你尽欺负人家！”水芸儿白皙的脸上出现了红晕，可眼角却悄悄地往龙翔天那儿瞄去。她的手在龙翔天吃惊着正要将手抽回的时候反而主动地握了上去。

龙翔天这下子可逃脱不了了，只能尴尬地站在那里不言不语。尽管他心里确实很喜欢芸儿，也对她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然而他现在只是想将这个想法藏在心里。因为他不知道芸儿的心思如何，而且就年龄而言，两人也都是太年轻了，似乎还不适合谈这样的事情。但此刻却被那不识趣的徐汶识破了并说出口来，这让他多少有点狼狈和不悦。他很想大声地反驳，但他的温和个性以及身旁芸儿的感受，都使他无法这样做。

“哈哈。”顿时察觉到了场上的尴尬，始作俑者的徐汶只得干干地笑了几声。他明白自己做了什么事情。眼前的这两个家伙完全是郎有情妹有意的一对嘛，居然还搞得这么别扭。虽说这女的稍稍小了些，但在我们那乡下可是刚刚好的年纪啊，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徐汶觉得自己好像



没有做错什么。然而他却不敢再开口了，只是轻轻地拉了拉水天行的衣角，示意他跟着自己到外边去。还是把事情留给他们自己解决吧。他如此想着，便不顾一切地离开了，也不晓得那房间里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 第七章 大会开幕

那天徐汶带着水天行离去之后，龙翔天和水芸儿这一男一女在房间里到底说了些什么，除了当事人之外并没有第三者知晓。即使徐汶百般追问，也丝毫没有办法从这两人的口中得到些什么。在这一件事上两人的口风出奇的严密，但他们之间那越来越亲密的神态却很明显地告诉徐汶，一切都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真是蛮让人羡慕的。”看着那时时出双入对的身影，和龙翔天差不多年纪的徐汶心里也有些颇不是滋味。“也许我也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他心下想着，实际上却不知道怎样行动。和龙翔天不同，在徐汶的心里并没有那样一个身影存在，他是没有目标的。

龙翔天是向龙城的戍卫衙门提出了参加武斗大会的申请，但由于他并不是在原籍地报名的缘故，手续变得有些麻烦，等他领到最后的参赛许可证已是十天之后的事情了。

在这十天里，龙翔天经常带着水芸儿外出。但这并不是去谈情说爱，经历那些风花雪月的事情，而是为了龙翔天将要进行的比赛着想，外出到城郊的空旷之处，进行一些应急的训练。



经验不足是龙翔天最大的欠缺，从他出师以来所经历的实战也仅仅是几天以前出手对付年府的那几个奴才而已。那几乎也没得到什么宝贵的经验，只是让自己在对敌之前有了“我是一个会武功之人”的觉悟罢了。虽然对龙翔天自己而言，算得上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要以这点想法去对付接下来的那些身经百战的高手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他找来了水芸儿。尽管不晓得以水芸儿的功夫来与自己进行实战演练，到底对自己有着怎样的帮助，但毕竟是聊胜于无。

考虑到芸儿的功夫或许没有自己高，龙翔天特地嘱咐她务必要尽全力攻击自己，而他则根据水芸儿具体的实力进行估计，以便使出相应层次的功力。因为他害怕自己会一时失手而错伤了芸儿，那可是得不偿失的事情。在龙翔天现在的心里，水芸儿无疑是一位极其重要的人，他是不忍心让其受到任何伤害的。

在龙城北郊的一处小树林里，两道身形迅捷的人影突然静止了一切动作。只见龙翔天伸直的拳头离水芸儿那清丽的脸蛋只有不到一厘的间隔。那拳头紧紧地攥在一起的样子，看得出里头蓄满了真力。这真的是有几分危险，万一龙翔天的动作控制得稍稍再慢一些，只怕水芸儿的脸蛋当场就要开花了吧。然而这也可以看出，龙翔天对自己体内的真力和劲道运用得越来越纯熟了。

“呼……”龙翔天不住喘息着气，慢慢地将贯于手上的真气回归于丹田。也许是因为训练太过激烈的缘故吧，他的额头上已然渗出细细的汗珠。

“龙大哥，你的进步真的很大哦。现在竟然能将体内七



成的功力控制得收发自如了呢。”水芸儿微笑着说道，经历了方才的实练她也出了一身大汗。那原本就有一些柔弱的身躯，此刻正不由地颤抖着，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还是不行。”龙翔天摇了摇头，颇有些沮丧地说道，“对于这七成功力的控制我依旧没有纯熟。如果刚才在我的面前不是你而是其他人的话，那一拳也许就收不住了。”他真切地望着水芸儿，那灼灼的目光已经很明确地将他心里的感受传给了对方。

“谢谢你，龙大哥。”水芸儿的脸颊上飞起了两片红晕。对于龙翔天的关怀她无疑是高兴的，然而出于少女特有的羞怯，她还是微微地垂下了头。

过了许久，两人都不曾说话，只是任由那无言的感觉，充溢在彼此的心里。这一刻两人都察觉到了幸福的存在，他们都对自己的将来充满了希望。

最后水芸儿抬起了头，她看着龙翔天脸上渗出细细的汗珠，心里微微有些不舍。她认为龙翔天太拼命了，似乎有点难以理解。她将手探入自己的怀中，掏出一条洁白的手绢。

“龙大哥，我来帮你擦擦吧。”她温柔地说着，微微地踮起那不高的身子，轻柔地擦拭着龙翔天的脸。那柔和的力道简直就像是拂面而来的春风一般让龙翔天清晰地感受到了什么叫舒适。他几乎要陶醉了，如果不是心中的一点灵光支持着，他很可能当场就倒在水芸儿的怀中睡去，毕竟这不断的训练已经让他很疲倦了。

“也许村里那些出门闯荡的人说得很对，女子的温柔才是最厉害的武器。像现在这样，即使有敌人贴近，我只怕也



会不晓得吧。”龙翔天笑了，他觉得即使真的发生那种情况，也无所谓了。

在城郊的小树林里，没有他人的打搅，只有龙翔天和水芸儿的存在……

夜又一次降临了龙城。与金水河南边那到子时也不曾熄灭的灯火相比，金水河北边的广大区域倒是早早地进入了一片黑暗之中，只除了北边那最大的建筑群——皇宫的一角。

大殿内虽是灯火通明，但却没有歌舞之声传出。事实上偌大的宫殿里头，除了负责守卫的内侍之外，只有几个人在里头。

“陛下，龙城武斗大会的报名工作截至昨日已经全部结束了，一共有 10340 人参加，比上一次武斗大会整整多了 231 人。”一个响亮的声音从明晃晃的大殿里传出，声音的主人显然向另一个地位比他高的人汇报着他所管辖的事情。

这么晚了居然还有人不眠不休地在谈论这样正经的事情，这或许是极为无聊的举动吧。然而只要明白这宫殿的名字，所有人也不敢有任何抱怨了。“辅政殿”是龙帝国皇帝召集大臣们探讨国家政事的地方，一个除了皇帝的宣召任何人都不得任意进入的要地。此刻的灯火通明只说明了一件事，皇帝还在里头处理他自己的事情。他，龙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第三代龙皇——龙腾远正精神抖擞地端坐在龙椅上聚精会神地聆听着臣下报告有关龙城武斗大会，这个龙帝国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大会之一的情况。

“哦？多了这么多人，看来我们国家学武的风气又浓了



很多啊。”龙腾远微笑了，威严的脸上出现一丝柔和的神情，“除了我国之外，还有其他地方的人来参加么？”

“有的。”负责龙城武斗大会工作的礼部尚书程镜铭回答道，“这一次武斗大会，来自于北方幽明帝国的选手共有102人，其中包括了幽明帝国领域最大的武门宗派领袖，罗刹堡堡主——尤里夫·巴顿·卡其拉特。此外另有来自南方印月帝国的选手30名，东倭国的选手15名，朝之部族的选手20名，总计域外选手人数167人，比上一届多了10人。”

“嗯，不错，不错。”龙腾远对程镜铭所汇报的情况显然是很满意的，他用力地点了点头说道，“域外来参加比试的人也多了，这正好给我国的高手一个取长补短的机会，而且对于处在闭塞中的诸国相互之间的了解也是很有作用的。镜铭，对于来参加这次武斗大会的选手可要好生招待啊。”

“是，陛下。”程镜铭躬身说道，“事实上我已经令官府衙门通告京城里的各大客栈，让他们好好招待前来参赛的选手。对于那些在银钱上还有些困难的选手，我也交代户部对他们进行供给了。”

“嗯，这样很好。”龙腾远点了点头，又叮嘱道：“在负责招待他们的同时，对于京城的防卫必须抓得比平时更紧，毕竟这些人中有很很大一部分都是以武犯禁不服王化之辈。我们虽不太理会江湖上的事，但也不能任由他们胡来，尤其是在京里。”

“是，我待会就会同京防督卫商议此事。”程镜铭躬身应道。



“嗯，那就好了。”龙腾远欣喜地笑了，“这事就先这样定了，你们可要一起努力将它办好啊。”

“是，陛下。”大殿里的几位大臣同时应道。

“嗯。”龙腾远满意地点了点头，站起身来就要步出大殿。然而他却被丞相年辅纮唤住了。

“陛下请留步，为臣还有一事须待禀明。”年老的丞相高声叫道。

“哦？丞相还有何事情？”龙腾远转过头来，微笑地看着这位自己登基即位开始就辅佐自己的老臣。

“我认为我们必须修改一下武斗大会的初赛规则。现在参加比赛的人数增多了，再沿用原来的淘汰比赛的形式，往往要将大会进行好几个月，实在太耗费我国的财力、物力了。因此我建议将初赛的形式改变一下，让优秀的人能够迅速地脱颖而出。”年辅纮从容不迫地说道。事实上究竟要如何修改这个初赛规则，他的心里已经有了打算。

“辅纮，有什么好的建议吗？”龙腾远听罢，笑着问道，“如果有你就直说吧，合理的我一律照准。”

“其实也算不上是什么新点子。”年辅纮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笑着说道：“我只是建议皇上利用古代的木人机关来进行比赛。”

“哦！你是说用木人巷！”龙腾远略带诧异地挑了挑眉毛。

“主上英明，正是如此，可设一圆形的木人阵，分十个方向设十个入口。选手分十人一组以一个时辰为限，一个时辰之内通过木人阵者为预赛过关。这样凡是功夫不好的选



手，就会被淘汰，而剩下的选手则可由复赛进行决胜负。”  
年辅纭细细地解说道。

“嗯，这个想法不错。”龙腾远思考了一会儿道，“昀泰，你管理工部，这事就交给你办了，动作快一点，后天就要用了。”

“是，为臣这就去办。”工部尚书郑昀泰高声应道。

“嗯，如果没事的话，你们下去吧。”龙腾远笑着对下头的臣子说道。

“为臣告退。”剩下的几个大臣说着也纷纷躬身退下。

“志儿，你在后头吗？”看着诸位大臣渐渐远去之后，龙腾远突然向自己的身后发话了。

“儿臣在！”从龙腾远身后闪出一位年轻英俊的少年来。这正是龙帝国的太子，龙腾远诸子中惟一成年的儿子，现年十六岁的龙翔志。只见他生得阔面方额，面貌与龙腾远极为相似。虽然脸上还有些稚气，但却已有一副属于自己的威严。

“刚才几位大臣作出的决定，你也知道了吧。这一次的武斗大会可比以前增加了难度。”龙腾远笑着问道，“志儿，就算是这样，你一定要去参赛吗？”

“是的。”龙翔志肯定地答道：“父皇，儿臣想试一试自己的能力如何，能否承担日后国家的重担。”

“既然你意已决，我也不再劝你，去储武库领你的天月剑吧！”龙腾远笑道，“还有你既然准备参加比赛，你的面貌、衣着以及你的名字都要改一改，明白吗？”

龙翔志愣了一愣，随即就明白父亲的用意，答道：



“是，父皇，儿臣明白，在武斗大会期间我就叫‘龙志’吧！”

天龙历 1051 年 5 月 22 日，被誉为龙帝国最大的、最具权威的武林盛会——龙城武斗大会在龙城金水河北边皇宫朱雀门前的九龙广场开幕。众多的百姓、各大府院的文武百官、皇亲贵族都纷纷会聚在这里参观这一大会的盛况。他们在广场四周早已搭建好的观礼台上坐下，随即将自己的目光转到朱雀门的前边。在那里早有一万多名从各地赶来的选手聚集着。

朱雀门的城楼现在已经被改成了主席台。十几位大会的评委正端坐着，正视位于自己身前的一张为皇帝的到来而准备的金龙座椅。此刻一切的准备事宜都已经完成，就等着皇帝的到来了。

“皇上驾到！”辰时一刻正，随着司仪官这一声大喊，所有观礼台上的人们和主席台上的评委们都站了起来，紧接着和广场上的选手们一起跪下，三呼：“龙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卿平身。”在众人的“万岁”声中，龙腾远走出御轿，缓步走上主席台。

“谢万岁！”场上的人欢呼道。

这时早已有一位司仪官走到主席台上的宣讲席前说道：“天龙历 1051 年 5 月 22 日，龙帝国龙城武斗大会现在开幕，现请龙帝国丞相年辅纭大人致开幕词！”

“哗……”场上适时地响起一片掌声。



年迈的年辅纮此刻穿着一身崭新的官服，迈着略显蹒跚的步伐，慢慢走到宣讲席前。他抬起头来，用那双还算明亮的眼睛扫视了场下的诸人一遍，清了清嗓子，开始了那长达半个时辰的宣讲。

年辅纮到底讲了什么，处于参赛区中的龙翔天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因为他的目光始终不离龙皇——龙腾远的身上。他的心是激动的，虽然离主席台很远，但他依旧可以清楚地看清龙腾远的容貌。这可是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啊。

“就是他吗？那位在金碧辉煌的龙椅上坐着的人，就是我十七年不见的父亲吗？是的，没错，那就是我的父亲。这种感觉，这种莫名的亲切感，的确是亲人的感觉啊。”龙翔天呆呆地想着，全然也不晓得周围的事情。直到一阵震耳欲聋的掌声，才把龙翔天从思绪中拉了回来。原来年辅纮的官样文章已经宣读完毕。为了给这位年迈的年丞相一点面子，所有的人（龙皇和龙翔天除外）都给这篇讲话抱以热烈的掌声。

这时司仪官又走上前来说道：“现在我宣布比赛规则和时间安排：

“龙城武斗大会允许使用任何兵器、无毒的暗器。允许使用各种攻击性、辅助性咒术，但禁止使用毒咒术和魔咒术。比赛分为预赛、初赛、复赛、准决赛和决赛。由于参加的选手太多，因此我们设立了一个木人阵进行预赛的考核，所有选手分为十人一组的小队，分四天入木人阵进行预赛。入木人阵时开始计时，选手需于一个时辰之内抵达木人阵的中心，抵达者便算预赛取胜，可以进入初赛的角逐。



“经初赛，复赛、准决赛、决赛均采用分组淘汰赛方式。比赛虽不禁止杀人，但请各位选手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少杀人为宜。本次大会若有杀人事件，则禁止寻仇。”

“取得本次大会前十名者，由龙皇陛下亲自接见并授予将军称号。获得第一名者，还可以向龙皇陛下提出一个要求。等一下，会把各位选手的参赛时间和组队通知发下去。好了，现在我宣布龙城武斗比赛开始。”

随着那一声“开始”的话音落下，许多大会的工作人员开始进入选手区向他们发放比赛通知证。

那是一本红色封皮的小帖子，样式和平素的请柬有些相似，然而上头所书写的并不是“请柬”二字，而是印着：“龙城武斗大会选手参赛通知”的字样。

“这似乎也蛮华丽的啊。”领到属于自己的比赛通知，龙翔天稍稍地欣赏一下，便将其打开了。只见那红色封皮的里头以白银一般的锡箔烫印着这样的字：“‘龙翔天’预赛时间：‘天龙历 1051 年 5 月 23 日午时’，参赛道：‘第三道’。”

“呵呵，我参加预赛的时间还蛮早的啊。”龙翔天笑着想道：“就是明天中午了。”



## 第八章 激战木人巷

开幕大会之后的一系列表演，让从没见过这玩意的龙翔天流连忘返。他直到那最后一个剧目结束了，才转回自己的客栈。那已是三更天了，徐汶和水天行房间的灯火早已熄灭了，只有自己房间里还闪出微弱的光亮。

“这么晚了，难不成芸儿还在等我吗？”在经过自己窗前的时候，龙翔天依稀看到了窗内那纤细的身影。

“芸儿，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去歇息呢？”龙翔天在感动的同时，心里也闪过了一丝担心，“你自己的身体也很重要啊。”

“呵……呵。”水芸儿有些尴尬地笑了笑。她自己也觉得今晚的举动似乎大胆了些。但她还是以关心龙翔天为首要的事。“龙大哥，你什么时候参加比赛啊？”她关切地问道。

“明日午时，参加第三道的比试。”龙翔天走到圆桌前面坐下，为自己倒了一杯清茶说道。

“那真的没有问题吗？”水芸儿有些担心地问道，她的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你竟然这么快就要参加比赛。”

在开幕大会上作为旁观者的她自然也得知了这次大会的



预赛和原来有所不同。这显然比和真人对决要难上许多，因为那是毫无区别的一视同仁，根本不会碰上对手实力不均的情况。这对于有着丰富经验的高手而言，似乎是极为有利的事情。然而对武功高强，但对敌经验明显不足的龙翔天来说，却是极为不利的。如果龙翔天参加预赛的时间排得比较靠后，或许还可以弥补，因为他们可以利用那间隔的时间进行“特训”，但事不如意，龙翔天参赛的时间居然就是明天。这对于关心龙翔天的水芸儿而言，无疑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她生怕龙翔天会在第一场就被刷下去。

“没问题的。”龙翔天笑了一笑，脸上的表情似乎在看向水芸儿的时候变得更加温柔了。他伸出手来轻柔地抚摸着水芸儿那因为担心而纠在一起的眉头，温和地笑着说道：“你不必担心的。我现在虽然只能灵活控制体内六成的真气，但是用来对付那些毫无生命的木头人却是绰绰有余。它们是木偶，是毫无感情的东西，与他们作战我根本就不必有所保留啊。即使‘杀’了它们，也只是让世上多了一堆废料而已。”

“哦……”水芸儿听了龙翔天的解说似乎有些理解了，她恍然大悟地笑了起来，“是啊，你和那些木头人相抗衡，根本就不必手下留情嘛。”

“就是啊。”龙翔天笑了。他的手依旧没有离开水芸儿的脸蛋。他很喜欢手间那温润的细腻触感。“好了，给我笑一个吧，也好预祝我明天旗开得胜啊。”他打趣地说道，“我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芸儿你的愁容啊。”

“龙大哥……”水芸儿听了这情真意切的话，感动得不



知道说什么才好。

“好了，天已经很晚了，你也该回房歇息去了。明天还要去观看我的比赛呢。”龙翔天笑着说道，“我可不希望你顶着一对黑眼圈出来啊，那样很丑的。”

“才不会呢。”水芸儿开朗地说道。在有了龙翔天的关心之后，她似乎不再像以前那般哀愁了，那属于她这个年纪所应有的笑容以及纯真、顽皮的举动也渐渐地找了回来。她无疑天天都处于快乐之中，只有在担心龙翔天的时候，她才会重新变得忧郁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龙翔天和水芸儿、徐汶等人道了别，便出发前往龙城西郊的寿云谷。那寿云谷平时是作为京城戍卫衙门的校场而存在的，但此刻却早已被改建成了一座犹如迷宫一般的木人阵。

时间离比赛开始还有一段间隔，因此作为选手预备之地的休息大厅似乎没有多少人，略微显得有些空旷。

来到这里的龙翔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迈步向里头走去。虽然他昨夜还在安慰水芸儿，让他不必为自己担心，但此刻事到临头，龙翔天自己的心却不由地跃动起来。他担心着，也紧张着。选手预备室尽管是按照“疏导选手紧张的心理”这个要求来布置的，但显然对此刻的龙翔天是毫无作用的，他的心依旧紧蹦着，好像稍稍触碰一下就会有有很大的反弹。那犹如石头一般的表情第一次出现在他的脸上，他似乎有些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木然、呆滞，便是此刻龙翔天最好的写照。



“啪”一双纤细的手拍上了龙翔天的后背，劲道颇重，好似要将龙翔天的内脏全部打击出来一般。“兄台，你就是叫龙翔天的吧。”随即传来这样悦耳的询问声。

“啊？”龙翔天猛地惊醒过来，一脸诧异地看着眼前这位询问自己姓名的少女：她那一张白皙的脸蛋上洋溢着青春的笑容，一头黑色的秀发被扎成了大大的马尾，在红色的发束之下随意地垂到腰间。她脸上那大大的眼眸中透露出询问的意味，红色的小嘴微微张起，显然在等待龙翔天的回答。

“嗯……”龙翔天奇怪地看着眼前这位个子才到自己耳边的靓丽少女，脑筋不停地转动着，想从记忆的海洋中搜寻这名少女的信息。但很怪异的，不论龙翔天怎样回想，也无法找到有关这少女的任何线索。

“姑娘，你是谁啊？我们好像并没有见过面吧。”龙翔天最后决定放弃思考，直接将自己的疑问说了出来。

“你是第一次见到我啦，但我可不是第一次见到你哦。”那少女眯起了眼睛，促狭地笑了起来：“那天你在大堤道上解决那些坏蛋的事情，我可是看得一清二楚。呵呵，你还是蛮厉害的一个人呢……”

少女那犹如黄莺一般悦耳的声音不断在龙翔天的耳边响起。这合情合理的说法显然回答了龙翔天心中的疑问。然而龙翔天却注意到她突然将话头打住了。

“接下去说啊？”龙翔天有几分傻气地说道。

“啊？”少女那犹如红菱一般的小嘴张得更大了，脸上突然出现不好意思的神色：“那个……我说了你不可以生气哦。”



“嗯。”龙翔天无所谓地应了一声。

“你虽然很厉害，功夫也不错，但显然有几分傻气呢。”少女飞快地把卡在喉咙里的话说了出来，“按我师兄的说法，你是一块璞玉，只要稍稍地雕琢一番就会名扬天下。而按我师父的说法，你则是一条蛰伏未动的伏龙，一旦时机成熟就会翱翔于九天之渊。”

“啊？”龙翔天呆住了，第一次从别人的口中听到有关自己的评述，他那颗质朴的心显然慌张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或许该谦逊一番吧，他依稀记得小时候所听到的评书中那些成名的英雄在听到别人的赞扬时总是十分谦虚的。于是，他清了清喉咙准备开口，却在瞥见眼前那俏丽的脸蛋的时候兴起了一种要将这女孩捉弄一番的想法。

“你认为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笑着问道。

“呵呵，我啊……”那少女笑了起来，“我不管师父和师兄是怎么说的，我只凭我自己的感觉。‘你是一个温柔的人，也是一个仁慈的人。’我的心是这么说的。”

龙翔天张了张嘴巴，诧异得说不出话来。这女孩很大胆，很率真啊。他如此想道。原本是想借着询问她心里的想法，使她害羞而无法开口的。哪想这女孩竟会如此直白地说出自己的感觉，这样的情形反而让龙翔天不知道怎么办。

良久良久，他平静下来，他才开口询问：“说了这么久，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呵呵，我叫夜雨，今天是来这第三道参加比武预赛的，请多多指教了。”少女豪爽地报出自己的姓名。

“你也是选手啊？”听到对方也是来参加比试的，龙翔



天不由得惊讶万分，他这时才注意到眼前的佳人确实穿着一身劲装。“呃，请多多指教。”他在呆过之后，迅速回过神来说道。

“呵呵……”夜雨嫣然一笑，却没有再说什么。因为离比赛开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原本空旷的预备厅里已然陆陆续续地来了许多人。有的是参赛的选手，有的是工作人员，但不管怎么说，大厅的人已经多了起来，确实不再适合于“高谈阔论”了。

龙翔天从容地找了一个位置坐下，静静地等候比赛开始。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在和夜雨这位开朗、爱笑的女孩交谈过之后，他竟然不再那么紧张了。现在的他恢复了平时的淡然和从容，一副温吞的样子使他变得不那么显眼。他默默地调节着体内的真气，为出场做最后的准备。

“午时三刻已到，请选手入场。”经过了感觉上很漫长的等待之后，宣考官终于发出了比试开始的信号。

龙翔天站起身来，迈步走向那巨大迷宫的入口。经过了不断地休整调节，他的心情已达到了最佳状态。他不再将比试看成是很重要的东西，而将其视作一场训练。

“只要按着平常的情况去应付就成了。”他如此想着，似乎已经忘却了周遭的一切，眼中只有迷宫和尚未出现的机关人一般。他进入了木人巷，却浑然不觉自己是第一个进入的。

在他的身后虽然也有选手跟着，但其余的大多数还是站立在入口处观望着。他们很明白先进去会遭遇些什么。虽说是预赛，但用来测试的机关人据说也具有极强的战斗力。



“反正早晚都要碰上敌人的，那倒不如让先进去的‘笨蛋’替我们先消灭掉一部分敌人。”他们心里如此想道。这也许有些卑鄙的，但也是他们身为老手的一种经验吧。事实上先行进入迷宫之类的选手，也确实是年轻人——龙翔天、夜雨和一个怎么看也不像是练武之人的年轻书生。

龙翔天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前行的道路。即使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碰上作为敌人的机关人，但他晓得对方一定在某个角落等着自己。他并不害怕突如其来的袭击，因为他晓得机关人并不会作出没有一丝声响的举动。但不管如何，他谨慎依旧。因为出现在这里的岔路实在太多了，他害怕自己会在不断地行走中迷失方向。说实话，走了这么久，经过了一个又一个怎么看似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岔路，龙翔天还真感到有些头昏脑涨呢。

“唉……你走得那么快干吗？”行走间的龙翔天突然听见自己的后方传来一声似乎带有喘息的娇唤。他愕然地扭过头去，却见夜雨领着一名年轻的书生正气喘吁吁地赶了上来。

“呼，累死我了。”冲到龙翔天面前的夜雨不停地抱怨道，“喂，姓龙的，你跑那么快干什么？进入这迷宫还不到半刻钟的时间，你用不着那么赶啊。”

“啊？才不到半刻吗？我却觉得过了很久了呢。”龙翔天有点尴尬地笑了笑。虽说在这个比赛场地里爱怎么走是他自己的事情，然而在听了他人的抱怨之后，龙翔天却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歉意。正像夜雨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温和而仁慈的人，就现实的表现而言似乎又有些妇人之仁了。



“呃，那个……是有些对不起了。”龙翔天颇有些不好意思的道歉着。他抬眼看了看夜雨的身后，却发现除了那年轻懦弱的书生之外，并没有第四个人跟上来。

“不是说十人一组吗？为什么来到这里的只有我们呢？”他诧异地问道。

“傻瓜，你还不晓得吗？那些老手级的大叔们要拿我们这些新人当炮灰呢。你跑那么快肯定会第一个碰上敌人，当你消灭一个敌人的时候，他们在前行的过程中自然也少了一个敌人。”夜雨嘟着嘴，颇有些气愤地说道。

“呵呵，那也没什么啊。这里的岔路那么多，肯定也有其他的路可以通向出口。我们解决了我们这一路，但并不代表他们也会走和我们一样的路，在其他的路上他们也会碰上敌人的。”龙翔天笑着说道。对于这样的“不好心”，他并不放在心上。

“哈，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夜雨笑着说道，“现在这条路能依靠的只有你我两个了，那个书生可是一个丝毫不会功夫的人哪。”

“那也没什么。”龙翔天说着稍稍地打量了那位书生几眼，发现他确实没有丝毫的内力，他笑着说道，“我虽然不晓得你为什么来参加比试，但我们既然碰在一起，自然也是一种缘分。在我们没有被打败以前，你是不会有事的。”

“多谢……”那书生愣了愣，连忙拱手说道。

三人就这样边走边说，也不知时间究竟过了多久。突然龙翔天停下了前进的脚步，静静地站在原地。他眼中闪出锐利而兴奋的光芒，仔细地侧耳倾听那不知是从何方传来的声



音。

“怎么了？”夜雨不解地问道，“为什么突然停下来？”

“机关人……”龙翔天冷静地开了口，“启动了。”

“什么？”夜雨颇有些惊讶，她似乎想不到龙翔天会有比自己高出许多的内力。因为到现在为止，她的耳中依旧没有动静。“平素里听师父常夸他是一个习武的天才，我和师兄还有些不相信，但现在看来这却是真的了。”她信服地想道，跟着便迅速地抽出了原本插在背上剑鞘中的长剑。

“嗡……”只听耳边一声清越的龙吟之声响起，夜雨手中已然多了一把泛着淡蓝色微光的三尺长剑。虽然夜雨此刻并没有往剑身中灌注任何真力，但站立在一旁的龙翔天却已经感受到其中所蕴涵的巨大力量，也察觉了那由剑本身所发出的刺骨寒意。

“好剑啊。”龙翔天由衷地赞赏道。

“那是当然，这南陵剑可是天剑级的神品呢。”夜雨笑着说道，脸上颇有些得意的神色，“这原本是我师父的宝刀，不过现在却是归我所有了。”

“呵呵，看你高兴成那样。”龙翔天轻笑道。他紧跟着也抽出了原本束于自己腰间剑匣之内的轩辕圣剑。

“锵……”剑化做一道金黄色的绚丽光芒从剑匣中激射而出。一时间远方的天空似乎有了令人惊异的变化——在清朗的天空中竟响起了一阵阵响亮的轰雷声，不知从何处飘来的金色云朵慢慢的笼罩在龙翔天他们的头顶之上。金色光芒从那上头照下，将龙翔天整个人包裹在其中。大地微微地晃



动着，似乎在响应天空中的异变，也似乎在为“轩辕圣剑”百年来首次出鞘而惊喜。

异象持续了足足一杯茶的功夫才慢慢地消退，当夜雨和书生按捺不住心中的震撼而紧盯着龙翔天猛瞧之时，他们才发现龙翔天手上已经握着一把样式古朴但却散发着浩然正气的金色长剑。

“这是……”夜雨惊讶得连问话都有些结巴了。她想起了有关于开创这片大陆的两柄最强之神器的传说。她依稀记得其中有一柄号称是天地间最锋利、最刚猛、拥有最强力量的剑似乎就是这个模样。“这不是轩辕圣剑吧？”夜雨吞了吞喉咙中的口水，提着胆子问道。

“说对了，这正是轩辕圣剑。”龙翔天的微笑和他口中所说的话确实证明了夜雨的疑惑。

“呵……”夜雨倒吸一口冷气，那闪动的眼眸已然被龙翔天手中的剑给吸引过去了。她还想说些什么，但一阵“嘎……嘎”的震动声却将她的话挡下了。

“终于来了吗？”她惊讶地瞪视着前方出现的一排全身反射着金属光芒的“人”，“竟然还包着铁皮。”

“一共是二十架啊。”龙翔天平静地说道，他看了看夜雨和自己手中的兵器，笑道：“你我手中的剑都不是凡品，想来解决这些东西应该很容易才是。怎么样，我们一个人对付十架，比比看谁最先解决这些玩艺如何？”

“也好……”夜雨轻巧地笑道。整个人顿时犹如一只灵雀一般飞跃而起，在那些机关人还没有所动作的时候洒出了一片水蓝色的薄光。



“当……当……”从蓝光挥出之后响起的那一道紧紧连在一起的触击声最后停止了。只见在夜雨所在的那个方向已然少了四具机关人的身影。它们已经变成了一段段整齐的切片抖落在地面上。这固然是由于夜雨手中的南陵剑太过锋利，但如果没有那快如闪电的剑招，只怕也不会解决得如此轻巧。因为这些用以测试的机关人虽然没有生命，但它所发出的攻击无论是力道还是速度上，都是一般习武者所无法达到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一件很恐怖的杀人兵器。

“怎么样？”夜雨轻盈的身子在龙翔天面前显现，她巧目顾盼着问道。

“不怎么样。”龙翔天有几分调皮地笑了笑。他缓缓地举起了手中的轩辕圣剑，将全身的真力贯穿于其中。“我这一剑下去，或许会让你们都吃惊的。”他沉声说道。

只见他身体灵巧的一转，也不见劈出什么花哨的剑式，就看到一道圆弧形的光芒从金色的剑上击出，就好像一轮金色的月牙一般。“哧……”月牙撕扯着空气，产生强烈的摩擦之音。

“这……这是？”夜雨瞪大眼睛看着龙翔天这一击所造成的效果。金黄色的月牙撞击上了那即将要围上来的机关人，那强大的气劲化做了犹如薄刃一般的锋利，轻松地切开那完全是由凡铁制成的装甲。

“当……”那是物体落地的声音，只见那十六架要将龙翔天等人围住的机关人都因为被腰斩成两节而停止了运动。

“这……又如何呢？”当一切都结束之后，龙翔天艰难



的笑着问道。刚才的那一击似乎将他身上的力量全部耗光了，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额头上淋下，在地上形成了一摊汗渍。

“的确很强，但你似乎也不必这么拼命吧。”夜雨张大嘴巴，对龙翔天这近乎无谋的举动感到很不悦。

“我……我只是尽全力而已，我也不知道这一招居然会将我累成这样啊。”龙翔天傻气地说道，“看来正如师父所说的，这一记弧月傲空斩不能以超过自身功力五成以上的力量使出啊。我……我终究还是太鲁莽了。”

“你……你啊。”夜雨已经不晓得该说什么才好了，只能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搀扶着龙翔天慢慢地走出这已经没有敌人的地方。



## 第九章 初遇强敌

婉拒了夜雨的护送是为了不让自己太过难堪。望向大街，哪有一个少女扶着一名年轻少年行走的呢。然而自尊心得到安慰的同时，自己的身体却发出了严重的“警告”。从西郊的寿云谷比赛场地到自己所居住的安龙客栈不过是百里的路程，但在此刻龙翔天的感觉中却比从小山村行到龙城那近一个月的路程还要遥远。缓慢地移动着自己的脚步，顶着一张几近白纸一般的脸色，那极端颓废没有一丝精神的模样，简直就和随时要倒下的人差不多。

“龙翔天啊，龙翔天。你怎么就将师父的交代忘却到脑后了呢？竟然以十成的力量挥击出轩辕圣剑，这真是找死的行为啊。”龙翔天一边艰难地向前迈步，一边不断地责怪自己。对于现在身上所受的那些痛楚，他是毫无怨言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他胡乱使用力量的结果。

“人始终没有办法使用神的剑吗？”他苦笑了一声，回想起师父曾对自己说过的有关这“轩辕圣剑”的事情……

一天深夜，在伏云后山的山壁之前，年幼的龙翔天正为师父所施出的剑气能在那坚硬的山石上刻出近一丈深的划痕



而感到惊讶。

“好……好厉害啊。”小小的他张大了嘴巴，稚嫩的脸上尽是惊讶和对师父的崇拜。“师父，能拥有这样的力量就是天下无敌了吧？”龙翔天扬着满是稚气的脸蛋问道。

“天下无敌？”龙翔天的师父龙轩宇先是微微一愣，随即便哈哈地笑了起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从古至今，我还没有听说有天下无敌这么一回事。事实上，我这一点力量，比上真正的强者还差得远呢。凭借着我这双手，到现在为止也没办法完全控制我自己的兵器。”

“什么……师父的兵器？”龙翔天不能理解龙轩宇的话。

“就是挂在我房里的那柄金色的古剑啊。”龙轩宇笑着抚摸龙翔天的小脑袋，“那可是真正属于神的兵器呢。如果能真正发挥它的力量，那么整片大地也会被分成两半的，那才是最强的力量啊。”

“师父没办法掌握这样的力量吗？”龙翔天闪烁着好奇的大眼睛问道。

“它虽然拥有最强的力量，但在平时却是隐藏不露的。只有当你将自己全身的真力灌输到剑身里的时候，它才会在短暂的一瞬间显现出来。虽然在那样短的时间里，你无法挥击出凌厉的剑式，但它的强大力量却能让你的随意一劈变成天地间最恐怖的招数。那力量实在是太强，太强了。”龙轩宇连连地感叹，将他对于自己所拥有的兵器的那种感觉表露出来。那不是一般人对自己能拥有一把好剑而产生的得意兴奋之情，而是对一种神秘力量的崇拜，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敬



畏。

“也许我以后会将那剑传给你吧。但有一点你一定要记着，千万不能以超过自身五成以上的功力去挥使这把剑。因为它在发挥出绝世力量的同时，对使用者的身体也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反作用。如果灌输于剑身的力量太过强大的话，那么剑在消灭敌人的同时也同样会侵蚀你自己的身体。”龙轩宇语重心长地叮嘱道。

然而年纪幼小的龙翔天却没有将他师父后面所说的那些记在耳中，因为他的脑袋都被师父前头所说的那一句话而引起的兴奋所包裹着。“师父会将最强的剑传授给我呢。”他高兴至极，甚至连师父前头所教导的那些运气口诀都忘了。

那一夜，他可是睁着眼睛高兴地看着天明的到来呢……

“唉，我要是早些记起师父所说的话就好了。”他有些懊悔。

也不知走了多长的路，花了多长的时间，龙翔天终于拖着他那副快要散架的身子走回了自己的客栈。今天取得了初赛的参加权，或许一般的选手都会去大肆的庆祝一番吧。但龙翔天却不想这么做。赶紧回到自己的房中，将这难受至极的身体往床上一躺，然后闭上眼睛什么也不去想，任由自己昏昏沉沉地睡去。这才是龙翔天心中最为渴望的事情。在这一刻，他不想见任何人，就连水芸儿也不例外。

可是老天似乎专门要和龙翔天作对，就在他蹑手蹑脚准备溜回房间的时候，却一个不小心给眼尖的徐汶发现了。

“龙兄弟……”徐汶那有些高亢的声音在龙翔天的身后



响起，他唤住了龙翔天还差一脚就可以跨入房门脚步。

“你过关了？”他脸上颇有些兴奋地问道。

“呃，是啊，是啊。”龙翔天连连点头应着，苍白的脸上努力挤出一些笑容。尽管自己很累，但他却不想表现得太过糟糕，让自己的朋友担心。

“哦，那可就要恭喜你啦。”徐汶脸上露出真诚的笑容。

“恭喜？不用了，下面还有比试呢。”龙翔天平淡地应着，“而且经过了一天的比赛，我现在可是累得很哪。”

“哦？这样子啊。”徐汶这才发现，龙翔天的脸色竟有些异样的苍白。“你还好吧？要不要看一下大夫？”他极为关切地问道。

“呃，不必了。我只是真力使用过度而已，休息几天就好了。”龙翔天连忙说道。

“那你好好休息吧。现在芸儿妹子和天行都上街为你买晚上庆贺酒宴的食料去了。他们想亲自为你庆祝呢。”徐汶笑着说道。

“啊？只是预赛过关而已啊，不用搞得这样铺张吧。”龙翔天颇有些惊讶。

“你自己和他们说去，我只管坐着吃就好了。不过这可是芸儿妹子的心意啊，她早就告诉店里让他们今晚不必送餐过来了。”徐汶轻声调笑着龙翔天，“怎么样，这会儿有没有一些感动啊？待会芸儿回来，是不是要给她一个深吻呢？”他说着不停地对龙翔天眨着眼睛，那话语中颇有些取笑的样子。



听眼前这人说得这样肆无忌惮，龙翔天的脸忽地红了起来。

“呵呵。”徐汶感到有趣地笑道，“这么个大男人还害羞啊。”他摇着头，轻笑着离开了龙翔天的房门。

龙翔天静静地关上了房门，像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摊倒在床铺上。想着刚刚徐汶对自己所说的那些事情，他的心暖洋洋的，他确实感到幸福的存在了。“有了芸儿……真的……很好啊。”他渐渐地沉下了眼睛，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香甜地进入自己的梦乡之中。

或许是因为实在太累了吧，当龙翔天最终苏醒过来的时候，外头的天已经暗了下来，现在已经是掌灯时分。

“唔，肚子好饿啊。”龙翔天明显感觉到了肚子的抗议。

这时敲门声响了，“龙大哥？我可以进来吗？”门外是水芸儿柔柔的问候声。

“进来吧。”龙翔天笑着说道。

“嗯。”外头的人儿轻声应着，慢慢地推开了龙翔天的房门。水芸儿那婀娜的身影走了进来，她轻柔的走到龙翔天的床前，微笑着坐下问：“龙大哥，你过关了？”

“是啊，你应该已经从徐汶那里知道了才是。”龙翔天笑着回答，他的手此刻已经轻柔地抚上了水芸儿那有着纤细秀发的头。

“可是，我还是想让龙大哥你亲口告诉我啊。”水芸儿略显调皮地一笑说道，那模样就像是一头在讨主人欢喜的慵懒小猫。



“这样啊。”龙翔天高兴地笑了起来，“只可惜今天的比赛是在室内的迷宫里进行，芸儿没办法看到我那英武的雄姿啊。”对于自己用力过度的事情，龙翔天是不会对水芸儿提起的。这除了不想让她担心之外，更重要的是龙翔天想在水芸儿面前一直保持那种强者的风范，他想要水芸儿感到安全。这或许是有些幼稚，但也确实是龙翔天这种年纪的人所应有的想法。不管他再怎么厉害，在自己心爱之人的面前，他依旧还是一个初尝情事的少年而已。

“那也没事啊，反正以后还有机会的。只要是龙大哥的比赛，我是一定会去看的。”水芸儿娇笑着向龙翔天保证道。

“那太好了。”龙翔天一听顿时高兴起来，他坚定地说道，“有芸儿在场看的话，我是不会输的。”

“嗯，我相信你。”水芸儿同样也是一脸的高兴。

“谢谢你，芸儿。”龙翔天笑着紧紧地握住了水芸儿的手，“好了，芸儿，我们也应该下去了，我的肚子也饿了。听说今天是你掌厨，我可是迫不及待地想尝尝你的手艺呢。”

“呵呵，那你可不要失望才好！”水芸儿俏皮地说道。

“芸儿，肯定是不会让我失望的。”龙翔天轻笑着，站起身来和水芸儿两人肩并肩走下楼去。当夜，客栈内的厢房之中自是一夜狂欢不眠。

天龙历 1051 年 5 月 29 日，经过六天的角逐，在 10340 名参赛选手中只有 257 名选手通过了木人巷的考核，从而取



得了参加初赛的资格。经过大会评委的分别归纳，仅用两天功夫就把第一轮初赛选手的对战组合给排了出来，于31日公布在赛场外的公告栏上。初赛是采用淘汰的方式进行比赛，分为三级，每名选手在战胜自己的对手后即可升级，参加下一级的比试，只有击败三名对手后才算过关，取得参加复赛的资格。

第一轮的初赛是从6月1日开始的，在第一天的比赛组合中就有龙翔天的名字，而他的对手却是大陆十大名门之一的罗刹堡堡主——尤里夫·巴顿·卡其拉特。这似乎是一场实力相差悬殊的比试，除了龙翔天、水芸儿、徐汶等几个少数不清楚情况的人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龙翔天是必输的。因为他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而他的对手却是名动大陆的一门之长。

比赛前的选手休息室里的一角挤满了人，那些都是罗刹堡的手下。虽说罗刹堡的势力不是十大名门中最强的一个，但作为一门的宗主，其所应该有的排头也都具备了。这些不断喧哗的声音，将整个休息室闹得乌烟瘴气，直接影响到了其他人的休息。

龙翔天平静地来到这里，安静地坐了下来。有了上一次的经历，他已经能稍稍地控制一下自己那有些紧张的心情了。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整个人进入了几近忘我的调息之中。对于休息室那一头的喧闹，他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也没有什么心情去探究个中缘故。事实上，他对于自己今天所要遇上的对手，除了明白对方叫尤里夫之外便没有了。这或许也是一件好事吧，因为不知道对方的名声，龙翔天的心里自



然也不会有压力。

也不晓得调养了多长时间，龙翔天在一道灼热的注视光芒中清醒过来。他缓缓地张开了眼睛，只见夜雨那微笑的身影出现在自己的身旁。不必多说，刚刚那道灼热的视线，无疑就是从她那大大的眼眸中发出的。

“龙翔天，没想到又能碰上你啊。”夜雨笑着说道，“我们还真是有缘啊，预赛碰到了一起，就连初赛也是在同一天。”

“嗯，是挺意外的。”龙翔天笑着回答。

“呵呵……”夜雨不晓得为什么感到很开心，她笑着问道，“你的第一个对手是谁啊？”

“尤里夫，好像是一个外国人。”龙翔天随口应道。

“啊？尤里夫？”夜雨一听这个名字不由得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你说的那个尤里夫，不会是叫作尤里夫·巴顿·卡其拉特吧。”

“嗯，没错啊。”龙翔天也颇觉得有些奇怪，“你怎么知道的？这些外国人的名字还真是拗口呢。”

“啊？拗口？你难道不觉得担心吗？”夜雨关切地问道。

“为什么要担心？”龙翔天觉得很怪异，突然他脑中灵光一闪，出现了一个或许算得上是合理的解释。“难道这个外国人是什么很有名的武林高手不成？”他连忙问道。

“何止是有名啊。事实上你的第一个对手是来自于北方幽明王国的高手，大陆十大名门之一罗刹堡的堡主——尤里夫·巴顿·卡其拉特呢。”夜雨解释道。



“嘿嘿，是这样啊。那我可要小心点了。”龙翔天似乎有些意外他的对手竟会犹如此大的威名，只得以干笑回应夜雨的解说。

“呵……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啊，运气居然这么差……”夜雨颇有些同情地看着龙翔天。在她看来，龙翔天的功夫就算再怎么厉害，也不可能打得过罗刹堡的堡主吧。“除非他的师父有我师父那样厉害。”她心里暗想道，“真不晓得师父当年是怎么回事，既然发现他是一个习武的天才，又怎么不把他从别人那里抢过来呢。”

正在夜雨胡思乱想的时候，“当……当”比赛的预备钟声响起了。

看着龙翔天那站起身来正要迈向赛场的身影，夜雨有些担忧地说道：“龙翔天，你要小心，可不要输得太惨哦，好歹也要撑他个百十招啊！”

“你胡说些什么啊？我就一定会输吗？”龙翔天听了夜雨的话颇有些不服气。

“呵……赢？你是没可能啦，对方可是高手哩。”夜雨笑着说道。

“哼，高手又如何？你说我会输，我就赢给你看看。”龙翔天颇有些赌气的意味。

“哈……那最好啦。我可是很期待你的表现啊。”夜雨轻笑的声音在龙翔天的身后响起。尽管她自己也是说“期待着龙翔天的表现”，但从她的口气却可以看出她是完全不相信龙翔天会赢的。

这一点龙翔天自然也听出来了。“可恶……”龙翔天被



激得火了，他重重地跺了一下脚，便大步地向前方走去。少年人是最受不得少年人相激的，这一点龙翔天也不例外，即便他平素是一个淡然的人。

和上一次的预赛不同，这一次在皇宫门前的九龙广场进行的初赛可是有大量的观众前来观看的。虽然其中绝大部分是和交手的双方并没有直接联系的纯粹观摩者，但也有一小部分是交手双方的朋友、弟子或是亲人。在这即将要开始比赛的紧张时刻，这一小部分人的心都不由自主地悬起来为自己的一方付出关注的眼神。

此刻在看台之上，前来观看龙翔天第一场比试的徐汶等人，也终于在这个时候知道了龙翔天的对手是有名的十大名门之一的罗刹堡堡主。

“啊？龙兄弟真惨啊。第一场就碰上了成名高手啊。”徐汶轻笑着说道。他嘴里虽是在为龙翔天的不“幸”而“哀悼”，但无论从他说话的神色还是说话的口气来看，他并没有为这样的组合而感到一丝一毫的担心。“那家伙会赢的。”他心里便是如此的确认。至于他故意这样说，那纯粹是为了捉弄水芸儿罢了。

“徐大哥，那个什么堡主的很厉害吗？”水芸儿担忧地问道，浑然不觉得自己已是落入了徐汶的圈套之中。

“呵……人家可是天下十大名门之一的罗刹堡的堡主啊。”徐汶故意说道，勾引出龙翔天和水芸儿两人内心的真实情感，似乎已经成为徐汶的一种乐趣了。

“那龙大哥他会不会有事啊！”水芸儿关切地说道。

“姐姐，你要相信龙大哥啊。他是最棒的了。”年纪还



小的水天行只是单纯地相信自己心中的英雄。

“呵呵，天行啊，你很相信你龙大哥吧。”徐汶一听水天行那单纯的话，不由得笑了起来。他目光一瞥那处于看台右下脚的赌局，心里已经有了计较。

“那当然，龙大哥是对我们最好的人啊。”水天行理所当然地说道。

“啊，这样啊。天行，你想不想为龙大哥挣一大笔钱。”徐汶笑得颇有些怪异。

“想啊，怎么挣？”水天行傻傻地上了勾。

“呵呵，你看到那边的一大群人了吗？那就是赌桌，专门为观众赌赛用的。我这里有100两银子，你去那儿押你龙大哥赢。这样如果你龙大哥胜了，100两就会变成1000两哦。”

“啊，好啊好啊。”水天行连连拍手笑道，他拿了银子一蹦一跳地去了。

来到赌赛桌前，水天行凭借着自己个子小、身体灵活的优势，轻松地挤进了赌桌的前沿。他学着大人的模样，将手中的银子重重地往桌上一按，喃喃地叫开了：“押宝官，我押巳时八场的龙翔天赢。”

“什么？”押宝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很清楚龙翔天的对手是罗刹堡堡主——尤里夫。在他看来，一个无名小子对上成名高手，是绝对地输定了。原以为这一场是没有人看好龙翔天的，可是没想到……

“这小鬼是不是发疯了。”押宝官心里想道。可是心里虽这么想，但客户是上帝啊。他当下不敢怠慢，在押签簿上



写道：“10687号押25日巳时八场，龙翔天胜。押金100两。”

“呵呵，一千两，我的一千两啊。”水天行笑着拿了押单心满意足地走了。

巳时一刻，第八比试场的对决终于开始了。由无名小子龙翔天对决天下十大名门之一北方幽灵帝国罗刹堡堡主尤里夫。

迈着坚定的步伐，怀着“我一定要赢”的信念，龙翔天出现在比赛的场地之上。虽然他知道对方的身份，也明白盛名之下无弱士的道理，但他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害怕。他镇静地站在自己的这一角，用平静的不带丝毫感情的目光注视着从赛场另一角上来的尤里夫。

“好平静的眼神啊。”作为高手尤里夫，自然有着分辨对手的实力的能力。此刻他正为龙翔天这平静从容的样子暗暗赞叹。他明白眼前的这位对手或许经验不够，但是绝对拥有很高的修为。因为只有足够的修为才能使一个新手能在老手的威势面前保持镇定。

“抬剑上来。”尤里夫对身后手下说道。在发现对手的实力并不是想象中的差劲之后，尤里夫放下了轻敌的心思，打算全力以赴来对付眼前这没什么名气的少年。“现在并不是要面子的时候。”尤里夫心里可是明白得紧。

在他的命令之下，很快有两名弟子将他的巨剑——斩将剑抬了上来。那是一柄很大的剑，只见那斩将剑足足有五尺长，半尺宽。那两边闪烁着犹如星星一般的光泽显示出这是



一把非常锋利的剑。

尤里夫不敢大意，只是平静地将剑取到手，平和地向龙翔天一抱拳，说道：“小兄弟你准备好了吗？我可要出招了。”

龙翔天表面上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平静地应道：“来吧！”话音刚落，他的心里已是默默地将“真龙心决”运行了数遍。

突然尤里夫猛地跳了起来，口中发出如雷一般的大吼：“接我这一招吧。我要一招击败你。看这一记‘强风空爆’。”说着，他猛然舞动手中的剑。只见那巨大的剑在空中圆转了个圈，带起了一阵阵狂乱的气流。气流不断地旋转，进而迅速地形成了一道十分猛烈的内旋风，把一时躲闪不及的龙翔天包卷在其中。

唔，这是什么怪招啊。压得我好痛，让我都快透不过气来了。被气流包裹在里面的龙翔天痛苦地想道。此刻的他身体虽然还能够稍稍地动弹些许，但很大一部分也是身不由己了。现在的龙翔天就像是被风之绳索所束缚的龙一般，不断地在为自己的命运而挣扎着。

“小子，你快投降吧。被我这‘强风空爆’所束缚的你，只有投降认输才能活过一命啊。”耳边传来尤里夫那心满意足的笑声，“你或许拥有很强的力量，但你的经验还是太少了一些。小子，你其实应该在我命人取剑的时候就出招攻击的。”

听到对方的嘲笑，龙翔天的心也是一阵阵的刺痛。对于这一上场就被对方所制的事情，也确实确实是因为他经验不



足的缘故啊。然而要他就此投降，是不可能的。“不，我不会投降的。我还要打败你们去见我父亲呢。”如果投降了就意味着自己失去了单独会见父亲的机会，这是龙翔天绝对不愿意接受的结果。而且……“我的芸儿她也在看我的比赛，我怎么能在她的面前被别人打败呢？”在恍惚中龙翔天似乎看到了芸儿那焦急的目光注视着自己。

“我决不能输。”翔天心中那强烈的求胜意志使运行于他体内的“真龙心诀”不断地加快真气的流转。他在积蓄着力量，等待着爆发的一刻。他想起了以前师父所告诉过他的有关龙的真谛：“龙虽然会被困于一时，却不会被永远困住的。它们是九天的战神，是翱翔于苍穹之上的神物。它们是不甘于沉默的，如果它们不在沉默中爆发的话，那么它们就不配称为龙，自然也就消亡了。勇于挣脱一切的束缚，展现自己那矫健的身影，这便是龙最动人的地方，也是龙的真谛。”思念于此，龙翔天感悟了其中的奥妙，他默默地将心法运转成“潜龙之势”，而在自己的心里默默地祷告：不甘于臣服的真命之龙啊，在我的体内苏醒吧，带给我冲破一切束缚的力量，冲破重重的阻拦，一飞冲天吧。成为翱翔于宇宙的天龙——“升龙破空”！

龙翔天施展出了“升龙破空”的身法，只见他的身形一晃从“强风空爆”的气流旋涡中冲了出来。龙翔天的速度越来越快地运转起来，一时间已经无法看清他的动作了，只能看见一条灰色的身影，犹如一条矫健的飞龙一般，不断盘旋缠绕着那犹自没有停止的风柱。

“尤里夫，你刚才的气流困得我好紧，现在我脱困了，



自然也不能亏待你。那么我现在也让你尝尝被气流围困的滋味吧。”龙翔天的声音清晰地传进尤里夫的耳中。

“升龙气旋！”随着龙翔天这一声犹如春雷一般的爆喝声，在那道被灰影盘旋着的风柱陡然增大起来，很快就将尤里夫席卷到了里头，不给他以丝毫逃脱的机会。如果说刚才尤里夫的“强风空爆”是名副其实的强风的话，那么龙翔天的“升龙气旋”就是12级的台风了。龙翔天可以从强风中脱出，尤里夫可以吗？当然不行，龙升天时所带起的气流岂是凡人可以破除的，尤里夫越想挣扎，就被气流裹得越紧，最后连站也站不住了，跟着气流一起旋转，被气流高高地卷上天空。当气流在高空中消散的时候，尤里夫便重重地摔了下来，再也爬不起来了。

最后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了，无论在谁的眼中这一局尤里夫都是败了。“龙翔天对决尤里夫，龙翔天取胜。”评委宣布道，“龙翔天，获得参加二级初赛的资格。”

“哈，龙大哥胜了，龙大哥胜了。”见到这一幕的水芸儿等人不断地欢呼起来，他们在为龙翔天的胜利而高兴。



## 第十章 再 战

“咣……”丞相府后园里又一次传来摔东西的声音。一具沉重的青铜花瓶急速地撞破了那还称得上结实的红木窗棂重重地坠落在地上。花瓶并没什么损坏，反倒是地上的青砖不可避免的多了好些裂缝。

这一巨大的声响可将那些守候在房门外的下人们吓坏了。从上一次少爷将自个屋里的东西全部损坏之后，老总管就将一些不易破损的铜制物品放入了少爷屋里。尽管说他们年府并不在乎那一些钱，但时不时要添置一整套的家具、用品却也是一件很让人头痛的事情。下人们在重新将少爷的屋子整顿好之后，原本可以万事大吉，少却许多麻烦。哪想那些铜制物品虽然不易损坏，却很容易出现这样混乱的局面。

像这个花瓶这般破窗而出，可是经常发生的啊。万一要是砸在自己的头上，那可是万事皆休了。即便是总管交代的要好生看住少爷，但却要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此刻这些再怎么“忠心”的奴才却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想逃”的念头。

“老总管来了没有啊？”一名年轻的管事心惊胆战地问着自己身旁的下人，“他要是再不来，我们只怕会被里头的



东西砸死啊。”

“是啊，是啊……”不同于往日那纯粹的拍马，此刻被问到的下人可是出自内心地应和着管事的话。

像是回应着他们所说的话全都是事实一般，一具银制的镇纸再次撞破那原本就已经伤痕累累的窗户砸向外头。这一次更加危险，如果不是那管事眼疾手快地闪避开去，只怕这下子他就会落得个头破血流的下场。

“老管家，您快来吧。”管事哀号着。

“怎么了？”一听说少爷又出了事便马上放下手中的工作迅速赶到这里的老管家秦定在听了那管事凄惨的呼声之后，严肃地问道，“难道叫你们照顾少爷，你们不愿意了吗？竟然给我做出这种鬼相。”

“老管家……”管事皱着眉头，一脸沮丧的样子。一头得承受少爷的怒火，一头又要被这赶来的老管家责骂。虽说这园子里的下人所得到的月供是府里最高的，但其中的辛苦又有谁能体会呢。他长长地叹息一声，只能平静地看着自己的“救星”——老总管秦定一把推开那扇禁忌的房门。

一进门，房间里的混乱和上次并没有什么区别，惟一减少的可能就是那瓷器的碎片了吧。虽然不清楚这里的混乱又会使府里多花多少冤枉钱，但老总管并没有将其放在心上。他所担心的并不是这些，而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年大少。

“少爷，您又怎么了？为何发这么大的火？”老总管一脸微笑地望着年大少。

虽说年老的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所露出的笑容并不好



看，但其中所包含的却是真切的关心。这一份感觉是年大少所能体会得到的，因此在这位老管家面前，年大少的脸上尽管还是一脸的愤怒，但他那准备将东西再砸出去的手却停了下来。

“气死我了，那个叫龙翔天的小子今天真是走了狗屎运，居然能赢了那个鬼罗刹。可恶啊！”年大少愤怒地吼道。

“少爷，您别气，要是气坏了身子，那可不好。”秦定微笑着劝说道，“少爷可是为龙翔天那小子的胜利而生气吗？其实姓龙的那个小子赢了罗刹堡对我们来说可不是一件坏事啊。”

“哦？不是坏事？”年大少先是呆了一呆便觉得奇怪，问道：“他赢了，有了自己的名声，怎么还不是坏事？”

“少爷，您想想，那罗刹堡可是近百年来幽明帝国的支柱，同时也是幽明帝国武林的面子，这次他们的堡主在武斗大会上输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可以说是丢脸丢大了。罗刹堡能就此罢休？幽明帝国能就此罢休？所以说即使安中平杀不了龙翔天，罗刹堡和幽明帝国也不会放过他的。”老管家细细地分析道：“这一次看上去龙翔天是赢了，但事实上他反倒为自己找了个天大的麻烦。一个帝国要报复一个小子，那手段可是多得很。”

“呵呵，秦定啊，还是你说得对。我可是被一时的愤怒蒙蔽了眼睛。”年大少虽然性情偏激，但他却不是个傻子，听了老管家的解说之后，他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奥妙，“龙翔天击败了尤里夫可以说是给自己找了个大麻烦啊。呵



呵，龙翔天，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到几时。”他愤愤地说着，最后疯狂地大笑起来。

“少爷别笑得这样大声。虽说府中的人口风大多是很紧的，但如此重大的事情，万一泄漏出去，那可一切都完了。”老成持重的秦定压低声音劝慰道，“我那边已经和安中平那家伙说好了。他也参加这次比试，一切都会按照您的意思去做的。”

“可安中平那家伙能赢吗？龙翔天可是胜了罗刹堡堡主尤里夫啊。”年大少在心情慢慢地平静下来之后，对于买通杀手来对付龙翔天这事成败的估算又有了新的疑问。

“杀人和比试是不同的。”秦定脸一黑，“杀人是无所不用的，只要能解决对方，他们什么事都会做。”

“那就是说，他也有可能让龙翔天死在其他方式下了？”年大少瞪大了眼睛问道，随即便有了几分不满，“那可不符合我的要求啊。我可是希望龙翔天死在我的面前呢。”

“可如果经由正规渠道杀不了龙翔天，让他死在别的地方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老管家秦定颇有些无奈。

“哼，那是你要解决的问题。”年大少重重地哼了一声，脸上突然显现出吓人的煞气。“如果可以，我最好能亲手解决他。”他红着眼睛，沉声说道。

“啊……是，是。少爷您别发火，我一定会把您的交代办得即机密又稳妥的。”看了自己的少爷那突然红起的眼眸，老管家秦定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他担心少爷的病又再次爆发，因此对于少爷的要求，他马上应和着答应下来。



“办得又机密又稳妥？这世上可没有两全其美的好事啊。”就在秦定刚刚应承下年大少的当口，窗外突然响起这样一个苍老的声音：“你很恨那个叫龙翔天的吗，小子？”

“什么人？”被别人听去了自己的秘密，这令年大少感到愤怒，他厉声大喝道。

“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你只要知道我是可以轻而易举解决任何人这就够了。我平常不想帮任何人，但现在我却想帮你。告诉我，你很恨龙翔天吗？”苍老的声音又道。

“帮我？你为什么要帮我？”年大少奇怪地问道。

“因为我对你身上的煞气很感兴趣，那是只有传说中的魔才拥有的煞气。你或许和我所要找的东西有关，所以我才会帮你。”苍老的声音粗略地解释道，接着他又问了一句：

“你真的很恨龙翔天吗？”

“是的。”像是相信了对方的解释，年大少大声地应道：“我很恨他，我恨死他了。”

“听说你请人去杀他？”苍老的声音又问道。

“你怎么知道？”年大少吃惊起来。

“我听你说的，事实上你们前头所说的话，我全都一字不漏地听到了。你想让龙翔天死，想让他死在自己的面前，看着他最后断气的样子，是吗？”苍老的声音笑着问道，“然而这一切都不是你最想得到的，你真正希望的是能亲手杀了他。”

“是的，我是想亲手杀了他，但我的能力根本就不够。”年大少点着头答道。

“那又有什么问题，只要你愿意，我可以让你拥有绝世



的力量。”苍老的声音闻言顿时狂妄地笑了起来。

“真的吗？”年大少的眼睛猛地亮起来，话语中透露出内心的兴奋。尽管还见不到窗外这人的脸，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年大少就是相信了他。

“自然是真的。”苍老的声音肯定地答道：“明日申时你到城外流云桥边的大树下等我。我到时自然会教你杀龙翔天的方法。”他说罢这话便销声匿迹了，再没有动静，好似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只留下窗内年大少和老管家秦定那还有些错愕的身影。

“少爷，你明天会去吗？”老管家有些担心地问道，“虽然这人看上去确实是有些本事的，但我们对他一无所知，万一他对少爷不利，那可就不好办了。”

“这个不必担心。我们与他素不相识，他自然没有理由对我们不利。我相信他说的，他之所以帮助我们只是为了他自己的事情罢了。”年大少倒是将这事想得颇为透彻。

他幽幽地望向窗外，心里对明日充满了企盼：“明天……明天，我就要你龙翔天好看……”他恨恨地咬牙切齿，似乎要将自己的怨恨直接传给龙翔天。

然而对此事一无所知的龙翔天并没有感觉到他的怨恨，对于刚刚取得胜利的人来说，庆祝这一场胜利似乎是他们现在最想做的事情。这一场胜利虽然是龙翔天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堂堂正正地得到的，但却也不是他意料之中的胜利。即便他在夜雨面前说得是那样斩钉截铁，但在比赛之前他还真没想过自己居然有这么强的实力。

“这不会是梦吧。”迷迷糊糊地走下台，浑浑噩噩地回



到自己的客栈接受众人的道贺，龙翔天到现在为止还有一种如在梦中的错觉。

“我真的战胜尤里夫了？”他突然有些傻傻地问道。

“啪”一个结实的巴掌打到龙翔天的脸上，错愕不已的姐弟俩有些呆然地看着徐汶这令人费解的举动。

“你是不是感觉很痛啊？我的龙兄弟。”徐汶的脸上露出诡异的微笑。

“嗯……”龙翔天有些傻气地点了点头，一脸无辜地瞪着他：“我有没有惹你，你好端端地打我做什么？”

“让你清醒过来。”徐汶一副我打你是为你好的样子，“既然你怀疑眼前的真实性，那么我就要证明给你看啊。龙兄弟，这个都是为了你啊。”

“唉……”龙翔天无话可说，只能无奈地摸了摸火辣辣的脸颊。他觉得自己真是交错了朋友，哪有战胜了敌人还被人打呢？这徐汶安的什么心。他看着徐汶那古怪的笑容，怎么也不相信他打自己的原因是像他所说的那样。他紧紧地瞪视着徐汶，似乎想从那笑容里寻找出些什么。

“唉……别这样看我嘛？我可是会不好意思的。”徐汶笑着说道。和他所说的不同，他的脸上根本没有一点不好意思的模样。他轻轻地端起桌上的酒杯，笑道：“来，大家一起祝贺龙兄弟击败罗刹堡主。”

“噢……”这倒是一个很好的转移别人注目的方法，在他的话音落下之后，水芸儿和水天行纷纷向龙翔天端起了酒杯：“龙大哥，请……”

“不要了，我可真的喝不下了。”龙翔天满脸通红地勉



强举起杯子说道。

“那怎么行，龙兄弟，不是我说你，生为一个男人不会喝酒怎么行呢？”徐汶笑着说道，“虽说是有点困难，不过你还是勉为其难吧。”

“可我……”龙翔天还想推辞。

突然一旁的水芸儿开口了：“龙大哥既然不想喝，那我替他喝了吧！”说罢一把抢过徐汶手中的杯子，喝了下去。

“芸儿，别喝了。”龙翔天顿时着急起来，关心地说道，“喝多了会醉的，”

“龙大哥……呃咯，天上有好多星星啊。”一杯黄汤下肚，水芸儿脸绯红，已然有了几分醉意。她也是一个不会喝酒的人，虽然逞一时的英雄，但却立刻被一杯酒解决了。

“芸儿，芸儿。你醉了，快回房歇歇。”龙翔天有些关切地说道。他走到芸儿的身旁扶住了那摇摇欲坠的身子。

“不要嘛，人家还要看星星嘛。”水芸儿撒娇着，整个人已经缠住了龙翔天的脖子。

“好，好。我们回房看星星去。”无可奈何之下，龙翔天轻声哄道。

“走啊，走啊。”水芸儿喃喃着，她已经神志不清了。

将水芸儿扶回她自己的房间，龙翔天很有君子风范地安顿她歇下，便悄悄地来到客栈的后园。“好快呀，不想下山已经近一个半月了，如今不知道山上的师父和安羽大叔还好吗？”望着天上那银色的月牙，在这一刻没有人打扰的时候，龙翔天想起了以前的“家”。

“唉，还真是有些烦哪！”龙翔天越想就越觉得有些放



心不下山上，这样无穷的思念使他对自己兴起一种厌恶感觉。那感觉闷闷的，让他觉得有些透不过气来。他大叫一声，随意从后院的大树上折下一条树枝，便以枝代剑，疯狂地舞动起来。一时间灰影蒙蒙，在树枝舞动的时候，银色的月光之下已经无法看清龙翔天的身形动作了，那端的是：如风扫叶，矫若游龙。这一套“翔龙剑法”使完，龙翔天的心情显然已经逐渐地平静了许多。

“好剑法！”正当龙翔天收了手中的剑式，准备回房歇息的时候，一个洪亮的声音在他的身后发出由衷的赞赏。龙翔天回首望去，只见从树上跳下一个人来。龙翔天细细看着那人：一身青衫，方形的脸，大约有九尺高，年约二十，脸上自有一种万夫莫敌的威严。

“呵呵，好凌厉的剑法啊，很迅捷的身手啊。身手好，剑法也好。”那人大笑着赞赏道。

“你是谁？”龙翔天觉得有些奇怪。他明白这个出现在自己眼前的人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角色，否则就不会瞒过自己那自认还算是灵敏的听觉了。

“我叫关信腾，是你下一场的对手，今晚特来打探情报！”那人笑着答道。

虽然他是笑着走近龙翔天，但龙翔天却吃惊地从他身上感受到一股浓浓的敌意。“你怎么知道我下一场一定和你比？”龙翔天脑袋有些发麻，如果可以他才不希望碰上一个如此“恨”自己的对手呢。

“你没看比赛通知？”这位叫关信腾的家伙也感觉有些奇怪。



“师兄，现在的通知还没有正式发布啊。人家可不像你，是有特权的。”又一个娇细的声音从大树那儿响起。

“这声音是……夜雨？”龙翔天仔细地辨认着，一口气叫出了声音主人的名字。

“呵呵，你还听得出来啊。”夜雨矫健的身影出现在大树的梢端，一脸纯真的笑容应对着下头的龙翔天。

“他是你师兄？”龙翔天感觉更加奇怪了，“我和夜雨相处得很好啊，又没有欺负她，她师兄怎么会对我抱有如此重的敌意呢？”他不了解，也不曾注意到关信腾的目光始终是对着谁。

“是啊。你们可是我心目中的高手呢。”夜雨笑了起来。

“高手？不知当初是谁不相信我会打败尤里夫的呢。”龙翔天故意说道。

“这个……”夜雨笑得颇有些尴尬，她不再理会龙翔天了，转而询问紧紧地站在她身旁的关信腾：“师兄，你觉得龙翔天的功夫如何？”

“唔……”关信腾沉声答道：“很厉害，是个对手。”

“呵呵，你也有称赞别人的时候啊。”夜雨揶揄他。

“丫头，你怎么胳膊朝外拐呢？”关信腾笑着说道。他是冲着夜雨笑的，而龙翔天却感受到他身上所释放出针对自己的敌意，比原来的更盛了。

“人家高兴啊。”夜雨笑道：“龙翔天，你对我师兄可要手下留情啊，别把他打得太惨，否则我就没人可整了。你总不希望我整你吧。”



“啊，不会，不会。我还要令师兄多多关照呢。”龙翔天连忙笑道。

“哼……”龙翔天耳边分明响起了关信腾那轻微的呼气声。

“丫头，时候不早了。”关信腾抬头看着天空，催促着夜雨。

“知道了。”夜雨应道。“龙翔天，我可要走了啊。”她笑着对龙翔天告别，并拉着关信腾的袖子，重新跃上墙头。

“下次再会。”龙翔天笑着对她挥挥手，心中却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他觉得关信腾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气势实在是太过惊人了，竟让他产生一种窒息的感觉。“真是有些恐怖的对手呢。”他轻轻地吐了吐舌头，看着远方逐渐远离的身影想道。

这一日并没有什么烦琐的政事困扰龙腾远，在粗略的解决完一些例行的事件之后，这位统治龙帝国的皇帝正准备早早上床休息。然而一位并不时常出现的人物，却在这个时候打断了他将要做的事情。

“陛下，承天司求见。”寝宫外头的侍从高声向里边的他报告道。

“让他进来吧。”龙腾远点着头宣道。他心里是颇有些奇怪，毕竟承天司的官员是很少会在这个时候来晋见自己。“莫非上天有什么预警不成？”想到这个问题上，身为皇帝的龙腾远也不由自主地感到心惊肉跳了。



轩辕翔龙传之

幼龙初翔④

殿门被拉开了，进来的是一名年约四十的中年和尚。这是一个相貌十分普通的和尚，除了他的眼睛明亮异常以外，全身上下毫无出奇之处。

“昭文大师，莫不是出了什么大变？”龙腾远连忙问道。

“天上一切安好。”昭文大师笑着说道，“我这一次可是向陛下道喜的。”

“道喜？喜从何而来？”龙腾远错愕地问道。

“16年前我曾预言陛下将与长子骨肉分离。陛下还记得吗？”昭文大师稍稍提醒一下。

“是啊，朕还记得当时把你大骂了一顿呢。可是没几天就传来天波城城破的消息。唉，月儿死了，翔儿却是不知所踪啊。”龙腾远想起以前的事来，不由得热泪盈眶。

“陛下是性情中人，会悲伤是人之常情。今天我来就是要告诉陛下，陛下与大皇子年内就会重逢的。”昭文大师最后揭开了谜底，笑道。

“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龙腾远闻言不由得兴奋地欢呼起来。

1051年6月17日，令人瞩目的龙城武斗大会此刻已经进行到了初赛的第二阶段。在经过了一阶段的角逐之后，许多人被刷下了，留下的大都是众望所归的强者和三名被人视为本届大会黑马来的人：通过打败北方罗刹堡堡主——尤里夫而获得进阶的龙翔天；三刀斩一代黑道枭雄——高无敌于手下的关信腾；一剑挑死快剑——胡杨的皇族神秘少年



龙志。由于这三位少年平时都不曾有什么名声，因此那些好事的人便将他们笼统地称为“三大新秀”。

而今天正是大会上被誉为“三大新秀”的两位年轻人——龙翔天对关信腾的比试，因此整个场上的气氛变得前所未有的高涨。不单单观看比赛的人比上次多了一倍，就连在赌桌上下注的人数比上次也多了许多。由于双方的名声似乎都差不多，因此压注的人似乎也很平均，是一比一的投注率，谁也不比谁强上多少。因为上一次利用赌赛赢了不少银子，所以这一次水天行还想继续赚一把，然而他的举动却被徐汶制止了。

“为什么不能去呢？徐大哥。”水天行不解地问道。

“因为你龙大哥有名声，这次赌他赢的人不少啊，没法像上次一样拿那么多钱了。”徐汶说得理所当然。

“这样啊。”水天行颇有些失望道。

“天行，不要这样啊。只要龙大哥赢了，我们就很高兴了。”看着那垂下去的小脸，水芸儿只得柔声安慰道。

“快看，快看，龙兄弟出场了。”就在这个时候，比赛的钟声敲响了，徐汶一脸兴奋地站起身来喊道。

此刻的比试场上，龙翔天与关信腾同时出现在各自的位置上，互相打量着对方。

“呵呵，我真的是和你比啊。”龙翔天注视着关信腾那平静之中蕴涵着风暴的脸色，悠闲而淡然地开了口。一看到对方他就已经感受到那股沉重的敌意了。

“我说得没错吧。龙翔天你可要全力以赴和我打，因为我是不会对你手下留情的。”关信腾沉声说道，身上那犹如



泰山一般的气势变得更加凝重起来，

“彼此彼此。”龙翔天轻松地笑了起来。在关信腾那沉重的压迫感下，他如果不笑，那么他就无法承受那压力了。

“小心了。”话音刚刚落下，关信腾手中青龙刀猛地挥击出去。只见那青芒一闪，一招“盘古开天”以其有去无回的惊人气势混杂着关信腾自身那浓烈的敌意迅速朝龙翔天那儿直劈而去。

“好。”龙翔天对这迎面扑来的狂猛刀招不由自主轻轻地赞叹了一声后，便展开那灵动至极的“游龙身法”飘逸地闪挪开了。

然而他却不晓得这是关信腾早已想出的策略，当他的身体刚刚闪过那迅猛的刀招之时，关信腾便迅速地变招成一记“夜战八方”，迅捷地席卷过来。他并不给龙翔天以任何还手的机会，他甚至要在这数刀之间就将龙翔天劈斩于刀下。

“好快的刀啊。”龙翔天心中一惊，却看见快刀已然要触及他的身体了，在如此近的距离下，闪是绝对无法闪开了。“为今之际只有挡了。”迅速作出这个决定的龙翔天猛地一咬牙，手中的长枪犹如闪电一般抵了上去。

“当……”枪刀撞击在一起迸出一连串细微的火花，然后又纷纷地荡开。龙翔天的手微微地一震，一种麻木的感觉迅速地涌上心头。他颇有些惊异关信腾的刀招之中竟蕴涵有如此强的劲道。

“好！”关信腾由衷赞道。他想不到龙翔天竟能在匆忙之间用那细长的铁枪接下他这一迅捷的刀式。他此刻已经失去了先机，因为他所使用的青龙刀是异常沉重的战刀，就其



本身的灵转迅捷而言是万万比不上龙翔天手中的长枪的。

只见此刻，龙翔天长枪猛地一抖，几乎是连续不断地将“惊龙乍现”，“繁星点点”，“星光万丈”三招使了出来。他也学习关信腾的战术，利用招式的快捷，不给敌人一点喘息的机会。于是，场上的激斗越来越激烈了……



## 第十一章 无人胜利

赛场上龙翔天和关信腾二人之间的战斗继续着。只见双方刀枪并举，一条青色的游龙和一条银色的飞龙不断地纠缠在一起，然后不断地分开。两人的招式都很快，在你来我往的招式变换之中，已经无法看清两人的身影。一片青白色的辉映之下，他们都隐藏了自己的身形。

面对狠逼过来的快刀，龙翔天沉着地以自己手中的长枪硬是架开了关信腾的“夜战八方”，第一次扳回了些许先机。他利用枪比刀灵活的特点，在关信腾还没有将自己的兵刃收回的时候，飞快地疾刺出了三招。一招“惊龙乍现”，银色的钢枪化做一道奔驰的闪电直蹿关信腾那持刀的右手。然而这一击却在关信腾脚向前方迅捷的迈出一步之后落空了。但龙翔天并没有吃惊，他猛地横过长枪，一记回马枪使出，枪招连演“繁星点点”、“星光万丈”二式，将锋利的长枪化做千万道四射而出的星芒，尽情地往关信腾身上挥洒。他洒出一片银色的枪影像一个大笼子一般要将关信腾完全遮罩在里头。

瞬间置身在龙翔天那抖落的万道枪影之中，关信腾并没有感到惊讶和恐惧。对于这样凌厉的招式，他嘴边只是闪过



一抹淡淡的嘲讽。他已经在刚刚的一瞥中看出了龙翔天这枪招的破绽。“哼，这一式看上去是威风得很，但却没有什么威力的。”他冷冷地说出心中的感受。“龙翔天你这一招实在是太弱了，我甚至无法感觉到你枪中所包含的力道。”关信腾猛地大喝一声，手中的青龙在灌输了他那浑厚的内力之后，被沉重地抡舞起来。这是异常凌厉的一击，青光闪处，尽是一阵刺骨的刀风。这一招简单的“太极浑圆”，竟出人意料地将龙翔天的万道枪影一一地抵挡开去。

正如关信腾所说的那样，由于龙翔天自身经验的不足，他根本就忘记了在使用这样迅捷的枪法之时必须将自身的内力灌输于枪中。这种疏忽使他刚刚扳回一点先机又一次失去了。在一丝惊慌和错愕之下，他只能以“游龙身法”的灵动来不断避让关信腾那一记又一记简洁而威猛的刀招了。

“龙翔天你的身法是很巧妙，闪躲得也很及时。但如果你这样一味地躲闪的话，你是无法赢得了我的。”关信腾冷静地说道。此刻他手中的青龙刀施出一式“泰山压顶”，以一记简单至极的竖劈自上而下直扑龙翔天的面颊。

单从招式的出手来看，这一招与他出场时所使的那招“盘古开天”似乎是一模一样的，但只有出招的关信腾和承接这一招的龙翔天才能深刻地体会到这两招的不同之处。没有凌厉的刀气，没有闪烁成一片的刀光，也没有那飞快的速度，一切似乎都很薄弱，很好躲闪的样子。但龙翔天却感受到了那如山一般的沉重缓缓地压了过来，他很难动弹自己的身子，虽然还可以不停地后退，但却无法以灵动的身形远远地闪躲开去。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刀的落下，只能以极小的



步伐艰难地闪过要害之处。

刀终于落下，红色的细痕出现在龙翔天左脸颊上。那种细细的疼痛之感，不断地刺激着龙翔天的神经，也狠狠地打击了龙翔天的自尊心。他感到自己完全被压制住了，只有任人宰割的份。

“他下一招肯定会接着上来吧。”龙翔天心里颇有些心灰意懒，根本就想束手就擒了。但这只是他一闪而逝的念头，无论从他参赛的目的，还是自己作为一个男人所作的承诺，他都不可能束手待毙的。他猛地惊醒过来，脚跟陡然一蹬，整个人倒飞出一丈，拉开了和关信腾的距离。

这只是眨眼间的变化，就场外的观众而言，他们根本无法感受到这其中的停顿。在他们的眼中只是看见关信腾的刀沉重地劈下，而龙翔天却飞快地后退避开而已。他们不明白龙翔天心里的变化，也根本无法看出他已经受了点伤。

“龙翔天，你就只有这点本事吗？你那日所使出的凌厉剑法究竟到哪里去了？枉费我还一心期待今日的比试。”清晰地看到龙翔天脸上的伤痕，关信腾冷冷地开了口：“我说过这一局比赛，你我之间都不能手下留情。然而你却始终不施出那凌厉的剑法，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没有。”听了关信腾的话，龙翔天平静地应道。在承受了那一刀之后，脸上的疼痛反而让他变得更加冷静。“我之所以不出剑，因为我的剑太强了，你的刀根本无法承受得住，最后只有刀毁人亡。你我之间并没有非得以死相拼的理由，因此我根本就不会用剑来与你交手的。我们是对手，不是仇人。”他抽动着脸颊，缓缓地说道。那一丝丝入骨的疼



痛，让他说话也变得艰难起来。

“哼……到现在你还说这些。”关信腾听了龙翔天的话反而觉得更加地愤怒，“龙翔天你还是太天真了啊。”他话音刚落，手中的刀竟以枪的招式突然向前刺出，化做一记人刀合一的“雷霆万钧”闪烁着青色的刀光毫不留情地刺向龙翔天的心窝。

“天真？也许吧，但我深信这样是正确的。为了胜利，我会努力地去争取，但我却不会失控而不择手段。我如果动了剑，那么这就不是比试，而是屠杀了。”龙翔天坚定地说道。想起预赛那一日用剑所劈出的招式，龙翔天心中依旧有些担心，他不敢想象相同的劲道要是对人施出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虽说那也是要用事实去验证的事情，但他却害怕接受那万一的结果。

“这一战我只能用枪和你打啊。”他如此想着，手中的长枪化做一式“天罗地网”，以拉开来的纵横之枪气布成一道紧缩起来的密网接下了关信腾直刺过来的刀。

“是吗？但如果你不动剑的话，你终究会死在我的刀下啊。”关信腾信心满满地说道，“你或许没有杀我的理由，但我却有取你性命的原因。”他猛地爆喝一声，迅速回转过来的青龙刀顿时幻成一招“旋刀式”，拖着圆弧的刀风拦腰斩向龙翔天。

“为什么？”听到关信腾对自己竟会有这样的想法，龙翔天霍然一惊，脚下的步子一转错开了关信腾的刀势，紧张地问道：“我们到现在为止只是第二次相见吧。我记得我并没有惹上你啊。”



“也许你认为你不曾惹上我，但你却惹上了夜雨。我……我可是不愿意她的目光注视在别的男子身上的。”关信腾猛地涨红了脸，大声地吼道，手中的长刀又施出那“旋刀式”斩向龙翔天。

“啊……怎么会是这个理由？”龙翔天惊诧不已。他连忙急速地闪过关信腾的招式，然后以讶然的眼神看着对方。这一下龙翔天心里或许有些明白了，从关信腾那涨红的脸和那越发露出精光的眼睛里，龙翔天看出了其中所蕴涵的情意。“他或许是喜欢夜雨的吧。那感觉可能就像是我对芸儿一般。”他如此地猜想。

然而明白了这一点，龙翔天并不能因此而摆脱关信腾的纠缠。就在他想得颇有些出神的时候，关信腾的刀又一次劈了过来，这一次它的目标是龙翔天的脑袋。“在战场上发呆，你是想找死吗？”关信腾又好气又好笑地喝道。按着自己性情，他是很想将龙翔天就此杀死的，然而师父的叮嘱和师妹的拜托又屡屡束缚住那手中的刀。

与龙翔天不同，他可是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人，对于自己这一身的功力和手中那柄丈二长短的青龙刀，他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掌握起来。他可以灵活地控制手中青龙刀中所蕴涵的力量，像龙翔天前头伤痕以及那挫败的感觉，都是他执行控制下的产物，也是他内心互相冲突的矛盾所造成的后果。

关信腾的话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惊醒了龙翔天的神思，看着那猛劈过来的刀锋，他只凭着自己的感觉突地低下头去，闪避开来。青光一闪而过，龙翔天内心骇然地感受着由自己头顶上方所传来的阵阵凉意。估计是已经过去了，龙翔天抬



起头来，却发现一搓细细的发丝垂落在自己的额前。很显然，关信腾刚刚那一招已经将龙翔天的发髻给挑散了。

“唉，龙翔天你真的就只有这点本事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可是要毫不客气地取你的首级了。”关信腾一看龙翔天那还有些失魂落魄的样子不由得发起火来，他心里已然作出了决定：“我要杀了你，即使师妹因此而怪罪我。”

“接招吧。这一击我不会再手软了。”他仰天发出一道惊天动地的长啸，手中的刀攥得更紧了，强烈的气息化做一阵狂风从他的脚边发出。

“看招——这是我青龙刀法的最强杀招：‘龙战天下’。”关信腾大喝一声，手中的青龙刀刀势一变，竟化成千万条翔龙朝龙翔天砍去。这是一反常态的招式，和关信腾前头所使用的那种简洁有力的刀招完全不同。无论是刀的去势、刀的力量以及关信腾自身所发出的战意，都完全凌驾于他前头一直展现出的那种力量之上。这确实是他的绝招了。

“什么啊？竟然会有这样的刀法。”面对激射而来的千万条翔龙而露出惊讶不已的神情。“可恶，看我这‘御枪术’！”他猛地将手中的长枪投向天空，然后以自身那绝强的气劲灵巧地控制着枪的走势。这是完全脱胎于剑法中“御剑术”的“御枪术”，是龙翔天在这慌张的时刻所能想到，并迅速施出的惟一招式了。“利用这飞舞的长枪在空中编织成一道‘天罗地网’，来完全封杀对方的飞龙。”这便是龙翔天的打算。

“没有用的！”见了这样的情形，关信腾嘲讽地笑了笑，开口说道，“‘天罗地网’就算是再怎么严密也无法抵



御千百条飞龙的冲击。龙翔天，在这一招下你是死定了。”只见他手中的刀轻轻地指点一下，那完全由气劲聚合而成的飞龙顿时像有了生命一般，发出更为强大的力量冲向龙翔天所编织而成的“天罗地网”。“轰……”半空中发出沉闷的爆鸣声，龙翔天所织成的“天罗地网”只是轻轻地阻了阻关信腾的“龙战天下”，便犹如一张残破的鱼网一般被撕裂开来。

“当”一声清脆的交击声响起，龙翔天那银色的长枪与关信腾那由气劲凝成的飞龙撞击在一起，发出了金铁撞击之声。龙翔天的枪被远远地荡开了，银色的枪在空中接连旋出了好几圈银色的光晕，最后斜斜地插在离龙翔天足足有三丈距离的场地之上。这还是龙翔天的枪够坚硬的结果，否则那枪绝对会被凌厉刀气给绞得粉碎。

这到底是幸运还是悲伤呢？没有人知道。外边的人们只看到龙翔天手中兵器没了，他只能以自己的身体去迎接那刚猛的气劲。这一局到此似乎已经可以看到结局，在所有人的心里，除非有奇迹发生，否则龙翔天绝对会得到一个尸骨无存的下场。

“要死吗？我就这样死去吗？”明显感受道对方所发出招式的强大，龙翔天不住地后退着，他第一次被死亡所压迫。他不想就这样死去的，在那么多事情还没完成之前，他不想如此早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何况还是为了这么一个根本说不上是错误的理由。

“我……我还不死啊。”在自己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他的右手终于握住了那柄别在左腰间的金色古剑之剑



柄。“锵”在一声清越的龙吟声之中，他的右手优雅而迅捷地扬起，一把古朴而华丽的金色长剑出现在他的手中。在这转眼之间，他似乎已经忘却了身边的一切。自身的精神、身上的真气、脚下的步伐以及轩辕圣剑所包含的那种神秘的气势完全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一刹那，龙翔天似乎感受到冥冥之中似乎有一把有力的大手在指引着自己，告诉自己接下来要如何做。他无法抗拒这种指引，因为那种力量本身就有一种傲视天下的威严。顺从着这种力量，他挥出了手中的剑。

剑闪烁着金色的锋芒在空中掠出一道弧形的轨迹。随着这轨迹的消逝，一道金色的月牙平空化做锋利的刀刃以常人所难以想象的速度迎着那千百条张牙舞爪的翔龙而去。在月牙之后，龙翔天的身影陡然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隐藏在哪里，只除了场上的关信腾。

“你以为用这样的障眼法就可以躲过我的耳目吗？”关信腾冷冷地开了口，他手中的青龙刀斜斜地一指，将那腾空的翔龙引向龙翔天的所在——金色月牙的后方。这并不是他的眼睛好，而是他那遍布全场的气势。在这气势的范围之内，只要有任意的风吹草动都无法隐瞒他的感知。

气劲形成的翔龙猛地撞向金色的月牙，激起了强大的冲击。这是必然的结果，即使那气劲是关信腾自身精神与真力的结合，是他可以随意控制的产物，但气劲的数量过于庞大以及龙翔天的身形离月牙靠得太紧都使得他的操控变得极为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碰撞也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然而令人惊奇的事情便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两者那因为撞击而溅射开来的冲力，并没有像正常的情况那样朝着四周



扩散，相反它就像是龙翔天自己所控制的真力一般，不断地飞逸出来，扑向关信腾所控制的剩余气劲。

一时间大大小小的闪光在两人所面对的空间中亮起，那一个接着一个的模样就好像是每天晚上伴着明月升起的群星一般。在闪烁之中，龙翔天的身影仅仅出现了一次，便再次被光芒所遮蔽了。场外的人们无法看清那一片闪光之类的情形，只是从隐隐约约传出的声音中判断两人的战斗还在继续。

闪烁的光慢慢地稀疏起来，其中所传来的声音也最终停止了。当两人的身影重新出现在所有人面前的时候，他们已经停止了一切动作。现在的他们只是互相对视着，似乎在打量着什么东西，也像是在思考什么问题。对于这一场战斗，他们两人都有着太多的感慨。

“我认输。”在最终对视了许久之后，关信腾出人意料地对全场说出这句令人感到错愕不已的话来。

什么？全场哗然。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两人不断的战斗都到了这种难分难舍的地步，作为一直都处于优势地位的关信腾竟会突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他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人将输赢看得如此平常。“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单单观众们的心里有着这样的困惑，就连作为对手的龙翔天也为关信腾的话惊愕不已。“他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龙翔天觉得很奇怪。

“关信腾你说的是真的吗？你认输？”关信腾这怪异的举动引起了评委的主意，为了慎重，主评委不得不大步走上赛场大声地问他。作为评委自然也是一代宗师，因此主评委



的话是包含着真气的，他那意带询问的话语已经远远地传了开去被所有人听见。

“是的，我认输！”关信腾灌输着真气的的话语肯定地回答道。

“为什么？”评委颇有些奇怪。

“因为我最强的绝招已经被他给破了，我没有办法可以战胜他，所以我认输。”关信腾平静而从容地回答道。

“那好，我现在宣布这场比赛龙翔天取胜。龙翔天获得初赛三级的晋升权。”这样的解释虽然有牵强之嫌，但却也是符合大会规定的，既然关信腾自己都认输了，那么作为评委也只有宣布龙翔天胜利这一条路可走。

“我赢了？胜利的人是我？”这样的消息虽然代表着龙翔天朝自己的目标又前进了一步，但却无法像上一场那样给他带来太多的欢喜。

“他为什么要认输呢？在抽出了轩辕圣剑破解了他的绝招之后，我的真力已经所剩不多了。在那片闪光的战斗里，我几乎是只有招架之力而无还手之功了啊。这一点他应该会明白的，却怎么还突然认输了呢？”龙翔天苦苦思索着。在他看来，眼前的胜利只是关信腾让给自己的东西而已。虽然他这样做的原因还无法了解，但自己是败者这个事实却不断地打击着龙翔天的心。

“看来，我的功夫终究离高手还是太远了啊。”龙翔天心中如此想道。原来他虽然也认为自己比不上高手，但也只认为那是经验上的差距而已。然而今天却输给了和自己一样“没有什么经验”的关信腾，却使得这样的想法有如泡沫一



般破灭了。

“我……我如果还想再打下去的话，那么我就必须将自己的实力再提高一个档次才行。”他心里已是暗暗地下定了决心。一旦发现问题，便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龙翔天固有的反应，即使他也无法判断这样的解决方法是否正确。

颇有些疲惫和失落的他转回自己的客栈，龙翔天几乎拒绝了所有人的问候，对于大家所提出的“庆祝”，他也是平静地拒绝了。他不认为自己是胜者，自然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

“芸儿，你知道这里附近哪里有人烟稀少的清修之地么？”龙翔天平淡的询问最后一个进来看自己的水芸儿。

“龙大哥，你认为自己是败者，所以想找地方去清修一下吗？”依着她对龙翔天的了解，水芸儿作出这样的判断。

“是的，这一场胜利完全是关信腾让我的。凭借着我现在的双手，能不能再取得下面的胜利，我已经没有多少把握了。”龙翔天答得很干脆，“所以我才想，利用从今天到下一场比赛的间隔，好好地再锻炼锻炼自己，让自己的实力有更大的提高。”

“既然是这样的话，你或许可以去城南的天龙山。那里据说时常有山妖鬼魅的踪影，因此很少有人会去的。”水芸儿提出中肯的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并没有作出撒娇之类的缠绵举动，而是用自己的平静来支持龙翔天。多年在江湖上讨生活，使得年仅十四的她有着远远超出同龄人的成熟。

“嗯。”龙翔天平静地点了点头，没有再说其他的什



么。只是轻轻地说了声：“谢谢你，芸儿。”

第二天清晨，龙翔天便带着水芸儿给他准备的干粮向天龙山走去。由于启程的时间早，这一路上除了早起干活的市井小贩之外，并没有其他的人影。原本热闹的大街上此刻倒是显得有些过于空旷了，一种冷清寂寞的感受不由自主地在龙翔天的心头升起。

走出城门，来到旷野郊外，那就更见不到什么人影了，更不用说像龙翔天这般拼命奔跑赶路的人。

但凡事都会有特例的，只是看你有没有碰上罢了。就像是现在的龙翔天就见到以同样疯狂的速度朝前奔跑的人。

“好快啊，他是谁呢？”同样异常的举动勾起了龙翔天的好奇心，他想将眼前的人好好地看一个清楚。于是他施展开“游龙身法”紧紧地跟随在那人的身后。

然而没过多久，龙翔天就发现眼前的情况有些不对劲了。自从离开大道转入深山之后，他便察觉那人除了毫无方向地乱跑，似乎还有一种疯狂的感觉。“怎么回事？”龙翔天心里自问道。他想放弃这种探察的举动，但却吃惊地发现自己追踪的过程中已经迷失了方向。在这深山之间，他根本不晓得路在何方了。

“可恶……”龙翔天的低声咒骂似乎惊醒了前方的人。她慢慢地转过身来，在远方露出了令龙翔天感到十分熟悉的脸蛋。

“夜雨。”龙翔天在后头大叫：“你大清早乱跑什么啊？”

“翔天。”前头的夜雨就像是无助的小孩遇见了亲人一



般冲了上来，那一张分明挂满泪水的脸就这样直接伏在龙翔天的肩膀上。她放声大哭。

“啊……你……你怎么了？”没想到竟会遇上这种情况，龙翔天顿时慌张起来，他结结巴巴地问道。

“我……我……我和师兄吵架了。”夜雨哽咽着抽泣道。

“为什么吵架呢？”龙翔天觉得很奇怪，“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很要好才是啊。”

“还不是为了你！”夜雨听龙翔天如此询问，顿时捶打着他的肩窝怪罪道。

“为了我？！”龙翔天犹如丈二金刚一般摸不着头脑，他对于夜雨的指责还是颇有些委屈的，“我又没惹你们。”



## 第十二章 魔族遗迹

“为了我和我的师兄吵架？夜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龙翔天对夜雨所说的话显然有着很大的疑问。所谓“疏不间亲”，夜雨和关信腾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远远不止于单纯的师兄妹。这样的情感又怎么会为了他龙翔天这一介外人而发生变故呢？虽说他和夜雨是蛮谈得来，但由始至终他们也总共见过五次而已。龙翔天可不认为自己有那么大的魅力，能在短短的五次会面中将夜雨迷住。

“除此之外一定有别的什么原因。”龙翔天想道。他以极为平静的眼神注视着夜雨那带着泪水的脸蛋，等候着对方的回答。

“因为……因为师兄在和你比试的时候用了‘禁招’啊。”夜雨低着头趴在龙翔天的肩膀上断断续续地说道，她一边说着一边还不断抖动着那瘦弱的肩膀，话语之间隐隐传出的哭音说明她的泪水依旧没有止住。

“禁招？那是什么意思啊？是说禁止使用的招式吗？”龙翔天颇有些奇怪地问道。

“嗯，那确实是被禁止使用的。因为那招的威力过于强大，几乎是中者立毙的，所以师父在我们参赛前曾再三叮



嘱，不到最紧要关头是绝不能使用的。然而师兄竟然违背了师父的嘱托，在与你的战斗中施展了出来。他……他怎么能那样狠心呢？他和你根本就不是敌人啊。”夜雨哭着说道。

“威力过于强大的招式？那不就是你师兄在战斗最后一刻所施出的绝招——‘龙战天下’？”龙翔天猛然一惊，“中者立毙啊。那招确实有这样的威力。”亲身体会过这一招之恐怖的龙翔天自然明白夜雨所说的那些不是谎话。

然而他现在不能只这样发呆，对于趴在自己肩上依旧哭泣的少女，如何让她停止哭泣，才是最重要的。龙翔天听着那低泣不断的声音，头都有些大了。他对于这样的场面，根本就不晓得该怎样做。

可眼下的情况，不做出点什么似乎又不行，总不能傻傻地就这样让夜雨一直哭下去吧。虽说是手忙脚乱的，但龙翔天的手还是轻轻地拍了拍夜雨的头，他克制着内心的慌张，以尽量温和的口气安抚她：“好了，别哭了。就算是用了禁招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啊。我想你师兄一定有着他自己的考虑吧。尽管只有一面之缘，但我感到他并不是一个性情冲动的人。”

“真的吗？你是这样想的吗？”听到龙翔天并没有怪罪自己的师兄，夜雨似乎忘却了刚才和龙翔天说过的自己与师兄吵架的事情，迅速地抬起头，闪动着那犹自含着泪花儿的大眼，满怀希望地问道。看样子，吵架归吵架，她心里还是关心自己的师兄更多一些。

“那个……自然是真的了。”有着令人无法察觉的停顿，龙翔天还是肯定地点了点头。事实上，就他而言，方才



所说的那些安慰夜雨的话，是真假各半。虽说关信腾确实给自己一种成熟稳重的感觉，但只要一牵扯到夜雨的问题，这个人似乎又立刻变得毛躁起来。“这或许就是关心则乱吧。”对于这样极端的情感变化，龙翔天只能这样理解了，可这样的想法他不能在夜雨面前说出。他只是顺着夜雨的意思肯定了下来。

“那就好了……”夜雨的脸上终于绽放出如花一般的笑容，她整个人变得开朗起来，自然也止住了哭泣。笑过之后，夜雨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颇有些忧郁地说道：“要是师兄能像你这样就好了。我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无法想通，为什么师兄会突然使用那样的‘禁招’呢？他和你可是无怨无仇的啊。按照师父的嘱托，他还应该帮助你才是。”

“帮助我？帮助我什么？你们师父为什么要帮助我呢？”听了夜雨的话，龙翔天心中的疑问变得更多了。

“帮助你找到自己的父皇啊。”夜雨笑了笑，“龙翔天你的来头可不小呢。”

“什么？”龙翔天闻言，震惊至极地紧抓住夜雨的肩膀，他厉声大喝：“这件事你们是怎么知道的？我并没有告诉任何人啊。”他头上的青筋暴出，手上的力气已经渐渐地令夜雨感到疼痛了。

“你放手好不好，你这样捏得我好疼啊。”夜雨有些可怜地皱了皱眉头，低声哀求着龙翔天。

“啊？”注意到自己有些过分的行为，龙翔天先是怔了怔，随即迅速地松开自己的手向夜雨诚恳道歉：“对不起……我刚才太过激动了……”



“呵呵，没事。”夜雨大而化之地揉了揉自己被抓痛的地方，笑着说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希望别人知道的秘密。当这个秘密突然暴露出来的时候，他自然会因为震惊而做出一些难以理解的行为，这是很正常的。”

“谢谢。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将这一切解释清楚。”恢复了心里的平静之后，龙翔天诚恳地说道。

“那是自然的，话既然已经说到这个分上，再不说清楚，也很不好吧。”夜雨笑了笑，“事实上我们知道得这么清楚都是从你师父那边得知的。确切地说，是我师父从你师父那里问来的。”

“这么说你师父和我师父很熟了？那他到底是谁啊？”龙翔天颇有些紧张地问道。

“子不言父名，徒不言师讳。我只能告诉你我师父是一个和你很熟的人，他还指点过你不少功夫呢？”夜雨笑着提点道。

“是清铭大叔？”龙翔天很快就叫出这个名字来。在他的印象里，过滤掉师父、安羽大叔之外，也只有这位犹如闲云野鹤一般的清铭大叔指点过自己功夫了。对于他所讲的那一套随机应变的理论，龙翔天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呢。

“他现在还好吧？”龙翔天笑着问道。

“那是当然的了，有我和师兄在，他怎么会不好呢？”夜雨笑着应道，言语间充满了对师父的崇敬之情。

“呵呵，那就好。真想和他老人家见上一面呢。”龙翔天带着心中的仰慕说道，“或许这世上也只有他才能创出那惊天动地的‘龙战天下’了吧。令师兄的刀法真的很强



啊。”

“是啊。”夜雨笑了笑，随即又沉了下来，“只是那招过于强大了，师兄怎么能用呢？那总不会有杀你的意思吧。”一说到这，夜雨又开始闷闷不乐了。

“哈哈，这怎么可能吗？”虽然是撒谎，但龙翔天在知晓了关信腾和夜雨都是清铭大叔的弟子之后，他更不想因为某些事情而使双方出现矛盾了，他笑着说道：“如果令师兄有这个意思的话，那么‘龙战天下’出招之后的速度就不会那么慢了。要是我当时想闪，那是绝对可以躲过的啊。”他说得有鼻子有眼，就好像是真的一般。

“那你为什么不躲呢？”夜雨觉得很奇怪问道。

“因为我不想躲，我想看看我的力量到底如何。”问到了这个地步，龙翔天也只能搬出这样的理由了，他总不能说自己实在是躲不过吧。坚定的话出口了，随即却变为了脆弱的呢喃：“可是我最终失败了，同样使用禁招的一击，却耗光了我几乎所有的内力。如果令师兄那时再对我发动攻击的话，我是必输无疑啊。”他自嘲地笑着。

“没那么严重啊。事实上施出‘龙战天下’之后，师兄的内力也没剩多少了。你别看他台上那么一副从容的样子，但一下了台，走到后头，他几乎是完全挂在我的身上了。”夜雨解释着说道。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真不知道你和师兄是怎么想的，明明没有什么大的冤仇，偏偏非得打成那个样子……”

“哈哈，男人的事情你们女人是不懂的。”龙翔天故意取笑道，心里却为夜雨所说的话感到惊诧不已。“难道关信



腾是因为赢不了我才认输的吗？”他对这一整件事有了新的想法。

“哼……”夜雨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并觉得很奇怪地问道：“对了，翔天。你一大清早就出城，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嗯，我在与令师兄的战斗中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所以我决定到下一场比赛前的几天里好好地修炼一番，让自己变得更强。”龙翔天笑着说道。

“修炼？似乎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我也要去。”夜雨掺和了进来。

“那不行吧。你现在冒冒失失地跑出来，令师兄一定很着急的。我想你还是回去比较好些。如果你真的需要修炼，也要等你和师兄说过之后再回来啊。”龙翔天劝说道。

“不管他了。”夜雨俏皮地嘟起小嘴，“人家刚和师兄吵过架，跑出来，马上就回去岂不是很没面子。”

“怎么会呢？你师兄可是会担心你的，而且你一个女孩子家独自在外也是很危险的啊。”龙翔天关切的说道，他现在已经把夜雨当成自己的妹妹一般。

“我才不怕呢。如果有什么事，你会保护我吧？”夜雨笑着说道。她眨着大眼睛望向龙翔天，那楚楚可怜的样子总是让人不由自主地兴起一番爱怜之情。

“那是当然的。”龙翔天肯定地说道，“我当然会保护你。但……”

“别‘但’了。有你这样一个武功超群的保镖，还害怕出什么差错？”夜雨大大咧咧地打断了龙翔天的话，虽然脸



上的泪痕未干，但整个人已经变得和刚才不同了。伤心的事情对夜雨而言是来得快，去得更快。她本身就是一个超级乐天派的性格。

“我们要去哪里修炼啊？”当龙翔天还在为怎么向关信腾解说这件事的时候，她却毫不在意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最好去一个有趣的地方啊。否则只是修炼的话，我可是会感到无聊的。”

“啊？你到底是去修炼还是去游山玩水啊？”龙翔天觉得很奇怪。

“当然是去修炼哪，但在修炼之余进行一些调剂也是很重要的啊。”夜雨笑着，犹如银铃一般清脆的声音从她的口中发出，“我们不是从和尚庙、尼姑庵里出来的，为什么一定要虐待自己，甘于清苦呢？”她一边说着，一边蹦跳着紧紧抓住龙翔天的手，那心情好得简直像是去远足一般。虽然龙翔天觉得这样的行为似乎太过亲密了些，但作为当事人的夜雨显然并没有这样想。“说嘛，我们到底去哪？”她不放弃地催促道。

“我准备去天龙山，那里人比较少，很清净。”龙翔天微笑着说道，“至于风景好不好，我就不晓得了。”

“天龙山啊，我小时候父亲常带我去那儿玩呢。”夜雨笑着说道，“我还知道那儿有一个山洞很大哦。”

“父亲？对了，我还不知道令尊是干什么的呢？”龙翔天笑着问道。

“我父亲是一个探险者，寻找大陆上的古代遗迹是他的工作。由于父亲对魔族很感兴趣，为了研究天龙山的魔族遗



迹，在我十岁以前都住在天龙山脚下。有空时父亲就会带我去天龙山的洞穴里逛逛。我母亲在生下我不久后就死了，我就和父亲相依为命。可是，在我十一岁那年，我们家遭到了一群探险盗墓者的袭击，父亲为了保护我而被他们杀了，还好那时师父刚好路过救了我。”说到这些事情，虽然是早已过去许久了，但夜雨仍然显得有些哀伤。

“对不起！让你想起了不愉快的事儿。”龙翔天连忙道歉。

“没事，既然是去天龙山，那么就由我来带路吧。”过了一会，夜雨很快恢复了开朗的情绪，笑着提出邀请。

“那就麻烦你了。”龙翔天微笑着回应。他抬起头看了看那早已升上天空的太阳，不由得有些抱怨：“我们得赶快了，接下去的太阳可是很毒的啊。”

“放心，我知道怎样避过这夏日的阳光。”夜雨自信满满地拍着胸脯保证，“一切就交给我来处理吧。”她笑着，冲到龙翔天的前头，欢快地跳跃起来，轻松地朝前方走去。

“不要跟丢啊。”她叮嘱道。

就这样一路行去，大约在傍晚的时候，两人终于来到了天龙山脚下。

“夜雨，这就是天龙山了？”望着眼前这一大片高耸入云的山峰和不断盘旋着走向幽暗的小路，龙翔天颇有些惊讶地问道。“似乎有些恐怖啊。”由于快接近天黑，那些背着山壁所开凿的小道上已经没有一丝的光明，再加上那越来越冷的气温和不断吹动树木的山风，确实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



“你感到害怕了吗？”夜雨笑着挖苦道，“这才是天龙山的前山‘望始峰’而已，离我们要去的坐莲峰的无名洞还有好长一段距离呢，我们可要加快速度啊。”

“这样啊。”龙翔天颇有些无奈。

“你累了吗？”夜雨关切地问道，她已经发现龙翔天的额角上已然渗出细密的汗珠。

“不累，不累。”龙翔天连忙答道，心里却想：“跑了一天的路谁不累啊？只不过为了保持我的男子气概，却也只能硬着头皮说不累了。”

又朝前走了一段路，龙翔天像是突然想起什么，笑着问道：“夜雨，你说你父亲是专门研究魔族的学者，而你又在天龙山生活了这么久，那么你一定知道天龙山的魔族遗迹了。”

“是啊，我当然知道。”夜雨颇有自信地回答道。

“好想去见识一下啊。”龙翔天感叹着说道，“我听我师父说，魔族所拥有的科技实力完全在我们之上啊。”

“那倒是真的，只不过他们所研究的那些东西都是用来作战的。”夜雨平静地回答道，“大体上都是一些冷冰冰的物件，虽然相隔了上千年之久，你依旧可以感受到其中的血气。”

“血气？”龙翔天颇有些诧异地扬了扬眉头。

“充满了血腥和杀戮的气息，这是我父亲经过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夜雨严肃地说道，“也正是因为这样，我父亲对这些魔族的遗迹也仅仅是研究而已，并没有让它们重现于世的打算。他认为，如果让这些重新看见太阳，那么地上的人又将死伤惨重。”



“会这样吗？”龙翔天的好奇心更重了，“我真想亲眼看一看，摸一摸啊。”

“那可没问题啊，我们现在要去的无名洞就有了。”夜雨笑着说道。

“什么，你是说魔族遗迹就在无名洞里？”龙翔天不敢相信。

“你猜对了，不过魔族的文字很难理解。我听父亲说，只有皇族的人才学过魔族的文字，所以他也不明白里面到底说些什么呵。”夜雨道。

“啊，那么难啊。”龙翔天感叹。

两人联袂而行，又过了约莫半个时辰，终于来到了夜雨所说的“无名洞”。除了洞口以外，这根本就不像一个洞穴，洞内十分的整洁，洞穴的山壁上嵌着几十个回圆形的珠子，还有一排不知是做什么用的按钮。夜雨按着以前的记忆，走上前去在右边第一个上轻轻一按。一时间几十个圆珠同时发出淡黄色的柔光，迅速地照满了整个洞穴。

“这就是‘无名洞’？”龙翔天惊讶至极。

“很惊奇吧！”夜雨微笑着，话语之间多多少少带着点得意，好像在炫耀着什么。

“是啊，我没想到这些普通珠子竟然会发光。它们怎么看也不像是传说中的夜明珠啊。”龙翔天惊讶地叹道。

“听我父亲说，这些珠子应该是由一个复杂的能量系统控制着，而那个系统的机关则被设置在这里。”夜雨指着她刚才手按的那个按钮解释道。

“就是这里吗？”龙翔天走上前去细细望着那个按钮问。



“没错，就是这个了。”夜雨点了点头，同时郑重其事地嘱托道，“其他的按钮你可别乱碰啊，我也不知道那些是做什么用的，万一引起了大变化可不好。”

“哦。”龙翔天轻轻地应了一声，转而打量山洞里的其他东西。突然，他的心神被那放置在山洞角落里的一尊雕像所吸引过去。他突然涌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呼唤他一般。

“好怪啊。”察觉到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龙翔天不由自主地移动了脚步朝那个方向走去。渐渐地他将自己的目光完全移到那尊雕像上去，细细打量着，感受着其中的与众不同：只见那尊雕像是背对着自己，虽然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制成，但感觉上却和一般的雕像有着很大的不同。它是有着生命的，是活的。在它那和真人一般长短的身躯上穿着和铠甲一样的东西。头上的尖角和身后的羽翼都说明这个雕塑的原形，并不是人类，而是魔族。

贴近了雕像，龙翔天渐渐明了那隐隐之间的呼唤究竟在表达些什么。“转过来，把他转过身子。”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那呼唤已经变成了如此确切的语言在命令龙翔天。

不知道是感受了这样的命令呢，还是出于自己心中的好奇，龙翔天慢慢地扳过了雕像的身子。然而，令他更加惊异的事情出现了。“啊。”龙翔天惊叫了起来，话语里充满了震惊。

“怎么了？翔天。”夜雨关切地问道。

“你看那雕像的脸，简直和我长得一模一样啊。”龙翔天指着那雕像说道。

夜雨闻言走上前去仔细地看了看，“真的，这个雕像真



的很像你。”她也感叹道。

“夜雨，这雕像很早就有了吗？”龙翔天好奇地追问。

“是啊，从我有记忆开始这山洞的中央就放着这么一尊雕像了。”夜雨肯定地点了点头。

“是这样啊。”龙翔天的心稍稍地平静了一些，他对夜雨说出自己刚才的感受：“刚才我总觉得这个雕像里有什么东西在呼唤我啊。”

“是吗？我没有感觉到啊。”夜雨也觉得很奇怪。她紧紧地盯着龙翔天的脸说道，“会不会是你今天走得太累而产生了幻觉呢？”

“不，那是真的。”龙翔天十分肯定地说道，“而且现在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好像叫我去摸这个雕像。”说着，他的手已经慢慢地朝雕像伸去。

“翔天，别碰啊，说不定有什么机关呢？”夜雨顿时担心起来，她连忙阻止道。

“不会的，那个感觉告诉我，它不会伤害我。”龙翔天说着手已经按在了雕像上。

突然雕像的表面泛起耀眼的金光，把龙翔天整个人包裹了起来。这金光十分地强烈，照得夜雨眼睛都睁不开了。

“啊，这是什么光？龙翔天，龙翔天你快点离开啊！”夜雨大声地喊道。

但是没有人回答她，光芒慢慢消逝之后，夜雨发现眼前的雕像和龙翔天都不见了。

“翔天，你不要吓我啊。快点出来啊！”夜雨焦急的喊声在整个洞里回荡着。



## 第十三章 飞翼金铠

光芒之后 尽是无比的幽暗 四周都是雾蒙蒙的一片 就像是传说中开天辟地之前的景象——混沌。龙翔天静静地躺在一片虚空之中，上不着天，下不触地，就在这上下之间来回漂浮着。他显然已经失去了知觉，紧闭着双眼的脸上竟有一丝受到惊吓的苍白。这也难怪，毕竟没有一个人可以用肉体去直接承受空间转移的痛苦。那不断拉扯的力量，似乎要将他整个人拆散一般。他最终忍受不住，因而失去了知觉。

“龙翔天……龙翔天。快醒醒，快醒醒啊。龙翔天。”渐渐的，龙翔天稍稍有了些知觉，他觉得有些烦躁，因为耳边一直有这样一個飘忽而又急促的声音在那头叫唤。

“唔……头好痛啊，全身就像是散了架一般。”龙翔天慢慢地动弹了一下自己的身子，那全身的酸痛让他觉得很不舒服。他轻轻地睁开眼睛，想看清眼前的景色。然而一层又一层墨色一般的薄雾好不知趣地挡在他的面前，使他无法看得更远。

“我明明是在洞里啊，怎么会跑到这个古怪的地方来？”他轻喃着，不断地用力，却始终无法撑起自己的躯干。他无奈，只能放弃了挣扎，静静地平躺在那儿。



“你醒来啦。”那个从一开始就在四周呼唤龙翔天的声音又一次响起。虽然不晓得它究竟在哪里，但龙翔天却从它的话语中感到了一丝惊喜。

“唔……你是谁啊？这又是哪里？”龙翔天道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他又一次仔细地张望了自己的四周，发现他竟然悬浮在空中，这更令他感到不安了，“为什么要这样呢？让我躺在地上不好吗？”从古至今人早已习惯了脚踏大地的充实感，对于一下子要他习惯这种不上不下的境地，那也确实颇让他为难呢。

“呵呵。”那个空中的声音笑了起来，“你的问话还真急啊。你难道看不出来这里是异次元空间吗？”

“异次元空间？”龙翔天第一次听见这个名词，诧异地皱了皱眉头，“那又是哪里啊。”

“简单地说，就是另一个封闭的世界啦。至于它所在的具体位置我也不大清楚。”那声音笑着回答道。

“什么？不是你把我传送到这个地方的吗？”龙翔天觉得很惊讶，同时也感到有些愤怒：“传到一个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这家伙究竟想搞些什么？”

“那你又是谁呢？”压住心里的不满，龙翔天虽然没有说出什么不好听的话，但语气已经严厉了许多。

“我是飞翼金铠的灵魂，你就叫我铠灵好了。”那声音应道。

“飞翼金铠？铠灵？”龙翔天有些迷糊。“那又是什么？”他瞪大了眼睛，不理解的光芒从其中透出。

“你还不明白吗？飞翼金铠就是你见到的那具雕像，而



我则是那雕像的灵魂。”铠灵简单地解释道，“就像是有灵气的宝剑和依附宝剑而生的剑灵一般，我们是有着自我意志的强大能量。但由于没有自身的实体，因此我们只能通过吸收宝物上的灵气来维持自己的存在。”

“哦。”龙翔天稍稍有些明了地点了点头，又问：“既然如此，你把我叫来做什么？我们好像是没有关系的啊。”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了。”铠灵那有些虚幻的声音又笑了，“事实上，我是受创世神奥拉丁的嘱咐，来帮助你龙翔天完成自身的宿命的。”

“帮助我完成自身的宿命？”龙翔天觉得很奇怪道，“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类，想的也无非就是衣、食、住、行的安稳和一份情感上的依托，至于其他我并不感兴趣，又怎么会牵扯上创世神呢？”

“虽然你现在只是这样想，但上天所给你的宿命却是你所不能抗拒的。”铠灵解释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只能往那上头发展。人或许拥有很强的可塑性，或许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一部分命运，但他始终没有力量去改变宿命的。”

“是吗？”龙翔天语气中颇有些无可奈何的味道，“那创世神给我安排了怎样的宿命呢？”

“创世神让我来帮助你统一圣大陆。”铠灵如此说道。

“统一圣大陆？”龙翔天觉得越来越奇怪了，“圣大陆那又是什么地方？”

“圣大陆是位于龙大陆西方的一块大陆，原先和你们所



在的龙大陆是连在一起的。但是经过了上古的‘创元战争’，从西面败逃而来的魔族为了阻止众种族的联军和创世神的追击，在天雷山上下了‘断天咒’，使得整个天雷山脉下沉，引起了大陆地质的变化。那时海水倒灌，许多地方都被剧烈的地震弄得体无完肤。最后整个大陆分裂开来形成了现在的龙大陆和圣大陆以及那有去无回的星之洋。”

“由于创世神也在那场战争中损耗了大量的神力，因此他无力阻止这一切变化的发生。后来为了使东面的龙大陆也脱离魔族残党的控制，创世神和其他的诸神联合起来摆出了一个巨大的准确定位空间魔法阵，将人族中最强的东龙部落和罗尼撒部落送到东面，组织对魔族的最后战役，将失去魔神的魔族残余大部剿灭于大陆的南方。”

“可是由于这两件事使得创世神的力量大幅削弱，在这一千五百年里无法直接干预大陆各族之间的事务。好在龙大陆在你们龙族的力量下保持了基本的稳定。可原本作为神圣之地存在的圣大陆却变成了一块纷乱之地。人族四分五裂，其他的种族都被赶到了边远之地，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不正常的。”

“创世神不想再见到这种不正常再继续下去，因为他明白人心中的贪欲最终会导致魔族的再次入侵而使整个世界走向灭亡。为了阻止这个最坏的情况发生，他决定在龙族诸子中寻找一名能够承担起统一圣大陆任务的人，并且派我去帮助他。”铠灵大略地解说这一切的过往。

“那么照你的说法，我就是被创世神所选中的人了？”龙翔天扬了扬眉头将信将疑地说道。



“是的！你就是那个人了。”铠灵肯定地说道，“你最初进来的时候感觉到那种神秘的召唤力量了吧。那就是神选定之人所特有的。”

“这样吗？但我认为我还是不行的，因为我的力量太小了。”龙翔天还是有些苦恼，“不要说别的，我连自己腰间的剑都没办法使用。”

“哈哈，那算什么问题。”铠灵听了哈哈大笑道，“你的剑是原先从万神剑分出来的三柄圣剑之一。当初创世神为了维护战后世界的和平将自己的剑分为三柄圣剑，这就是拥有最强之力量的轩辕圣剑、拥有最快速度的擎龙圣剑以及拥有最强圣力的天使圣剑。这三把剑中，你的轩辕圣剑是承接了神的战斗本能，拥有毁天灭地的最强力量，是一把阳刚之剑。因此佩有这柄剑的人如果没有与神相当的力量，是无法自由地控制这把剑的。”

“也不是完全不能控制吧。当我将自身的力量完全灌输于圣剑之中的时候，那确实发挥了强大的力量啊。”龙翔天听了铠灵的说法，颇有些不服气地反驳道。

“哈……那仅仅是强行催逼出剑的力量而已。你一味地催逼剑的力量，可知道自己究竟施出了剑中的几分力道？你以为这拥有最强之力量的剑只能用于无情的杀戮吗？”铠灵轻笑着反问，“而且一直使用催逼的方法来获得圣剑的攻击力，其本身的反震对自己也是有害的。毕竟你们只是人类的身体，而不是神或与神接近的金刚不坏之身。”

“那就没有办法了？”龙翔天略微显得有些失望。

“也并不是这么说，事实上就你个人而言，还是可以拥



有这样的力量。”铠灵笑着说道。

“怎么拥有？”龙翔天连忙追问。

“因为创世神在最初之时就考虑到你们人族自身能力过于低下的问题，所以将他自身的力量寄存在我这里一些。只要你与我合体，你自然就可以得到这一部分力量了。”铠灵欣喜地说道，“龙翔天，你准备好了吗？我可要开始了？”

“什么？别那么快啊！让我再想……”龙翔天还是有些犹豫。然而铠灵已经不再给他思考的时间，当他的话还没说完的时候，一股强大的气流就把他给震晕了。在恍惚间龙翔天只听到断断续续的话：“龙翔天……把力量给……你了。请不要告诉别人……我将与你……同在！”

也不知过了多久时间，龙翔天慢慢地睁开眼睛，五彩缤纷的世界再次回到他的眼前，“是梦吗？”龙翔天想道：“一切都像是那么的真实啊！不对，好像不是梦。我总觉得有点不太一样。不管了，还是先起来再说吧。”龙翔天支着身子想站起来，突然他发现在自己的身旁还有一个包袱。

“里面装的好像是书。”龙翔天凭借着自己的感觉触摸着包袱的形状，猜想里头究竟是什么东西。他拿起那包袱，打开来瞧了一瞧，果然里面放着三本书。龙翔天看了看书名，只见上面分别写到：“魔族武学纪要”、“天工方略”、“九玄兵册”，而且每一本书的作者署名都是“铠灵”二字。“看来我经历的不是梦了。”龙翔天想道。

“龙翔天……龙翔天……你在哪啊？快出来啊。”远方传来夜雨焦急的喊声。“啊！让夜雨担心了，我得赶快回去才行。”龙翔天想到，便跳了起来。这不跳还好，一跳龙翔



天就大为吃惊，原本只跳起一丈高的他，此刻居然跳到了三丈。“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龙翔天自问道。

“呵呵，吃惊吧。这是创世神存在我这里的力量，我已经把它传给你了。虽然你现在还不能完全开启它为自己所用，但比起你原来的力量却是强大了不少。”铠灵的声音在龙翔天的脑子里响起。

“你是‘铠灵’？”龙翔天低声问。

“是啊！我是铠灵。”铠灵笑道。

“你在哪里？”龙翔天又问。

“我在你的心里。因为飞翼金铠已经和你融为一体了。”铠灵道。

“融为一体？”龙翔天觉得很奇怪，“是合体吗？”

“正确的说是和你的皮肤融合了，当你需要金铠保护的时候，金铠会自动出现保护你的。还有你要和我交谈，只要想就可以了，不用说出来。”铠灵笑着叮嘱道。

“哦，是这样吗？”龙翔天按照“铠灵”所说的方法，在自己的脑子里想道。

“是的，就是这样。”铠灵似乎肯定了龙翔天的做法。

“铠灵，那三本书是给我的吗？”龙翔天在脑中问道。

“不是，我传给你力量的时候，已经把三本书上的知识教给你了。那三本书是让你传给别人的，传给你的帮手中具有一定资质的人。”铠灵笑着说道，“以后的事业你必须借助大家的力量来完成，而不是凭借着自身的力量一味的杀戮。”

“是这样啊。”龙翔天想道。



“好了，小姑娘快过来了，我先闪开，你需要的时候再叫我吧。”铠灵说着便从龙翔天的意识中消失了。

“龙翔天你在哪啊？”夜雨的声音又响起了，这一次似乎离自己近了许多，也更加地焦急了许多。

“我在这里，夜雨，我在这里啊。”不想让她太过担心，因此龙翔天在铠灵消失之后立刻高声回应道。他一边叫喊着，一边朝夜雨所在的方向直奔过去。

听见了龙翔天那高声的回应而寻找过来的夜雨，此刻看见龙翔天没事，顿时热泪盈眶，直扑上前去哭道：“翔天，太好了，你没事啊。人家……人家都担心死了。”

“我没事啊。别哭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龙翔天安慰着她。

“害我担心了一晚上。”夜雨扬着泪儿抱怨。

“你一晚都没睡？”龙翔天动容了。

“嗯。”夜雨颇有些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说道：“好了，我们回去吧。”

“好的，我们回去吧！”龙翔天道。当下两人回到“无名洞”不提。



## 第十四章 腾龙云纵

二十四孔流云桥静静地安立在城北的云阳河外，千百年来冷漠地观看着世间的变化。云阳河是属于龙大陆四大河流之一浦天河的支脉，也是整个龙城的水源。当初在建设龙城的时候，便引云阳河的水入城，造就了龙城现在的金水河及护城河。

桥的北头，一株百年老槐巍然长在那儿。这是当年第一代龙皇龙轩辕进洛邑（也就是现在龙城）时亲手种植的，在龙轩辕的子孙当政的一百多年里，它倒也像整个龙帝国一般生得越发粗壮了。

傍晚时分，属于初夏的温热之风徐徐地吹过，天上的太阳早已偏西了，只留下那满是红彩的云朵。大树之下，一道略微显得有些急躁、猥琐的身影正来回不停地走动。他时不时探伸着脑袋张望四周，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又好像是在等候什么人的到来。

“会不会真的像老管家所说的那般在耍我呢？”树下的那人焦急地想道。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他可是从中午饭后就独自来到这里等候那贵客的到来。然而到了此刻，已然是接近天黑了，却依然见不到那位自称“拥有足以杀死龙翔天



之力”的人。

“该死的，我是不是就这样被骗了。”等候别人的人显然已经没有什么耐心了，他不断擦拭着额头上的汗珠，不住地抱怨道。

“你很不满吗？年大少爷。”一个犹如幽灵一般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飘忽地吐出这一句冰冷的不像人说的话来。

“啊……不敢……不敢。”年大少连忙说道，“我正恭敬地等候您老人家呢。”汗水淋漓地从他的脸颊上滑落。他战战兢兢地面对着眼前这比自己强上太多的人。他心里担心着，不敢正视对方。

“不敢……哼。”那人很不给年大少面子地冷哼一声，说道：“就算你有所不满又如何，你现在可是任我宰割啊。”

“啊……啊……是。”年大少已经颇有些语无伦次了。

“哈哈……明白就好。”那人笑道，随即话语又变得慈祥和蔼起来：“你的心愿我明白，无非就是要亲手取得龙翔天的首级而已嘛。”他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紫黑色的水晶球来，诡异地笑道：“你只要吸收了这里头的强大力量，不要说区区的一个龙翔天，就连上天的神祇也未必是你的对手了。”

“真的？”年大少听了那人的话，双眼顿时露出异样的光芒，然而他很快就清醒过来，颇有些狐疑地问道，“既然有这么大的力量，你自己为什么又不用呢？”

“这东西并不是人人都可以用的，非得有很好的‘慧



根’才行。”那人解释道。

“慧根？”年大少诧异地扬了扬眉头，“那我就是很有慧根了？”他的心为这样的赞美而高兴，不由得张狂地大笑起来。“你很有眼光，我确实有着那样的慧根。”笑过之后，年大少骄傲地对那人说道。

“那是当然，如果你没有慧根，那么我也不会找上你了。”那人的话语突然变得软绵绵的，似乎带有无穷无尽的诱惑，“来吧，用你的灵魂来交换这举世无双的力量。”

“是……是的。”年大少虚弱地回应道。他已经完全被催眠了，根本不晓得自己要做什么，所有的动作都是按照那神秘人的吩咐去做。

他缓缓地抬起双手，从那人的手中接过黑紫色的水晶球。

“将它放到你的头顶吧，在西下的残阳之中，你将获得最强的力量。”那幽灵一般的人影在一旁操控着他的动作。

一切都照做了。当黑紫色的水晶被抬举到年大少头顶的时候，红色的夕阳之光正好从西方照射过来。经过一连串的聚集，它化做一束犹如米粒一般粗细的光直直地映在年大少的百会之上。

“啊……”年大少顿时惨叫一声，就这样昏倒过去了。

“呵呵……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看着年大少那蜷缩在地上的身影，那人露出了阴森的笑容，“伟大的王啊，您只要有了这具身体，再得到魔神剑和星之洋的力量，很快就可以一统天地了。”

拾起倒在地上的年大少手中那早已变成普通透明的水晶



球，那人便抬头看了看天色，“唔，太阳已经很西了，另外两个重要的人应该也快来了吧。”他又一次俯下身去在年大少的耳边低喃：“记着一定要拿到那柄被封印的剑……”说罢，他便犹如泡沫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前方，不远之处已转出一大一小的两道身影，他们来自数百里之外一个名为东灵村的地方。那虽是一个不大的村子，但村中作坊所酿造的“东灵蜜”却是闻名整个龙大陆的佳酿。在龙城武斗大会召开之际，来自各地的武林人士，若是有钱便一定会向客栈购买这种酒。这一时之间便造成了龙城“东灵蜜”的短缺。各商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派人将东灵村的长老请来，共同商量加大“东灵蜜”供货的事情。而眼前出现的这两人正是东灵村的长老祖孙俩。他们已经完成了与商家的协商，正准备优哉游哉地返回东灵村呢。

“爷爷，你看前面有一个人倒下了呢？”年仅十二岁的月如枫指着前方地上的年大少说道。这并不是他眼尖，只是那么一大个男人如此趴倒在大路的中央，要想让人忽略，实在是太难了。

“如枫，你赶快看看他究竟是怎么了。”东灵村的长老虽然脑袋还好，但眼睛却差劲得可以。在这傍晚的时刻，他已经看不清周围的一切了。

“好像只是晕倒了。”月如枫一路小跑上前，探了探地上年大少的鼻息说道。

“噢……也许是中暑了吧。”东灵村的长老判断道，“所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如枫，我们还是帮他一把吧。”



“是，爷爷。”月如枫一把上前，用他那小小的身子撑起了年大少。虽然他还是小鬼，但本身所学习的武艺，却使他具有很强的力量。

两人就这样撑着年大少迈向前方，他们根本不曾注意到依旧躲在大树后头的身影。“一切都顺利地进行着，很快就会有结果……”望着他们渐渐离去的身影，树后的幽灵发出一阵刺耳的冷笑声“创世神，我知道你正在寻求让世界归于统一的代理人，但不管你给那卑微的人类以多少力量，你始终也无法同即将获得全部力量的魔主抗衡啊。在经历了一千五百年之后，天下又将是我们的了。”

笑声虽然是低沉的，但那狂妄的劲头却是让人颇感到有些心惊。即使这神秘人自己拥有强大的力量，但他依旧不敢在这里大笑，他担心“苍天有耳”。虽说创世神到现在为止也不能以其本体通过星之洋，但要破坏他的办法却依旧有很多选择。

“比如说那个叫龙翔天的小子……”刚一想道这里，那神秘人不由得一惊，“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只是在年大少那里听过他的名字而已，为什么我会如此对他挂怀呢？难道是属于前世的记忆？”他感到有些胆战，在他的记忆中只有一个人曾以人类的身躯破坏了魔神的计划。千百年之后，如果那人也再次转世的话，那一切就变得很困难了。

天龙山的那个无名洞里不断传出兵器撞击的声音，那是龙翔天和夜雨在互相比试。龙翔天自己的比试经验很不足，想要提高它，就只有依靠不断的对练了。为了提升自己，他



无疑是拼命的。在这天龙山里，没有来自外界的干扰，使得他能将自己的一切心思融合到武学之中。白天与夜雨对练，晚上和铠灵交流，然后再用一两个时辰的时间通过打坐消除自己身上的疲劳。这些枯燥无味，类似于苦行清修一般的生活，成了龙翔天这些天的全部。几天下来，他几乎是一天一个样，虽然还是没办法掌握神的力量，但自身的真力却比以前要提高了不少，对于所学之武功招式的运用也越加纯熟。现在的他已经能比较顺利地控制轩辕圣剑的力道了。

“呀……看招。”高高跃起的龙翔天猛然发出一声大喝，手中的长枪以一招“龙盘江山”朝夜雨扫去，那凌厉的劲风扫荡起刺骨的寒芒，扬出一片银亮的枪影，实是威猛万分。

“好快。”夜雨惊呼，一低头闪过那一片刺骨的银色。然而当她抬起头时，龙翔天的枪尖已经直直地抵着她的喉咙。

“唔……你又赢了。不打了，不打了，好累啊。”夜雨不住地抱怨，“你这人还真是有些变态啊。第一天你和我打了两个时辰才以平手告终，第二天你一个时辰就赢了我，第三天只花了半个时辰，第四天是两刻钟，现在却只要一刻钟。唉……再这样下去，只怕你的一根手指头都会要了我的命啊。”

“哪有像你说得那样好，我总觉得自己的功夫没什么提高啊。”龙翔天觉得很奇怪：“再陪我练一阵吧。我对你用的招式你应该都很熟悉了才是。”

“不要，不要，累死我了。翔天，如果你这样都不算进



步的话，那怎样才算是进步呢？”夜雨抹了一把额上的汗珠笑了起来，“快告诉我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你进步这么大的。”

“那没什么啊，这都是你帮我的。”龙翔天笑着说，心中却在暗想：总不能把“铠灵”的事告诉她吧。

“呵呵，如果你把我的事告诉她的话，你会受到上天的惩罚的。”铠灵把如此的信息传给龙翔天。

“闭嘴。”龙翔天有些不耐烦地想道。

“是……”铠灵颇有些委屈地安静下去。

“翔天，我们来几天了？”夜雨突然问道，这些天一直都没想过的问题，陡然出现在她的脑中。她担心时间是不是超过了，要是过了比赛的时刻，那对龙翔天来说可就是得不偿失了。

“这个嘛，你刚才不是数了一遍，四五天罢了。你问这个做什么？”龙翔天颇觉得有些奇怪，然而他在话说出口之后陡然跳了起来，他已经知道夜雨的意思了，“啊……四五天，那不是快到比赛的时间了吗？”

“啊？那我们可要快一点回去啊，要是误了比赛可就遭了。”夜雨焦急地说道，“我看我们还是早点返回龙城好了。”

“嗯，早点回去也好。”龙翔天点着头说道。

于是，他们立刻背起行装，踏上了回龙城的道路。由于心里的那一份冲动，使得他们根本就不曾注意天色的变化。他们根本就忘了估算，到达龙城的时候将会是夜里几点。

这个不大不小的失算，使得龙翔天和夜雨在察觉之后几



乎是疯狂地奔跑着赶路。终于，两个气喘吁吁的身影，顶着头上那一片闪烁着银色群星的蓝色夜幕，在龙城的北门停下了。此刻已是三更时分，龙城那巨大无比的门紧紧地封闭着。

“呼……既然已经晚了，就不要跑那么快嘛。这下可好！半夜三更赶到城门口，连个门都没开，你叫我们今晚喝西北风啊。”夜雨不住埋怨龙翔天。

“我也不知道会有这种情况啊？”龙翔天满脸无辜地说道。

“天哪，我晕了，我的大少爷啊，你是第几次出门啊。连晚上城池会有门禁都不知道啊。”夜雨奇怪地嘟囔起来。

龙翔天喃喃自语：“是……是第一次哪，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晚过。”

“啊？”夜雨高声惊叫，“第……第一次？你们男人不是都喜欢宿夜不归地狂欢吗？怎么可能吗？”

“为……为什么不可能？”龙翔天很认真地问道，“我确实没有过通宵的经历啊。”

“啊……真没想到啊。你竟然会是这样的‘清纯’。”夜雨惊讶地眨了眨眼睛，“简直和我师兄一样。”

“这样不好吗？”龙翔天呆呆地问她。

“好……至少我觉得很好。”夜雨笑了，“什么‘男不坏，女不爱’，那都是最最无聊的事情，还是像你和师兄这样最好了。”

“呵呵，那就好。”龙翔天颇有些傻气地笑了。“那现在怎么办？”他问她。



“怎么办，当然是想办法越墙过去了。不能在这里呆到天亮啊。”夜雨直接说道。

“那怎么越过去啊？你有办法吗？”龙翔天又问。

“那就要靠你了。你可是男人耶，好好想一个办法吧！”夜雨说道。

“哦，那我去看一看，有没有哪里的城墙比较低的吧。”龙翔天说道。

“大木头。”夜雨噘着嘴骂道，“你也不想想这里是龙城啊。哪里会有比较矮的城墙让你跳过去啊。”

“那也不一定啊。”龙翔天不以为然，“总要亲眼看看才知道嘛。”说罢便展开“游龙身法”沿着护城河查看。

“等等我啊。”夜雨大叫着，也匆忙施展开轻功紧紧地追了上来。

“你为什么不在那里等呢？”龙翔天奇怪地问道。

“人家……人家，一个人在那儿怕无聊嘛。”夜雨心里一虚，结结巴巴地回答道。

“是怕黑吧。”龙翔天看着夜雨那心虚的样子，猜测着笑道。

“才不是怕黑呢，人家只是觉得无聊而已。”夜雨噘起了嘴巴顶道。

“呵呵……”龙翔天摇头大笑。他突然停下脚步指着前方的一段城墙，笑了起来，“看，那一段城墙不是很低吗？”

“啊？那样叫低啊！”夜雨惊讶地大叫起来，“那少说也有八丈啊，怎么会低？”



“是很低啊。至少和这城的其他地方比起来是很低。”龙翔天笑了起来，那原本温和的眼眸中闪出机灵的光芒，“如果用对方法的话是可以过去的。”

“用对方法？你想到什么了吗？”夜雨连忙追问。

“嗯。”龙翔天点了点头，“不过这个办法要有你的配合以及准确的算计才行。”

“说说看？”夜雨好奇地追问道。

“你能跳多高啊？”龙翔天不答反问道。

“用全力的话大概可以跳三丈吧。”夜雨回答。

“那就可以了，我能跳到五丈左右。等一下，我先跳，当我快要落下来的时候，你跳上去，帮我借个力。这样我就可以跳上去了。”龙翔天把他的计划说了出来。

“很难。”夜雨惊叹道。

“所以我说要准确的计算啊。利用两两相加的原理应该可以升到八丈的吧。”龙翔天思考着说道。

“嗯，理论上是这样，但……”夜雨似乎还想再说什么，却终究没再说下去。因为她看到了龙翔天那极为坚定的目光。

“试一试吧。”她听龙翔天如此说道。

“好吧。”夜雨点了点头，她知道现在也只有这一个办法能翻过城墙了，“就当做我们修行期满的毕业考试吧。”

“嗯。”龙翔天笑了。他平静地走到护城河的边上，默默地运起“真龙心决”将心法演为‘升龙之势’。他将真气聚于双足的经脉之中，然后猛地一蹬脚。这个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龙翔天的脚居然泛出了金黄色的光芒，随之整个



人也缓缓地漂浮起来，不一会，已升到两丈高。

“呀？这是……这是纵云术。”夜雨感到很惊讶，她不晓得龙翔天怎么会这轻功中的绝学。“你还说只能跃起五丈呢？如果这真的是‘纵云术’的话，不要说五丈，就连十丈，一百丈都不是问题啊。”夜雨嘟起了小嘴，心里觉得龙翔天的谦虚似乎有些过分了。

但她不晓得，龙翔天也对现在的情形感到吃惊。他弄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他知道此时决不能分心，否则就会有走火入魔的危险。渐渐地龙翔天已升到和城墙一样高了，他将运在双足的真气，向后再一发，整个人朝城上抛去。

“糟了，力道太猛了。”龙翔天看着迅速贴近的城墙心里大叫不妙。他连忙将心法运为“游龙之势”，伸手拍出一掌，微微阻了阻猛烈的去势，借着这微弱的劲道，龙翔天终于翻上了城墙。

上去之后，他将怀中的绳索取出，抛下城去高声叫道：“夜雨，抓紧绳子啊。抓好了就把绳子连扯三下。”

夜雨在城下隐约看见从城上抛下一条绳子，又听见了龙翔天的喊话，知道龙翔天已经安全地上了城墙。她抓住了龙翔天抛下的绳子，照龙翔天所讲的将绳子连扯了三下，只觉手中的绳子一紧，已然离开了地面。

“哇呀……呀！”夜雨惊叫道，双眼紧紧地闭了起来。直到龙翔天将她拉上了城墙，夜雨的眼睛还是不敢睁开。

“夜雨，别怕了，已经上来了。别怕，别怕。”龙翔天嘴里安慰道，心中却暗暗地发笑：“呵呵，看不出来夜雨居然这么胆小啊。”



两人都安全地上了城墙，夜雨过了好一会儿才安定下来，口里埋怨道：“龙翔天，你可吓死我了。拉得那么快干什么啊！”

“对不起。”龙翔天道歉道。

“对了，翔天你怎么会纵云术啊？”夜雨奇怪地问。

龙翔天觉得很奇怪，答道：“什么纵云术？我不会啊。”

“你还说不会，那你刚才是怎么上来的啊？”夜雨不相信龙翔天的说法。

“啊？刚才，刚才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我只记得把真气运行在双脚上，它自己就浮起来了啊。”龙翔天迷糊地答道。

“算了，回去问师兄好了。走吧，翔天，我们该告别了！”夜雨颇有些不舍地说道。

“呃……那个，夜雨，你明天会来看我的比赛吗？”龙翔天紧张地问道。

“放心，我肯定会去看的，毕竟我也要鉴定一下你的功夫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啊。”夜雨说着，身形已然飘远。

“呵呵，龙翔天，你小子很风流啊。有了一个芸儿还不够啊。”在夜雨离去之后，铠灵的声音在龙翔天的脑海里响起。

“铠灵，你给我闭嘴。我和夜雨才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呢。”龙翔天恶狠狠地想道。

“哦！真的吗？我很怀疑。”铠灵道。

“你怀疑？我还怀疑创世神派你下来到底是不是来帮我



的呢。”龙翔天想道。

“那是当然的啊。”铠灵道。

“那我问你，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龙翔天问道。

“哦，你是说那个啊。那很正常啊，你学的是龙族的绝学‘真龙心法’，‘真龙心法’分为九势，你方才用的是‘升龙之势’的‘升龙决’。在你大幅提升功力的情况下，你发出的‘升龙决’将进化成‘腾龙决’，这就会造成你刚才的情况。”铠灵详细地解说道。

“这么说，我不是可以飞了。”龙翔天有些兴奋。

“飞？差不多吧。至少理论上来说是没问题的。”铠灵笑道。

“哈……那太棒了。”龙翔天高兴地呼喊起来。

“别兴奋过头了！小心走火啊！”铠灵冷静地劝道，“你明天还要比赛呢？”

“知道了，铠灵你还真啰唆啊！”龙翔天边说着边运起轻功朝客栈奔去。

此刻，远方的天际已微微地露出黎明的曙光。



## 第十五章 双龙风云会

窗外 一轮金色的太阳已高高地升起 那柔和却又温热的光芒透过一层青色的薄纱轻轻地覆盖着床上的人儿。轻轻地转了一个身子，床上的他似乎在躲避那种令人想清醒过来的灼热。

“还想再睡一会啊，怎么这么快就天亮了呢？”被窝里的人懒散地抱怨道。要一个人从刚刚熟睡中清醒，无疑是令人十分难受的，即使他拥有绝世的武功。然而，这一日却不是可以一直熟睡下去的日子。当他的脑袋完全从梦的迷糊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他顿时显得着急起来：“不知道会不会迟到呢？今天可是我比赛的时候啊。我可不愿意打到这里，却因为睡晚了而放弃比赛。”

他抱怨着站起身来，轻轻地撩起窗纱向外头看去。那依旧挂在东边的日头，让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还好，还没有过头。”

在细细的前思后想之下，他不禁为自己的紧张而感到好笑。因为他的比赛是午后的，早上就算睡得再晚一些也不太可能会耽误下午的比试。“龙翔天啊龙翔天，你终究还是太嫩了些。”他如此自嘲地笑了。



尽情地呼吸着清晨那新鲜的空气，感受着晨风吹过脸颊的舒适，龙翔天慢慢理清了自己的心绪。虽然只睡了不到两个时辰，但经过自己体内真气的调理之后，他已经恢复到了最佳的状态。

信步走出自己的客房，他那比以前还要灵敏许多的听觉已然清楚地听到了隔壁水天行依旧沉重的呼吸声，看样子似乎还在一片好梦之中。

“这小子，还真能睡啊。”他摇头笑道，心里那一片未泯的顽童之心，使他突然兴起了捉弄之意。

重新转回自己的房间，再一次撩起那始终无法抵挡阳光透射的青纱窗帘，龙翔天一个轻巧的投身出去，靠着脚尖在窗台上轻轻一点的劲力，他已是小心地勾住了客栈三楼的瓦沿。尽力使自己的身体放轻，同时不断移动自己手间的着落点使自己在横移的过程中不至于发出令人惊动的异响。就在这样的小心谨慎中，龙翔天那吊挂在瓦沿下的修长的身影已来到隔壁的窗前。这本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但为了使自己这有些怪异的举动不至于被外头街上的那些行人发现，他实在是小心得过分了。

翻身进入水天行的房间，龙翔天提着气轻步行至水天行的床前。望着那有着平和睡容的童稚脸蛋，他露出了一丝古怪的笑容。他缓缓地伸出手，想去捏水天行的鼻子。

然而恶作剧毕竟是一个很不好的行为，当龙翔天的手还差那么一毫就要触碰到水天行的鼻子之时，门外却响起了水芸儿那柔柔的叫唤声，“天行，天行，该起床了。天已经大亮了哦”。说着，便传来房门推开的声音。



“呵……”听到水芸儿似乎要进入这屋子，为了使自己这孩子气的模样不被她瞧见，龙翔天连忙吸一口气，双足一蹬，整个人犹如壁虎一般贴到水天行那深蓝色床帐上方的天花板上。由于那床帐颇为厚实，又是深色，因此上头的人影根本就不会被下头的人所察觉。

当他将自己的身体隐藏好，水芸儿正好推门进屋。当她身着一身朴素的碎花布长裙，缓缓地走到水天行的床前，龙翔天就看不到下面的情形了。那深色的床帐在挡住自己的身形不被水芸儿、水天行发现的同时，也挡住了龙翔天那向下探望的目光。

虽然见不到下头的情形，但水芸儿那依旧十分柔和的呼唤声还是透过了床帐进入了龙翔天的耳中：“天行，起来了啊。太阳已经要照到你的屁股了哦。”

声音尽管十分温和，但对床上的水天行而言，这样的声音无非是让他更想睡觉而已。只听下头响起人体转身的微响和被子轻抽的窸窣声，想来是水天行觉得有些不耐烦，所以侧过身子，提起薄被继续睡下。

然而水芸儿并没有动怒，面对自己的弟弟，她显然有着很好的耐心。只听她以依旧柔和的声音继续呼唤：“天行，你实在不能再睡了，再睡就成懒猪了。”

但水天行显然是不领这份情，只听他在迷糊中不耐烦地拒绝道：“老姐，别叫了，让我再睡一会吧。”

“那不行哦。”龙翔天突然出声了，只见他猛然一托天花板，整个人犹如一道旋风一般出现在水芸儿和水天行的身后，笑道：“天行，你不想为我加油吗？”



龙翔天这一出声，可让水芸儿和水天行惊喜不已，只见他们两人同声大叫：“龙大哥，你回来了？”那心中的欢愉之情，顿时在话语中表现得明明白白，没有一丝隐藏的意味。

“是啊。”龙翔天笑着回应道，“只不过我进屋子时却发现有人不乖哦。”他笑着对水天行挤挤眼睛，似乎在说“那个不乖的人就是你了。”

“啊？我……我才没有不乖呢。”水天行嘟着嘴反驳道，“而且这些天我好想你啊？”他一骨碌从被窝里翻身下来，扑到龙翔天的怀中，紧紧地抱着他的脖子不放。

“是吗？你有多想我啊？”龙翔天点着水天行的鼻子笑道，“就算再想我，也不能不听你姐姐的话啊。”

“哪有？”水天行嘴上依旧硬得很，但他想起了姐姐刚才叫唤自己的情形，却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知道姐姐的辛苦就好，不要现在过上了好日子，就忘记从前。”龙翔天轻轻地抚摸着水天行的头说道，旋即笑了起来：“说实话，我也很想念你们呢。”

“想我？”水天行那精灵古怪的脑袋悠悠地转了转，笑着说道：“龙大哥，说实话你是想我姐姐更多一些吧。是不是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了啊。”

“啊？你说什么呀。”这下子轮到龙翔天不好意思了，他涨红了脸大声吼道，“我哪有像你所说的那样。要知道我这些天可是去修炼的啊。”

“修炼？那龙大哥你现在肯定是非常有把握了？”水天行眨着圆圆的黑色大眼问道。



“嗯，可以说比以前有把握多了。”龙翔天微笑着回答，“当然，如果有你们的加油喝彩之声的话，那我的把握就更大了。”他说着，轻轻地捏了捏水天行的脸蛋，问道：“怎么样，愿意帮我加油吗？”

“那还用说。我们不帮你加油，帮谁加油啊。”水天行说道，他将自己那还显得稚嫩的胸脯，拍得当当响，“龙大哥，这一次你一定要赢得轻轻松松的才行。”

“这个啊？我只能说尽力而为吧。”龙翔天笑着说道。

“只能尽力吗？”水天行听了龙翔天这样的说辞，显然还有些不太满意。

他还想再说些什么，却被水芸儿阻止了：“天行，不要在问东问西的了。龙大哥想是刚刚才回来，他恐怕得好好地休息一下才行。”

“噢……”水天行那人小鬼大的脑袋重重地点了点，郑重其事地嘱咐他老姐：“老姐啊，那我可就先出去了。龙大哥可就完全交给你了哦。”说着他故作聪明地对龙翔天眨了眨眼睛，那意思说：“我在帮你们制造机会啊。”

“你啊。”明了他所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龙翔天轻轻地捏着他的鼻子，贴着他的脸低声问道：“你是从哪里学会这些的？”

“徐大哥说的啊。他告诉我要给你们多制造些机会。”水天行也低声在龙翔天的耳边说道：“好好把握啊。”他俏皮地眨了眨眼睛，便一溜烟地跑出了屋子。

两个大小男人之间的对话虽然很小声，但却依旧清晰地传进了水芸儿的耳中，她离他们本身就不是很远，而且还拥



有不错的功夫。但她并没有说什么，既不出声肯定，也没有严厉的反驳，只是红着脸默默地坐在床沿，算是一种无声的认可。

水天行这小机灵鬼一走，龙翔天的胆子也稍稍地大了些，他起身移坐到水芸儿的身旁，伸手轻轻地环住了她的身子。“芸儿，你有没有想我啊？”他故意问道。

那轻吐出来的热气直向着水芸儿那白皙的颈间，闹得她直痒痒的。她原本就已经羞红的脸，此刻似乎变得更加发烫。那小小的头颅，慢慢地低垂下去，不敢面向龙翔天。她没有回答，只是极轻微地点了点头，如果不是龙翔天眼尖，还真看不出呢。

“哈哈……”虽然只是这样轻微的表现，但龙翔天的心却已经飞扬起来了，他将水芸儿圈得更紧了。“看看你的脸可真是红啊。”他故意调笑道。

水芸儿听了越加羞怯地将头俯得更低了，她以那细不可闻的声音抱怨：“龙大哥，你怎么这样嘛。”

“因为你很可爱啊。”龙翔天笑着将她的头靠到自己的胸前，紧握着她的小手，说道：“其实我也很想你呢，芸儿。”

“是吗？”水芸儿的脸变得更加温柔了，她轻声问：“龙大哥，今天的比赛……”

“哈，你还是要问我有没有信心对不对？”龙翔天突然间按住了她的小嘴，笑着说道：“如果说信心的话，我这一次可是百分百呢。”他满满地打了保票。

“那就好。”水芸儿扬起了她那张依旧布满红云的小



脸，柔柔地笑着说道：“告诉你，徐大哥现在可是高中榜首的状元了。”

“状元？”龙翔天突然瞪大了眼睛，“那家伙平日也没看他温习什么书，竟然还会高中状元？看样子我如果不闹个武斗大会第一名当当，可能会被 he 比下去哦。”在清楚自己的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之后，他那属于年轻人的自信和好胜也在得知朋友取得高位之刻日益显露出来。

“那或许也是不错的。但只是不要累垮了自己。”水芸儿温柔地笑了，她并不理会龙翔天那个所谓要拿第一的“宣言”，她只希望龙翔天能过得好而已。

“哈，说到累跨自己啊。”龙翔天突然有些古怪地挠了挠自己的脑袋，一本正经地说道：“芸儿，有吃的吗？我现在快饿死了。”他说着故意扮了个可怜兮兮的鬼脸。

“呵呵……瞧你这个样子。”水芸儿被他这样子逗得抿嘴一笑，“我们下去吧。虽然现在早已过了早餐的时间，但应该总会有东西吃的。”

“那就请小姐先行吧。”龙翔天笑嘻嘻地一摆手，做出了一个“请”的姿势。

用过“早餐”之后，龙翔天便带着水芸儿和水天行来到皇宫广场前的参赛场地。由于这一次高中状元的徐汶没能来观看，无法再替龙翔天照看他们，因此龙翔天得把自己带来的人安顿好，再前往选手休息室。

或许是因为龙翔天连胜两场在人们的心里已是小有名气了吧，当他带着水芸儿和水天行走向看台帮其寻找位子之际，竟被周围的观众给认了出来。在一阵不小的轰动之下，



居然有一些豪门之人争先恐后地要让出自己的位子，他们想以此来结识这位年轻的高手。

在龙帝国，各大豪门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一般都会雇用一些高手来为自己服务。而龙翔天在打败了大陆十大名门之一的罗刹堡堡主时所展现的实力，无疑是令他们感到惊喜的，毕竟属于十大名门之外的高手已然不多了。

在一片混乱的杂音之中，好容易将水芸儿和水天行二人安排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上，龙翔天已经耗费了不少时间。眼见比赛的钟声就要敲响，他连话别都来不及作，便匆匆忙忙地赶往选手休息室。

因为跑得太快，又不注意周围的情况，所以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意外。当龙翔天大大咧咧地拉开已经关闭的休息室的门往里冲的时候，他撞上了一个人，一个有着和自己差不多身材，却偏偏戴着一副银色面具的人。强大的冲力，使他们互相都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最终搂着跌倒在地上。

“好痛啊。你这冒失的家伙能不能从我身上离开？”银色的面具之下传出了少年的抱怨声。

“啊……是。”龙翔天连忙跳起身来，将被自己撞倒的银面少年扶了起来，“对不起……对不起，我实在太赶时间了。”他不住地道歉。

“赶时间？”少年的脸虽然藏在面具之下，但那突然调高的声调还是清楚地说明了他内心的不满。

“是……对不起。”龙翔天依旧低声下气地道歉。

“你……唉，算了。”看着龙翔天那犹如鸡啄米一般的点头姿势，少年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既然人家拼命地道歉



了，我何必再为这一点小事找他麻烦呢。”少年也只能说没关系了。

“是吗？太感谢了。”龙翔天抬起头来，那绽放出笑容的脸蛋让人为之一眩。

“这人竟会为这点事情而感到高兴？”银面少年很难理解这种感情。然而他最终所在意的并不是龙翔天的个性如何，而是他的脸，那张在方才道歉时一直伏低的脸。

“有没有人说你很像皇太子呢？”银面少年突然如此问道。

“我？皇太子？”龙翔天听了这话有那么瞬间的吃惊，然而多年的清修让他将这份吃惊在短短的一瞬间就控制起来了，“不会吧，像你这样的话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怎么？你见过皇太子吗？”龙翔天故作好笑地问道。

“嗯，是见过几次面。”银面少年露出那高贵而富有威严的笑，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

“这样啊，那你出身一定是很高贵了。”龙翔天笑着说道。

“也许吧。只不过在这个比赛场上可没有什么出身之别。”少年沉稳地说道，“一切荣誉都要靠自己的实力，这或许是最公平的吧。”

“你也是参赛的选手？”龙翔天从他的话中猜测对方的身份。

“是的，我很快就要参加下一场比赛。听说对手是打败罗刹堡堡主的龙翔天，看来又是一场恶斗啊。”少年淡淡地笑了，似乎对于这样的事情颇有几分期待。他看了看龙翔天



那瞪大了的双眸，突然觉得自己有些奇怪：“我们真的很有缘啊。像是平常我根本不会对一个刚认识的人说这么多的话。”

“确实是有缘。”龙翔天听了他的说法，温和地笑了起来：“我们待会可不能手软啊，龙志。”他直接道出了银面少年的名字。

“啊？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姓名……”银面少年有着淡淡的惊讶，然而他很快就明白眼前这位站在休息室门口和自己谈了这么久的人是谁了，“很高兴认识你，我下一场的对手——龙翔天。”他恢复了那一贯的自信和沉稳。

在比赛的钟声还没有敲响的时候，这两位即将对决的选手已然在台下进行着无声的对抗了。他们互相用眼神交手，用气势压人，不断在各自的心里为自己的对手打上一个较为准确的分数。

“你好像不是单纯为了冠军而来的。”龙志首先开口了，他将自己从龙翔天眼中所看到的事情说了出来，“你不是为了利。为了利的人眼睛不可能像你这样清澈、坚定。”

“你也一样啊。”龙翔天露出淡淡的温和笑容，“你是为了得到某人的肯定吧。因为你的眼睛里有着他人所没有的企盼。”

“嗯。”龙志重重地点了点头，“既然我们双方对于即将进行的比赛而决出的胜负都有着志在必得的想法，那么我们就不会轻易退缩的，也不会像你的上一场比赛那样。”

“是的。为了各自不可退缩的理由，我们确实要战斗到底了。”龙翔天凝望着他，温柔的眼神突然变得决绝起来，



“我期待着……”他说道。

这时比赛的钟声响起了，两人也正好结束这一段在休息室门口的对话，一起往比武台走去。到了台上，他们分作两端站好，互相对峙着，暗中聚集着体内的真气。由于方才在台下，他们已然靠着各自的气势进行了一次交手，因此他们对于双方的实力都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个了解让他们在台上的对峙时间缩短了许多。

只见龙志大喝一声，猛然抽出腰间的长剑，向前倾身甩出一片亮丽的剑光。那正是他所使出的第一招，所取的目标是龙翔天的咽喉。

“啊？‘万点龙鳞’。”见到对方竟使出自己最熟悉的招式，龙翔天心里感到些许错愕，“他怎么也会翔龙剑法？难道他是皇族的人？”

这似乎是肯定的，因为“翔龙剑法”是龙帝国皇家的家传剑法，如果不曾和皇室有血缘关系，那么任你是再怎么受皇上宠幸的亲贵大将，也决计不可能得到“五老会”的传授。这可以说是保密至极的剑法了，但它的凌厉却是大陆上首屈一指的，被誉为“当今天下最强之剑法”。

龙志一上手就来上这么一招，可能是要让龙翔天就此认输吧。这或许在别人那里会得到成功，但对于同样也习得“翔龙剑法”的龙翔天而言，要闪过这一招“万点龙鳞”却是比吃饭还要容易的事情。在他师父龙轩宇的调教下，龙翔天已然参透了“翔龙剑法”的奥秘，甚至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就单单的“翔龙剑法”而言，他已经完全超越了他师父的水平。



因此他对于猛闪到眼前的剑光并不着急，而是颇有几分悠闲地站在哪里。很清楚“翔龙剑法”一切的他，在等待那一刻的到来，等待“万点龙鳞”那惟一空隙的到来。

“‘翔龙剑法’也只有‘翔龙剑法’能破得了。”这是在江湖上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大家也只是对其将信将疑。然而一切都在龙翔天这突然使出的一剑中得到了证实。当那一片银色的剑光只差毫许就要触及龙翔天肌肤的时候，他猛地将头向后仰去。这一仰，劲道实在猛得很，竟连带着翻起了龙翔天的身躯。一个完美的后空翻使龙翔天于千钧一发之际避开了那一片银色的剑芒。但这只是开始而已，只见后空翻中的龙翔天猛然拍出他的左手在地上一撑，右手以人眼难以捉摸的速度抽出还别在腰间的轩辕圣剑。

“哗……”在龙志所发出的银光之后，一道金色的剑芒迅速从相反的方向反击过来。这正是龙翔天用来破解“万点龙鳞”的一招同属于“翔龙剑法”中的“飞龙绝天”了。



## 第十六章 龙霸天下

金色的剑光于刹那间冲向龙志的小腹，由下而上似乎要在这一击之间将眼前的敌人开膛破肚一般。

“‘飞龙绝天’？”认出这一招的龙志也着实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啊？原本属于皇族不传之秘的武学怎么会出现在一个外人手中出现呢？”然而那飞驰而来的剑光已经由不得他再思考下去了。为了活命，他必须迅速进行反击。他连忙向后跃开，手中的剑就这样往虚空中一划，布下一道银色的光幕。“当……”一整串连续不断的金铁交击声回荡在场中。只见那银色的帘幕犹如一堵坚硬的铁墙结实地挡住了龙翔天那反身的一击。

“果然也只有用这招‘天龙瀑’才能挡得住由下而上进行攻击的‘飞龙绝天’啊。”龙翔天在对方发出“飞龙瀑”来抵挡自己攻击的时候，以那“游龙身法”的灵动飞速向后退却，拉开了和龙志的距离。他笑吟吟地诉说着眼前的事实，用以刺激对方的心理。在尝试了这一招之后，他突然觉得胜负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面对着眼前这位和自己使出同样剑法的少年，他心中起了许多疑问。在他看来，解决这些疑问才是最关键的。



“你……你怎么会知道这些？”龙志抵挡了招式之后并没有发动攻击，而是连忙追问这件事情。

“对于一个研习‘翔龙剑法’已久的人来说，这些只不过是普通的常识而已。”龙翔天笑着回应他，“倒是我有些奇怪呢？你又怎么会我这套师门独传的剑法？”他在装傻，尽管明知道剑法是属于龙帝国皇家的，但他依旧故作吃惊地询问。

“胡说，这‘翔龙剑法’明明是我们龙帝国皇家的。”龙志厉声反驳道。他是面对着太阳站立的，强烈的阳光照射在他脸上那银色的面具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他猛地动了起来，紧握着长剑的手突然向上一抬，便笔直地伸延出去，与自己的肩形成一条直线。他的脚尖用力地向后一蹬，整个人就犹如离弦的箭一般飞向龙翔天的所在。剑气在他的身下延伸着，虽然没有任何的光芒，但他所经过的地面还是留下了一道淡淡的裂缝。那早已化做微尘的碎石在劲风的压迫下散向两边，形成了一道淡淡的清烟。

“‘身剑合一’？”龙翔天颇有些惊讶，他似乎想不到眼前这位或许和自己有着极为亲密血缘关系的对手，竟然达到了剑道的上层境界“身剑合一”的地步。

“这下可麻烦了。”龙翔天如此想道。对于这并不属于“翔龙剑法”中的招式，他感到有些棘手。事实上这“身剑合一”并不像其表面所展现的那样，只是简单而迅捷的直线攻击剑术。

在发动迅捷的攻击之前，先以自己强大的气息控制周围空气的流动，用空气来封锁对方向左右闪躲的可能性。虽然



这样的封锁只能持续短短的一瞬，但对于能使出“身剑合一”之招的高手而言，却已是足够了。当对方稍稍受制于自己的时候，再猛地发动惊天的一击，直接将灌注全身真力的剑刺入对方的要害。这便是“身剑合一”可怕的地方。由于施展出这一招时，使剑者的精神得到了高度的集中，因此招式本身的命中率也是极为惊人的。

这一切龙翔天当然都晓得，只是他想闪避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先机。或许他的功力在龙志之上，但他却依旧无法逃过那短短一瞬的牵制。他无法向左右躲闪，尽管可以后退，但龙志依旧可以凭着他的速度而赶上前来。

“既然无法闪躲，那么只有挺身抵挡了。”面对只有这惟一的选择，龙翔天猛地横过手中的轩辕圣剑，将其平衡于胸，遮掩住自己的心脏。

“当……”银色的剑光刺上了金色的古剑，闪出点点炙热的火星。龙翔天被震飞开去，在空中呕出一大口鲜血，十分凄惨地落在数丈后的地方。这还是他的轩辕圣剑和体内的飞翼金铠抵挡了“身剑合一”之绝大威力的结果。如果他没有这两件宝贝护着自己的话，他或许就在刚才的一击之间，剑断人亡了。

“好……好险啊。”龙翔天伸手擦拭了一下口角边的血迹。全身骨头的酸痛和体内真气的紊乱都明确地告诉他，自己已经受伤的事实。虽然还能站得起身子，但是想要继续战斗下去，恐怕还是有些困难的。

“可恶……竟然……竟然把我打得如此狼狈。”毕竟是少年人，龙翔天也是有血性的，在接下龙志这一记狠招之



后，心里的那份温和已然被压制下去，取而代之的是那一份不甘心的愤怒。

“那又如何？”耳边传来龙志轻蔑的笑声，只见他甩开一条银色的长剑又如影随形地跟了上来。寒光闪处，剑影如梭，一把银色的利剑在龙志的手中犹如一条张牙舞爪的飞龙咆哮着猛扑向龙翔天。

“‘游龙心剑’？”龙翔天为对方在施展完“身剑合一”之后竟然还能毫不停歇地施展出“游龙心剑”而感到惊讶。

“难道他的功力远在我之上吗？”他的怀疑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虽然“身剑合一”拥有极强的破坏力和命中率，但它对于使用者的要求也是很高的。由于要以自身的气息去封锁对方的行动，所以这一招不单消耗了使用者的内力，同时也消耗了使用者的精神，这就造成了“身剑合一”的局限。想要在施展出“身剑合一”之后再继续使用其他的强力攻击剑术，除非这人同时拥有举世无双的内力和强大的精神，否则是不可能办到的。

既然存在这样的可能性，龙翔天自然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他强行催动那还有些紊乱的真气，将其灌输在自己的剑上，舞开那拥有强大攻击力的“猛龙力剑”硬生生地和龙志斗在一起。

一个是轻灵，一个是沉稳。就剑式本身而言是互相克制，互相制约的。然而在这互相之中，究竟谁能取得上风，那就是看对剑的双方谁更强一些了。

事实上龙翔天是不应该使用“猛龙力剑”这招的，因为



他身上的真气并不能像平常那样顺畅地运转。想要保持剑式上的威力，他就必须不断地调动身上的真气，而这混乱的真气不断调用所得到的最后结果却是让他的内伤更加严重。

“可恶啊。”几十个照面下来，龙翔天的步子也虚了，手中轩辕圣剑的劲道也大幅减弱。他似乎已经被龙志的“游龙心剑”给耗空了，因为这几十个照面，龙志始终都不和龙翔天正面对上，就连手中剑也不曾交击，他只是一味的舞剑游走而已。

“怎么样？现在的你已经没有多少力量了吧。”已经看出龙翔天现在是什么情况的龙志冷冷地笑了，“既然你会我们龙族皇家的‘翔龙剑法’，那么我就不能对你手下留情了。祖上的遗训：‘翔龙剑法’只能由皇族之人继承，因此……”

“龙翔天你给我去死吧！就在这‘翔龙剑法’之最强绝招之下。”龙志猛然大喝道，他迅速地将天月剑高举过头，心中暗自祷祝念道：“无尽空虚中的强大力量啊，汇聚在这柄剑上吧。让它能与最终最强的龙神沟通，从而拥有斩断一切的能力，称霸于宇宙之中。翔龙剑——最终含义：‘龙霸天下’！！！”散布于空中的能量化做无数大大小小的光点往天月剑上汇聚，渐渐的，天月剑明显地亮了起来，在那泛着银芒的剑身之上隐隐约约地浮现出一条龙来。

“你疯了吗？”见龙志竟然要使出这威力最大的招式，龙翔天不由得厉声大喝，“‘龙霸天下’一旦发出，会把这半个比赛场都毁掉的。”

“呵呵，只有这样才能打败你啊。”龙志冷冷地笑了。



现在的他似乎已经因为精神的大量消耗而失去了理智。打倒面前的对手是他现在惟一所想的事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惜采用任何手段。

“可恶。”龙翔天低声骂道，他从龙志的眼睛中看到了坚定的光芒。“他是不会退缩的。”明白了这一点之后，龙翔天也终于下定了决心，“那就用‘龙霸天下’来对付‘龙霸天下’吧。”

他摆出和龙志相同的姿势，同样将手中的金色的轩辕圣剑高举过头。在他心里默念那一篇相同的祷祝之后，他手中那金色的剑同样也开始吸收散布于空中的能量，慢慢地泛出金色的光华，渐渐地在剑身上浮起一条金色的龙。

也许是因为龙翔天手中轩辕圣剑所拥有的强大力量吧，虽然龙翔天自身的真力此刻已大大不如龙志，但在聚集外界力量上，轩辕圣剑所能聚集的能量却完全超过了龙志手中的剑。那耀眼的金色光华，像升起的太阳一般，完全盖过龙志手中长剑的银芒。

“呀……”在同时爆起的怒吼声中，一把金色的剑，一柄银色的剑，在各自主人的手中猛地劈将下来。剑下挥，剑身上的浮龙似乎在这猛然的挥洒中得到了生命。它们腾空而起，轻轻抖动着自己的身体，在周围的空间闪出点点耀眼的光辉。寄托了龙翔天和龙志心中的意志，金色的飞龙和银色的飞龙迅速地纠缠在了一起，它们想吞噬掉对方。

光与光的对碰在僵持中进行着。虽然光华本身是没有实体的，但隐藏在光华之下的气劲却早已被某种强大的力量凝结成一种“真实”。表面上是光与光的交击，事实上却依旧



是双方气劲的相拼，是双方真力的较量。尽管面上的招式十分华丽，但谁也不晓得这华丽之下却是生死一线间的对决。失败的一方必须承受两倍之“龙霸天下”的攻击，一招是属于敌方的，一方则是属于自己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失败就等于死亡。

随着僵持的继续，龙翔天的额头上已经渗出细密的汗珠，他的背已是湿漉漉的一片，正有一缕缕淡淡的雾在升腾着。他显得很艰难，一边要同眼前敌人那强大的力量相抗衡，一边则要顾忌这自己身上那早已不轻的内伤，这让他无法使出全力。

然而另一边龙志的情况却也不比龙翔天好得了多少。与龙翔天身上的淡雾相比，龙志身上的雾却要浓重了许多。虽然他没有受内伤，但由于其本身的功力就不如龙翔天的深厚，他表现得比龙翔天更为艰难。随着时间的继续流逝，他身上的内力似乎也到了顶点，他感到自己手中的剑慢慢变得沉重起来，握剑的手也不住地晃动。他已隐隐地察觉到自己那条银色的飞龙似乎有不听自己指挥的迹象。渐渐的他已落于下风。

“糟了。”龙志心里暗暗叫坏，他已经很明显地感到自己的力量正在衰减。他似乎看到那金色的飞龙正一步一步地朝自己逼近，虽然是很缓慢的，但它毕竟在前进之中。

“难道我的功力不如他吗？”龙志很厌恶这种想法，一直以来他都认为自己是 strongest 的。

“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我的强大绝对不会被改变的。”为了反驳自己内心的想法，他不顾一切地增加自己



剑上的力量。他要将已经失去的上风重新夺回来。

银色的飞龙停止了后退，缓缓地朝金色飞龙那儿反压过去。

“还不服气吗？”感受到对方的反扑，龙翔天也火了。

“你们这些公子哥，为什么就是不能承认自己的失败呢？”他大吼道，不顾一切地使出自身全部的力量。虽然在他的真力发出之后，他便已经感受到了身上内伤的痛楚，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后悔。

“如果胜负与生死是等同的话，那么我也只有尽全力来取得你的性命了。因为我还要活着去见我的父亲呢。”这便是他最大的理由。

强大的力量得到了完全的发挥。在龙翔天不顾一切的催逼之下，轩辕圣剑第一次将它所蕴涵的强大威力释放出来，支持着金色飞龙。得到这样强有力的支持，金龙的身躯顿时暴长起来，它比原先整整粗壮了一倍有余。它咆哮着猛然一甩自己的尾巴，便犹如一道金色的闪电一般将银色的飞龙完全地威逼回去。它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完全控制了场上的局势。

对龙翔天而言，胜局已定。

对龙志而言，却是败局已成。体内真气已是空空如也的他，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力量再去扭转那银龙向后退却的情况了。闭上眼睛等死，为自己的一生作最后的告别，他现在所能做的事情似乎也只有这样而已。

“我……我竟然差劲成这个样子，想必父皇会感到很失望吧。还好今天他没来啊……”龙志发出低声的感叹。



飞龙的力量虽然还没有触及他，但先行而来的气劲已经犹如利刃一般侵袭上他的身体了。因为承受不住这强大的压力，龙志脸上的那副银色的面具顿时破裂开来，薄薄的银屑四处飞溅，连带着龙志那清澈的眼泪飞洒向天空。

在这临死的一刻，他又重新恢复了自己的理智。“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太过固执的缘故啊。”他深深地后悔了。扬着一张清秀的容颜，他平静的看着龙翔天，默默等待着死亡那一刻的到来。

他并不清楚，由于面具的破裂，他给龙翔天带来了怎样的冲击。

“什么，那个人？”龙翔天见到这一副几乎和自己一模一样的面容，顿时惊呆了。虽然只是短短瞬间的凝望，但龙翔天已经十分确定，这位和自己一样会使“翔龙剑法”的人确实是自己的兄弟。

“我……我竟然要杀了自己的手足？”他心中感到一阵撕心裂肺般的痛楚，“不行，我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他并不愿意让事情就这样残酷地发展下去。

突然，他展开“游龙身法”猛地往龙志的方向奔去。此刻他得将自己身上的功力完全发挥出来，使开的“游龙身法”在空中留下淡淡的身影。那无比的灵动就好像是一条忽隐忽现的幻龙一般。

“务必要救下他。”龙翔天的心里只有这样的想法。

这时的龙志早已心死，根本没注意龙翔天的动作，此刻突然见龙翔天挡在自己的面前也是大吃一惊，“他什么时候……”



“快走，快走。让大家赶快疏散吧。”龙翔天喊道。

龙志吓呆了，他慎慎地问：“你为什么要挡在我身前？”

龙翔天道：“现在别说这个了，你快让大家散开吧。快去。”

龙志这才回过神来，急忙向主席台跑去。当他刚说明完情况，把评委散开，龙翔天已经没有办法挡住那强大的气劲了。

“轰”龙翔天被高高地抛起，那气劲划过主席台，向远方的天空击去，显出了一条凄厉的曲线。



轩辕翔龙传之

幼龙初翔④

## 第十七章 死亡

躯体化做一条抛物线迅速地往下坠落。勉强抵御“龙霸天下”的结果，除了让自己变得更加痛苦，几近于死亡之外，并不能将那巨大的力量消除，仅仅是稍稍改变了一下龙的轨迹而已。强大的气劲飞速而过，将其所经过的地方都尽数破坏，包括地面上那坚硬的大理石砖。

龙翔天虽然还保持着“人”的形态，但他身体本身的机能已经大部分停止了。他重重地坠落在地上，撞破了自己的肌肤，鲜血从伤口处大量流了出来，迅速浸湿了早已化做碎石的地面。他“身”已死，只留下脑中那一丝轻微的意识还在运作着。

“呵呵，铠灵啊，我看你的防御力也不怎么样嘛。同样也是无法为我抵御这一招的攻击啊。”龙翔天在痛苦中嘲笑那说是奉神之名来帮助自己的灵体，“我快死了。死了也就无法理会任何事情。虽然我并不喜欢承接天命，但这样一来，创世神也要再等好久吧。”

“有那么容易吗？”铠灵的声音在龙翔天的脑海深处响起，“事实上刚才的攻击我并没有用全力替你抵挡。我只是保证你的真气不受更大的伤害而已。”



“什么？你没有全力替我抵挡？”龙翔天呆呆地重复着他的话，“你是不是存心想让我死啊。”他感到很愤怒。瞬间增强的思维意识，使他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好的感知。紧随而来的剧烈痛楚像汪洋一样淹没了他的感觉。

“是你自己找死冲过去挨招的。”铠灵说得似乎很无辜，“你自己想死，我又何必阻拦呢？”

“谁说我想死的？”龙翔天心里的火焰更加旺盛起来，“龙志是我的弟弟啊。我总不能亲眼看着弟弟死在自己的手下吧。”他的心情很是激动，强烈的思维跃动，将他的一切都明白地传到铠灵那里。

“你啊，就是太重感情了。这似乎并不是一个成就大业之人所该有的性格啊。”铠灵感受着龙翔天自身的焦急与痛苦，感慨地说道，“事实上创世神已经料到你今天的危局。因为他想见你一面，所以你必须‘死’。人的肉体是无法直接进入神界的。”

“什……什么？”龙翔天还闹不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便在内心的大喊声中，被一个突然出现的银色旋涡吸卷进去。他失去了最后的意识，整个人变得和死人无异，只有那极其微弱的心跳和体内那一丝丝还在流转的真气在维持着他的生命。

一切情况都在人们的眼中展现，包括在看台上的水芸儿。她虽然不清楚龙翔天为什么要突然替自己的对手去接挡那一招，但她却很明白龙翔天受了伤。见到那身躯像一块破布一般地往下坠落，她的脸在一瞬间变得苍白无比。她连忙扯过水天行的小手，站起身来，发了疯一般迅速冲到比武



台。

“不要有事……龙大哥你千万不要有事啊。”她奔跑着，口中发出迷茫的轻喃。不知何时她眼前已是迷蒙的一片，泪水已经模糊了她的视线。

“龙大哥……你醒醒啊。你怎么了？”用力拨开围观者的身躯，水芸儿哭喊着扑上前去。无视于周围人那惊愕的目光，她的眼中确实只有地上那人的身影。她轻柔地将龙翔天抱起，让他的头轻轻地靠在自己的胸口。“不要，不要离开啊。”她的泪水成串落下，心中的情感在这时喷涌而出。她紧紧地抱住他，不愿意离去。

“你这样不行啊？”耳边传来带有一丝丝疑惑的声音，一个有着和龙翔天极为相似之面孔的少年出现在水芸儿的面前，轻声对她说道：“你是关心他的人吧。他现在这个样子并不是抱一抱就会好起来的，你必须让他接受大夫的检查。”

“接受大夫的检查？”水芸儿的眼睛陡然亮了起来，她放下龙翔天的身子转而紧紧地抓住龙志的肩膀激动地问道，“这么说他是有救了？”

“也许吧。”龙志说得很含糊。“龙霸天下”有多少威力他是知道的。对他来说，龙翔天承接了这么大的力道竟然还能保持人的样子坠落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想活？这不太可能吧。”他心里想着，只是他并没有将这话说出来。

“也许？”水芸儿不满意这种答案，但她还是轻轻地后退两步，让连忙赶来的大夫查看龙翔天的情况。



“怎么样？”龙志问道。他虽然和龙翔天并没有多少感情，但他却依旧关心龙翔天的情况。且不说还有许多问题需要龙翔天来回答，单单就他的命是龙翔天所救的，他就不能对眼下的事袖手旁观了。

“好像不行？”大夫摇了摇头，“他的心脏跳动得极为微弱。虽然现在还算是活着，但……”他说着看了一眼面如白纸的水芸儿，最后说道：“你们还是准备后事吧。”

“什么？”水芸儿听了这个消息只觉得天塌了一般，她惊叫一声，便两眼一黑，昏倒在地。

“你确认你没检查错？”身后突然有一个威严的声音插进来问道。

那大夫闻言陡然吃了一惊，连忙回过头来，却只见两名年轻男女不知何时出现在自己的身后，此刻正用严厉的目光瞪视着自己。

这正是得知龙翔天身受重伤之后，连忙赶来的关信腾和夜雨。

听了大夫的说法，关信腾也蹲下身子查看了一下，然后又站起来厉声喝问：“你说他没救了？可我还可以感到他体内的真气在流转。”

那大夫苦笑了一下说道：“对不起，关于真气的问题，我们查不出来。”

“信腾兄，你是说他可能还活着？”龙志一听顿时关切地问道。作为太子他自然会认得关信腾这位龙帝国威远大将军关承云的长公子了。

“是的，太子殿下。我感觉到他的真气还在，虽然十分



微弱，但是对修行过‘龙腾九势’的人来说，只要有一口真气是绝对不会死的。”关信腾对龙志拱了拱手，恭敬地说道。

“‘龙腾九势’？他怎么连我们龙族皇家纯正的心法都学过？”龙志霍然一惊问道。

“这一点我现在还不能说。如果太子想知道的话，只要向陛下提起‘轩辕圣剑’就明了一切了。”关信腾平静地说道。

“这样啊。”龙志觉得很奇怪，“有必要闹得这么神秘吗？我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底细呢？”

“底细？”关信腾笑了起来，“他的底细就是你的哥哥啊。”

“什么？”关信腾的话，把在场的人都吓着了，他们都不由自主地瞪大了眼睛。

“不可能的。”龙志不相信地退后几步：“我就是父皇的长子，上面哪有什么哥哥？”

关信腾不语，低下身子，从龙翔天的怀里掏出一个黄绫包来，脸色沉重地递到龙志的手中：“你自己看看吧。”

龙志打开黄绫包，只见里面有一本小册子，上面写着“玉册龙蝶”四个大字，翻开来只见上面写道：“龙翔天生于天龙历1034年2月14日巳时，国籍：龙帝国，种族：龙族，父：天波府督帅、安西王、皇长子——龙腾远，母：安西王妃、安顺将军夜武之女——夜恒月，此子为安西王长子，嗣立。”



“这么说是真的了，他真的是我哥哥？”龙志喃喃道，“难怪他会和我长得这么像。”

“是的。”关信腾点了点头说道，“我想他大概就是发现了这一点才会不顾一切地替你挡招吧。毕竟你是他的兄弟，他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死在自己的面前。”

“啊？母亲是夜恒月，那么他不就是我表哥了。”夜雨惊觉地插进话来。

“勉强算是吧。毕竟从龙翔天的外公夜武将军起就已经和你们竹城夜家分开了。”关信腾笑了笑道。

“哎呀，你们别说那么多了。大哥哥，你既然说龙大哥还活着，就赶紧救他啊。”水天行焦急地说道。

“是啊，是啊。”几个人回过神来，迅速将龙翔天送往一个地方。想要让还有一口气的人存活，也只有那些深处于龙族五老堂的那些人可以办到了。

“这是哪里啊？”也不知过了多久，龙翔天幽幽地转醒过来，他抬眼望去，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和龙帝国的建筑风格完全不同的地方。那圆圆的屋顶，宽阔的大厅，巨大的门，以及地上红色的毯子，墙上那镶着金边的巨幅挂画都说明了这里的主人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权势和富贵。

“这到底是哪啊？”龙翔天对眼前的一切感到十分的惊奇，“我没死吗？怎么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啊。”他只觉得自己的身体犹如羽毛一般轻盈。

“你是谁？”一个银铃般的声音在龙翔天的身后响起，“是星之王子吗？”



“呵呵！我怎么会是。我是龙啊。”龙翔天微笑着转过身子回答道。在他面前的是一位粉雕玉琢的小姑娘，长长的睫毛，大大的眼睛，白皙的脸旁，修长的身子，天真无邪的神情。

“好可爱啊。”龙翔天忍不住赞扬道。

“你是说我吗？”小姑娘眨着大眼睛问道。

“是啊。我叫龙翔天，你呢？”龙翔天微笑地望着她问。“没想到在这个地方还会碰上如此可爱的小姑娘。”他感到有些许玩味，“好想有人和我聊天啊。”在黑暗中呆久了，他自然也就感到寂寞。

“谢谢你的赞美，我的名字是爱娜·海明顿。”小姑娘的脸上洋溢着花一般的笑容。

“你知道这是哪里吗？”龙翔天笑着问道。

“你迷路了吗？这是法明特王国的王宫啊。”爱娜说道，“猜猜我是谁啊？”

“你是公主殿下吧。”龙翔天表面上回答得理所当然，心里却直犯嘀咕：“法明特王国？我不记得大陆上有这么一个国家啊。”

“不来了，你怎么猜得那么准啊。”爱娜嘟起了小嘴，颇有不满地说道。她轻轻跳上一旁桌子坐下，那双小脚一荡一荡的。她鼓起了脸颊，大大的眼睛呆呆地越过龙翔天的身影望向远方，她似乎在思考什么问题。“大哥哥是大人吗？”她突然发问。

“我？算是吧。”龙翔天模棱两可地回答道。“十六七岁，究竟算是大人呢？还是小鬼？”他也是有些搞不清的。



“那你一定知道大人们为什么老打仗了，打仗真的那么有趣吗？”爱娜幽幽地问道，“为什么大家不能和平相处呢？”

“这个吗，大概是他们之间有隔阂吧，有矛盾啊。”龙翔天答道。

“这样吗？那他们为什么不好好地坐下来谈一谈呢？”爱娜问。

“因为他们不是一家人啊。需要有人统一他们啊。”突然响起了洪亮而坚定的声音。

“什么人？”龙翔天惊问道。

“呵呵。龙翔天，你居然在这里啊。”那洪亮的声音并不理会龙翔天的询问，而是一个劲地诉说着自己的事情，“你害我找得好苦啊。”

“你找我干什么？”龙翔天又问。

“那么多废话干吗。走人啦？”洪亮的声音想是不想解说太多的事情，他这句话刚一说完，就卷起了一阵风，带起龙翔天的身体。

龙翔天只觉两耳边“呼呼”作响，知道业已离开，只隐约地听见爱娜的声音：“大哥哥，别走啊！”他很想回应小姑娘的呼喊，然而他刚一张开口，便觉得有一股凛冽的寒气穿胸而过。他只觉得眼前一黑，便又一次失去了知觉。

再次睁开双眼，龙翔天发现自己又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这次似乎是在一个大殿里，四周一片全白，隐隐约约被一层似烟非烟、似雾非雾的东西遮掩住了真实。“这次又在哪儿了啊！”龙翔天低喃道。



“小子，你好悠闲啊。还好幻神找到了你，否则你一辈子就回不去了。”一个对于龙翔天来说十分耳熟的声音此刻突然在他的耳畔响起。

“铠灵，你是铠灵。”龙翔天连忙追问，“铠灵这里到底是哪啊？我还活着吗？”

“呵呵，有问题一个个问嘛，问那么多我怎么回答啊？”铠灵笑道，“第一，你没有死，却也没有活，现在的你只是一个灵魂罢了。”

“什么！只是灵魂，那我不是成了鬼？！”龙翔天吃惊道。

“虽然不是，但也差不多了。”铠灵无所谓地说道。

“按理说鬼是不能和人见面的啊！那么，那个小姑娘难道也是……？”龙翔天惊觉起来，“那似乎太可惜了。”他心里隐隐有一丝遗憾。

“放心，她是活人啊，你并没有真的和她见面，那只是在她的梦中而已。”铠灵察觉了龙翔天心里的变化，笑着说道，“现在我来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这是哪？这里是万神山，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天界。你现在站的地方就是创世神殿啊！小子，等会儿创世神就要见你了。”

“见我？”龙翔天觉得很奇怪，“他是神，我是人。我的力量不及他的万分之一，他要见我做什么？”

“你难道不想回去了？没有创世神的旨意你是没有办法获得新生的。”铠灵道，“我虽救不了你，但创世神可以。”

“啊，是这样啊。”龙翔天道。



“其实，我也要救我自己的。”铠灵又道，“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这里的原因。”

“怎么？”龙翔天不解地问道。

“虽然我并没有全力替你抵挡‘龙霸天下’，但我还是被那招闹得有些损伤。几百年不曾有人发挥我的力量了，金铠本身也有些‘生锈’了。”铠灵顽皮地说道。

“什么？你不是通灵的铠甲么？怎么还会……”龙翔天觉得这事有些滑稽。

“没办法，这是事实啊。”铠灵颇有些无可奈何。

“对不起，铠灵。”龙翔天低着头向它道歉。

“没事，保护主人原本就是我们铠甲的职责啊。”铠灵说道。

说着，突然一股强大而安详的气息出现，并于瞬间充满了整个神殿。这是充满爱的气息，那博大而精深的力量，让龙翔天有着置身于冬日暖阳下的错觉。

“创世神来了。”铠灵悄声告诉龙翔天。

“啊？”龙翔天有些发愣，他呆呆地看着大殿的正前方。

“你就是龙翔天？”前方一个声音在白雾的笼罩下出现了，他轻柔地对下头的龙翔天发问道。

“啊？”龙翔天呆了呆。他睁大了眼睛想看清楚创世神的样子。可惜那是徒劳了，因为创世神的身旁始终围绕着白雾。

“你就是龙翔天？”创世神再一次问道。

龙翔天这才回过神来答道：“我就是龙翔天！”



轩辕翔龙传之

幼龙初翔④

## 第十八章 在创世神殿

这是一个与天地分离的空间。一块犹如小岛般大小的陆地静静地悬浮着，四周皆是空洞 看不到任何支撑它的支柱。一座锥形的山峰矗立在陆地的中央，一层又一层犹如白纱一般的云雾遮住了它的真实面容，只有一圈七彩的光华隐隐从那白色中透出。

天神界之万神山，这便是此处的地名。自从整个锡安世界创立至今，这里一直是作为管理天地秩序的最高者——神的居所。

安谧，祥和，在如诗的梦幻中隐隐传出天之侍者的吟唱。作为传说中的世界，这里是禁止神祇以外的人进入的。虽然在这里不曾有天国士兵的巡查，但随意踏上此地的后果却是招致天雷的轰击。因此即使有某些特别的情况需召唤凡间的人前来，却也始终无法以肉身踏入这个地方。想要进入，就必须像龙翔天那样进入半死不活的假死状态。神并不是那么容易亲近的。

“你很乱来呢！龙翔天，你给我制造了这么大的麻烦啊。”在创世神殿中，始终被一层薄纱般的迷雾遮罩着自己的创世神正对百年来惟一进入万神山的龙大陆人——龙翔天



说道，“你可知道你这样做改写了很多人的命运，包括你自己的吗。弄得司命神都忙不过来了，一直向我抱怨呢。”

龙翔天不卑不亢地说道：“我不管什么是命运，但是如果让我亲眼见到亲兄弟死在自己的面前，我做不到。如果这就是所谓的天命的话，那我一定会逆天而行的。”即使面对天地间的最强者，龙翔天依旧显得平静。他的话尽管并不激昂，但却让人感受到那种坚定的决心。

“呵呵，有趣。一千多年了，自从‘创元战争’以后没有人再敢这样和我对话了！”创世神笑了起来，似乎一点也不为龙翔天的不敬而生气，“那就照你的想法去做吧，在那块混乱的大陆上。”

“恕我冒昧地问一句，您为什么不直接在圣大陆上寻找领导人呢？”这个疑问龙翔天可是从见过铠灵之后便一直存在着，“难道那里的人都没有才干吗？”

“那里太混乱了，有力量的人没有道德，有道德的人却没有力量。力量是那个地方人人追求的，可他们却没有与之相当的道德。乱用力量的结果是无情的混战，无辜的人受罪啊。虽然有人希望变革，但几乎所有人的思想都被教会控制着。他们利用我的名义去禁锢人，将人的思想僵化，让人变成一个呆子。”创世神沉痛地说道：“所以我到龙大陆选中了你，你不仅要统一他们，让圣大陆归于和平，更重要的是要教化他们，让他们拥有道德，使他们从思想禁锢之中解脱出来。”

“啊？这任务还真够艰巨的啊。似乎并非常人可以完成的。”龙翔天吐了吐舌头，说道，“而且我现在已经死了，



根本就无法完成你的托付。”

“呵呵，哪有那么容易死的。就你们龙族‘龙腾九势’而言，只要体内还有一口真气不散就不会死的。何况下界还有龙族的长老为你续命，根本就不可能那么快死。”创世神笑着说道。

“但我的灵魂还在这里啊。如果您真的想让我去做那样的事业，就应该迅速让我回去才是。”龙翔天焦急地说道。

“别急，统一圣大陆的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你必须在这儿呆上三个月，学习各种知识以应付以后的危局。毕竟那里是一个和你所知完全不同的世界。虽然曾经是同源而生，但在这千百年的断绝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创世神说着，语意变得深沉起来。

“那我这三个月岂不是都要呆在这里？”龙翔天颇有不满地问道。

“是的。”创世神肯定地说道：“在这三个月里，你必须掌握两个文明的知识——圣大陆的文明以及魔族的文明。”

“为什么还要学习魔族的东西？”龙翔天觉得有些奇怪，“魔族的东西不是邪恶的象征吗？”

“知识、技术、文明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其本身并没有善恶之分。魔族之所以被称之为魔族，是同他们的理念、想法有关，与这些客观存在无关。”创世神笑着说道，“所谓善恶，看的是人，而不是物。何况你要前往圣大陆就非得学会魔族技术的核心部分不可。你必须利用魔机战舰来渡过星之洋。”



“什么？魔机战舰？”龙翔天十分好奇，“那又是什么东西？”

“魔族为了进行反攻而研发的一种战舰，拥有穿过星之洋的能力。”创世神平静地说道，“但由于他们最后在你们龙族祖先的围剿下战败，因此这些魔机战舰也最终被封印起来了。”

“那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到圣大陆去，便一定要用魔机战舰了？”龙翔天扬了扬眉毛。

“是的。”创世神肯定地说道，“这些东西，将由诸位神祇负责教你，你必须认真地去学。”

“好吧。”龙翔天颇有些无可奈何，“反正我没你的旨意也回不去，与其无所事事，倒不如多学一点东西。”

“很好。”创世神感到满意了。

于是龙翔天便留在创世神殿里进行学习。要在三个月里掌握两个文明的知识，确实是很困难的。就算龙翔天的学习能力再强，也不可能一下子掌握那么多东西。然而神毕竟是神，即使被命令成为“夫子”，也同样有办法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利用自身的神力，将一切所需学习的知识直接灌入龙翔天的脑中，然后再进行适当的解释，这便是神的“速成教学法”。在这样的“教育”之下，龙翔天用了还不到一个月的工夫就将圣大陆的语言学完。解决了所谓语言上的障碍，便由风之神奥玛斯特教他魔机战船的制造。

“魔机战船是魔族败退到龙大陆以后，为了反攻圣大陆而研究开发的，主要是由被称作‘核’的物质进行推进，由



主‘核’提供动力，副‘核’提供战力。因此魔机战船的机动力和战斗能力都极强，更由于使用钢甲作为船身，除了单兵突击以外，即使是龙帝国最强的火炮战舰——天龙级战舰也不能轻易地击沉它。也正是由于‘核’的强大能量，才使魔机战船有能力穿越星之洋啊。”奥玛斯特详细地向龙翔天解释道，“可是由于龙族的出现，魔族还来不及使用这些战舰就被歼灭了。直到魔族战败为止，魔族在龙大陆西部吉见湾的秘密基地里一共建造了60艘魔机战舰。”

“是这样啊。”龙翔天突然灵机一动说道，“既然‘核’这么厉害，为什么不将‘核’运用到小型兵器里呢？我记得您曾经说过魔族研制的装甲炮和巨大的单兵装甲都是十分厉害的武器啊。只是填装能量太慢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将‘核’的技术运用到这上面呢？”

“啊。呵呵，真是很不错的点子啊。”奥玛斯特为龙翔天的反应大为吃惊，“虽说魔机小型化的技术很早就有了，但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一听我的解说便可以想到要将其小型化，这可真是难得啊。不过在进行魔机改造的研究之前，你可要先把基础学好，才能接下去。”

“我会尽快学完的。”龙翔天笑着说道，他轻轻地翻开书本，继续聆听奥玛斯特的讲解。

接下来的十几天里，龙翔天都是在一堆堆的图纸、公式中度过的。在真正学习了有关魔族的知识之后，龙翔天对这些引起上古战乱的好战之种族有了新的了解。他发现这些所谓“侵略者”在对待事物的见解上，和今天的人似乎有几分相似。



“他们是追求现实物质的种族。‘有用则是存在的合理性’及‘优胜劣汰’是他们处事的方针。刻意追求利益的结果，使他们变得贪婪。而自身的贪婪，则使他们为了利而不择手段，而暴力便成为解决问题的途径。于是他们变得好战，富有侵略性。由于性格上的这种情况，导致了最后种族战争的爆发……”神是这样理解魔族的。

“贪婪，好利？现在的大多数人也是这样啊。”龙翔天低声诉说着，他伸了伸僵硬的身体，摇了摇自己的脑袋，开始把这一切都记忆下来。

“呼，挺累的啊！……”龙翔天解决了一天的课程，那颗少年的心开始骚动起来，“天界，都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吗？”他觉得有些无聊。

这时，龙翔天见到大殿内走出一道身影。那匆忙的脚步，说明了有什么大事要发生。神，向来是清心寡欲的，如果没有什么大事，他们根本不会把焦急挂在脸上。

“罗赛尔，幻神——罗赛尔，你去哪啊？”龙翔天上前叫唤住那人问道。

罗赛尔显得有些焦虑说道：“死神——迪奥的镰刀不见了，叫我帮他去找啊。”

“真麻烦，如果掉落人间那是很糟的事哪。”龙翔天听了也担心起来。他明白那柄掌管世间之生灵性命的镰刀具有多强的威力，那是可以任意决定人之生死的东西。

“需要我帮忙吗？”龙翔天好心地询问。

“这倒不必。”罗赛尔摇了摇头，笑着说道：“虽是有有点棘手，但创世神却说没事。也许只是我太过紧张了吧。”



“这样啊。”龙翔天只能明了地点头。

“对了，龙，你叫住我有什么事吗？”罗赛尔这才回过神来问道。

“学习完了以后真的很无聊啊。你知道天界有什么好玩的吗？”龙翔天一脸期待地望着他。

“好玩？”罗赛尔不禁苦笑道：“哪里还有什么好玩的，一场创元战争可是将整个天界破坏殆尽啊。因为天界的事物都是众神功力的聚集，如果身为神祇的我们功力无法恢复到原先的鼎盛时期，想要恢复天界是不可能的。”

“那怎么办？我真的好无聊啊！”龙翔天皱了皱眉头，露出一丝苦恼的样子。

“这样吧，我教你一个法术，让你可以和那天的那位小姑娘聊天如何？”幻神笑着建议。

“有这样神奇的法术吗？快教我啊。”龙翔天兴奋地跳了起来。

“说好了，你可不能和天界别的神灵讲啊。这可是我幻神的独有秘方呢。”罗赛尔提醒他。

“明白了。”龙翔天连忙点头，聚精会神地听着罗赛尔下面的咒语。

“听好了，‘永恒不变的时空，请带我到我想去的人那里吧。就算是上下求索，也要找到他。灵……幻神诀’。记住了吗？我要走了。”幻神面容肃穆地说着，当场就从龙翔天的面前消失了。

虽然幻神只念一遍，但是龙翔天却早已记下了。他立刻照念了一遍，却只见四周的景色迅速地变幻着，渐渐地显出



那日他所呆过的地方，也就是爱娜的梦境，法明特王国的王宫之中。

“就是这了。”龙翔天看着眼前那依稀相识的一切，十分肯定地认为自己成功了，“爱娜？爱娜·海明顿，你在吗？”他呼唤着那日小姑娘的名字。

“我在啊。”爱娜应声而出显现在龙翔天的面前，她问道：“大哥哥你上次怎么了？为什么呼的一下就走了呢？那可真令我担心呢。”

“呵，我被神找去了啊。”龙翔天无奈地说道，“神要你走，你总是无法抗拒的啊。”

“神？真的有神吗？那为什么大陆上的人们还在受苦呢？为什么罗尔帝国要侵犯我们的家园呢？”爱娜说着脸上浮现出哀伤的神色。

“呵呵，神当然是有了，但即使是神也有他们自己的苦恼。”龙翔天平静地说道，“不过你说罗尔帝国，那是怎么回事啊？”

“罗尔帝国是位于我们法明特王国西面的一个大国，拥有强大的军团和无数的魔法师，因此在大陆上可以说是极强的国家。他们的皇帝四处扩张领土，如今又看上了我们的领地，要来侵犯我们呢！”爱娜焦虑地说道，眉宇间有一股化不开的愁丝，“我见到父王焦急的样子真的好想帮他们呢？可是我一点力量也没有啊。”

“看来神说的是真的了，这里真的很混乱。”龙翔天听了爱娜的话喃喃自语。

“啊？大哥哥你在说什么呢？”只看见龙翔天嘴唇在



动，却听不清他在说什么，爱娜扬着眉毛问道。

“啊，没什么。”龙翔天迅速回过神来应道，他不想再让这位小姑娘担心，是以嘱咐道：“爱娜，你记着，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灰心，明白吗？再过不久将会有一个人来帮助这个大陆的人们的。”

爱娜听了，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是真的吗？那么大哥哥你也会来吗？”

“我会努力变强的，一定会来的。”龙翔天口中安慰着她，心里却有些不太愿意，要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不是脑袋生锈，就是迫不得已。我才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呢。他想着，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那太好了，大哥哥如果你来了，我当你的新娘好不好？”爱娜企盼地望着他。

“为什么这么说呢？”龙翔天诧异地问道。

“人家都说要嫁给自己喜欢的人才是幸福的事情。既然我很喜欢大哥哥，自然就要嫁给你了。”爱娜说着，瞪大了水一般灵动的大眼毫不避讳地看着龙翔天。

“咳……”龙翔天尴尬地发出声响，对于如此单纯的理由，他反而想不出究竟该如何拒绝了。

“嗯，这件事还是等我到了你们那里再说吧。只是在这之前你要保护好自己。”龙翔天在千思万虑之下也只能这么说了。

“我会的，大哥哥，我等着你啊。”爱娜说着，露出太阳一般的笑容。

“那就好好等我吧。我要去回去训练了。再见，爱



娜。”龙翔天挥手作别道。

“嗯。”爱娜笑着和龙翔天作别，然后便看着他消失在一圈圈光环之中，“真的好像天神啊。”她露出崇拜的眼神。

重新回到创世神殿，龙翔天刚一站稳，便见幻神急冲冲地赶了进来，向他埋怨道：“怎么去了那么久，下面发生大事情了？创世神叫你赶快过去啦。”

“怎么了？”龙翔天不解地问道。

“有人开启了魔神剑的封印！”幻神紧张地说道。

“什么？”龙翔天吃惊道，“魔神剑？!不是说被毁了吗？”

“什么啊，魔神剑可是圣剑级的兵刃，有那么容易消灭的吗？创世神是第一个察觉到的，他立刻就把死神的镰刀传到下界去了呢。（害我白找了半天！）”幻神说道，“因此，创世神要见你，好让你早点回去。毕竟你是使用轩辕圣剑的人。当年为了封印魔神剑，可是集合了‘擎龙神剑’、‘轩辕圣剑’和‘死神镰刀’三件神兵才办到的，这一次也是一样。”

“这样啊！那可要赶快了。”龙翔天道。说话间，已经到了创世神殿的议事厅。

“是龙翔天吗？快进来吧！我已经等你很久了。”里间传来创世神的声音。



## 第十九章 灭魔剑法

同样的神殿 却有着不尽相同的气氛。在几十天来和神相处之后，龙翔天已经能单凭感觉来确定神的所在。此刻的神殿虽然依旧空旷，但龙翔天清楚地知道，在这个肃穆的厅堂之上，充满了众多的神祇。

“他们想必都是为了‘魔神剑’的事才来的吧。”龙翔天见此情形，心中也颇有些不平静了，“看来这事情确实有几分麻烦。”他抬眼正视着前方的一片白雾，想听那至高无上的创世神是如何说的。

“龙翔天，我想你也听幻神说过了，有人开启了魔神剑的封印。可是这不仅是魔神剑的重现那么简单的事情。由于当年为了封印魔神剑是集中了三大神兵的力量才完成的，因此魔神剑被封印的地方也是龙大陆神气最重的地方。这次魔神剑封印的开启使得神气外泄，龙大陆将发生巨变啊。如果把当初封印的裂痕再打开，那么必将引起另一场种族战争。”创世神话语凝重地说道。

“既然魔神剑是被三大神兵所封，又存放在神气最重的地方，按道理除了创世神大人以外没有人可以开启啊。”龙翔天对此疑惑不解。



“不，还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一百个神之侍者的血。”创世神语气沉重地说道。

“一百个神之侍者的血？”龙翔天越听越糊涂了。

“魔神剑还有个名称，那就是被人称为‘嗜血魔剑’，魔剑是用来杀人的，杀的人越多，剑的威力也越大。虽然它被我们封印了，可是这个特性却依然存在。一旦有丧心病狂之人，以一百名神之侍者的血去喂养它，魔神剑就会拥有强大的力量冲破三大神兵的封印，更糟的是剑上魔皇的灵魂也会跟着复活。虽然魔皇的灵魂附于剑上的只有一部分，但那是魔皇武学和记忆的一部分，所含的力量也足以令这个世界混乱了。”创世神解说道，“龙翔天，我和天界其他神灵合计了一下，决定传授你‘灭魔剑法’，并且让你尽快地回到下界去，以帮助世界度过这个危机。”

他说罢，便从白雾之中伸出一双手来。只见那双手一挥，扬起一圈金色的闪光。闪光不断地变化、成形，最后在神殿中央出现了一个金色的六芒星魔法阵。“龙翔天，请你站进去。”创世神口气严肃地说道。

龙翔天依言而行站到了魔法阵的中央。他只觉得眼前金光一闪，便看不见了眼前的一切，只有无尽的信息纷纷往脑子里涌来。

“怎么会这样？”龙翔天有些慌乱，一下子涌入脑中信息太多了，令他的头疼痛起来。

“静下心来。因为‘灭魔剑法’的招式太复杂，我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把他传授给你，至于你究竟能领悟到其中的几分，那就看你自己的了。”创世神的声音从阵外清晰地传入



龙翔天的思绪中。

龙翔天闭上眼睛，慢慢地静下心，任由这些信息不断地传入，渐渐地感受到信息中所包含的绝妙剑招，一招一式都带动着周围大自然的气机，那是多么的完美，招式中充满了生机、和谐，在令人无法抗拒的强大之中又饱含了对一切事物的热爱。

“这种招式并不是人能够创造的，只有神才能创造啊。”龙翔天感叹道。

信息终于传输完毕，魔法阵的光辉也暗了下来。龙翔天睁开双眼，脸上的神情似乎有了些许的变化。在感受到“灭魔剑法”的内涵之后，龙翔天能够清晰地体会世界的可爱，这一刻他的心中充满了慈悲。

“龙翔天，我传你‘灭魔剑法’不仅仅是为了重新封印魔神剑和消灭魔皇的转生体，更重要的是要让你心中充满了对世上一切的热爱。‘一将功成万骨枯’，在经历了不断的杀戮，血的洗礼之后，依然能保持一颗善良的心的人并不多，但是，龙翔天，我希望你是其中的一位。好了，龙翔天你也该下去了。”创世神语重心长地劝诫龙翔天，“好了，你现在既拥有了我身上的力量，又得到了‘灭魔剑法’。虽然不晓得你最终能将这两样发挥到怎样的境界，但至少一般的敌人已经不是你的对手了。你在这儿的学习已经完全结束，现在就让司命神送你下界吧。”

“明白。”龙翔天诚恳地点了点头，“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否则我是不会运用自己的力量进行杀戮的。”

“你不必发誓，有时候无谓的誓言反而会束缚你的手



脚。”创世神和蔼地说道，“你只要记着何谓大义就成了。力量是给有德行的人使用的，是为了保住大义，而非其他。”

“知道了。”龙翔天点头应道。他就此转过身去，大步迈出了神殿。

“龙翔天，我们该走了。”一出神殿的大门，司命神迪慕兹便扬着一副笑脸在那儿等候着。

“是啊。”龙翔天感慨道，“我是该回去了，在天界这段时间里我学会了许多的东西，真是谢谢你们了。”说着两人直往转生门走去。

“龙翔天，请你等一下。”一个冰冷的声音在龙翔天身后响起。“我说是谁啊？原来是死神迪奥啊！怎么想拦我们吗？”司命神故意挑逗他。

死神——迪奥并不理会司命神的话语，脸上依旧是面无表情，说道：“龙翔天，这是新生的飞翼金铠，你带上，还有这本小册子是死神镰刀的招式记录，请你将他交给我在下界的传人。”说罢死神消失了，正如他无声无息的出现一般。

“真是气死人啊，他永远都是那个模样，都不会笑一下吗？真是的，亏我还是他兄弟呢，龙翔天我告诉你哦，如果他在下界的传人和他一样的话，你就不要管他了。”司命神愤愤不平地说道。

“是。”龙翔天表面应道，心里却在嘀咕：“真的照你说的去做，那创世神不气死才怪。个人有个人的性格嘛，说不定在这冰山的面具之下，是一颗极关心你的心呢？”虽然



与死神只是这么短短的一次见面，但龙翔天却一眼看穿了那无情面目下的热心肠。

“他或许是不不得不如此啊。”龙翔天感叹。

在谈话之中前进，司命神带着龙翔天来到一座巨大无比的天门之前。那高耸的大门竟是浮在一片白色的游云之上，令人不禁兴起几分梦幻的向往。这便是天界十门中能让神祇下到凡界的转生门了。

在创元战争之前，所有神祇都可以通过此门到达凡间的任何一个地方。然而创元战争之后的现在，由于星之洋的阻隔，一般的神祇已经没有力量像以前那样做了。尽管早已过了千年之久，天界稍有恢复，但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到达龙大陆的也只有创世神自己、死神和龙神而已。

“我并没有神的力量，如何能透过这里回到龙大陆呢？”龙翔天望着高高的大门问道。

“每个人和自己出生的地方都有某种天然的联系，所谓‘落叶归根’便是这其中的奥秘所在。因此你根本不必担心这样的问题。”司命神笑着说道。

“去吧。”他一指前方渐渐敞开，露出光亮的大门说道，“你从这里下去就转阳了，好好努力吧。”

“我会的，谢谢你司命神，也谢谢天界的诸神们。”龙翔天真诚地感谢道。说完，龙翔天步向转生门，心中暗念道：“铠灵，我们回去吧！”

“明白了。”和当初一样那清朗的声音在龙翔天的脑中想起，铠灵又以最佳的状态回应了龙翔天的话。

在一阵银色的光芒中，龙翔天走进了转生门，他只觉得



脚下一虚，便什么也不清楚了。他觉得自己似乎进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之中，身体渐渐变得沉重起来。

皇宫深处一座完全由绿阴围绕起来的别院里，此刻正由来往不断的禁宫守卫严格控制着。龙帝国五老堂，这是龙族皇庭神官的居所，是一般人难以靠近的地方。然而此刻却因为那失踪了十六年的皇长子在此静养，而成为一处防守比皇上寝室还要严密的地方。

此刻正是掌灯时分，五老堂之内一百零八盏明灯早已点起。那明晃晃的光亮将整间厅堂照得犹如白昼一般。一抹修长的身影在众人的拱卫之下来到厅堂之外。他解下腰间的佩剑交给一旁的侍从，轻轻地推开虚掩的木门走了进去。

“大哥还没好吗？”来到五老堂的他望着依旧躺着的那个与自己有着极为相似面孔的人关切地问道。自从知道眼前这人和自己的关系之后，每天前来这绿阴之中的厅堂，成了他必修的功课。对于那躺在榻上的大哥，他心里总是怀着一份歉疚之情。

守在那人身边的一名年轻少女悲楚地说道：“已经两个多月了，他还是那个样子。”

“都是我不好，如果我不随便使用‘龙霸天下’这种禁招，大哥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他说着脸上出现痛苦的神情，“但是水芸儿，你要好好地保重身体啊。我听长老们说神已经传来旨意，说大哥这一两天就会转阳。你这样日夜不停地看护着他，会吃不消的，万一他醒来看不见你怎么办。”

“我会注意的，谢谢你了，翔志。”水芸儿淡淡地笑着



说道。

然而龙翔志清楚地知道她并没有将自己的话听进去，因为她的目光还一直注意着榻上的人。“大哥有这么一个红颜知己还真是幸运啊？虽然她稍稍小了些。”龙翔志心里嘀咕着，随即想起了另一副如花的笑脸。

“皇上驾到。”突然门外传来侍卫高声叫唤的声音。在一阵清爽的夏日晚风之中，厅堂的大门再次被打开了。一名年约四十出头、威严的男子走了进来。这正是龙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龙腾远。

“参见父皇（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龙翔志和水芸儿同时下拜道。

“起来吧，我说过多少次了，这是自个家里，用不着那么多虚礼，真有人活过一万岁吗？”龙腾远劝说道。他悠闲地踱到龙翔天的身旁，脸上露出一丝喜悦的神采。

“我听长老说，今晨神又下了旨意，说不知是谁将魔神剑解封了，现在要让天儿提前回来处理此事。今天就会醒了。”龙腾远流露出喜悦的神情说道。

“真的吗？”水芸儿和龙翔志都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然啦。”龙腾远唤道，“志儿，你先去查查是谁开启了‘魔神剑’的封印。切记不可妄动，魔神剑的威力极大，连为父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是，父皇，我这就去办。”龙翔志应道。

“还有，传令给水军元帅程启元，下令他在半年之内，建造天龙级炮舰 120 艘！”龙腾远又下令道。



“是。”龙翔志应声说道，立刻走出龙神殿，办事去了。

偌大的神殿之内只剩下昏迷不醒的龙翔天以及水芸儿和龙腾远。

“皇上，有话和我说？”虽然龙腾远支开龙翔志的举动没有丝毫的勉强，但水芸儿就是看出了其中的蹊跷。

“你对天儿这些天的照顾，我都看在眼里。你对他用情很深啊。”尽管面前站着的只是十四岁的少女，但龙腾远从她那颇有些沧桑的神色中可以看出，她并不如一般女孩那样稚嫩。

“能认识他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水芸儿说着，用白皙的小手轻轻安抚着龙翔天的脸颊。因为失血过多，那上面已经如白纸一般。

“但你有没有想过他现在的身份呢？”龙腾远微笑着提点她，“身为皇子，即使是婚姻之私事，也必须要朝臣的认可才行。虽然我很满意天儿能认识你这样一个以他为重的人，但那些顽固的朝臣不一定会认同你。有时候身为皇帝，也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

“皇上的意思是希望我离开他？”水芸儿轻轻地咬着自己的手指颤声说道。她那充满迷雾的大眼中隐隐透着恐惧。

“并不是这样。”龙腾远摇着头说道，“离开他，或许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如果你能提升自己的能力的话，也许也不会到那一步。他迟早要成为王，也许会成为皇，但不管是王是皇，身为他妻子的女人总不能不会一些她应该会的东西吧。”

“皇上是要我学习？”水芸儿很明显地松了一口气，



“但谁会教我呢？”她抬起头望向龙腾远。

“龙神殿的长者可是很强的人。”龙腾远说得很明白了。

“就在此处？”水芸儿问道。

无言的龙腾远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也该离去了。”龙腾远望了望窗外已然黑下来的天空说道，“天儿的一切就拜托你了。至于你们最后会不会在一起，也就看你自己的努力如何，明白吗？”他话音一落，也不等水芸儿作出回答，便自行离开了龙神殿。

“送皇上。”水芸儿最终只能望着龙腾远的背影送别。

就在水芸儿面送龙腾远离去的时候，榻上的龙翔天已然微微地有了些许知觉。

“咳。”龙翔天感受着自己身体的变化，他觉得很难受，“身体好重啊。”

“那是因为你刚刚还阳，一时还不适应的结果。”铠灵的声音随后在龙翔天的脑中响起。

“啊？是这样啊。”龙翔天心道。他微微地动了动手臂，依旧觉得不大便利。

然而就是这样轻微的动作，却已被正好转过头来的水芸儿看得一清二楚。

“龙大哥……龙大哥，你醒了？！”水芸儿连忙冲到龙翔天的跟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这……这是哪里啊？好像并不是……我们居住的客栈啊。”龙翔天疑惑地问道，对于眼前的一切，除了水芸儿他是认得之外，其他的好像都在一夕之间有了改变。



“这是皇宫啊。”水芸儿笑着说道，“你父皇已经认了你了。你已经有了自己的兄弟姐妹，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家。”

“是吗？”龙翔天苍白的脸上露出笑容，他看了看水芸儿那逐渐消瘦的脸，心里不由得一阵激动：“芸儿，你瘦了。”



轩辕翔龙传之

幼龙初翔④

## 第二十章 封王

大殿之内灯火通明，一百零八盏明灯紧紧地分布在四周，将厅堂上的装饰照得更加庄严肃穆。

龙翔天虚弱地躺在大殿中央的一张卧榻之上。他的周围是一座由木签布置而成的八卦阵，而他则位于阵势的中央，仰躺着正好面对大殿的天顶。这并非只是做做样子的故弄玄虚，而是利用八卦阵与天顶两仪方位的结合，吸收日月天地的精华，为下方龙翔天的疗伤起促进的作用。

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能在龙翔天重伤的时候，极力确保他体内那惟一剩下的真气不曾消散。否则即使有十几位绝顶高手帮他进行推疗，也无法连续坚持近三个月的光景。

然而这些都不是苏醒之后的龙翔天所关心的事情，面对为了自己而日渐消瘦的佳人，他总是有千言万语要说的。

“芸儿，最近辛苦你了。”他轻声说道，似乎没有什么力气的手轻轻抚上了她的脸颊，“你变得憔悴了啊。”

“龙大哥……”水芸儿听到龙翔天说的话，不由得双眼一红，泪水便刷刷地直往下掉：“那天……那天，你怎么能那样冲上去？你万一有什么事，叫我怎么办啊？龙大哥！”

“好了，芸儿。别难过了，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当时



那种情况，你能见到自己的亲兄弟死在自己手下吗？芸儿？”龙翔天半是安慰半是劝导，“如果是你，你能见到水天行遭到危险，而无动于衷吗？”

“龙大哥，我……我知道自己很自私，但我真的希望只要你活着就好啊！”水芸儿哭泣着说道，“这些天我可是很担心你呢。”

“放心吧，我命系于天，不会那么容易死的。何况现在的我比原来的更强了呢。在神那里我可是学了很多东西啊。”龙翔天宽慰安抚她道，“好了，芸儿。你也去休息吧！看你累成这个样子我很心疼啊。”

“好吧，我先下去休息了。你身体还没好，也早点休息吧。”水芸儿说着退了出去，她轻轻地掩上殿门，将一片安静留给龙翔天。

“铠灵，一切都交给你了。”当水芸儿轻柔地带上殿门离去之后，龙翔天悄声对自己体内的另一个灵魂说道。

“放心。”铠灵的笑声在龙翔天的脑中响起，“虽然我现在和你一样没什么力气，但只施展一般的回复咒，还是没有问题的。你躺着的这个地方灵气很重，对你我的恢复都是很有用的。”

“呵呵，这可是在我的家里呢。”龙翔天呢喃着闭上了眼睛，“我的家……好大的一个家……呵呵。”他笑着，很快便进入了梦乡。家，对于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可以让他放松的地方。然而他并不清楚的是，这个家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地方。

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是在苏醒的第二天。当他从那不



知过了多久的迷梦中再次睁开眼睛注视这个真实世界的时候，龙翔天便迅速地看见了一张威严中带着慈祥的中年男子的面孔。那高贵的气势说明了他的不凡，而心中那一缕莫名的骚动则清楚地令他感受到了两人之间的关系。那一副成熟的面容与龙翔天十分相似，依稀就是他十六年之后的模样。

有了这么多的相似和感受，对眼前这人的身份再也没有疑虑。

“你……你就是我的父亲吗？”龙翔天仰着头喘息着说道。虽然他的精神还算不错，但身上的气力还没有恢复，他依旧显得虚弱至极。

“是……是啊。”慈爱地注视着龙翔天的男子两眼顿时红了起来，他将自己内心的情感全然表露出来：“十七年了，十七年了啊。天儿，我们过了十七年终于能够再次相聚在一起了啊。”

“父亲……”龙翔天怔怔地望着，泪水悄悄地溢出。他十七年来的梦想终于在此刻实现了。

自小虽然有师父的无尽关爱，可每当别人的孩子依偎在父母的怀里时，龙翔天总是羡慕地注视着。

“我的父母究竟是谁？他们还好吗？”这是每当夜深人静之时龙翔天的想法。直到年初，安羽大叔告诉了自己的身世，为了见到自己的父亲，而参加了龙城武斗大会，差一点杀了自己的兄弟。如今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父亲”这个自己念叨多少次的人，此刻就在自己的眼前，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只是这样静静地注视着，龙翔天觉得有些难受。这并不



是因为他的身体又疼痛起来，而是因为他一时间有太多的话要说，却不知道如何开口，许多话憋在心里确实让人不舒坦。

“天儿，你还是好好休息休息。你刚刚醒来，身体还虚弱得很，实在不适宜说太多话的。来日方长的有什么事情，我们以后再说吧。”看出了龙翔天内心的想法，龙腾远安抚道。

“是的，父皇。”龙翔天微微地点了点头。他也知道自己的身体现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安心的修养确实是现在的他惟一要做的事情。

龙翔天复原的速度很快，才几天的时间他已经大好了。这不仅是因为他自己有深厚的内功底子和铠灵回复咒语的帮助，同时也有赖于水芸儿的细心照料以及他父亲和弟弟的不时探望。这一切的一切所形成的良好修养环境，自然令他迅速地恢复起来。仅仅过了十天的工夫，他已然可以下床了。

这样的结果看在关心着他的人们眼里，无疑是令人振奋的，其中更以他父亲龙腾远为甚。在他修养的十天里，无论国事如何的忙碌，龙腾远总是抽出近一个时辰来探望龙翔天。他们谈了很多，从龙翔天小时候一直谈到现在。由于十几年的分离，龙腾远对龙翔天的成长经历几乎是一无所知，而他们谈的也主要是这些事情。作为父亲，他是迫切需要了解自己的儿子。

“叔公是你师父？”当得知龙翔天的师父是何人的时候，龙腾远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嗯。”龙翔天肯定地点了点头，“当年就是他帮助安



羽大叔逃过追杀的。”

“真是上天保佑啊。”龙腾远颇有些激动地说道。

龙翔天则紧紧地抓住了自己父亲的臂膀，同样动了感情：“当年如果不是安羽大叔和师父，今天也许我早已成为天波城外的一堆黄土了。”

“嗯……嗯。”龙腾远不住地点头，慈爱地抚摸着龙翔天的头，笑道：“你希望为自己的师父和安羽求得什么样的封赏呢？”

“这……这似乎是没用的。师父和安羽大叔现在都是久避尘世之人，世俗的封赏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一种累赘。”龙翔天颇有些黯然地说道：“师父也不希望我再去打扰他了。”

“他把轩辕圣剑传给你了？”龙腾远扬着眉毛问道。

“是的。”龙翔天觉得很奇怪，他不晓得父亲为什么突然问起这样的事情。

“看来叔公是真的放下了。”龙腾远喃喃自语。

“放下？放下什么？”龙翔天心里有着疑问。

“这一点你不必知道。”龙腾远严肃地说道，“天儿，你既然已经归来，那就是我的儿子。作为一国的皇子，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率性而为了，你必须顾忌自己的身份。虽然这对你来说，或许是有些困难，但这却是你必须做到的。从今天起，你就是龙帝国的皇长子了。”他说着，轻轻地拍了拍龙翔天的肩膀。

“啊？”龙翔天错愕了。他这才明白，自己与父亲相认不仅仅使自己有了父亲、兄弟，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责任。



成为皇子，这是不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呢？他头痛地想道。

这似乎并没有想错，在皇宫这个交织着最高权利斗争的地方，确实是有着很多麻烦的事情。就像现在，身为皇帝的龙腾远只不过略微关心自己失散多年又突然归来的儿子一下，朝中的大臣们便纷纷议论开来了。

“听说皇上有意立刚刚归来的皇子为太子呢？”不知道是谁起的哄，总之这个连当事人都不曾想过的事情，在短短的几天里，迅速成为朝中大臣们心里所共知的事情。虽然还没直接向皇帝询问确认，但他们某些人的心里确实也慌张起来。

“恭喜皇上找回失散多年的‘太子’殿下。”几日的不安终于变成了一种力量，一种试探皇帝心中所想的胆力。在龙翔天苏醒之后的一日朝会上，几位大臣不约而同地向龙腾远恭贺道。在他们所说的话语中特别加重了“太子”二字。

“虽然很值得庆祝，但作为大臣，你们也不能松懈成这样啊。”龙腾远端坐在大殿的龙椅上笑着，说道：“我找回的是皇长子，而不是太子。”微笑中露出精明而富有威严的眼神，他已经将那些大臣们的心中所想洞察无疑了。

“陛下，不会更改太子？”还有些臣子怀疑着。

“太子乃国之继承人，动摇之会影响国家的运数。虽说志儿并非皇长子，但册封至今却无大错，自然不会随意更改。我不会因为想对失散的儿子有所补偿，而动摇国家的大计。”龙腾远沉稳地说道，“众位卿家实在是多虑了。”

“那陛下决定对皇子翔天作如何的补偿呢？”丞相年辅绉询问。

“依我龙帝国之惯例：凡皇子一脉可封为王，赏食邑一



郡；有功之臣，可封为列侯，食邑以县镇至乡亭不等。既然天儿是我的长子，自幼流落在外十余年，吃了不少苦头，我今日要补偿于他，自然得封其为王。”龙腾远沉吟着说道。他微微思虑了一下，转而向全体大臣们宣布：“封皇长子龙翔天为‘靖海王’，以天波郡一城六县为食邑。着令礼部、工部、吏部处理相关事宜。五日后登台封王。”

“是……”皇上的旨意一下，几位尚书大臣顿时领命，去处理这些事情了。

朝会散去，自然有同太子要好的大臣将这个天大的消息传送到龙翔志的耳中。对于突然间出现这么一个随时会威胁到太子将来所继承之皇位的人，这些把宝押在翔志身上的大臣还真是着急得很。

“什么？父皇真的要封大哥为王？”出乎那些忧心忡忡的大臣们意料，得知这个消息的龙翔志并没有大发雷霆，而是兴高采烈地跳了起来。

“太子，您不担心以后吗？天波城可是一个军事要塞啊。”一位大臣小心翼翼地开了口。

“天波城也很富足不是吗？”龙翔志笑了，“我的大哥自然得有这样一个富足的食邑才行。”显然，他似乎没有领会大臣心中的忧虑。

“可是……”那位大臣还想再说什么，却被龙翔志突然的举动给打断了。

“这样的好事可得马上让大哥知道才行。”龙翔志自言自语地说道，也不再理会这些依旧拱手而立的大臣们，径自而去了。



皇宫东苑沁星园的一座小楼前头，一位身形修长的少年正持着手中的长剑凝神而立。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手中的剑突然间犹如狂风一般飞舞起来，厚重而古朴的剑身在太阳的映耀下泛出璀璨的金色光芒。它迅速地移动着就像那疾驰的闪电一样，很快就将少年的身体隐蔽起来。从外看，只能看到一个巨大的金球在滚动。

金色的光球突然炸裂开来，从中迸出一条腾空而起的巨龙，迅速地冲向云霄。一时间强大的力量扯动起金球周围四边的空气，使其化做一阵狂风，肆虐着这个园子。于是树叶纷纷飘舞掉落，树枝拼命摇头乞怜，地上的尘土也随着风狂卷着四散而去。

一切终于平静下来，在四周飘落树叶的包围之下，修长的身体再次显现。他手中那柄锋利的金色古剑斜指大地，显得是那樣的从容。

“哈哈，我终于好了。”练完这一套剑法，感受到身上的真气流转顺利，并没有半点停滞的样子，他不由得高兴地欢呼起来。

“真的吗？”远远的传来清脆的关切声，一位身着宫装的少女正踏着碎步缓缓行来。“龙大哥，你真的好了吗？”行及跟前，她洋溢着热忱的笑容问道。

“那是当然，我刚才使了一套‘翔龙剑法’，并没有发现半点不顺呢。”龙翔天笑着说道。

“什么？你竟然偷偷地跑下床练剑？”少女瞪大眼睛，颇有几分威严地指责龙翔天：“龙大哥，你身体并没有好，怎么能这样呢？万一又染上了风寒，那该如何是好？”



“我没事啊。”龙翔天陪着笑脸说道，“芸儿，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他说着，孩子气地在原地打了几个滚，想让水芸儿好好地看个仔细。

“但是……”水芸儿还想再说些什么，却被龙翔天给制止了。

“没有什么但是了好不好，我现在确实已经好了。”龙翔天笑着将她圈起来，搂于怀中，“我好了，你不高兴吗？”

“我自然很高兴。”水芸儿笑着摇了摇头，“只是你也大胆了些。”

“是吗？”龙翔天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芸儿，我发现你最近有些改变哦。”

“改变？什么改变？”水芸儿斜靠在龙翔天的怀里慵懒地问道。

“你变得有威严了。”龙翔天尴尬地笑了笑，“也许是我有些糊涂，但刚才那一下子我可真的被你吓着了。”

“是吗？”水芸儿调皮地笑了起来，“可是不管我变得怎样，我都是龙大哥的芸儿啊。”她誓言旦旦地保证道。

“那是自然。”龙翔天的手轻轻地抚弄着她额前的发丝，“只不过我不希望你为了我而去做一些自己并不喜欢的事情啊。”他休息的时候，依稀听路过的宫女提起水芸儿在接受训练的事情。

“我并没有不喜欢啊。”水芸儿笑着说道，她以一副你太过多虑的神情注视着龙翔天：“我只是想多学点东西而已。我想这些东西在将来或许是有用的。”



“那就随你了。”龙翔天笑道。他轻轻地吻了吻水芸儿的额头，又问：“天行呢？这几天可没有看见他呢。”

“太子说要让天行去太学读书，前些天已经送过去了。”水芸儿笑着解释道。

“这样啊。那很好啊，天行能在太学读书，对他是很有好处的，以后他或许也是一个人才呢。”龙翔天笑着说道。

“可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了。毕竟我们都是靠你才……”水芸儿话没说完，就被龙翔天用吻封住了。

“嗯！……”龙翔天热吻着水芸儿，良久才放开。龙翔天深情地望着脸颊羞红不已的水芸儿，正色说道：“我可不允许你这样说哦。水芸儿，你喜欢的并不是我的身世，而是我本身吧？那就不要管那么多了，毕竟我父皇也很喜欢你呢！至于其他的，就当是大派送吧。”

水芸儿被他这亦庄亦谐的话逗笑了：“瞧你说的，什么大派送啊！你当这是买卖吗？”

“呵呵，说到买卖啊，那我就是老板了，而你则是老板娘啊！”龙翔天俏皮地说道。

“哇，真是伉俪情深啊。让我们这些单身王老五真是大流鼻血啊。”赶来向龙翔天报告消息的龙翔志见了这一幕打趣地说道。

“羡慕的话，你自己去找一个好了。”龙翔天将水芸儿那羞红的脸蛋藏在怀里，搂着她娇小的身躯，笑呵呵地反驳道。

“那也是以后的事了。”龙翔志一拱手，笑着对龙翔天说道：“恭喜你了，大哥。不，应该说是靖海王殿下。”



“你不知道吗？父皇要封你为王了。”龙翔志走到跟前说道。

“什么封王？”龙翔天一脸茫然。

看到龙翔天一脸的呆样，龙翔志不由得好笑：“大哥，有必要那样吃惊吗？”

“这个啊……翔志，你也知道我在外面懒散得很，这个封王的事情能不能……”龙翔天话没说完，龙翔志就说道：“那可不行啊！第一，皇子封王这是祖训不可更改的，如果非要改的话，那只有你来当太子了。第二，父皇的旨意已下，皇命难违。第三，大哥也该替我分担一些工作啊！这几年我很辛苦的。”

“啊！唉，既然这样我也只好认了，但愿那个仪式会简单点。”听了龙翔志罗列出的那些理由，龙翔天也只能认命了。

“不可能，从现在开始你要斋戒、沐浴、更衣，然后还要学习各项礼仪。下午礼部的教官就会来了。”龙翔志说道。

“天哪，饶了我吧！”龙翔天听后头都大了。

不管龙翔天是如何的不愿意，他还是得接受皇族礼仪的训练。来的教官是号称“礼部魔鬼花”的年轻女子，全身上下包得紧紧的。虽说衣冠整齐是一种礼貌，可是大热天的居然还带着手套，那也太过分了，尤其是那一脸冰霜的表情，龙翔天真的很怀疑，眼前站的是不是一个活人。

“真是跟死神有得比了，真可惜那么漂亮的脸蛋。”龙翔天嘀咕道。



“下官夜霜，见过靖海王殿下。”那女子说着，盈盈下拜，但脸上的神情丝毫没变。

“啊，你就是训练礼仪的教官？”龙翔天怀疑。

“是的，殿下。可以开始了吗？”夜霜依旧冷冰冰地说道。

“唉！可以开始了。”相较于她的冰冷，龙翔天自然也打不起学习的欲望，只是无精打采地应付着她。

“那好，我们现在就从训练坐姿开始吧。”夜霜说着，便开始了对龙翔天的训练。一个下午过去，龙翔天一直被夜大教官呼来唤去的，没有一刻得到安宁。

“呼……好累啊，全身酸痛。”龙翔天在经历了一个下午的非人训练以后，伸伸懒腰说道。

“芸儿，你在吗？”龙翔天敲了敲水芸儿的门问道。“进来吧！龙大哥！”水芸儿应道。龙翔天开门走了进去，却见水芸儿的房里聚集了很多人，包括夜雨，龙馨（龙翔天的大妹），还有那位虐待他一个下午的夜霜。

“这么多人啊！那我还是走好了。”龙翔天如今可是最怕见到夜霜，当下急忙退出来说道。

水芸儿连忙追出来问道：“龙大哥，你怎么了？”

龙翔天尴尬道：“没什么？”

这时夜霜也站了起来，依旧是冷冰冰地说道：“我走了。还有靖海王殿下，明天可要加大训练力度了，你可要小心啊。”

“什么？”龙翔天嘴巴张得大大的。

龙翔天在夜霜的魔鬼训练下，礼仪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这是指他依“礼”待人的时候）。

终于到了第五天，封王典礼的时刻来临了。封王台上旌旗猎猎，御林军、飞虎军衣甲鲜明，金刀银甲，肃穆而立。巳时初刻，文武百官都到齐了。

司仪站出来高声喊道：“封王典礼开始。现在由皇帝陛下昭告上苍众神！”龙腾远站立起来从司仪手中接过天阶牌念道：“臣总领天下河山、第三代龙皇——龙腾远昭告上天。为我龙帝国之兴旺、稳定，为我子民之安乐，现封皇长子——龙翔天为靖海王。愿上天赐福。”说罢龙翔天将天阶牌高高地抛向上天，只见红光一闪，天阶牌消失在碧空之中。

司仪官又站出来道：“皇长子出班领亲王衣冠！”龙翔天从容地迈向封王台，然后在台上跪下。早有侍者上前将他的外套褪下，将一袭王袍披上，并将九串冕旒金冠戴到了他的头顶上。

“礼成！”司仪喊道。



## 第二十一章 天剑无痕

庄严的封王大典在无数的官员贵族、平民百姓的欢呼声中结束了。从城外的封王台转回皇宫，龙翔天是在沿途那一路的夹道呼喊声中度过的。

“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靖海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这震耳欲聋的声音一直回荡在龙翔天的耳边，使他清楚地明白自己的命运在这一刻发生了改变。

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再是平民了。龙翔天想着，一路看着匍匐于地对他们这路进行中的车队叩头跪拜的百姓，他感受到了一种沉重的压力，有了地位，自然也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啊。

肃穆庄严的大典之后是豪华气派的庆宴。掌灯时分，在皇宫正明殿的大厅上，庆贺龙翔天成为靖海王的宴会于一片歌舞之中拉开了序幕。虽然眼前尽是美女如云，轻歌曼舞，但龙翔天早已从大弟龙翔志那儿得知了这场宴会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这次宴会是要将龙翔天介绍给群臣贵族。龙翔天不仅仅是要在筵席上露脸，更要尽可能地博得那些大臣和贵戚们的



好感。虽然他现在只有一个王的头衔，并没有掌管任何事情，但他不可能一直都是这样的。以后总是要出去办事，总是要和各样的官员共处，因此能否得到他们今后的协助，今天晚上便是一个关键的开始。

前厅的歌舞还在继续着，内殿的人们却已经互相热络起来。面带微笑，跟在弟弟龙翔志的身后，听他介绍着从面前经过的每一位官员的情况，并向他们举杯致敬，是龙翔天现在惟一忙碌的事情，虽然他并不习惯这样。

前行之中，一位五六十岁，体态发福的老者，正颇有威严地牵着一名十五六岁的少女朝自己这边走来。他身着紫色丝袍，四方方的脸正因为喝了些许酒而微微的有些发红。

“这便是丞相威远侯年辅纒了。”龙翔志小声地在龙翔天的耳朵边说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却不时地飘向那位在年辅纒身旁的少女。

“他就是丞相？”龙翔天原本微微低垂的脸扬了起来，却正好看见龙翔志那飘忽的眼神。“你在看什么？”他问道。

“哦……没什么。”龙翔志飞快地说道，白皙的脸颊却不由自主地红了起来。很显然他对那少女是有点中意的，因为被大哥发现，只好迅速地低下头去。

“你喜欢她？”龙翔天低笑着问道。

“嗯。”虽然是很细微的声音，但龙翔志还是肯定了。

“哦？让我仔细地看看，是什么样的姑娘能让太子着迷呢？”龙翔天微笑着调笑他。

抬起头，扬着眉毛，正视走来的少女，龙翔天不得不承



认自己的弟弟还是有些眼光的。那少女挽着如花的双髻，两鬓的青丝化做一缕细辫顺畅地沿着那小巧的耳朵垂落而下。她的眼睛不是很大，却很有神采，那其中自信的光芒，确实令其增色不少。虽然少了一份天真，却多了一份智慧，再加上那微挺的琼鼻和红润的菱唇，的确是一位令人心动的姑娘。

然而龙翔天却无法喜欢她。这并不是因为她不讨人喜欢，也不是因为她是弟弟所喜欢上的人，而是因为她眼中的深沉，让龙翔天感到恐惧。她也曾看了龙翔天一眼，也曾与龙翔天的目光有着短暂的接触。但就是在这短暂的接触之中，龙翔天甚至从她的眼中看出了敌视和怨恨。对于这样一个厌恶自己的人，想要去喜欢她实在是很难，尽管龙翔天并不清楚她为什么对自己有这样的态度。

“你便是新封的靖海王殿下了吧？”年辅纮举着酒杯笑着说道，“果然是年轻有为啊。”他言语中似乎意有所指，虽然说得不是太明确，但隐约之中令人感到浓厚的警告。

“丞相，我们还是初次见面，以后还请多多指教了。”龙翔天淡然一笑，十分客气地回应道。

“那是自然。”年辅纮笑得有些虚伪，“以后太子殿下所要处理的事情，有很大一部分需要你来分担啊。”

“我年轻学浅，还需要年丞相的教导啊。”龙翔天谦虚地说道。

“哦？那我就拭目以待了。”年辅纮打了个哈哈，“说实话，我已经老了，这儿的一切还是要靠你们年轻人来负责啊。”



“年轻人处事不够圆滑，还需要丞相您的鼎力相助哪。”龙翔天依旧说得很恭敬。

“呵呵，那是，那是……”年辅纮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满意。他终于不再理会龙翔天，转而面向龙翔志，以一份长辈慈爱的口吻说道：“太子殿下，小女可是一直想念着您哪。”

“啊？”龙翔志红着脸说道，“这是我的荣幸。”说着他的眼睛便飘向那少女，真挚的情感使他们在无言中碰撞出火花。

“太子殿下言重了。”年辅纮微笑着说道，“小女蒲柳之姿，能被殿下赏识，那是我们的荣幸。”说着他转头叮嘱一旁的少女：“若儿，你在这里陪着太子聊聊，为父先去那边和几位同僚叙叙旧。”

“是，父亲大人。”年若微微的福了福身子，目送父亲离去。

此刻龙翔天所在的这个角落略微显现出些许尴尬的气氛。龙翔志和年若正在那儿情意绵绵地相互对视着，似乎忘记周围他人的存在。倒是龙翔天在这儿有些手足无措，他成了一个特大号的电灯泡。

“翔志啊，这里太闷了，我想出去透透气。”龙翔天悄悄地贴到龙翔志的耳边小声说道。

“你终于受不了了吗？大哥。”龙翔志的脸上有几分真切的关心。

“是啊，你帮我挡挡，顺便在这里和你的心上人交流交



流感情。”龙翔天笑着说道，偷偷地瞅了年若一眼。然而他所看到的却是又一个怨恨的眼色。“真是莫名其妙？”他心里嘀咕着，当下使出“幻龙身法”，以极快的速度穿行于人们的空隙之中。对于这样的虚伪，他觉得自己是受够了。

来到大殿前的广场上，感受着习习吹来的凉风，龙翔天觉得自己一下子清醒了许多。他回想起自从获参加武斗大会以来所发生的事情，发现自己的人生似乎转了一个样，原来的那种清净无为的生活似乎离自己越来越远了，在追求亲人的同时，他似乎也卷进了无尽的麻烦。在不断的战斗中，他似乎有点倦了。

“铠灵啊，我现在成了王爷。我想以后就不会有那么多战斗了吧！”没有别的听众，龙翔天只能对自己体内的另一个“人”吐露心声了。

“哪有那么容易的，你还肩负着统一圣大陆的使命哪。这么快就心生厌倦了吗？”铠灵笑着问他。

“呵呵，这么说，是有点啊。”龙翔天露出了苦笑。面对着无人的寂静，他悠闲地背靠柱子闭目养起神来。

不知过了多久，四周突然响起了嘈杂的吵闹声：“有刺客啊……”此起彼伏的声音在皇宫的四面出现，使得龙翔天不得不清醒过来。他遁音寻去，却只见一个黑色的身影在夜幕的掩蔽下闪动着犹如灵蛇一般的步伐直往大殿奔来。

“大殿？他的目标会是父皇？”龙翔天眼眸中掠过一丝惊惧，他惟恐父皇受惊，立下展开“幻龙身法”，以一个轻松的腾越，坚定地阻拦在那人面前，“贼子休走，我可不容



许你惊动了我父亲。”

“谁理那个老头子，我的目标可是你呢！”那黑影奔到龙翔天的身前，稳稳地站稳脚跟说道：“总算找到你了，龙翔天。我原想在武斗大会上杀了你的，不想你却中途退出了，如今还成了亲王。呵呵，龙翔天，不管你的身份变得如何，受人之事，忠人所托，无论到天涯海角我都会杀了你的。”

“你是何人？你我无怨无仇，为何要杀我？”龙翔天面对眼前的黑影显得十分镇定。

“天儿，怎么回事？”从大殿里走出来的龙腾远问道。

“他是要来杀我的。”龙翔天说得很平静。

“什么？”跟出来的文武百官一片哗然，居然有人要杀皇子，这可是立国以来的头等大案啊。

就算心里再怎么看不起龙翔天，但是遇上了这样的事情，身为丞相的年辅纮也不不得不出班大喝：“侍卫何在？快把这刺客拿下了，好问出幕后主使。”

“是。”周围守候着的侍卫顿时挥刀而上，想一举擒拿下眼前这人。

然而他们实在是太小看安中平了。有胆子潜入皇宫指名要杀皇子的人，又怎么会被这些侍卫拿住？只见黑暗中银光一闪，安中平手中长剑一挥，顿时将几个想上前拿他的侍卫当场斩杀。

血从银色的剑尖上滑落，未在光滑如镜的剑身上留下半点痕迹。安中平静静地站立着，沉默无言。他用嘲讽似的笑容注视眼前的众人，手中长剑的剑尖直指地上那些身首异处



的尸体。“要派就派一些高手过来，像眼下的这些，简直是送死。”这样的话虽然不曾从他的口中说出，但他的举动很明白地表达出了这个意思。

“怎么？你手中的是无痕剑？快说！你把磊儿怎么了？”这时，年辅纮认出安中平手中的剑正是他传给长子年磊（年大少）的无痕剑，而此刻年磊又早已失踪多日，因此他厉声大喝道。

“呵呵！老丞相，你不是要问谁是主谋么？我这剑可是令公子亲手交到我手中，让我杀了龙翔天的。今日我安中平便是来履行对令公子的承诺的。”安中平好整以暇地说道。

“不可能，磊儿虽然不肖，也不会做出这等大逆不道的事来。”年辅纮不信。

虽然年辅纮有些讨厌龙翔天，但龙翔天还是不忍见老丞相伤心。他惟恐安中平在众人面前吐出更多的话来，当下他便一个闪身从旁边的一个侍卫手里夺过一把长剑，一招“天地纵横”朝安中平攻了过去。

安中平的身手也不弱，见龙翔天突然攻来，手中持的竟是普通的斩剑，便使出一招“推窗望月”，想借手中无痕剑的锋利通过两剑相交来震断龙翔天的心脉。（注：龙大陆上的剑是分有等级的。共分为五等，威力由大到小，依次为：圣剑——天剑——斩剑——平剑——练剑。等级高的剑，不须花太大的功力就可以将等级较低的剑折断，除非持有者的功力差距太大。）

龙翔天见安中平使出的竟是要和他拼剑的招式，便明白



了安中平心中所想。他当下将剑柄一转，剑锋圈成一个圆，从安中平剑式的空隙中劈了过去，这正是“灭魔剑法”中的一招——“浪滔天”，聚合起四周的气劲，平空伤敌，给人以面对波涛汹涌之大海一般的感觉。

此刻剑锋未到，但安中平已经感受到从剑上传来的像海一样汹涌的力量。

“这是什么怪招？”安中平口中说道，身形一动向后急退三丈，避开了龙翔天的剑。

“轰……刷！”龙翔天的剑招直轰到地上，龙宫的广场上出现了一条波浪一样的裂缝。

“居然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啊！”见到这样的景象，安中平心里暗暗吃惊着。他一咬牙，决定用自己的看家本领来对付龙翔天。

“既然如此我也不客气了！”安中平猛然大喝道。他双手一拧，将真气全部灌输到手中的无痕剑上，无痕剑发出耀眼的蓝光。

“大哥！小心，这招是‘断空鸣雷斩’。”龙翔志警告道。论起见识，他的确比龙翔天多了许多。

“什么？”龙翔天一个分神，安中平的剑已经斩了过来。龙翔天无奈只得将剑递上前去抵挡，“当！”龙翔天的剑被无痕轻而易举斩断了。

“可恶。”面对如此的逆转，龙翔天只能将手中的断剑掷向安中平，同时连发二十余记的手刀以如风一般的刀片气劲朝安中平劈去，希望能借此赢得一些时间。



然而安中平手中只是无痕剑扬起，一招“鱼鳞式”将龙翔天击出的断剑、手刀全数挡下了。“龙翔天，你没了剑，看你还有什么本事？”他疯狂地大笑道。

“怎么办？”龙翔天心中大叫不妙。在他看来，安中平手里有了无痕剑，可以挡下自己的拳脚攻击，而自己那能与无痕剑抗衡的轩辕圣剑此刻还安放在房里，无法使用，确实令人着急。

“龙大哥，接剑。”就在这时，他耳边传来水芸儿的声音。龙翔天抬头看时，只见轩辕圣剑被水芸儿高高地抛了过来。原来龙翔志见龙翔天的剑没带出来，竟要以斩剑和天剑斗，便派人通知水芸儿让她将轩辕圣剑带来。水芸儿一听到龙翔天有事就立刻带上轩辕圣剑赶了过来，刚好碰上龙翔天最危急的时刻。

龙翔天跃起，在空中接过水芸儿掷来的轩辕圣剑，一个头脚翻转，由上而下，以一招笼盖四面八方的“春意雨浓”朝安中平的头上罩了下来。

“啊……”看到龙翔天突如其来的剑式如此威猛，安中平不敢大意。他顿时将手中无痕剑一抖，以一招“风驰电掣”直直地迎击上去。

“当……当”一阵金铁交鸣声响彻整个广场，双方用的都是“点击面”的招数，此时只是看谁的命中率更高了。两人犹如风一样在那儿交手，场外的人除了龙腾远、龙翔志和几个功力较高的侍卫外，根本分辨不出谁是谁来。即使是龙腾远等人也只能从双方的衣影认出人来。

小半个时辰过去了，两人依旧没有分出胜负，安中平不



禁有些焦急，虽说自己今晚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但是没有完全放弃生存的希望，可是眼下四周都布满了皇宫的侍卫，越迟击败龙翔天自己的生存机会就越小。

“不可以再和他游斗了！”安中平心道，当下将剑一横喝道：“断空鸣雷……斩！！！”无痕剑再次发出耀眼的蓝色光芒，似乎比刚才更盛了。耀眼的光辉映入每个人的眼睛，场上的人只觉得眼前一片光芒大盛，十分刺眼，都闭上了眼睛。

龙翔天也觉得那光太不寻常了，但是他清楚地知道此刻自己绝对不能闭上眼睛的，一旦闭上了，自己就要和这个世界告别了。龙翔天强忍着刺眼的光芒，努力寻找敌人的所在，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滴下，经过龙翔天的眼帘，就在这一瞬间，龙翔天发现有一个地方似乎比其他的地方稍亮些。龙翔天大喝：“看剑，‘灭魔剑——一剑泯恩仇’！！”龙翔天身剑合一往亮光那儿刺去。

“当……波”在众人眼前的蓝光渐渐消失，人们注意到场中的两人似乎交换了个位置，接着他们才发觉安中平的脸色似乎有些不对劲，那是一种吃惊的眼神，一种无法相信眼前事实的表情。

“你……是怎么办到……”安中平话还没说完就倒下了。大量的鲜血从他的身上流出，任谁也知道安中平现在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呼”龙翔天松了一口气，将轩辕圣剑插回剑壳，迈着稳健的步伐向人们走来。龙腾远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 第二十二章 一段插曲

虽然在封王庆典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但是龙翔天以一己之力圆满解决了。因此庆典的气氛不见冷落，反而更加高涨起来。亲眼目睹这一战的朝臣们频频向龙翔天敬酒致意。在他们看来，龙翔天方才展现的实力，已经够得上王者的标准。虽然不晓得他在处理政事上会有什么突出的能力，但就他的武勇而言，已经足以让人承认他是名副其实的“靖海王”了。

“有太子殿下的文韬，再有‘靖海王’殿下的武略，我们龙帝国的下一个世代将会比今天更加繁华啊。”在觥筹交错中，有人已经对未来作出如此的断言。

这或许是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事情。如果龙翔天能甘于屈居臣下之位，不与龙翔志争那太子的宝座，并在皇帝百年之后，忠贞不贰地辅佐自己的兄弟为皇的话，这也许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然而最后的结果真的会这样吗？那些有着几十年为官经验的老臣们心里却不这样乐观。从上一朝到现在，他们已经



见识过了皇族血亲之间为了争夺九五之尊的宝座而进行的种种斗争。

现在龙翔天和龙翔志也许是相亲相爱，但许多年之后呢？他们还能这样吗？在一片歌舞笑声中，作此担心的人也不在少数。

只是他们心中无论作如何想法，在他们的脸上都看不出丝毫异样。在宴会上，他们都带上了厚重的面具，以一片笑脸来互相面对着。这或许就是在朝廷官场上生活的技能之一吧。

尽管绝大部分人都在笑着，却仍有人笑不起来。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年辅绂此刻正愁眉不展地静立于大殿的一角，面带苦涩地看着太子龙翔志和女儿年若的情意绵绵。

“唉……怎么发生这种事情呢？看那刺客安中平并不像是在说谎，难道磊儿真的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老丞相的心里有着难解的心痛，“想我年辅绂为官多年，虽说不上是两袖清风，却也是尽力秉公而为，怎么在年老偏偏发生这样的事情。谋刺皇子，这可是株连九族的大事啊。唉……我还是直接向皇上请罪吧。”事到如今，年辅绂似乎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

他悄悄离开了歌舞喧嚣的大殿，向守殿的侍卫询问一下皇上的所在便匆匆赶去了。能自由穿行于皇宫之中，直接面见皇帝而不需特别通报，这是龙腾远信任这位老丞相而赐给他的特权。也正是因为这个特权，才使得他此刻能迅速见到



皇帝。

在黑夜中御花园心明湖旁的一座偏殿里，年辅纮终于见到了自己的主子——龙腾远。这时的他正负手背对着这殿门，由窗口仰望西天的明月。在经历了晚上那一场风波之后，他倒是显得平静异常，似乎在思考着什么事情。

“陛下，老臣来请罪了。”年辅纮巍巍地跨进这偏殿的门槛，便双脚一屈直直地跪倒在地上，匍匐着说道。

“丞相，你是为你那不肖的儿子来请罪的吧？”龙腾远并没有转过头来，只是平静地诉说着来者的理由，隐隐之中蕴涵着迫人的威严。

“是的，小儿不肖竟做出如此事来，实在是罪该万死。虽说小儿早已成年，但老臣仍是他的父亲。所谓‘子不教，父之过’，老臣实在是难辞其咎啊。还望陛下赐老臣一死，以正视听。”年辅纮不住地叩首说道。从他那呜咽的声音中可以知晓，他此刻早已是泪流满面了。

“年磊早已成年，已可自主行事，与丞相无关。丞相关心社稷久已，自然忽略了对小子的管束。这纵然是有过错，也决然不至于赐死。况且你我即将成为亲家，而此次天儿又不曾有所伤害。老丞相就不必多虑了。”龙腾远平静地说道，“这件事就这样算了吧。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天儿封王的大喜日子里，我不愿做出扫兴致的事情。”

“皇上虽然仁慈，但老臣自觉有愧。发生了如此事情，老臣实在无面目重新立于朝廷之上，请皇上准许老臣告老返乡。”年辅纮又一次提出请求。



“你真的要走？”龙腾远突然转过身来，扬着眉头问道。他已经从年辅纮的话语声中，听出了老丞相的决心。

“是的。老臣已经年迈，不能再为陛下分忧了。”年辅纮点着头说道。

“好吧，我准你告老，却不准你回乡。”龙腾远想了想，作出了决定，“城西的威远侯府就作为你的居所。你虽年迈，但我还有些事情需向你讨教的。事情会有变化的啊。”

“变化……”年辅纮怔了怔，竟然有些不晓得皇上在说什么了。

宴会直到子时三刻才散。而在这之前龙翔天早就因喝酒太多，不甚酒力而被水芸儿给扶了回去。这一夜真是令人欢畅。

第二天的朝会上，龙腾远作出了更换丞相的决定：准许老丞相年辅纮的请辞，而以礼部尚书程镜铭替补。同时由于元老会发出“魔神剑解封”的警示，龙腾远下令京畿大营派出快马探子负责对此事进行先期调查。

五天后，也就是天龙历 1051 年 8 月 18 日，负责调查“魔神剑”解封事件的人员传来消息，在龙城东郊 980 里处发现那儿的东灵村被人屠村了，死亡人数为 1034 人，不过似乎还有幸存者逃出。

8 月 19 日，龙腾远令龙翔天、龙翔志、夜雨、夜霜、关信腾五人负责调查这一事件。龙翔天等五人于 8 月 20 日从龙城出发，前往出事地点——东灵村。



8月22日，龙翔天等人日夜兼程终于来到了离东灵村不远的恒水镇。“啊，赶了两天路，也累了，不如先休息一下吧！”龙翔天提议道，“反正这里离东灵村只要翻过一个山头而已。”

“嗯！好吧。先找个客栈休息一下吧。”其他人并无异议。

“唉！整个恒水镇，不会只有这一家客栈吧？”找了一整圈，夜雨指了指前面的一家破破烂烂的小客栈说道，“如果叫我去那家客栈睡的话，我宁可去睡山洞。”

“别急。”龙翔天安抚她道，“找个镇上的人问一问就知道了。”说着，他拦下一位中年男子问道：“大叔，我们是从外地来的，请问镇上只有这一家客栈吗？”

“当然不是，镇上最大的客栈是祥庆楼，就在街的那一头。不过祥庆楼的老板很势利，身上钱带不够最好不要过去。”中年男子指了指方位说道。

“那一头，我们刚刚看了，除了一大群人围在那儿没有什么客栈啊？”夜雨不信。

“唉！我说过祥庆楼的老板很势利，经常殴打一些进他客栈要饭的穷苦人。”中年男子叹了口气。

“怎么能这样？官府不是明文规定要接济四方百姓吗？”龙翔志说道。

“官府？县太爷就是祥庆店老板的堂弟，你说这能管吗？”中年男子皱着眉头讪笑道。

“我们过去看看吧！”龙翔天提议道。



祥庆店的门口围了一大圈人，几个店家正围着地上的一个人拳打脚踢，不时有骂声传来，“该死的小兔崽子，要饭也不看看地方，这祥庆楼是你能来的吗？”

“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这熊样，也敢在我们县太爷面前晃。”

龙翔天等人来到时，地上的人似乎已经被打得晕了过去。

“啊！还是个孩子啊！”夜雨看了那人的体形说道。

“住手！”龙翔天喝道。几个店家愣了一下，停了下来。

“住手？谁说的？我们县太爷还没饶过这小子呢。”店内传来圆滑的声音。

“继续给我打！”又一个声音从店内传出，听这声音和说话的口气，想必就是县太爷了。

“是。”几个店家听了县太爷的话又继续朝那孩子身上招呼。

“县太爷是哪位？”龙翔志问道。只见从窗口里探出一个圆圆的脑袋说道：“谁在叫我？”

“你能叫他们不再打吗？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龙翔志拱手说道。

“哼！你又是什么东西？这区区一条贱命又算什么？”县太爷那圆圆的脑袋里吐出这样一句话。

“什么？”闻言龙翔天顿时愤怒起来，厉声大喝道。只见他人影一闪，已然到了县太爷跟前。他一把揪住县太爷的



腰带，将他扔到店外的大街上。剧烈的疼痛使那县太爷杀猪般地叫起来。但龙翔天并没有就此饶了他，而是一屁股坐在县太爷的身上说道：“快叫他们停手，否则他们打那孩子多少拳，我也在你身上打多少拳。”

“啊？”县太爷听了这话，顿时骂道：“你不怕王法吗？”

“王法？告诉你，我就是靖海王！刚才被你骂是什么东西的那位就是我的弟弟、当今的太子殿下。还不快住手，嗯？”龙翔天厉声道，又在县太爷的身上加了几分力道。

“啊？”县太爷倒吸一口冷气，他看了看这几个年轻人那满不在乎的神色，似乎明白自己是碰上惹不得的人物了，而身上传来的痛楚更令他无法忍受住了，于是他连忙喝道：“住手，住手！”

几个店家看得都呆了，哪里还敢动手。龙翔天见他们停下了，便也拍拍身子站了起来。

这时龙翔志走上前去问道：“祥庆楼的老板呢？”

一个店家结结巴巴说道：“老板……他……他去请于参将了。”

“哦？”龙翔志扬了扬眉毛笑道：“想请参将来对付我们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店家苦着脸说道。

“呵呵！这祥庆楼我们是住定了，你还不快去给我们准备上房、酒菜？我们今儿个可要吃个痛快。”龙翔天断然决定下来。他吩咐完这边的事情，便转首询问夜雨：“夜雨，



那孩子怎么样了？”

“伤得很重！”夜雨说道，说着还狠狠瞪了店家一眼。

“能治疗吗？”龙翔天皱着眉头问。

“放心吧！有我表姐在，一定可以的。”夜雨誓言旦旦地保证道。

“她吗？”龙翔天看了一眼依旧冷若冰霜的夜霜，心里直摇头：“这个冰女会是医生？恐怕活人都会给他医死了。”

但此刻似乎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任由夜雨和夜霜将那孩子带上楼去医治了。

“店家呆会儿直接把饭菜端上来。”在上楼前，夜雨特别吩咐道。

龙翔天、龙翔志和关信腾三人就直接在楼下的大堂内用餐。

当店家战战兢兢给这些人上菜，刚上了几盘菜时，门外响起一阵阵喧哗：

“快点包围，不要让贼人给跑了。”

“要小心，县太爷还在里面呢？”

龙翔天看了看，窗外来了几百士兵将祥庆楼给包围了。龙翔天笑了笑，回到桌前说道：“翔志啊！那个什么于参将来了。”

“是吗？”龙翔志道，“来替我们把守的吗？那也太说不过去了吧！”说罢龙翔志站起身来向大门走去。

“关兄请你安坐，我和翔志去会会那个参将。”龙翔天



说道，也跟着龙翔志一起走向大门。

关信腾见龙翔天、龙翔志都出去了，喃喃自语道：“都走了，我也跟去看看。毕竟一个人吃饭很无聊的。”

客栈外，龙帝国的士兵将祥庆楼围了个水泄不通。

于参将自信满满地对祥庆楼的老板说：“怎么样，这样的话那些蠢贼就跑不掉了。”

祥庆楼的老板趁机拍马屁道：“将军真是奇才啊！”

哪想话音刚落，从祥庆楼里传来一个少年的声音：“奇才？他如果是奇才就不会干了十二年还是个参将了！于文烈你说对吗？”

于文烈听到有人把自己的老底都给掏了出来，不由得恼羞成怒，厉声道：“还愣着干吗？快上！”

几个第一排的士兵立刻朝祥庆楼的大门冲去，就在他们将要冲到大门的一刹那，大门无声无息地打开了，那几个士兵收势不及，一窝蜂似的全倒下了。

只见从洞开的大门中走出三位少年，为首的一位开口说道：“都三年了，于文烈你还是没有长进啊！连我都不认得了。”

于文烈揉揉眼睛，好像眼前的一切是虚幻一般，当他确定这不是梦的时候，他吓着了，“是……是太子殿下啊！”

于文烈立刻翻身下马跪在地上，颤声说道：“下官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太子殿下，还望殿下见谅！”

“什么？他真的是太子！”祥庆楼的老板觉得自己的末日到了，紧跟着“扑通”一声也跪下了。



于文烈带来的士兵见主将跪下了，便也齐刷刷跑下了。整个祥庆楼的前面黑压压跪了一大片。

“翔志，你很威风哦！”龙翔天笑着说道。

事后，祥庆店的老板、于文烈、县太爷巴结龙翔志、龙翔天、关信腾等人像供奉神仙一样。

“呵呵，官大一级压死人哦。其实如果抬出大哥的名号来，恐怕更好一些。”龙翔志道。

“怎么说？”龙翔天不解。“大哥知道吗？你的名头很吓人呢？刚才我告诉县太爷说，这位就是靖海王殿下时。哈哈！于文烈和老板当场吓得嘴吧都闭不上了。”龙翔志笑着说道。

“这样啊！我不成了他们眼里的怪物了？”龙翔天说道，“走，去看看那孩子怎样了。”



## 第二十三章 死神的镰刀

宽大的床上躺着的那一具弱小单薄的身躯正涩缩地颤抖不已。虽然他依旧没有知觉，无法睁眼看到眼前的真实，但很显然，他即使在昏迷之中也无法得到安宁。小小的脸蛋上满是痛苦的神色，眉头纠得紧紧的。即便脸上的污迹早已清洗干净，但那苍白的脸蛋仍让大伙看得怜惜不已。

“怎么样？这孩子还好吧？”走上来的龙翔天关切地问道。

“身上的伤很重，似乎伤到内脏了。”夜霜冷冷地回答道，“刚刚替他上了药，现在睡着了。”

“唔，那就好！那帮人太过分了，居然下这么重的手。”龙翔天愤愤不平，“翔志，你为什么刚才不处分他们呢？”

“呵呵，让他们对我们怀有希望啊。当他们以为我们不会处分他们的时候，就将接到京兆尹的处分书。毕竟这次我们只是来调查东灵村的事情，干涉地方的政务总是不大好啊！”龙翔志微笑着回答道，脸上显露出恶作剧一般的表



情。

“你的动作很快吗？真想看看他们接到处分书时的表情啊。”龙翔天笑道，对于龙翔志的处理他是很满意的，毕竟这符合公理。

“我想那一定是十分精彩的事情，但我们未必能见得到。”龙翔志若有所思地说道，“我感觉这一次的调查充满了危险啊。”

“这是肯定的，否则父皇也不会派我们前来了。”龙翔天思考着说道，“‘魔神剑’是创元战争中魔族首领所用的战剑，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当初也只有‘天神剑’能够与之抗衡。在‘天神剑’分离后的现在，也只有同属于圣剑级的神兵才能合力抵御呢。”

“既然是这样，那我可就有些疑问了。”龙翔志拉着龙翔天、关信腾坐下后说道，“什么样的剑配什么样的人。‘魔神剑’固然是拥有绝大的力量，但这样的力量是我们凡人所能承受的吗？想想大哥初试‘轩辕圣剑’的情况就知道了。神兵并不一定会听人指挥的啊，要强行使用的话，那一定会出现问题的，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是。”

“那……你的意思是？”听龙翔志如此解说眼前的事情，刚坐下的龙翔天又霍地站起身来，“对方有强大的力量，足以控制‘魔神剑’吗？”

“天！那不是大魔神转世？”听到这里，关信腾也觉得十分棘手了。

“也许没那么糟。但至少像大哥接受了神的力量一般，



对方也一定接受了魔的力量。”龙翔志估计道，“面对这样强大的敌人，我们是一定要小心的。”

“嗯……”所有的人都脸色凝重地点了点头。对于这一次的调查，他们可都是万分小心的。

这时床上的孩子突然不安地骚动起来，小小的身子不住地颤抖着，光滑的额头上冒着大汗，嘴里不知说些什么。

“他怎么了？”龙翔天走上前去关切地询问正俯在床前替那孩子擦汗的夜霜。

“正发着高烧，而且整个人还陷入了可怕的梦魇之中。”夜霜冷漠地说道。即便她手上做着关心他人的事情，但她的表情和语气还是那样的冰冷。

“陷入可怕的梦魇中？”龙翔天瞪大了眼睛看着她，“你又怎么知道的？”

“贴得这么近，我又怎么会听不见他的呢喃呢？”夜霜说着，甩了一个白眼给龙翔天。

“那他在说些什么？”龙翔天笑着问道。

“他在说：‘爷爷……爸爸……妈妈……复仇……’”夜霜像鹦鹉一般死板地重复出那孩子在睡梦之中的话语。

“哦，这孩子似乎背负着血海深仇啊。”龙翔天怜惜地看着床上的他，“他想必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吧，只是一夜之间却变成了这样。”

“但这里附近并没有血案发生啊？”关信腾觉得有些奇怪。在听了这带着清冷气息的复言之后，每个人的心里都沉甸甸的，再怎么也笑不起来。



“不，还是有的。”龙翔天似乎想起什么，肯定地说道：“也许是我们运气好，碰上了他。”

“大哥，你是说……这孩子极有可能是东灵村的幸存者？”听了龙翔天的说法，龙翔志脑中灵光一闪，顿时察觉到了。

“极有可能。我感到他身上似乎有极为微弱的神气，这是神赐给神之侍者的力量。”龙翔天愈加肯定地说道，他转身嘱咐始终一言不发站立在一旁的夜霜，“夜霜，这儿就交给你了。那孩子如果醒了就到隔壁去叫我们。”

脸上依旧冷冰冰的夜霜并没有说什么，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下来。

既然那边有夜霜在照看那孩子，龙翔天便回到自己的客房里歇息。这几天日夜奔波，不停的赶路，似乎都不曾好好地睡过。虽然对他这样的高手而言，少睡几天并没有什么分别，但他还是很想那种安静的感觉。

似乎也才小睡了一会，突然门外响起敲门声。“殿下，那孩子醒了。”这是夜霜冷冰冰的语调。

“是吗？”龙翔天迅速起身应道。

他来到隔壁睡着孩子的房间。一进门，便见那孩子像受惊的兔子一样，抱着被子紧紧地缩在最里面的床角，满脸尽是无助而痛苦的神情。而关信腾则一脸无奈地呆站在那里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才好。

“怎么这样？”龙翔天皱了皱眉头，不忍心见他这样畏缩，想上前去安慰他。



“不要过来。”然而就在他刚跨出前迈的一步之时，却听到那孩子高声叫喊，“不要过来啊，你们这些外人最可恶了。我和爷爷好心救了你们，你们却杀了我们全村的人。你们是恶魔。”孩子大声斥责着，发泄着胸中的不满。他喊累了，骂够了，便感受到自己的无助，抱头大哭起来。

“我们不是坏人。”龙翔天叹了一口气，柔声说道，“你还记得你被人打了吗？可是我们把你救下来的。”面对孩子的疏远和戒备，龙翔天只能用恩情去让他放下防御。

“真的？”孩子似乎有些放松，但言语行为间仍然有些怀疑。

“嗯，我们只是想问你几个问题而已。”龙翔天露出柔和的笑容，“只是一些问题，你不需要这样紧张的。”

“什么问题？”听了龙翔天的话，那孩子的戒备又瓦解了一些。

“你是东灵村的人吗？”龙翔天笑着问他。

“怎么？你们想斩草除根吗？”一提到这个敏感的事情，那孩子又迅速戒备起来。

见他翻脸翻得如此之快，龙翔天也感到错愕不已。

“你看清楚，我们不是和那个坏人一起的。”这时走进来的龙翔志开口说道。

“是啊！我们是来杀那个坏人的。”紧跟着进来的夜雨也说道，“再说了，你看我这么可爱，像是坏人吗？”夜雨说着，脸上顿时做了一个可爱的笑容。

这确实是有些可爱，但看在一旁的三个男人眼里却有些



假。

“翔志啊，夜雨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自夸了？”龙翔天低声问道。

龙翔志以同样低的声音回答他：“我也不知道。不过，真的好假啊。”

“你们胡说些什么？”关信腾的拳头毫不留情地砸在两人的头上，“这才是真的有爱心，知道吗？”

“啊……”龙翔天和龙翔志揉着被打痛的地方，只能屈从于暴力之下，说一声“是”了。

也不知是龙翔志的话说服了那孩子，还是夜雨的笑容感染了他，总之那孩子终于完全撤去了眼中的戒备，怯怯地开了口：“你们真的不是坏人？是来杀坏人的？”

见情况已经有了转机，龙翔天马上应道：“是啊，我们可以帮你报仇啊！”

“仇？我要自己报！”那孩子听到龙翔天提起报仇二字，满脸泛出坚毅的神情。

“好了，这个以后再说，你还没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名字呐？”龙翔志微笑着问道。

“我叫月如枫，我爷爷是东灵村的长老。”那孩子现在倒是有问必答了。

“哦，如枫，我可以这样叫你吗？”龙翔天笑着面对他，见月如枫点点头，龙翔天又接着说道：“你知道那坏人为什么要杀人吗？”

“他想抢我们东灵村世代保管的魔什么剑！”月如枫说



道。

“魔神剑吗？”龙翔天道。

“是啊，他说要用魔神剑去打败一个叫龙翔天的人，并且征服世界。”月如枫说。

“什么？”龙翔天眼睛瞪得大大的，“打败我？”

“不是打败你啦！是打败龙翔天。”月如枫纠正道。

“我就是龙翔天啊！”龙翔天说。

“嗯？你就是那个坏人要打败的人？”月如枫问。

“是啊。”龙翔天点着头答道。

“好了，既然是这个样子，我们明天就去东灵村看看情况吧。”龙翔志冷冷地笑了，“我倒要看看是谁这样嚣张呢。”

“我也要去。”月如枫说，“我要跟着你们，为我们全村人报仇。”

“那不行啊，你又不会功夫，又没有武器。我们没法照看你啊。”龙翔天说道。

“我有武器的，那个太长了，我把他藏在镇郊的土地庙里。我这就去拿。而且你们也不要小瞧我，我的功夫可是全村里最好的呢。”月如枫说着就要下床。

“既然是最好，那你又怎么会被打成那样？”龙翔天并不相信他所说的。

“因为……因为我事先受了重伤哪。”月如枫低着头说道。他此刻已经掀开了被子，要往门外走去。

“等等。”龙翔天拦下道：“明天去取也不迟啊。天都



轩辕翔龙传之

幼龙初翔④

快黑了，路不好走啊。再说你还得把伤养好啊。”

“你们一定要带我去啊。”月如枫恳求道。

“好啦！”龙翔天道，“好好休息吧。”

第二天，龙翔天等五人带上新加入的月如枫前往事发地东灵村调查。

龙翔天等人先陪着月如枫到镇郊的土地庙去取兵器。当月如枫将兵器取出来时，除了龙翔天和夜霜之外，其他人都笑了。

“这明明是镰刀嘛，只不过大了一点而已啊，如枫，我们是去战斗啊，又不是去割草。你说对不对，大哥？”龙翔志笑弯了腰。

“不是这样的。”龙翔天神色凝重地说道，“能让我看看吗？”

月如枫很放心地将巨大的镰刀交给龙翔天。龙翔天将镰刀把在手中反复看了看，突然发现了镰刀的下方有一个骷髅头的标记，当龙翔天将手指抚摸在标记上时，标记突然亮了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龙翔志等人好奇道。

龙翔天将镰刀还给月如枫，说道：“这是死神的镰刀啊。”

“死神的镰刀？”龙翔志等人十分好奇。

“死神的镰刀是死神用来钩取他人魂魄的法器，也是一件十分厉害的兵器。和我的轩辕圣剑、翔志的擎龙神剑，一样是用来封印魔神剑的武器啊。”龙翔天向所有人解释道。



“这么厉害啊。”龙翔志感叹道。

龙翔天从怀里掏出一本小册子对月如枫道：“如枫，既然你是死神镰刀的持有者，那么你也是死神在人间的传人。这本书里记载着死神镰刀的招式，你好好练习吧。想报仇就靠这个了。”

“是。”月如枫接过册子，脸上流下眼泪，直到此刻他才真正相信这些人是来替自己报仇的。他当场轻轻翻开册子的页面，只见从书册中发出一道黑紫色的光芒，迅速笼罩了他的全身。无数招式的讯息从这光芒中直接进入他的意识之中，当光芒消逝之后，他已经完全掌握了死神的秘技。

“我们……上路吧。”抬眼望向前方道路，月如枫此刻也隐然有大家的风范了。

天龙历 1051 年 8 月 23 日，东灵村。

“哈哈，我的僵尸军团终于完成了。哈哈，创世神，你就等着一千年前的噩梦再次降临吧。哈哈……哈哈！”从原来村里的神殿中传来尖锐的笑声，透过沾满血迹的窗户可以看到一个修长的人影和他身旁的一把长剑。

突然那把长剑无缘无故抖动起来。

“怎么了，我的宝贝？”那人影说道，他的手轻轻握住剑柄，“你想告诉我些什么？”

像是回应这问话，那人影手中的长剑泛出妖异的光芒。

“哦。”人影道，“你是说三大神兵又来了吗？哈哈……哈哈。宝贝请你安心，以今日你我的力量，就算创世神亲临又有何惧。”



长剑的光芒又盛了几分，像是在告诫什么。

“好好！你别着急，我会小心的。现在就让我的子民去好好问候他们吧。”人影厉声道，“哈哈！三大神兵，我魔皇恺撒又回来啦！如今我要让整个锡安世界再度臣服于我。哈哈……”

天龙历 1051 年 8 月 23 日，通往东灵村的山路上。

“如枫，还有多远啊？”龙翔志颇有些不耐烦地问道。

八月盛夏的烈日将四周的空气烤得干燥无比。在这前住出事地点的道路上，一行人早已是汗如雨下了。

“快到了。”月如枫回答道。

“快到了，快到了，你一个时辰前也是这么说的。你会不会迷路了啊？”龙翔志斜眼瞅着月如枫。

“翔志大哥，你用用脑子好吗？这可是人家如枫天天走的路啊，有可能迷路吗？”夜雨翻了翻白眼说道。

突然龙翔天一掌震开大家，龙翔志一个措手不及被打到山壁上，痛得他大叫：“大哥，你疯了吗？”

一声巨大的轰鸣掩盖住了他的怨言，他们方才站的地方已经变成了一个坑。

“有敌人！”龙翔天厉声告诫道。话音未落，只见一大群浑身血污的怪物，挥着锄头、柴刀、木棍杀了过来。



## 第二十四章 大战僵尸

眼前是一群令人感到恶心的怪物，虽然有着人的形体，但却丝毫没有生命的气息。它们体无完肤，从那衣不蔽体的裸露中依稀可以看出其中的血污和那似乎立刻要掉下来的腐肉。腐烂的恶臭扑鼻而来，尽管它们的头部似乎还算得上是完整，但却早已失去眼睛和鼻子，惟一凸出的东西似乎就是脸颊两侧的耳朵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夜雨厌恶地说道，“怪恶心的。”因为不想闻到这些令人作呕的气味，她早已遮掩住了自己的琼鼻。

“恶心？这些可是会杀死我们的东西啊。任谁都看得出它们是来者不善。”龙翔志翻了翻白眼说道，“现在可不是躲避恶心的时候。”他说着拈出了腰间的“擎龙神剑”，透过手中不断闪烁的银色光辉，他十分紧张地注视着周围的怪物。

也许是眼前的怪物确实有些恐怖，也许是因为他们第一次遇上这样的敌人，虽然对方不曾发动攻击，但龙翔天等人



却从那恶心的气味中感受到了恐怖的存在。

奇形怪状的怪物将一行人堵在山道之中，非但前头的路被封死了，就连后方的退路也早已布满了它们那佝偻的身影，更有一些出现在左右两旁的岩壁之上。它们并没有向龙翔天等人发动攻击，除了不断增加包围的怪物数量之外，它们就是那样喘息着，流着暗红色的血站立着。

“它们是怎么回事？”夜雨还是有些害怕，情不自禁地紧拉住关信腾的衣角。

“似乎是一群受人控制的家伙。”关信腾思考着说道，“它们之所以不曾发动攻击，是因为它们不曾接到攻击的命令吧。不过这些家伙还真像是从地狱里出来的人呢。”

“地狱里出来的人？”龙翔天重复着关信腾这句无心的形容之语，眼睛陡然亮了起来，“你说的没错，它们正是从地狱里出来的，因为它们是僵尸军团啊。”

“僵尸军团？”大家觉得很奇怪。

“我在天界时曾经听司命神提过，僵尸军团是用死人的尸体施以法术后组成的不死军团。而且它们最喜欢鲜血，一旦见血，它们的战斗力会提升到三倍以上。”龙翔天解释道，“现在它们在等待施术者的号令。”

“死人组成的兵团？那么这些人都是东灵村的牺牲者了。”关信腾迅速作出了准确的判断。

“没错。”龙翔天平静地点了点头。他黑色的眼眸中蕴藏着的深沉令人感到吃惊。犹如风暴来临之前一般的密云，面对这样的作战方式，他愤怒了。



“这……这也太恐怖了，竟然连死者的亡灵也不放过，也不让他们得到安息。”听了龙翔天的解释，就连一向冷若寒冰的夜霜也动容了。她修长的凤眼之中透出一丝冷冷的杀意。

“翔天，这僵尸是真的不死吗？”夜雨怒气高涨地问道。

“不死？除了神、魔和延续一切的意识之外，这世上哪有什么东西是不死的。”龙翔天笑着说道：“只要手中的剑够利，自己的心意够坚定，招式够绝，就一样可以让它们‘死’去。虽然它们也是身不由己，但让他们重新归于大地，才是真正的解脱。”

“哦。”大家的心里都顿有所悟。

面对眼前强敌的包围，山间这六名少年男女的心里并没有害怕。紧紧握住手中的兵刃，戒备地查看着四周的情况，他们就等着敌人发动攻击的一刹那，给对方以巨大的杀伤。

“即使是号称‘不死’的僵尸，我们也一样要让你们归于大地。”少年们坚毅的眼神中透出这样的信息。

前头的村子里发出一声尖锐的长啸犹如长矛一般刺进龙翔天等人的耳中，饶是这些人都有着不俗的武技，也被这样的啸声闹得心神不宁，其中功力最弱的月如枫更是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小心了。”猛然察觉到包围自己的怪物从两眼中发出狰狞的目光，龙翔天惊觉地提醒周围的伙伴，“它们很快就要发动攻击了。”



没有人作出回应，只是此刻的气氛变得犹如一根细弦一般紧紧地绷着，似乎就要断裂。

“如枫，你没问题吧？”以碎步移到月如枫的身旁，龙翔天关切地询问他，因为他明白这个孩子还是第一次与真实的敌人进行作战。

“没事。”月如枫冷漠地摇摇头。他不曾转头看龙翔天一眼，而是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前头的敌人身上。

“这里面可能有你的亲人啊。”龙翔天还是有些担心。

“亲人？”月如枫脸上露出一丝“凄冷”的笑容，他咬着牙说道：“我的亲人已经死了。他们已经死了！眼前出现的，只是我仇人的走狗罢了。我要挥舞着死神的镰刀，让它们统统下地狱去。”说着，月如枫便像一道疾风一样冲了出去。他将手中的死神镰刀横在胸口。锋利的刀刃在他全身劲道的灌输下，泛出蓝色的光芒。他迅速冲到僵尸们的身前，在将要撞上的那一刹，猛地跃起，就犹如飞鸟腾空一般。象征着死神来临的巨大镰刀被他高举过头顶。当自己的身体将要落下的时候，他迅猛地挥下了泛着淡蓝色光芒的锋刃。

“刷！……刷！”在月如枫下方的僵尸一连五个全部被拦腰截断，连丝毫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就像是傻傻的木偶一般。

“这便是真正的死神再现啊。”面对这一幕的龙翔天悄声对自己说着，他同时也放下了那一颗悬起的心，“月如枫都有这样的力量，我们自然可以赢了眼前的这一局。”这一刻，他那紧握着轩辕圣剑的手充满了热血沸腾的力量。



“夜雨、夜霜、信腾负责解决后面的僵尸。翔志，我们上。”他分派对敌作战的任务。在不甚宽的山路上展开了一场人与僵尸的大战。

龙翔天施展开“幻龙身法”，以轻快迅捷的脚步迅速贴近前头的僵尸。当对方反应过来，要以无数的敌人合围攻击的时候，他便迅速地挥出一记带着强大剑气的“弧月傲空斩”，将围住自己的僵尸全数斩为数段。凭借自身功力的深厚和手中轩辕圣剑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对付眼下的这些僵尸，龙翔天简直像喝水一般轻松。

然而这样的轻松仅仅是表面上的轻松罢了。在这看似简单明了的简单动作之后，实际上却是动作的迅捷和精神的高度集中。这是不能有一分一毫闪失的，面对如潮水一般涌上的怪物，他必须随时小心。

战斗在继续着，随着怪物越来越多地扑上，在不知不觉间，六个人已经被渐渐拉开了距离，变成了各自为战的局面。前头是月如枫、龙翔天、龙翔志；后头则是关信腾、夜雨、夜霜。

虽然还是在炎炎烈日之下，虽然四周还是光明的一片，但在这通往东灵村的狭长山道上，却是怪吼连连，阴风阵阵。于尖锐的啸声中，见到的是四处横飞的肢体以及早已干涸的血。在一阵难闻的腐尸气味之中，六道犹如小舟一般的身影，正在大海一般的怪物群中飘游着。

轻轻挥出一剑，带起一道金色的剑光，龙翔天轻巧地将前面的一个僵尸斩断，正要继续向前冲去，却突然间被人抓



住了肩膀。

“是翔志吗？现在还要……”龙翔天说着转过头，“妈呀！”他惊叫出声。一个僵尸不知什么时候居然搭上了他的肩膀，那充满血污的脑袋摇晃着对龙翔天龇牙咧嘴地咆哮。他当下一吃惊，连忙运行真气将这具僵尸震开，同时，飞快地转过身来。

“居然敢搭上我的肩膀。”他厉声道，“给我下地狱去吧！”

手中的轩辕圣剑扬起，飞快地在空中移动着，或纵、或横，迅速交织成一张气劲密布的“天罗地网”，往那具倒霉的僵尸罩去。没有声音，只有一堆碎肉从其间洒出。那被“天罗地网”笼罩起来的怪物，转眼间就成了一摊肉糜了。

“大哥。”远远见到这一触目的情景，龙翔志作呕地抱怨道，“杀僵尸也请干脆一点吧！这样的杀法我以后不敢吃肉了。”

“别说了，你自己看看后头吧！”龙翔天苦笑了一下，提醒着自己的弟弟。

“什么？”龙翔志一转头，只见一个恶心的僵尸脸出现在自己的面前，离自己的脸蛋不到一寸了。

“啊！”龙翔志惊叫着后退，心中也来不及多作考虑，便也是一挥银色的擎龙神剑以相同的一招“天罗地网”挥洒出去。眨眼之间，那僵尸消失了，而地上却多了一堆碎肉。

龙翔天、龙翔志这儿打得狼狈，而关信腾、夜雨、夜霜他们打得也不轻松。关信腾手里的青龙刀并不是天剑级的兵



刃，因此他只能不断地用“天火斩”这种极耗真气的招式，以极霸道的纯阳真气灌于刀内将僵尸烧得尸骨全无。这虽然也是一个办法，可损耗过于巨大了，十几回合下来，关信腾的真气已经明显减弱了许多。

夜雨那儿也好不到哪里去。女孩子家嘛，总是害怕一些恶心的东西，因此她和僵尸作战连平时一半的功力都没用出来。只是凭借脚下那飘忽的轻功，不断躲避僵尸的攻击。她并没有消灭多少僵尸，倒因为不停的退避而引来不少危险。要不是身旁还有一位无所畏惧的夜霜，她只怕会更加悲惨。

面对那恶心死人的僵尸，夜霜那冷冰冰的神情没有一丝改变。利用在战斗之初就挥洒出去的小木签所布下的“八卦乾阳阵”，她已经不惧任何怪物的攻击。静静立在原地，不断发出“三昧真火”、“炎失箭”等火系攻击性法术去支援关信腾和夜雨是夜霜现在惟一做的事情。

和其他人比起来，月如枫反而是最轻松的，没有一具僵尸敢攻击他，因为死神的镰刀所具备的气息正是僵尸们所畏惧的。月如枫虽然武功比龙翔天等人低了许多，但是死神的镰刀却让他对付起僵尸易如反掌，凡是被他撞上的都落得个一刀两断的下场。

.....

一个时辰过去了。除了龙翔天，每个人似乎都没有力气了。月如枫已经累得提不起镰刀了，关信腾和龙翔志、夜雨三人连一丝真气都使不出了，夜霜的体力也无法支持她继续使用咒术了。望着前方仍然源源不断的僵尸，每个人都慢慢



绝望了。

随着体力的消耗，他们不住后退。原本是分散的众人，此刻又迫不得已聚集在一起。他们已经很难再凭借自己的力量单独面对无数的敌人了。只有通过不同的招式，互相的配合，才能勉强抵挡僵尸的攻击。

“该死的，如果我还有一丝真气的话……”关信腾恨恨地说道。

“大哥，我们要完了吗？”龙翔志问道，汗水从他的额头渗出，划过满是尘污的脸颊，滴落在地上。

龙翔天不语，径自走到他们的前面，用自己的身躯挡着他们。

“你们先休息一下，剩下的就让我来处理好了。”他冷静地说道，“虽然我不清楚我的身体能不能承受这柄剑所释放出来的全部力量，但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紧紧握住手中轩辕圣剑的剑柄，龙翔天慢慢将自己的力量灌输于其中。

在这样紧迫的时候，他终于决定借助另一个人的力量来结束这一切：“铠灵，你力量恢复了吗？”

“怎么了，小子？我现在很好啊！”铠灵的声音在他的脑中响起。

“大家都不行了，还好后面的僵尸已经全部歼灭了。现在我要在一击之间消灭前面所有的僵尸。”龙翔天将自己的想法告知了它。



“那就好好地干吧！小子。”铠灵鼓励道，“我会保护住你的。”

“我自己倒没什么，只是待会儿的那招攻击力太强了，我怕会波及到翔志他们。”龙翔天恳求着，“你帮我挡挡啊。”

“攻击力太强？就算是‘龙霸天下’也没有很大的波及力啊。你到底要用哪一招？”铠灵觉得有些惊奇。

“灭魔剑法之‘归于无寂’。”龙翔天极为平静地说道。

“那一招可真够恐怖的啊！只有魔神剑法中的‘毁天灭地’可以和它相比了，小子你真的要用吗？”铠灵讶然道。

“是的。我不想死，也不想大家死啊。面对没有生命的僵尸，我是不会留情的，我要施展轩辕圣剑的全部力量，铠灵你要帮我。”龙翔天恳求道。

“没问题，我会好好保护他们的。”铠灵道。它暗中念道：“爱护生命的力量啊！集结在我的身边，替我保护我所珍重的人吧。‘真天甲术’！”随着咒语的完结，在龙翔志他们的四周出现了一个七彩的保护罩，将他们全数笼罩在里头。

“做得很好。”龙翔天满意地笑了笑，“好了，我要开始了。”

龙翔天将轩辕圣剑横在胸口，暗中祷祝道：“一切邪恶的力量，一切违反天理的力量，现在我要切裂你们，让你们回到你们该待的地方，让这一切不合理的，一切罪恶的，归



于沉寂吧！这剑的名字是‘归——于——无——寂！’”

龙翔天祝祷完，轩辕圣剑泛出耀眼的金光，龙翔天横着长剑杀入僵尸阵之中，长长的剑芒好像彗星一样。光芒所经过的地方，所有的僵尸都横尸当场，长长的僵尸大阵就在这一招之下归于沉寂，但是招式所形成的巨大气旋也将龙翔天身后的树木、碎石全往前吸去，要不是有铠灵的防护罩保护着，后果不堪设想。

看到了这样的结果，即使一向追求无为的龙翔天，心中也不由得闪过一丝感动，“太厉害了。这么强大的力量居然是我所拥有的，哈哈！”

但是在感动之后却是无尽的恐怖，他想到了如果这招用来对付敌人又是怎样一副可怕的光景。“龙翔天，你要记得，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能将这招用在人的身上，哪怕是敌人也不行。因为这招是不分敌我的啊。”龙翔天告诫自己道。一发现问题就马上提醒自己，不使自己出错，这是龙翔天的性格所在。

此刻，东灵村的神殿内，那个修长的人影正为眼前失败的事实感到惊讶。

“什么？我的僵尸第一兵团竟然全灭。不能小看这些小鬼啊。哈哈，事情似乎越来越有趣了呢。也好，跟无能的对手交锋，本来也是毫无趣味的，你说是吗，‘魔神剑’？哈哈哈哈哈！”殿内的人影再次狂笑起来。随着他的笑声，他手中的长剑也泛出更加妖异的光芒，“小子们，让你们多活一天吧。明天可没那么好对付了，哈哈哈哈哈。”



## 第二十五章 天火巨弩

战斗终于结束了，但没有人露出欣慰的笑容。看着眼前这把烧却尸体的大火，避无可避地嗅着令人作呕的焦味，六个人苍白的脸上满是凝重。虽然身体早已是疲惫不堪，但他们仍然静静地站着，对眼前的火焰行注目礼。尽管说这些曾是要杀掉他们的敌人，可龙翔天等人却清楚地晓得，他们也是受害者，而真正的敌人，正是制造这一切惨剧的人，也是此刻依旧不曾露面，隐藏在村子里的家伙。

“怎么办？”望着腾空的火舌，龙翔志顶着苍白的脸，虚弱地问道，“以大家现在的力量，实在无法继续战斗下去。如果那个邪恶的家伙一直不肯出面，而以这些东西不断来袭扰我们的话，只怕……”

“只怕什么？”龙翔天并没有立刻反应过来。

“大哥，我们的体力不是无限的吧，内力也是。”龙翔志提点他。

“嗯”龙翔天吭了一声，看了看自己这几位经过了一场厮杀的伙伴：布满血丝的眼瞳泛出无精打采的眼神，散乱的黑发纷纷从头上坠下，惨白的脸上尽是疲惫，虚弱的身体只能以手中的长剑作为支撑。



“是啊，他们都太累了。”龙翔天深沉而又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人，毕竟不是铁打的。即便心里再怎么迫切地想一口气消灭掉敌人，却也不得不为自己身体的虚弱而屈服。”

“我们还是找一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吧。”他提议道。

这个意见很快就被大家所接受。

因为他们实在太过疲惫了，就连认为自己并没有什么大碍的龙翔天也不例外。尽管他自己不认为需要休息，但他那落魄的样子实在比其他人都要来得糟糕。他原本是应该倒下的，但他的精神却一直告诉他“自己还很好”所以，他还能站着。

跟随着月如枫这个小向导，沿着还有不少污迹的小路前进。在进入一片不大的树林之后，一伙人来到一个干燥的大山洞之前。

这显然是一个极为隐蔽的地方，前面有树林挡着，洞口又垂着许多绿色的藤蔓，那密密的千丝万缕，正好像门帘一般将山洞封闭起来。

轻轻拨开垂帘似的藤蔓，放眼巡视这略微显得有些阴暗的山洞，龙翔天等人对这个“暂居之所”还是比较满意的。为了防止村里的家伙查到这个地方，他们不敢生火照明。好在龙翔志身上还带着几颗夜明珠，否则只有昏沉地熬过一夜了。

因为白天的事情太过恶心，大家对于包裹之中干肉之类的荤食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无奈之下，只能满山遍野地去寻些野果充饥。虽然简单，却也别有一番风味。



为了应付明日的战斗，每个人都以盘膝打坐来代替睡眠。尽管山洞十分隐蔽，但龙翔天为了预防万一，还是让夜霜在洞口处用签条布下了一座阵来隐蔽自己的行踪。能躲就躲，在大家都万分疲惫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继续和敌人进行作战。

静心打坐，浑然不曾察觉时间的过去。当清晨太阳那万丈的光芒透过洞口帘幕似的藤蔓直射进来的时候，龙翔天才慢慢从入定中苏醒过来。

“天亮了啊。”龙翔天站起身来，从绿色的缝隙中看到了外头那明亮的光芒。

既然已经起身，龙翔天自然不会再闭上眼睛。虽然依旧有些疲倦，但他却不将之放在心上。放眼看着四围，看着大家依旧没有苏醒，他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只是淡淡地笑了笑，便轻手轻脚地朝洞口走去。

经历了昨天的战斗，龙翔天发现敌人的实力远远超出想象。硬拼，显然不是一个好办法。如何能在敌人攻击到我方之前便消灭掉敌人，以取得先机，这是龙翔天心中所需要考虑的。

“要是有一种武器能打击远距离的敌人，并且造成大面积的伤害就好了。”龙翔天低声沉吟道。他思考着，慢慢进入了忘我的境地。

“你在想什么呢？大哥。”身后的拍击将龙翔天从思绪中惊醒过来，他转头一看，却是龙翔志和大伙站在自己的身后，笑吟吟地望着自己。

“大哥，是不是在想芸儿哪？”龙翔志的脸上挂着微



笑，说出来的话，却是龙翔天从来没有想过的。

“不，不是的。”龙翔天此刻并没有心情和他再纠缠下去，只是平静地摇了摇头，“我是在考虑我们今后的战斗该如何来完成。”

“哦？大哥是怎么打算的？”随着龙翔志的询问，大家都将目光集中在龙翔天那温和的面庞上，“再硬拼下去，所有人都会累垮的。”

“所以我在想能不能从远距离攻击敌人并对其进行大规模伤害。”龙翔天提出自己心中所想。刚才他虽然思考了许久，却依旧没有得到答案，他想让大家一起来想办法。

“杀伤面积大、射程又远的只有铜铳火炮了。”龙翔志听了龙翔天的想法后说道，“但这种武器只有我国最精锐的部队才能装备，一时间也不晓得到哪里去调集呢。其他，诸如强弓、连弩、发石之类，虽射程较远，但攻击力不强，无法像大哥所言那样对敌人进行大规模杀伤。”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夜雨皱了皱眉头。

所有人都沉默了。尽管凭借着龙翔天或是龙翔志的身份和地位，可以调集铜铳火炮，但那总需要一些时间，无法做到立刻。远水终究是救不了近渴的。

“夜霜，你的法术能加在物体之上吗？”龙翔天在沉默中突然开口询问。

“那是可以的。”夜霜冷冷回答道。

“‘三昧真火’咒也可以吗？”龙翔天问得更细了。没有开口，夜霜只是静静点了点头。

“那就好了。”龙翔天脸上终于露出满意的笑容。



“大哥？你究竟想怎么做呢？”龙翔志睁大了眼睛问道，他从翔天和夜霜的对话中已经清楚地明白：“大哥一定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夜霜用火系咒术来攻击僵尸可以产生巨大的破坏力。如果我们可以将咒术附在木头上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建一具巨大的木弩，从很远的地方攻击僵尸了啊。这些僵尸，虽然拥有很强的攻击力，但速度却是极慢，根本无法对远距离的攻击进行回避。”龙翔天笑着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真是好主意啊。”龙翔志等人听得眼睛发亮。

“主意是不错，但……”与其他人不同，夜霜倒是露出了嘲讽式的笑容：“殿下可曾找到适于这种巨弩攻击，可以俯瞰全村的地方呢？”

“这样的地方？”龙翔天转头看着月如枫：“你对这边比较熟悉，你知道哪里有这样的地方吗？”

“有啊。”月如枫立刻点头说道：“待会出了树林，回到昨天的山道向前走，便会遇上一条岔道。拐上岔道，便会到达哨台。那可是大人们为了防止村外之人进入而建立的，可以俯视方圆十里之地，自然也可以看到全村了。”

“这倒是不错的地方。”龙翔天满意地点了点头，“我们就去那里好好地教训一下那些家伙吧。”最后的决定就这样形成了。

一行人沿着月如枫所说的道路来到那位于山顶的哨台。因为是在山顶，所以由哨台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东灵村所有的建筑。

“真是好视野啊。”龙翔志发出感叹。站在这方圆百里



轩辕翔龙传之

幼龙初翔④

之内的最高处，俯览脚下的一马平川，还真有点“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视野虽好，但地上的景色却不好。”龙翔天几乎是咬着牙齿进出这句话来。他顺手一指，大家就都明白这么说的原因了。这峭台虽然视野宽阔，可以看到满山的青翠，但同时也可以看到东灵村的惨境——那地上干涸的血迹和来回走动的僵尸。这些只要瞧上一眼，就让人不由自主地生出愤怒。

“啊。真惨啊！”夜雨幽幽地开了口，她的心中似乎可以感到死者的悲哀和不满。

“呜……呜……呜”耳边传来月如枫的哭泣声。即使他平素表现得再怎么坚强，不将自己心中的悲伤表现出来，但此刻亲眼见到了自己家园的惨状，再也控制不住了。

“好了，如枫别哭了。现在是你报仇的时候啊。”龙翔天亲切地安慰他，同时分派了制作巨弩的任务，“翔志，你和如枫留下，观察敌人的动向；我和关兄去砍树，准备制作巨弩的材料；夜霜和夜雨，则准备好符咒。”

“哦。”龙翔志等人应声而起，分别去忙各自的事情了。

龙翔天和关信腾来到树林里，准备伐木，却发现这些树都是百年以上的古木，极粗，非要两三人才能合拢。

关信腾瞪大了眼睛看着：“这么粗的树怎么砍啊？！”

“就这样啊。”龙翔天笑了起来。他手中轩辕圣剑一挥，发出一记“傲空弧月斩”，轻而易举地将两棵参天大树砍断了。



“我们将这树抬回去吧！这树这么大，再砍两棵也就够了。”面对倒下的大树，龙翔天建议道。

“哦！”关信腾应着。

那树少说也有两千斤，好在龙翔天和关信腾都有极好的内功。就这样两人来来回回抬了四次。

花了好大的力气才将巨型木弩装好。望着巨大无比的木弩，龙翔天笑了：“这下子那些僵尸可没有好果子吃了。”龙翔天造的这木弩高九尺，长三丈，宽二丈，以数根树皮绞在一起为弦，将剩余的巨木做成十五只巨箭，夜霜在上面付上“三昧真火咒”和“爆炎咒”，就这样，史无前例的巨大弩箭做成了。

“呵呵！真是巨大啊！”龙翔志感叹道。

“大哥，要几个人才能拉得动啊！”龙翔志心里有着疑问。

“三个人吧！”龙翔天道，“你、我和关兄就可以拉动了啊！如枫负责瞄准，夜霜、夜雨负责守卫，这样就可以了。”

“明白了。”大家应道。在这次行动中，龙翔天不知不觉成为大家的领导。

“先打神殿吧！左一点，再往左一点！”月如枫提出建议。

龙翔天、龙翔志和关信腾按照月如枫的指示开始调整巨弩的位置。

“好了！”月如枫道。

“放！”龙翔天喊道。三个人一起放手，巨大的木箭像



流星一样射了出去，直指神殿。

此刻，东灵村神殿内。

“他们怎么到了那个平台就不动了？”神殿内的人影自言自语道。突然尖锐的破空声响起。

“嗯？怎么回事？”那人将头伸出窗口，只见一个大木头从天上砸下来，轰的坠落，木头突然炸开，木屑四射，溅起道道火花，将神殿的四周全点着了，那飞射的木屑也有打在僵尸身上的，那些僵尸剧烈燃烧起来直至烧成黑碳。

“‘三昧真火咒’？”那人颇有些惊讶。溅起的星星火花在他的身上也燃烧起来。“哼，这种雕虫小技能把我伤着？”他轻轻地拍拍身子，那些火苗就消失了。

东灵村哨台

“哇，精确命中啊。”夜雨欢呼起来，“再来一发吧。”她随即建议道。眼见这试验的一箭就有如此大的威力，大家都很受鼓舞。

“这次是靠右边的广场 那里的僵尸最多了。”月如枫点头指示道。

“右边吗？翔志、关兄，你们的体力还够吗？”龙翔天笑着问道。

“刚才没花什么力气啊。”龙翔志笑了起来。

“那我们这一次就发两根吧。”龙翔天提议。

“好的。”关信腾又抱了一支箭装上去。

“好了！拉弦。”龙翔天下令。

三个人同时向后退将弦拉得满满的。

“放！”随着龙翔天的一声大喝，那两只带着仇恨的复



仇之箭又射出去了。目标是村中的广场——僵尸兵团的聚集地。

东灵村。

那人走出了被巨箭炸毁的神殿，嘴里骂道：“该死的小鬼，居然用这招！以为这样就能消灭我吗？”

这时尖锐的破空声又响起，那人抬头看了看巨箭的去势，心中大叫不好：“什么？他们的目标是僵尸军团？原来这样啊！先剪除我的帮手，然后再击败我！真是一群讨厌的小鬼！”虽是如此骂着，但他在仓促之间也想不出抵挡的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最悲惨的结果到来。

两发巨大的木箭再次准确地命中广场，由于没有建筑的抵挡，这次造成的破坏更大，几乎所有的僵尸都被烧焦了。

“混帐。”那人骂道，“竟拿我最珍贵的僵尸军团下手，可恶！”他整个人飘了起来，挥舞着手中的“魔神剑”直朝哨台冲去。

东灵村哨台。

“哇！这威力太令人惊讶了。才三发呢！就已经消灭大半的僵尸了。”龙翔志见到这巨弩的力量欢喜道。

“大哥，给这巨弩起个名字吧！”龙翔志高声提议。

“这巨弩发出的箭就像是天火降临一样，就叫它天火巨弩吧！”龙翔天微笑道。

“天火巨弩啊！真是太好了。”龙翔志显得十分兴奋。

“其实这巨弩改进一下可以射得更远，命中率更高的。如果加上机括一个人也能发射呢。”龙翔天思考着说道，“毕竟眼下的这一台是我们手工制作的呢。”



轩辕翔龙传之

幼龙初翔①

“太厉害了。”龙翔志道。

突然夜雨说道：“翔天，有一个东西朝这儿飞来了！”

“什么？飞？”龙翔天错愕道。

话音未落，只见一个巨大的黑影已经罩了过来，那黑影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哈哈……！小鬼，这就是你们做的‘天火巨弩’吗？很不错啊！哈哈……！居然，居然将我的僵尸兵团给消灭了！我，魔皇二世决不能放过你们！小鬼，受死吧！”说着，那黑影手中的长剑一挥，一道凌厉无比的黑色剑气朝龙翔天等人斩去。



## 第二十六章 决战魔皇

黑色的剑气来得如此迅捷、猛烈。尖锐的啸音过后，只见在其经过的地面上划出深深的裂痕。这使得目睹一切的龙翔天等人深感吃惊了。他们不敢直接对上，只能急忙散向两侧，以求能躲闪过这强劲的一击。

锋芒从身侧经过，感受到的是那极为冰冷的气息。尽管所有人都躲开了这一剑，但他们都没有一点欢喜。看着黑色的剑气在自己方才站立的地方划了一道深不见底的裂缝，他们的心顿时都变得冰凉冰凉。眼中映现出那黑影不断地逼近，耳中清楚地聆听到那一顿一顿的脚步声，他们都清楚地感受到了对方的强大和恐怖。

“好强的剑气啊。你就是屠杀东灵村的人吗？”龙翔天顶着从额头冒出的冷汗，强制压下自己心里的震惊和恐惧，镇定地问道。

这时，一旁的龙翔志也拉了拉月如枫的衣角，征询道：“是他吗？”

月如枫睁大了眼睛仔细地看了看，又再次回忆了一下，咬牙切齿地说道：“身形像，声音也像，可是脸却不太像。”



“这怎么说……”龙翔天有些奇怪，他紧紧盯着对方逐渐靠近的身影。

“小子，你还真是蛮有趣的呢。”黑影停下了脚步，在离龙翔天等人大约还有十步远的地方站住了。他大手一挥，猛地将手中那柄有着金边的黑色大剑插入大地。在微微的轰鸣震动中，围绕住他周身的暗紫色云雾慢慢散去，一张英俊、邪魅的脸出现在大家的眼前：黑色的短发油亮油亮的，梳洗得有条不紊，紧紧地贴着他的头颅；从额前垂下的那一缕刘海，飘逸地掩盖了位于他额心的鲜红印记。这在平素是无法看见的，只有此刻当他周身的气息围绕着他的身体运转，将刘海波动的时候，才能隐约瞧见。他的眼睛与众不同，细长的丹凤眼中的紫眸时不时透出凌厉而怨恨的目光。坚挺的鼻梁，紧紧抿住的薄唇，都将他那严肃而不苟言笑、狂傲不羁的气势衬托个十成十。

他不曾做出任何动作，只是从眼中闪过一道精光，便将龙翔天面前的沙尘吹动起来，迅速化做一场狂猛的风沙，将对面的人刮得脚跟不稳，连连后退。

他那强大的气势压迫过来，使龙翔天等人看见了自己的渺小。

然而就算自身的气势被压制在下方，但龙翔天依旧是不卑不亢地发问：“你就是屠村之人吗？”

“哈哈哈哈……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那人狂笑不已。

“怎么说？”龙翔天追问着，横剑于胸挡在了那人面前，护住自己身后的同伴。



“看你们小小年纪就要死去，我就实话告诉你们吧。”那家伙嘲讽地笑了笑，怜悯地望着面前的年轻人，平静地开了口，“我这个现实的身体原本是属于那个屠村凶手的。他妄想夺取我的能力，但这样强大的力量又怎么是他那样浑浊的灵魂可以承受得了。他的妄想，只能使他的灵魂被我吞噬，他的身躯被我占用。”

“什么……”听了对方的说词，龙翔天感到有些大事不妙了，“你是……？”

“隔了一千多年，我再次来到这个世上。虽然眼下这副躯体没有以前的好用，但用来对付你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只懂得遗忘过去的人类来说却足够了。”那人阴惨惨地笑了，“我就是‘上天下地、惟我至尊’的魔皇。”

“什么？”龙翔天清楚地知道了眼前之人的身份，但他还不敢相信情况居然会变得如此糟糕。

“这么说，就是你了？为什么要这么做！”龙翔天厉声问道。“呵呵！这样你就清楚了。”魔皇二世从怀里掏出一张人皮面具带上。龙翔天大吃一惊：“年大少？”

“哈哈！原来这家伙姓年啊！呵呵！反正这脸皮也不好看。就是他杀了东灵村全村人，将鲜血给我奉上的啊！说真的我还得感谢他啊！哈哈哈哈……”魔皇二世狂笑道，“好了，现在你们都清楚了，也可以安心地去死了吧！”

“去死？我还不就想这样去死呢？”龙翔天按捺下心中的忐忑，又一次紧紧握了一下手中的轩辕圣剑，他想从其中感受到一些勇气，“呵呵，魔皇，你难道忘了一千年前，你是怎样被封印的吗？”他表面上十分镇定。



“你是说三大神兵，别开玩笑，就凭你们几个小鬼能将三大神兵的力量发挥几成呢？”魔皇狂笑道，“我今日就要将三大神兵毁灭！哈哈哈哈哈……”说着魔皇手中的魔神剑又泛出妖异的光芒，“来吧，小鬼们！”

眼见着实力悬殊的一战难以避免，龙翔天只能高声提醒道：“大家小心，尽量用绝招攻击他！”

说着，龙翔天猛地冲向前去，在接近魔皇的时候，身子突地一扭，整个人旋转起来。靠着旋转的劲道，他挥击出了手中的轩辕圣剑。一道金色的月牙，在空中响起尖锐的声响，拖曳着其后那淡淡的身影，飞速斩向魔皇。这一剑正是龙翔天的“弧月傲空斩”。由于敌人太过强大，因此龙翔天根本就没有保留的余地。这一记虽不是什么特别的招式，但在催逼出了轩辕圣剑十成的威力之后，却有着接近龙族最强之剑招“龙霸天下”的威力。

那边龙翔天刚发动攻击，紧随其后的龙翔志也立刻有了行动。只见他一凝神，将全身的真力灌输到手中的擎龙神剑上，使之泛起白银色的光辉。“看剑，‘流星飞舞’！”龙翔志大声断喝。他轻抖手中的银芒，将其化做千万道流星朝魔皇刺去。

这边月如枫也没闲着。小小年纪的他并没有想那么多，他只知道眼前的这个人就是杀害他全村的人。带着胸中那一腔愤怒的烈火，他紧握住镰刀的长柄。“‘流光飞旋！’”随着这一声怒吼，他那幼小的身体高高跃起，在空中幻出一个巨大无比的虚像，犹如天神一般挥下了青蓝色的光刃，就像是一道闪电，从后边攻向魔皇的背脊。



同时，夜雨和关信腾也分别打出各自的绝技“蝶纷飞”和“青龙斩邪”，一道粉红色的剑气和一道青色的刀光分别从左右两边攻击魔皇。而夜霜则以火系之“炼狱雷火咒”对付魔皇。那闪亮的天雷从空中劈下，打在魔皇的头顶。熊熊的烈焰则从地上冒出，将魔皇所站之处化为一片火海。

六个人从天上、地下，前头、后面，左边、右旁不同的方位攻击魔皇，令魔皇无处可逃。

但是魔皇丝毫不畏惧，他所拥有的力量是能向创世神挑战的，是能够将天界所有的神祇都毁于一旦的。虽然他现在所具备的，不足原来的十分之一，但就是这样的力量，当初也是必须集合三大神祇的手印和三大神兵的威力才得以冰封。如今三大神兵虽在，但使用这三大神兵的人却不曾拥有三大神祇之手印那样的威力，他又怎么会畏惧呢。攻向他的这些招式，在人类面前或许算得上是惊天动地的旷世绝招，但在他这位魔中之魔的眼里，却犹如苍蝇蚊虫一般无聊。

“太花哨了，也太无用了。”魔皇微微撅起嘴，露出嘲讽的笑容。他立于当地，丝毫没有躲闪的样子。六道疾驰而来的气劲，在他眼中就像是老牛拉破车一般缓慢。他静立着，直到那气劲将要触及自己身体的时候，他才动了起来。他飞快地挥动手中的魔神剑，将其化为十字纵横，剑气在他的四周织起了一个半圆形的防护罩。

“‘天罗地网’？”见状，龙翔志惊奇万分。魔皇所使用的这一招，和“翔龙剑法”里的天罗地网是何其相似。

然而……

防护罩内响起魔皇狂笑的声音：“我这招怎么会是‘天



罗地网’那种华而不实的招式。这是我魔神剑的‘魔网天下’。小鬼好好看着吧！哈哈哈哈……”

“轰！”六个人所有的攻击全数打在了“魔网天下”上，产生了剧烈的波动，但在那波动过后，龙翔天等人才发现自己的攻击连“魔网天下”的一个角也没攻破。

“这就是你们的绝招吗？真不值一晒！”魔皇不屑地笑道。他倏地收起“魔网天下”的剑式，显现出自己的身体。冷漠而充满邪气的光芒从他的双眸中泛出，一一扫过众人的脸颊。

“去死吧！”他大喝一声，双足猛地一蹬，便挥舞着巨大的魔神剑直杀过来。他选中的第一个目标是关信腾，这位手持青龙大刀の勇猛男子。

“当！”魔神剑毫无花巧的一击重重地直劈在关信腾的青龙刀上。由于对方的速度太快，龙翔天等人都来不及反应，只能眼睁睁看着事情的发生。

“啊！”关信腾惨叫着，朝后直飞了出去，落在五丈外的地上一动不动。对于魔皇的这一剑，他虽然可以举刀封架，但却没有力量承接封架之下的冲击。对突涌而来的力量，他用身体去承接，却只有被震晕的结果。

“关兄！你怎么了？”龙翔天焦急而关切地问道，他真想立刻过去看关信腾的状况。

可是魔皇已容不得他多想，手中的剑微微一震以更快的速度朝夜雨劈去。

“夜雨，小心！”龙翔志一边喊着，一边使出“游龙心剑”之式，以身剑合一之力，朝魔皇的背后刺去。作为人类



所能掌握的上乘剑式，这一记“游龙心剑”自然是不同凡响，再加上龙翔志手中那柄与轩辕圣剑同级之擎龙神剑的巨大威力，即使是魔皇也不得不暂时放缓自己的身形，使夜雨能在那千钧一发之际逃脱出去。

“混帐，居然敢偷袭我！”由于身形变缓，使自己的目标逃脱，魔皇顿时感到十分愤怒，他突然一个急切的转身，手中的魔神剑去势一变，反手刺向龙翔志。

“啊！”在惨号之中，龙翔志捂着伤口急忙后撤。魔皇这一剑刺中了他左肩的锁骨，使他的左手受了重伤。

“可恶！”龙翔天见魔皇将自己的兄弟、同伴一个个刺伤，不由得怒火中烧，想也不想，就挥着长剑劈向魔皇。

“当！”魔皇单手用魔神剑架住了龙翔天的剑；“呼！”另一只手一掌拍向龙翔天。龙翔天见掌势凶猛，自知无法抵挡，便将手中的轩辕圣剑变为点击，借着魔皇的那封架劲道向后退却。他连续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才终于卸掉了魔皇的掌劲。这一次能全身而退，还多亏了他在创世神那边学到的那些本领。

一直都在旁边观察，并没有出手的月如枫见魔皇专心对付龙翔天，便飞舞着镰刀斩犹如一股旋风斩向魔皇。

“太慢了。”魔皇哂然一笑。对于这犹如慢动作一般的招式，他只是微微小移一步便轻而易举避开了月如枫的刀刃。他紧接着一记手刀劈向月如枫的脊梁。

“噎！”月如枫也倒下了。

夜雨和夜霜见大家都不是魔皇的对手，不由得暗暗心急，她们正想冲上前去助战。哪想这时魔皇已经将目标对准



了她们，在一解决掉月如枫之后，便挥舞着魔神剑冲了过来。

“看这一招，‘魔箭矢’！”魔皇喝道，他手中魔神剑不断刺出，散射开来的剑气在一瞬间幻成数万道黑箭刺向夜雨和夜霜。

“啊！”两人惊呼，急忙闪避，可是如此密集的箭如何躲得了，在眨眼之间两人都中了十余箭倒下了。

此刻，场上惟一站着的只有龙翔天了。见到魔皇有如此的功力，龙翔天不由得有些心惊，他知道凭自己的功力要逃是很容易的，可是伙伴们却都会被魔皇杀死的。

“就算是为了伙伴！我也要战斗到底。”龙翔天对自己说道。

“呀！看招！‘龙霸天下’！”龙翔天使出了“翔龙剑法”的最终奥义。

“哈哈……终于有一点点像样的招式了，哈哈……问题是你打得中我吗？”魔皇嘲笑着，轻轻地一闪避开了这招，“你们人类的武学总是这样，速度快的威力就小，威力大的速度又太慢！真是一无是处。”

龙翔天道：“是吗？那么这样如何？”龙翔天长剑一挥又是一招“龙霸天下”。“我说过这是打不中我的！打不中人的招式再强也没有用的。”魔皇喝道，“现在你给我下地狱去吧！”魔皇手中的魔神剑泛出更加妖异的光芒，黑紫色的光辉，拖着长长的尾巴刺向龙翔天。

“决不能让你这样做！”受伤最轻的月如枫首先醒了过来。他见龙翔天形势危急，连忙跃起从后面紧紧抱住魔皇的



身体。“龙大哥快点发招啊！”月如枫焦急地喊道。

“就凭你，也想困住我？”魔皇用力就要挣脱开。

“还有我呢？”关信腾也清醒过来了，虽然还无法继续战斗，却也紧紧捆住了魔皇的双脚。

“可恶啊！放开！”魔皇咆哮道。

夜霜醒来见到这个情况想也不想，就施开了“捆神咒”，这下魔皇一时半会也无法动弹了。

“快！翔天！”大家喊道。

龙翔天高高地举起轩辕圣剑喝道：“无尽空虚中的强大力量啊！汇聚在这柄剑上吧！让它能与最终最强的龙神沟通！从而拥有斩断一切的能力！称霸于宇宙之中！翔龙剑——最终奥义！‘龙霸天下’！这是包含着对世界的热爱和对邪恶的仇恨的绝招啊！”轩辕圣剑上聚集着盘龙，泛出耀眼的金光。

“呀！”龙翔天猛地冲过去，快到魔皇的身前时，龙翔天喝道：“放开！”关信腾和月如枫连忙松手后退，就在这时龙翔天的“龙霸天下”劈了出来，一条金龙从轩辕圣剑中飞出——这就是“龙霸天下”零距离攻击了。

魔皇无法躲避，被“龙霸天下”轰了个正着，整个身体向后抛出，坠落山崖。极强的气劲在峭台上留下了一道圆柱形的长痕。



轩辕翔龙传之

幼龙初翔④

## 第二十七章 毀天灭地

一切归于沉寂。望着魔皇那急速坠落最后消失在山间云朵之下的身影，每个人都苦苦地笑了。纵使此刻他们都狼狈不堪，纵使此刻他们都伤痕累累，但战胜了强大无比的敌人，他们心里所产生的那种兴奋的满足却是无法替代的。

忍着身上的疼痛，互相搀扶着支起自己的身体，他们相视一笑，却早已将想说的慰问话语倾诉得一干二净。

“那家伙玩完了吗？大哥。”喘息着走上前来，轻轻倚靠在龙翔天的肩上，龙翔志望着那无法看见深底的山崖，轻声问道。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龙翔天有些苦恼地挠了挠自己那因战斗早已散乱的黑发，说道：“虽然他很强，但掉下如此深的山谷却也不可能没有事吧。他大约是死了。”最后的这一句，他是对大家，也是对自己说的。尽管战胜了魔皇，但对方那强大而恐怖的力量却深深印在龙翔天的脑中。

“如果对方不死，我也真的不知道要怎样去处理呢？”在内心的潜意识中，他是如此担心这样的情形发生。

“呵呵。”听了龙翔天的说辞，关信腾愉快地笑了起



来，“你竟然还不怎么确定吗？想来被‘龙霸天下’这样威力强大的招式正面击中，就算是神也无法承受啊！你说呢？殿下……”他说着望向龙翔志，似乎想从那里多寻求一份肯定。

“这个吗？我也不知道啊！”闻言，龙翔志只有摇头，对于刚刚的那个敌人，他依旧是心有余悸的，“那家伙真的很恐怖啊！才几招就将我们的合围打破了呢。”

“这倒也是真的……”所有人都沉默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又是亲身体会过，就算是打死他们，只怕也无法令其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不管怎么说，总算是过去了，我们也不要想那么多了。”龙翔天微笑地望着大家，“你们的伤还好吗？”

“还行啊。”龙翔志轻轻触碰了一下自己的伤处，也许是因为心情愉悦，他根本不曾感到多大的痛楚。然而为了照顾到其他人，他还是向龙翔天建议：“大哥，今天我们就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明天再下山好吗？”

“你是太子嘛，你说了算。”龙翔天笑得很无所谓，“夜霜，你能帮大家先治疗一下吗？”

夜霜点点头，从怀里掏出纱布，开始为大家包扎伤口。

深不可测的山崖之下，迷茫着浓厚的白雾。无数绿色的藤蔓在石壁的缝隙中艰难地生长着。一个黑色的身影被云雾之下的藤蔓缠绕起来。因为这藤蔓生得结实，不曾断却，自然也就没让那人坠落。他，可是被这藤蔓救了一命呢。尽管他就算是掉下去，也不会死亡，但那总是麻烦许多。

即便不曾坠落，但那被缠绕的家伙并不曾感到愉快。身



上的伤痛不断地提醒他方才所承受的屈辱。作为魔之一族的至尊，竟然败在几个人族的小鬼手上，这确实是不可原谅的。即使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客观原因，但最重要的还是他太轻敌了。

“我这么就被那几个小鬼打败了吗？”拖着自己那残破伤痛的身体，他苦笑地反省道。

也许是感受到了主人的心理，他手中的魔神剑顿时发出“嗡嗡”的声音。

“你也不满意我的表现吗？”他问道，“我实在是太轻敌了啊。可是就让我这么放弃，我不甘心啊。魔神剑给我力量吧，即使是要用生命来换，我也要先报这个仇啊。”

嗡鸣声大作，魔神剑上泛出淡淡的紫光将他全身包围起来了。他不动了，只是静静地靠着，让魔神剑所蕴藏的力量替他疗伤。

就这样，半个时辰过去了，他已经恢复了四成的功力。这使他重新又飞了起来。

“哈哈哈哈哈……小鬼们，我又回来了。虽然只恢复了不到一半的功力，但要消灭你们已经够了。”他张狂地笑了，心中的仇恨使他无法继续等待下去，他再次运起功力朝崖上飞去。

峭台之上一切都静寂无声。因为敌人的完结，使得他们都能够安心打坐，通过自身内息的调养来回复自己的身体。通过半个时辰的打坐，他们显然已经好了许多。

“大家的伤好得都差不多了吗？”第一个起身的龙翔天看着陆陆续续也站起身来的伙伴们关切地问道。



“都好了。”龙翔志等人点点头，回答道。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村子，看看有没有漏网的僵尸。虽然‘天火巨弩’拥有很强的威力，但凡事都要细心一些，总要不留隐患才好。”龙翔天提议道。

“是啊，大哥。我们走吧。”龙翔志点头称是。

当下，大伙就要寻路进村。然而就在这时，一个令他们难以忘怀的声音再次响起。

“你们要去哪里啊？小鬼。”黑色的身影带着尖锐的呼啸再次突兀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魔……魔皇！”龙翔志吃惊不已。

“你还没死啊！”龙翔天也讶异地扬了扬眉头。

“哈哈哈哈……我魔皇有那么容易死吗？我现在要消灭你们！”魔皇张狂地笑道。

“是吗？不知道谁消灭谁呢！”关信腾强制镇定地说道。虽然对方比自己强上许多，但是至少在表面上，他也不能泄自己的底啊。他悄悄打了个手势，六个人再次将魔皇包围起来。

“你被‘龙霸天下’正面击中不可能没事吧！现在想要躲就更难了。”龙翔天说得十分肯定。在他看来，魔皇的回复能力虽然快得有些不可思议，但从刚才他飞行的速度来看却似乎没有原来的那么迅捷。也就是说魔皇并没有完全回复。“这样对他会有多少影响呢？尽管不晓得，但总会有吧。”他心里如此想着。

“哈哈哈哈……我用得着躲吗？我现在只要使出一招，就叫你们全玩完！哈哈哈哈……你们应该觉得荣幸才对，因



为你们将会是一千多年来见到这惊世绝招的第一人啊！”魔皇大笑道，“好了，接招吧！”

说着，魔皇将魔神剑直指上天，“无尽的力量啊！给这把剑以改变天地的能力吧！宿居于剑内的伟大灵魂啊！苏醒过来吧！让天地为之变色！魔神剑最终之绝招——‘毁天灭地’！”

只见魔神剑泛出的紫光越来越亮，无数的光点从魔神剑上发出。天边不知何时飘来一大片乌云将太阳遮住，天暗了下来，狂风大作，紧接着无数的紫电从天上打落，地上冒出了无数的磷火，地动山摇。才几分钟的时间，整个东灵村地界呈现出世界末日的样子，强大的力量渐渐波及整个锡安世界。上抵九十九重天界，下至八十八重地府，无不感觉到这巨大的变异。

此刻，天界创世神殿内。

巨大的波动直从下界传来，能量的剧烈释放使得创世神殿所在的那个悬空岛屿剧烈地晃动起来。

“怎么回事？”众神十分惊疑，“创世神大人还没来吗？”

“没有，自从下界发生强大的能量波动以来，创世神大人就和龙神大人、死神大人闭关去了。”司命神答道。

战神连忙问道：“去哪里闭关？”

“圣星台！”司命神答道。

“创世神终于决定用那招了吗？”战神喃喃自语道。

圣星台上。



创世神、龙神、死神三人盘膝而坐，运用天眼观测下界的情形。这里是天界力量最为雄厚的地方，也只有在这里才能运用绝世的力量，将自己的神力穿过星之洋传送到龙大陆上。

察觉了一切之后，创世神开了口：“他终于要用‘毁天灭地’了。这招威力过于强大，只怕下界的那些孩子承受不了。迪奥、轩辕你们准备好了吗？我想现在该是我们出手的时候了。”

“明白了。”龙神龙轩辕，死神迪奥点点头。

创世神说道：“开始吧！”说着将手放在各自的头顶上，一道金光从创世神的头顶发出，穿过厚厚的云层直奔下界。紧接着从龙神和死神的头顶分别发出一道青光和一道紫光，紧紧地跟随着金光奔向下界。

东灵村的哨台，战斗还在继续。

龙翔天见到这无与伦比的招式所引起的异变，心里暗叫不好。在万般危急之下，他高声大喝：“大家快攻击啊！等他力量集满了就糟了啊！”

龙翔天的话惊醒了大家：只听他话语一落，龙翔志便挥着“擎龙剑”，打出一招“龙霸天下”；关信腾则集中了全身的功力，劈出“龙翔天下”；夜雨像飞鸟一样击出了“冰鸟飞空”；夜霜也再次发出了“天雷地火咒”；月如枫也挥舞着死神的镰刀，发出了“大旋风斩”；龙翔天自己则用轩辕圣剑击出了“归于无寂”的招式。

可惜，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魔神剑所聚集的力量虽不足以发出“毁天灭地”，但强大的能量已经在魔皇的四周布



下了绝强的防御气墙。龙翔天等人发出的气劲，遇上那防御墙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怎么回事？”龙翔天吃惊了，其他人也被这奇怪的事情惊得目瞪口呆。没有人能挡住“龙霸天下”的攻击，这是龙族武学最引以为傲的。可是这一切，却被眼前的事实无情地粉碎了。

“连‘龙霸天下’也没有用了吗？我们就这么完了？”龙翔志显得十分悲观。其他人也十分沮丧，似乎一切的终结就将到来。

“不！”龙翔天坚定地说道：“还不能放弃。”说着重新将轩辕圣剑举了起来。他想起了创世神曾经说过关于“武学招式的威力大小”的事情：“世界上充斥着各种力，他们互相抵消，互相制约，才使这个世界出现安定。武学和魔法则是通过使这些力失去平衡，从而产生破坏力。武学的力分为两种，天地之力和自生之力，魔法虽然用的也是天地之力，但和武学的天地之力有很大的不同。最强的武学就是运用天地之力的武学！而天地之力的武学，也只有天地之力的武学才能破解！”

龙翔天想道：“魔神之所以能在受伤的情况下还能发出如此强大的招式，是因为他使用的不是自己的力量而是天地间无穷的力量啊！既然这样，想要破解他这一招，也只有借助大自然的威力了。”

“来吧！天地间无穷的力量，会聚到轩辕圣剑上来吧！”龙翔天暗中祷祝道。可是似乎没有什么用，巨大的力量仍然往魔神剑那儿聚集。



“怎么回事？”龙翔天道。

“那是因为魔神剑先将这儿封闭了啊！”一个龙翔天十分熟悉的声音说道，只见一道金光朝这儿飞来。

“创世神大人？”龙翔天觉得有些惊奇。

“龙翔天，你能领悟到对付魔神剑的方法，我很欣慰。既然这样，就让我助你一臂之力吧！”创世神说道，“来吧！轩辕、迪奥！让我们先破坏掉这个结界吧！”

“是的，创世神大人！”紧随而来的龙神、死神说道。

“归于无寂！”创世神空手击出了“归于无寂”的招式，紧接着龙神也打出了“龙霸天下”，死神也挥出了“旋空镰月斩”，一金、一青、一紫三道灿烂的光芒从天上直落下来。

在半空中似乎遇到了什么阻隔而激烈地对抗着。终于三道光芒突破阻隔，天上乌云消逝，太阳重现光芒，“龙翔天，快点！”创世神的声音再次响起。

“好的！翔志，关兄、如枫，我们再来一次！大家准备好了！‘归于无寂’！”龙翔天发出。

“龙霸天下！”龙翔志攻击。

“龙翔天下！”关信腾劈下。

“大旋风斩！”月如枫挥出。

“天雷地火咒！”，“冰鸟飞天！”夜霜、夜雨同时发出，绝强的气劲再次轰向魔皇。

“该死的创世神，如果你没来，这些小鬼就死定了！算了，刚才聚集的力量也够了吧！不管了，‘毁天灭地’！”魔神不顾一切地将“毁天灭地”打出。



可是没有蓄积全部力量的“毁天灭地”，又怎么能打得过六人的合击，只是稍微抵挡了一下，就被击溃了。

“可恶！”魔皇道，眼见龙翔天等人合击的剑气越来越近，魔皇只能说道：“魔神剑啊！带我到安全的地方吧！”魔神剑发出强大的魔力将魔皇身后的空间撕开了一个口子，魔皇连忙往口子里跳。可是仍然慢了少许，被合击的剑气击中了左肩，“你们等着……”魔皇咆哮道，厉鬼般的声音响彻群山。

“现在真的结束了吧！大哥！”龙翔志望着自己的兄长。

“应该是吧！”龙翔天笑了。

“大哥，刚才那帮助我们的光是？”龙翔天问。

“那是天上诸神的力量啊！”龙翔天笑着解释。

“什么？神的力量？”龙翔志觉得很惊奇。

“好了，回去再说吧！这个地方我可不想再待了！”龙翔天宽慰地说道。

大伙步向下山的路，夕阳拉长了他们的影子。

这一切都完美的结束了吗？

不！

这只是一切的开始……

在那个黑暗的空间里，一个新的阴谋在进行着……

“陛下，您在人间最忠实的仆人向您报到来了。”一个阴冷的老者声音在迷糊的黑暗之间响起，这声音曾在那丞相府的后院里出现过。

“你……你算什么忠实的仆人？”身上的重创使得魔皇



的火气大得很，他怒不可遏地咆哮道。

“陛下在气我不曾伸出援手吗？”那声音虽是阴冷，但语气倒是十分恭敬，对于魔皇的发怒，他倒是能淡然处之。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魔皇喝道：“是又如何？”

“陛下太留恋人间了。”阴冷的声音叹道，“陛下虽然有强大的实力，但羽翼尚未丰满，而且上一次战斗所受的伤害也并没有回复。恕臣下直言，陛下如今所要做的并不是继续于人间逗留，而是尽快发展我们的力量。”

“难道就不再理会人间的事情了？”魔皇似乎有些不舍。

“陛下的记忆还没完全恢复，故而还无法回想当初所定的计划。”阴冷的声音平和地诉说道，“人间并不是完全放弃。我们不直接插手，却是要令他们自相残杀，让他们混乱起来。当人间成为一盘散沙的时候，便是我们进军之时。东方的事情我们还无法插足，但西方的世界却早已被我们玩弄于股掌之中。千年以来我们不断派人潜入教会，利用各种手段篡改教会的典籍。这不但使教会的魔法大量流失，也使他们的性质发生了改变。现在西方的教会不像是创世神的教会，倒像是我们的教会了。”

“哈哈……这倒是蛮有趣的。”魔皇狂笑道，“一切就照计划进行吧……”

*Fantasy series*



第二部  
游龙篇



## 序章 灭国

大陆历 1890 年 9 月 13 日。

圣大陆法明特王国首都——鹰翔城。

以前十分繁华的鹰翔城，此刻被罗尔帝国的部队团团围住。

六个月前，罗尔帝国——圣大陆最强的国家之一，看中了法明特王国的领地——阿罗德地区，要求法明特国王将阿罗德地区献上，遭到了法明特国王比兹二世的拒绝。

“很好！你拒绝了我们小小的要求。比兹国王，从今日开始，你们的国家将成为罗尔帝国的敌人。我们将用剑与火来取得这一切！”罗尔帝国的全权大使凯拉古特威胁道。

“我们法明特王国虽然不会任意侵犯别人，但是我们也不允许别人来侵犯我们！”比兹二世大声说道。

自从凯拉古特劝降失败以后，罗尔帝国的大军开始集结。5月9日，集结在法明特王国边境的160万罗尔帝国的部队向法明特王国发起了攻击，法明特王国军民奋起抵抗，保卫自己的家园，给罗尔帝国军造成了很大的威胁。鉴于这种情况，罗尔帝国东征军总帅德古亚将军下达了一个死令——“抵抗者死”。罗尔帝国军所到之处，寸草不留，法



明特王国许多城市被屠城，死亡人数达到一千万。

由于法明特王国并没有将军一职，军队所负责的事物与其他国家的警卫差不多，仅仅四个月，罗尔帝国的百万大军已经直抵法明特王国的首都鹰翔城下。如今法明特王国的领地仅有鹰翔城和远居海外的埃因贝鲁岛了。而鹰翔城的陷落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可是罗尔帝国军的行动却很奇怪，已经三天了，罗尔帝国军除了将城池紧紧围住以外，一点动静也没有。在罗尔帝国军的军事会议上，总帅德古亚将军是这样解释的：“法明特王国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因此他们的军队没有一点战斗力。可是狗急了也会跳墙的，如今鹰翔城共有 300 万人，即使减去老弱病残，也有 100 万左右战斗人员。我军基本是以骑兵、步兵为主，从美明格赶来的暗黑魔法师部队还没赶到，就这样攻城我军将损失惨重。因此现阶段围而不攻是最好的方法，要等魔法师来啊！”

三日后，也就是大陆历 1890 年 9 月 16 日，从美明格赶来的魔法师部队终于抵达了，这支部队是由大陆最强的魔导师之一比沙罗姆率领。“德古亚将军，罗尔帝国暗军团前来报到！”比沙罗姆说道，他是一个全身上下笼罩在黑色魔法师战袍下的人，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连说出来的话语也是阴森森的。

“魔导师，你终于来了啊！那我们今夜就开始攻击吧。没问题吧？”德古亚将军笑着说道。现在魔导师部队虽然听他的指挥，但是比沙罗姆在罗尔帝国的地位比他还高，因此他说话还是要有一点礼貌的。



“没问题！”比沙罗姆眼睛里露出赞许的神采。在罗尔帝国军里能准确把握战机的将领并不多，而能做到不输一阵的将军则只有这位德古亚大將了。对于这位军界名人，比沙罗姆可是很敬佩的。

“有什么事情需要我来帮忙吗？”他那隐藏在黑色缎袍之下的眼睛露出一丝期待，出于对将军个人的尊敬，他提出了请求，“我一定会将其完成得很好的。”

“魔导师，我想你最好不要参加今晚的作战。”德古亚将军高深莫测地提出自己的请求。

“为什么？”比沙罗姆觉得有些奇怪，阴森森的眼神望向德古亚将军。

德古亚将军轻轻地敲着桌子道：“你知道我们的王子殿下很好女色吧？”

比沙罗姆点点头。

“他知道法明特王国的公主爱娜·海明顿很美丽，要我们将她带回去！可是这样一来，万一爱娜受宠了，你我将死无葬身之地。”德古亚将军说道，“我想请魔导师解决掉她，万一她逃出鹰翔城的话！最好是不动声色的。”

“我明白了，这也是为了帝国啊！”比沙罗姆应承道。

当夜，罗尔帝国军向鹰翔城发动了总攻击。魔法师兵团不断使出“流星火”、“冲土凌”等法术对鹰翔城的城防进行破坏。无数的火球落到城里，这个昔日圣大陆西海岸最繁华的城市顿时成了人间的地狱。城里一片混乱，骂人声、救火声、哭喊声交织在一起。就连城墙上的守军也陷入混乱，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罗尔帝国军的突击步兵轻而易举地登



上了城墙。

“上，杀进城去。兄弟们，城里的金银珠宝、田产、女人都是你们的。”罗尔帝国突击步兵的指挥官叫嚣道。

罗尔帝国的士兵听了，两眼冒出血红色的光芒，他们像野兽一样叫喊着，挥舞着大剑冲杀进城去。

“轰”城门被魔法师以“强气术”攻破了，罗尔帝国那号称天下无敌的骑兵冲了进来，在马背上挥舞着长刀，熟练地砍下一个又一个抵抗者的头颅。

在市民的哭喊声中，罗尔帝国的军队已经清除了除王城以外的敌人，强大的部队紧紧包围着王城，只等魔法师部队赶上就对王城发动总攻。

这一切给鹰翔城的人们带来更大的恐惧，昨天还是这座美丽城市的主人，而从今天开始直至更久的以后都将作为奴隶，痛苦而悲惨地活着。国家要灭亡了，城市被毁灭了，家园被掠夺一空，就连自己也将失去自由而成为那些入侵者的奴隶。人们绝望了，他们都知道鹰翔城和法明特王国将在今夜成为过去，成为历史的尘埃。

此时法明特王国的王宫，这是现在惟一没有被攻破的地方，但是城里的火光深深映入他们的眼帘。聚集在王宫里的人们陷入无尽的恐惧。

“怎么办？陛下！”一个年轻的官员惨白着脸，颤抖着声音问道。

“你们大家都化装成平民吧！运气好的话，兴许能躲过这一劫！我老了，王国的责任也需要一个人来承担，就让我留下吧！”比兹国王沉重地说道。



“陛下！！”文武百官动容了，他们知道必须有一人来承担这个责任，可是留下的人只有死路一条。谁也不愿意死去，他们都看准了逃亡这微弱的希望，没有想到比兹国王却选择了它。

“我在想我们当初遵循的祖训是不是错了，在这无尽的乱世里，一味地追求和平摒弃武力的做法是不是错了。我向来以能够给百姓带来和平为荣，可是我却无力守住和平。我现在才知道，守住和平也是要有力量的啊！迟了，迟了！你们都出去吧！”比兹国王哀伤地说道。

大臣们退了出去，他们都是无助的小船，在法明特王国这艘大船就要沉没之际，他们四处逃散，对于明日的种种，他们的心里确是无从预知的。

此刻大殿内只剩下国王一个人了，他孤坐在王位上，静静地沉思，似乎在对自己的过往进行反省。

这时大厅里再次响起了脚步声。

“父王，您在里面吗？”一个银铃般的声音问道，“我进来了哦！”

进来的是两位年轻的少女，一位留着飘逸的长发，另一位则梳着利落的短发。

“父王，你在想什么？”长发少女问道，她就是法明特王国惟一的继承人，公主——爱娜·海明顿。

“是爱娜啊！”比兹国王从思考中清醒，“爱娜，你也走吧！作为王族继承人的你，一定要活下去啊！”

“父王……你叫爱娜走去哪里？”爱娜哭喊道。

“基莉！对不起了，作为大陆首席女剑士的你，来到我



们国家，我非但没有好好接待你，而让你陷入了这样的情况。不过我还是有一个不情之请，希望你能够答应。”比兹国王对那位短发的少女说道。

“陛下，请说！”基莉说道。

“带爱娜走，希望你能保护好她！这是我为人父母的最后请求！”说着比兹国王拉下了王座左边扶手的狮子头，“轰……”巨大的声音响起，王座的背后出现了一个密道，“你们从地道走吧！这条地道可以直通后山，这样就可以远离敌人的包围了。”比兹国王说道。

“父王，爱娜要留下来陪你啊！”爱娜说道。

“傻孩子！”比兹国王怜爱地抚摩着爱娜的头说道，“死的人只要父王一个就行了！”

正要说话间，走道上再次响起了脚步声，“快，快，别让国王给跑了！”罗尔帝国的部队显然已经攻进了王宫。

“快走！”比兹国王一把推开女儿，说道，“基莉小姐，爱娜就拜托你了！”

“我会的。”基莉说道，她一把抱起爱娜走入密道。

比兹国王看着她们走入地道，再次按下按钮将密道关上。

这时罗尔帝国的士兵也冲进了大殿，“你就是国王吗？”年轻的罗尔士兵问道。

“我就是！想取我的人头就上来吧！”比兹国王说道。

“杀！”年轻的罗尔士兵喊叫着冲了上去……

黑夜之中，法明特王宫终于也笼罩在无情的大火中……

大陆历 1890 年 9 月 17 日，黎明，圣大陆西面最繁荣的



国家——法明特王国，在罗尔帝国军的强攻之下，首都沦陷，法明特王国灭亡。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黑暗中发生的，然而就是黑暗也无法阻止上天的眼睛。

“这一击，将改变历史！”见证了一切的混乱之后，在天界的创世神殿里，传来这样的声音。



轩辕翔龙传之

幼龙初翔①

## 第一章 逃 亡

大陆历 1890 年 9 月 17 日，阿尔德克斯山东岭。

清晨的树林总是那么的凉爽，晚上的寒意还未消散，早上太阳的阳光已然俯照大地。又是一个惬意的早晨，在这样的早晨里，去感受大自然的舒坦是最好的事情了。鸟儿们欢快地叫着，似乎一点也不知道，昨夜山下那个繁荣的城市已然成为一片废墟。这里依旧平静，但是慌乱而焦急的脚步声，破坏了这一平静。

透过树木间的缝隙，依稀可以看清奔跑的是两位少女，这就是昨夜从地道逃走的爱娜和基莉了。在经历了国破家亡之后还能顺利逃脱的她们，此刻正以迅捷的脚步穿行于树林之间。她们无心光顾四周的美丽，为了逃脱罗尔帝国军的追击，她们不顾身体的疲惫，不断地奔跑。

“公主，快一点啊，敌人就快追来了。”基莉焦虑地说道。她紧紧地拉住爱娜的手，利落的短发早已被汗水和露珠浸透，紧紧地贴着脸庞。

“基莉姐姐，我真的跑不动了。休息一下吧！”爱娜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她不断喘息着。即便是站着，她的身体也不住地摇晃，一副快要倒下的样子。她的体力已经消耗得



差不多了。虽然一路上都由基莉牵带着，但是对一位平时由车代步的公主来说，连续奔跑了一夜也确实是吃不消。

“不行啊！这儿离敌人还太近。山顶，到了山顶，我们再休息吧！”基莉依旧劝说道。

“可是我真的走不动了啊。”爱娜皱了皱眉头，可爱的脸蛋上尽是痛楚和悲伤。

“爱娜，你听着，你今后将肩负着法明特王国的希望。这是你父亲用生命换来的，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不撑下去的话，那么你父亲、子民和国家的仇就没法报了，你明白吗？”基莉正色说道。

望着基莉严肃的目光，想到父王临别时那怜爱的眼神，昨夜城中的大火，百姓们的哭喊声，爱娜这才明白以前的一切已经成为过去，现在的她不再是高贵的公主，而是一名逃亡者，而且作为法明特王国唯一的后裔，以后身上还将有更加沉重的负担。

这一切的事实使爱娜明白了，自己现在是绝对不能停步的，自己必须坚持下去，逃离这里，否则父王的牺牲就没有意义了。

“我明白了，基莉姐姐，我们继续走吧！”想通了一切，身体的疲惫似乎也不是那么难以忍受的事情了，她的眼神变得坚决起来，说出了这极为肯定的话语。她强忍着一身的酸痛，紧紧跟着基莉一步一步朝山顶走去。

同一时间，罗尔帝国的主营。

“报告总帅！我军已经完成对鹰翔城的镇压作战！”一名年轻的副官步入大帐向罗尔帝国军总帅德古亚将军报告作



战情况。

“是吗！”德古亚将军站起身问道，“我军的伤亡怎么样？”

年轻的副官望着德古亚将军深切的目光，大声答道：“我军死亡 10400 人，伤 30473 人！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地方的部队非战到最后一人而不肯罢手。”

“看来，比兹国王很得人心啊！”德古亚将军听了副官的报告喃喃自语道，他陷入了沉默。

“作战成果呢？”过了一会儿德古亚将军又问道。

“已经取得了国王的首级！并且抓到敌大臣 79 名！”副官迅速报出结果。

“里面大概没有一个将军吧？”德古亚说道，“对了，抓到敌人的王裔了吗？”

“对不起，将军。没有找到！”副官报告道。

“还是逃走了吗！”德古亚将军摸着自己花白的胡子说道，脸上现出几分焦虑的神色，“你传令给各部队长官，下令休息三日！还有，请魔导师比沙罗姆将军来这儿。”

“是，将军！”副官说道，转身离开了。（所谓“休息三日”，既是令士兵行劫、掠夺财物，也正是因为罗尔帝国军有这个命令，才能解决国家一时粮饷不足的问题，以保持部队士气的稳定。）

比沙罗姆听到总帅有请，立刻赶了过来。

“德古亚将军，您找我？”比沙罗姆掀起大帐的门帘走进来问道。

“是的，魔导师。火种未灭啊！”德古亚将军说道。



“让她逃了？”比沙罗姆冷声说道，“她是怎么逃脱的？”

“可能有地道吧！王宫已经完全被破坏了，我们无法找出地道的入口而进行追踪，而且我也不想把她送给太子去侵蚀我国的基业，魔导师麻烦你了？”德古亚将军恳切地说着，他从掀起的帐帘处望向远方，平和的目光顿时变得狰狞无比。“让她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最后一句话他几乎是咬牙切齿说出的。

“呵呵！只要消失就可以吗？”比沙罗姆阴冷冷地说道。

“什么意思？”德古亚将军扬了扬眉头，问道。

“我不想多杀人，如果只要让她消失的话，我有别的法子！”比沙罗姆阴冷地笑着答道。

“全部交给你了魔导师，你爱怎么做都行。”德古亚将军拍了拍比沙罗姆的肩膀说道，“我要见到的只是结果。”

“我会的！”比沙罗姆说着走出了大帐。

比沙罗姆回到自己的帐内。

他的营帐布局十分简单，并没有什么奢华的物品，惟一显眼的只有那放在桌子上的那个巨大无比的水晶球了。比沙罗姆走到水晶球前，盘腿坐下，闭上双眼，口中念道：“天地万物暗藏的精灵啊！请透过法罗雷之星告诉我，爱娜·海明顿在哪里？”

水晶球发出蓝色的光芒，比沙罗姆忽地睁开双眼，直望向水晶球。只见水晶球里出现两位少女坐在一个山谷里休息，旁边是参天大树，前面则是一条小溪。



“是阿尔德克斯山的落霞谷吗？”比沙罗姆认出了那个地方。比沙罗姆举起魔导师法杖喝道：“空间的精灵啊！带我去阿尔德克斯山的落霞谷吧！”法杖圈起一阵狂风，包卷着魔导师的身体消失在营帐之中。

阿尔德克斯山落霞谷。

爱娜和基莉终于爬上了山顶。

“好热啊！基莉姐姐，我们找个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吧！”爱娜扇动着双手说到。

“好吧！”基莉四周张望，“这里应该没有敌人了！我知道前面有个小山谷，我们去那里休息吧！”

“好的！”爱娜并没有在野外过活的经验，她只能完全听凭基莉的吩咐了。

落霞谷，虽说是山谷，事实上只是阿尔德克斯山主峰与另一个小山峰形成的夹道而已。不过这里有树林也有一条小溪，因此也十分凉爽。

“啊，是水。”爱娜欢呼道，当下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冲到溪边用手掬起溪水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

“呵呵。爱娜，你这个样子还像个公主吗。”基莉笑话她。

“人家渴嘛！”爱娜说着又俯下身子喝水。在褪去了公主的身份之后，她和一般的少女并没有什么区别，一样是那么的天真、活泼。

“爱娜，你先待在这里。我去找点木材，我们烤鱼吃。”看到爱娜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基莉稍稍有些放心。



了。为了自己和爱娜那空了一夜的肚皮着想，她必须去弄点吃的才行。

“哪有鱼啊？”爱娜不解。

“这不就是了！”基莉抽出长剑往水中一指，击出一道剑气，将溪水击得老高，连带着溪中的鱼也飞了起来，有的就落在地上。基莉上前去将那些还在蹦跳的鱼拾了起来交给爱娜。

“抓好！”基莉道。

“哦！”爱娜应道，她紧紧抱住那些鱼。

基莉走进树林随便捡了些干柴回来。两人便支起火来烤鱼吃。

“呵呵，很香呢。”爱娜说道，说着脸色黯淡了下来。

“要是父王在，那该多好啊！”爱娜想着，不由得悲从心来，掩面大哭。

“爱娜，你又想你的父王了吗？”基莉说道。

“嗯！”爱娜应了一声。

“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任谁发生这样的事心里也是不好过的！可是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你要活下去。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啊！快吃鱼吧！吃完了我们还要赶路呢！”基莉说道。

“嗯……！我明白了。谢谢你，基莉姐姐。”爱娜感谢道。

“呵呵！两位小姐在进行烤餐大会吗？”一个阴冷的声音在她们的头上响起。

“什么？”爱娜抬起头。



只见天空中出现了一个人的身影，黑袍笼罩，手持魔法杖。

“你是谁？”基莉将爱娜拉到身后，抽出长剑，问道。

“罗尔帝国军魔法师部队长官，比沙罗姆，就是我了！”比沙罗姆答道。

“比沙罗姆？大陆三大魔导师之一？”基莉大为吃惊。

“你知道我父王怎么样了吗？”爱娜焦急地问道，她也不管眼前的人是属于敌方的。在情急之下，她只想知道自己父亲的情况。

“死了！”比沙罗姆冷冷地答道，“那种无用的人，原本就不该留在这世界上。”

“什么？”爱娜听到这个噩耗，呆住了。

“抵抗是没有用的！我不想杀你们，可是也不能让你们留在这个世界上！”比沙罗姆不断地往前逼近。

“不要再靠前了！”基莉警告道。

“你有什么本事呢？”比沙罗姆说着又往前走了几步。

“这就是我的本事！”基莉说着朝比沙罗姆发了一道剑气。

“轰！”比沙罗姆面前的地上出现了一个大坑。

“你会剑气？”比沙罗姆有些吃惊，随即又镇定了下来。

“可是这种程度的剑气是伤不了我的。”比沙罗姆说道，“我最近得到了一本古代魔法书，上面记载了一些强大的魔法。呵呵！其中就有将人打入另一个世界的魔法。呵呵！我刚刚学会，你们将成为我的第一个实验品啊！”



“哪有那么容易的！”基莉喝道，“我不会让你用的！”

“太迟了！”比沙罗姆说道，他双手一挥，在爱娜的身后产生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黑色旋涡。

“到里面去吧！”比沙罗姆说道。

“啊！”爱娜叫道，黑色的旋涡发出强大的力量，将爱娜和基莉吸了进去，然后消失了。



轩辕翔龙传之

幼龙初翔①

## 第二章 使臣来临

天龙历 1052 年元月。

新年的龙大陆正沉浸在无尽的喜庆之中，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欢度这一年一度的重大节日。

龙大陆很少有大的战乱，三个大国（龙帝国、幽明帝国、印月帝国）实力相当，统治者谁也不肯挑起全面战争。即使有也只是在边境地带而已，于大局无碍。天龙历 1042 年的那场复仇战可以说是龙大陆近百年来的大战了。而位于龙帝国中心地带的龙城，近百年来没有受过战火的侵扰，更是安定繁荣。

这一日，正是新年的第一天，人人都穿上了新装聚集在中央广场，等待着新年大祭的开始。新年大祭是龙帝国一年一度的盛大庆典。为了这个庆典，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要斋戒沐浴，诚心祷告，以求新年的平安。同时这个庆典也是龙帝国接受诸小国贺礼的仪式。

在龙大陆上除了三大帝国外还有一些小国，为了生存，这些小国在每年庆典的时候，总要去道贺，献上贡礼，以保持与大国良好的关系。而龙城的百姓也可以借此购买到异国的物品，因为跟着使团的还有各国的商人。在这些商人的手



里，总是可以买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可是今年的庆典有所不同，因为三大帝国之一的幽明帝国也派使者来了，这是极少见的。幽明帝国虽然和龙帝国没有发生过战争，但也极少往来，两国的关系总是处于不冷不热的状态中。就是这样的关系，幽明帝国居然会派人来朝贺，真是奇怪至极啊！

可是使者毕竟来了，不能不安顿下来，因此龙帝国的皇宫显得特别繁忙，柱子、横梁全部上了新漆，整个广场和皇宫也都挂上了彩绣宫灯，以此展现大国风范。在广场的正中搭起了一个彩棚，今天就要在这里接见幽明帝国的使臣，这是和往年不同的地方，原来都是在皇宫的太正殿接见使臣的。

因为是大祭，所有的皇室成员、文武百官都要到场，龙翔天自然也不例外。此刻他正穿着九蟒黄袍，头带十二串珍珠冕旒冠，立于他的父皇龙帝国皇帝龙腾远的左手边，而太子龙翔志则位于龙腾远的右边。其他的皇室成员和文武大臣都立于台阶之下。

巳时，司仪官出班大声宣布：“新年大祭典礼开始，鸣炮！”“轰……轰……轰……”早在两旁准备的十二门礼炮齐声鸣放，响彻整个广场。

人们的心情也随着礼炮的鸣放不断高涨。

“请皇帝陛下告祭上苍！”司仪官在礼炮鸣放之后宣布。

龙腾远站了起来，缓步走向祭坛，他脸色凝重，步伐稳健。



轩辕翔龙传之

幼龙初翔④

龙腾远上了祭坛，从一旁的司仪官手里接过祭酒，先将酒泼洒向天空和大地，然后神情肃穆地念道：“总领天下山河，臣龙腾远于天龙历 1052 年元月 1 日告祭上苍诸神：想我龙帝国威震四方，国家安定、百姓富强、风调雨顺、万事皆和，此全赖上苍诸神的庇佑和臣子百姓的努力。腾远鲁钝，受命以来，惟有尽心而已。今新年伊始举行大祭，叩谢上苍的庇佑，奉上祭礼，请求上苍的祝福，愿我国民福乐安康，祝我国运永享万年。”

这边龙腾远告祭已毕，司仪高声喊道：“奉祭品！”十几个宫人将各地的祭品抬了上来，有最普通的五谷杂粮、鸡鸭鱼肉，也有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乃至一年来由龙帝国能工巧匠所研制的先进机器等应有尽有。

新年大祭实际上就是龙帝国一年的生产检验会。

祭品献上了，接下来，就是诸国使者的进贡。几个小国的使臣鱼贯而入，分别代表自己的国家献上各自的贡品。

紧接着，幽明帝国的使臣上来了，这是一位五十余岁的老者，留着白花花的长胡子，个头不高，略嫌胖了点，一脸倨傲的神情。见了龙腾远也只是恭敬地行了个礼，并不曾跪拜。这并非是他不尊重龙帝国的皇帝，而是他作为幽明帝国的使者，并不能向另一个国家的帝王跪拜，行君臣之礼。

“你就是幽明帝国的使者？”龙腾远端坐在龙椅上威严地问道。

“幽明帝国使臣阿布迪高·莎罗尔恭请龙帝国皇帝陛下圣安。”那使者点了个头，貌似恭敬地说道。

“远道而来辛苦了！路上还好吧？”龙腾远关心地问



道。

“一切安好！”阿布迪高高傲地答道。

“你们幽明帝国与我龙帝国平日素无往来，这次突然遣使者来临，不是光光来参加我们的新年大祭吧？！”龙腾远威严地说道，双眼直盯着阿布迪高。

“好锐利的眼神啊！”阿布迪高不敢正视龙腾远，“这个皇帝不是常人。”但是他也不敢矮了幽明帝国的气势，当下答道：“我皇派我来请贵国的靖海王到幽明帝国做客。”

“什么？”龙腾远有些吃惊，“你们要请靖海王去幽明帝国？为什么？”

“我皇听说靖海王殿下居然能以未及弱冠之龄打败我国第一高手尤里夫·巴顿·卡其拉特爵士，很是钦佩，特此派我来请靖海王殿下到幽明帝国做客。”阿布迪高傲气地说道。

“是吗？”龙腾远扬了扬眉毛，似乎看穿了对方的真实意图，冷冷地笑了，“如果我不答应呢？”

“陛下，我皇可是一番好意啊！”阿布迪高听到这个答复，似乎有些焦急。

“可是如果我就是不答应呢？”龙腾远坚持询问着他。

“那么，我皇将与印月帝国联手了。”阿布迪高脸色一变说道。

“哈哈……你终于说出来了。想和印月帝国联手。哼！印月帝国十年前被我打得大败。你以为我会介意吗？”龙腾远不屑地说道。

“陛下，单单一个印月帝国，陛下自是不会介意，可是



轩辕翔龙传之

幼龙初翔④

别忘了还有我们幽明帝国哪！”阿布迪高依旧倨傲地说道。此刻，他话中的威胁已经表露无疑了。

“想威胁我。来人将他拿下，等十五一过就拿他问斩。”龙腾远厉声断喝。

阿布迪高这下可慌了手脚，他慌忙喊道：“陛下，两国交锋还不斩来使啊！我只是负责传达我皇的意思而已，你怎能如此的野蛮！”

“少说废话，来人，把他给我押下去！”龙腾远才不理睬他。

却见几个侍卫上来将阿布迪高带了下去。

龙腾远一反常态地发落了阿布迪高，他交代了一些事情以后便和几员重要的大臣及龙翔天、龙翔志一起退场，回到了皇宫。

“请大家说说看，印月帝国和幽明王国是否可能联手呢”在皇宫的天和殿内，龙腾远和大家商量阿布迪高的提议。

“想来不假，靖海王殿下的武勇之名可能已经传遍了整个大陆，印月帝国和幽明帝国都惟恐三国的势力均衡被打破，因此极有可能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协议来对付我们。”丞相程镜铭分析道，自从东灵村事件以后丞相年辅纭引咎辞职，由礼部尚书程镜铭升任丞相。

“你认为我应该让天儿去吗？”龙腾远笑着问道。

“陛下方才不是已经拒绝了吗？”程镜铭觉得有些奇怪。

“呵呵！事关我国的命运，你以为我会那么草率吗？方



才只是吓吓那高傲的使者而已。”龙腾远呵呵笑道。

“既然是这样，以我个人之见，陛下应该答应。”程镜铭冷静地分析道，“如今天下三分，我国之势力虽然强大，但是印月帝国和幽明帝国的实力也不差。若发生全面战争，受苦的是天下的子民啊！”

“可是如此就要让大哥轻涉险境吗？”龙翔志反驳道。

“也不算险境啊。我们都见过靖海王殿下的武艺，殿下的功夫在大陆上可没几个敌手啊！”程镜铭说道。

“可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万一大哥出了什么事你担待得起吗！”龙翔志有些气愤。

“翔志，别说了。我决定去幽明帝国。”站在一旁听了许久的龙翔天终于开了口，“幽明帝国的这件事，怎么说也是我引起的。既然人家今天找上门来，我自然必须去作一个了结。”

“可是大哥……”龙翔志还想说什么，龙翔天却止住了他。

“翔志，我知道你很关心我。可是我不去，幽明帝国就有了借口，我们的百姓就会遭殃。所以我必须去。我去了，后面还有父皇和你哪！我想幽明帝国总不可能把我怎么样吧！”龙翔天说道。

“天儿，你决定了吗？”龙腾远和蔼地望着他，眼中满是希望。

“是的，父皇！”龙翔天肯定地说道。

“难为你有如此的心地！天儿，志儿说的没错，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你去幽明帝国可要处处小心啊！”龙腾远语重



心长地叮嘱道。他瞅着龙翔天那越发成熟的脸蛋，笑了笑说道：“等你这次回来，我就为你和水姑娘举行大婚！”

“父皇，您怎么突然说起这个来了。”龙翔天满脸通红。

“哈哈哈哈哈！男大当婚嘛！”龙腾远笑道，他转身向侍卫说道：“把那个幽明帝国的使者给我带上来。”

阿布迪高被带上了大殿，经过方才的惊吓，他脸上高傲的表情消失了，整个人低着头。

“阿布迪高，本皇倒是很想杀你，可是靖海王殿下替你求了情，并决定去看看那幽明帝国的风光。”龙腾远说道。

“什么？”阿布迪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只听龙腾远又说道：“这一路上你可要好好保护殿下的安全，如果殿下有半点闪失！哼……十年前的印月帝国之战就是你们的下场。”

听着龙皇越来越严厉的话语，威风全灭的阿布迪高只有点头的份。“我一定会将殿下安全带回的。”阿布迪高誓言旦旦地保证。

“很好，等十五过后，再起程吧！”龙腾远一口决定了日期。

“全凭陛下吩咐！”阿布迪高满口答应，他现在已知道自己的头颅保住了，而且完成了任务。